

集二·集正

# 老殘遊記

劉鐵雲著

藝文書房版

新京特別市東四馬路九八

# 發行所藝文書房株式會社

電話(二)一三九二  
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七七

編選人 單 庚

發行所 新京特別市東四馬路九八

發行人 張 松

印刷所 奉天市鐵西區嘉工街三段一號

印刷人 關 真

印刷所 興亞印刷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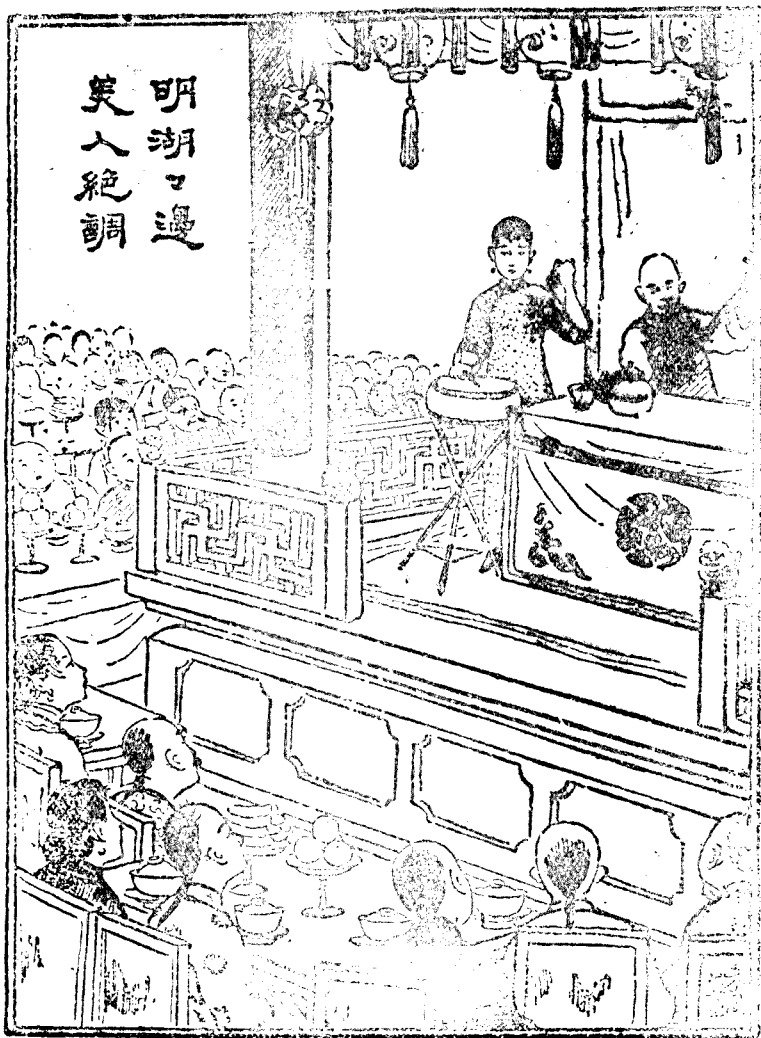
## 老殘遊記

康德九年 六月十五日初版印刷  
康德九年 六月二十五日初版發行  
康德十年 十一月十五日再版印刷  
康德十年 十一月二十日再版發行

① 三圓五角整

風能鼓浪到應可危





烈婦有心  
殉節





妮青女  
燈兒語酸











# 目次

著者遺像

挿繪（鳳竹）

老殘遊記新序

..... 許

嘯

天

標點老殘遊記序

..... 朱

益

敏

關於老殘遊記

..... 劉

大

紳

小引（朱嶽洛）

一 宣布作者姓名之前後

二 著作老殘遊記之原委

三 老殘遊記之影射

四 老殘遊記中之疑問

五 老殘遊記之仿作

六 遊記作者被禍始末

七 遊記作者之事業及家族

附言：告劉氏兄弟子姪書

正集自序

..... 劉

錫

正集

-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 第三章 金縷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 第四章 宮保愛才求賢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 第八章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 第十章 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雙發
-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痢犬流災化毒龍
-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煖氣催成白雲辭
- 第十三章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黃水觀察嘉謨滔滔
-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 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宰 嚴刑無度逼孤孀
-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 老殘遊記新序

許 嘯 天

這部老殘遊記，在中國新小說界裏，出世得最早；我第一次讀他的時候，還是附刊在繡像小說——雜誌類商務印書館出版——上面。那時候我們這班讀書人，正開什麼新法；一般文學界，從虛浮趨向到實在。所謂有心世道的人，他的思想，總從沒離開——自大——裏回來，肯略略觀察自己的國情；纔知道我們社會是這樣，國家又是那樣。纔有這一類描寫社會實狀的小說出現。老殘遊記，也是受時勢和內心的趨迫而產生。講他的立意，却頗似野叟曝言；講他的效用，又頗似徐霞客遊記。祇是在聖國的讀書人，長指爪搖頭擺腦大談其方步的時候，他能注意到國計民生社會實狀，也可算得難能而可貴的了！

天下最壞事的是道學先生，和咬文名士。李調元說得好：「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遺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功名錢穀亦懵然罔覺。而擲虛呻吟，自矜有學，我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彼秣馬厲兵之一日！」他這幾句說話，何等沉痛！從來說的：「淩涼棋局讓儒冠」，那班戴儒冠的人，出門不知柴米價，終日吟風弄月，哼他平平仄仄的對詩調，撒他曉眉瞬目的死故典。直到現在，還忘不了他採桑子畫圓圈的故態；有人提起經濟民生的事務，他便說他俗物，有人做幾篇小說，他便笑他小道。尤為可惡的，那班入股先生，居然也做起小說來；大搬其辨四圍六的調調，硬湊其七發八義的古典，抄四些九美奪去而且臭的下流思想，以發揮他思想上的惡慾！這種東西，怎麼老死不完；現在自命為小說大家的裏面，還很多很多套着假面具，裝着鬼臉睜着。問他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小說的文學？他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問題？什麼是經濟問題？他更加草明其妙。他祇求下流的欣賞，低俗的讚慕。於是什麼魂，什麼夢，什麼綠的冒牌小說，大流行而特流行；於是而咬文嚼字，醉生夢死，三妻四妾，熱鬧上的誇耀，大流傳而特流傳！人心乃死盡，人種乃滅絕。

小說在文壇上，果然有極高的地位；在社會上，有極大的效用。惟其如此，不得不嚴厲排斥那假名士老入股那種不真實沒有文

學組織而專鼓吹戲謔的偽小說和偽小說家；一方面便該竭力歌唱那種真實的有文學意味的關於國計民生社會問題的小說。這老國語記，雖算不得什麼有文學價值的著作；但他却是確實地寫社會狀態的，在與世虛浮的時候，能注意到國計民生的，這實氣，比那些所謂什麼頭什麼腦的冒牌小說高得多多。因此，要我做序文，我要趁此對於天下小說界不得不說幾句公道話。

十三·十·十三·在星期文會。

## 標點老殘遊記序

朱 益 絨

老殘遊記一書，舊題洪都百鍊生著。予考之，實係丹徒劉勳所撰；勳字鐵雲，江蘇人，並非南昌籍。少精算學，攻時不守禮節，侈忽自侮，閉戶養餘，乃行醫於上海。旋又棄而學賈，囊喪其資。光緒十四年，河決鄆州，勳以同知投效於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書請敷鐵道，又主張開山西礦，既成，世俗交謫，稱爲濫好。庚子之亂，勳負時值歸，太倉儲粟於歐人。或云：『實以賑飢困者，全活黃陂。』後數年，即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是編借老殘插串鈴鐺遊記，而歷記其言論見聞，叙景狀物，時有可觀。老殘即劉氏影子，故字以鐵雲。串鈴即寓木鐵意，鈴而曰串，盼望同志相助，意謂舉世皆病，舉世皆睡，必先醒其睡，而後治其疾也。作者具濟世救民之心，於此可見。全書以指擊官吏處爲多，自來說部專揭職官之惡，而是編獨實備清官之誤事，比職官爲尤可惡。王賢本是清官，竟罵之爲下流的諸吏，如云：『不到一年，姑爺姑死二千多人了！』『搖串鈴無濟於世道，難道現在做官的有濟於世道嗎？』未免太激，過甚其辭，作者殆有所憾乎？抑身歷目睹者，言之固難如此憤激乎？至云『天下的事，壞於奸官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之六七。』此則吾頗屬之有之。某賢辦盜，多半良民遭殃，而大盜濶稱，自有可議。北柱禮一夕話官人俱有不滿王賢之名，只以路不拾遺四字美名，無人敢直諫其奸，亦由省城往蘭州較遠，未能得其確耗，則王賢爲人可知。剛強辦盜案，屈陷魏氏父女，即以家人賄賂爲證實，抑亦甚矣！莊勤舉公憤憐慈祥，齊人至今稱之，惟治河一役，糜數百萬國課，傷數十萬生靈，比皆未免爲賢者之過，論者惜之！有心爲善，便非以善濁官之過，亦坐有意好名之累，然究與酷吏有別，豈真可加以下流哉？作者描寫專制時代，種種罪狀，頗有筆力，勢利處，如云『法中叫勢力錢者，勢力之所至，上帝亦不敢違拗他。』『雲張二客，本言德做的，今日見鐵先生，與合如此要重，所以席間將



老殘悲得渾身麻木。調侃處，如云：『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翠花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由此做官。』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却從良，我却從賤了！』：『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損酒。今者不替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反激處，如云：『又見那老殘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飢，却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第九章內論及諸教，頗有見地；惟第十二章所云：『沈陽過的古詩源，將那歐陽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汪涵淨古詩源亦不富人意，算來張爾風的古詩錄，差強其處。』此則強作解人，殊堪噴飯！諸家筆記，損多闕山瀧水，嘲弄風月之詞，實無足取。必如老殘筆記，庶稍有一讀之價值，書中筆畫不有，不特專攻察官吏已也。如寫瑣語云：『口頰之間，時時喜笑，眉睫之際，又振矜貞，令人愛中起敬呢！』署名爲白雲生，可見其文筆之高超，決非市儈操筆者可比。或云：『本未完，未敢問，乃其子續之。』今細按之，文辭果不類，所云大言驚世，亦何取哉？書中所談冷處，均謂兩處之政，令人不寒而慄之意。冰雪足以奪魂，烏能喪魂？書反言之歟？其他可論尚多，因篇幅所限，不暇備論，遂不博覽。

民國二十三年季春

海山來校書

# 關於老殘遊記

■ 大 紳

## 小引（朱 肇 洛）

文藝鑑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普通一般讀者，有如村樞看戲，只注意那驚人動魄的故事，以為談助，其他一概置之不顧。對於文藝初入門徑的讀者，問或爾及對於文章的結構，人物的支配，描寫的工拙，議論的精粗。至於以其種作品作對象來作文學上的研究，除了以上的基本條件以外，那就不得不注意到作品的背景——時代與環境，作者的身世，以及作品所表現的中心思想。感偉大的作品，愈容易被一般人誤解和曲解，而那作品的主人，為當世所不容，反為後世之楷模；昔所譁議者，今反入奉為宗。這種例子，無論古今中外，真是舉不勝舉。老殘遊記的作者洪都百鍊生劉鐵雲先生，正是這例子中的一個。

鐵雲先生在世的時候，治河主東水刷沙，而靈鹽主買鹽不與河爭地之說，因此被人排斥；主張開礦，請築鐵路，而世人因此日為漢奸，且為同鄉京官開除其省籍；提倡用機器織綢織布，用炭素鍊鋼，提煉精鹽，振興海運事業，均為世人譏笑，以無後援而致功敗垂成；庚子之役，以廉值從俄軍手中購太倉之米，分賑飢民，後來反以此放逐新疆致死。至於老殘遊記中所表現的思想。如言剛愎自用的清官，其為害於民有甚於貪官污吏，國家前途之危殆，娼妓制度是由於經濟問題而無關於道德，如攻堅宋儒論見之小，屬當世陋儒為鄉愿；二集中寫鐵雲之性觀念，論吃藥與女子失節；見解正確，議論超群，發前人之所未發，雖歷百年千年，亦當為人敬仰，以如此勇為譁議之人，反死於一般昏庸之手，無怪乎林語堂要感嘆的說：「夫時代之不了解，乃先覺之常刑。」我因為搜集現代文學的材料，於清代末葉的小說創作，尤注意老殘遊記，代講述方便起見，對於作者的身世不免要作進一步的

探討。所得見的材料甚至連傅某由二十一回至四十回老殘遊記續編的偽作，統由首至尾詳讀一遍，但對於劉鐵雲先生之認識，仍覺不足，不無悵悵之感。二十七年冬於輔仁大學得識鐵雲先生之文孫劉佩章先生，間以此意相告，佩章先生即以其令姪劉季英先生（鐵雲先生之哲嗣）所著關於老殘遊記一文見示。我將全文誦讀數遍，十分欣慰，以爲這樣詳明真實的敘述，方足以使讀者對於老殘遊記的作者體底的認識呢！佩章先生叫我在前面寫一段介紹的文字，我實在不配擔負這工作；而又推辭不掉，只好信口胡塗，寫了上面一段，但終不免「佛頭着糞」之譏呵！

一九三九·二·十七。

## 一 宣布作者姓名之前後

老殘遊記一書，爲先君一昨與到筆墨。初無若何計畫宗旨，亦無組織結構，當時不過日寫數紙，贈諸友人。不意發表後，數經轉折，竟爾風行。不獨爲先君豫想所不及，且先君亦未嘗有此豫想。先君在日，除一般贈者，因不知誰作，泛爲贊美外；版中知者，亦每面拉雜譽。先君常歎然，以爲隨意筆墨，不虛得譽，殊非所願。故雅不欲人知真姓名，並因此故，爲欲當作一稿，名爲「老殘遊記外編」。曾寫得少許，後因故中止。先君歸道山後，政體改變，書銷更暢。（註一）除一般贈者及信譽者外，學士大夫等，亦注意鈎稽作者姓氏。然善家人則因先君本意不願宣布姓名，故雖知有人研究探索，亦均付諸不聞不問之列。暨民國初元，北大教授如蔡元培、胡適之諸先生等，因與從弟大鈞（莊）相稔，得時知梗概，然猶未詳也。當時諸先生中，關於此書，曾有一文登之叢報。但依舊多揣測之辭，文出誰氏手，今已不能記憶，紳適居天津，見之。且因所經驗者，（註三）知再四將笑端更多；乃致函更正，且聲明並世諸賢，如對此書有所詢問，當竭所知以告。至此，老殘遊記之作者姓名，方正式宣布，爲世間所知（其後南北說書門業，而問詢待給供聽道。（註四）不惟不隱答，亦且不能答。同鄉丁君，時方編江味書，知此事，勸寫一述略交彼編入該書中。同時大公報周西君，亦爲其書自稱。均以該書中先君述略，非可以對函答，乃僅附寫一稿付周君，但未發表。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五洲大報以之爲調查，蔡元培、胡適、陳西君，（註五）以紳不贊成未付印。次年蔡元培、周西

(註六) 復來北方印二編事，紳請以他人印爲另一問題，我家則不置而忘列印。(註七) 厚誼爲記，請其父及其從叔，乃以彼等之窮存本厚林體堂先生，並要求紳寫一函寄附書末。請之。稿未寄而印已成，即現在良友書店出版之二集也。最近兒子厚遜在北平研究院使學會任編輯，其同事吳世昌先生，語以燕京大學英文系系主任謝迺克先生，現歸老殘遊記爲英文，有詢問事，擬相見，並欲覓遺物云云。除經吳先生介紹與謝迺克先生晤談外，並遵婦先概指爲一關於此書之稿。其稿則候謝迺克先生返出關，關外再續斷答之。竊以爲：先君一生學問經濟，以不自炫故，不獨未爲人知，且遭受毀謗，身歿異域。不意因不經意作品，轉于身後承 諸先生殷殷注意，加以提倡，並重荷外邦學者，爲之立譯。厚誼高情，吾獨氏子商感勒筆有涯涘。用謹陳述所知以明真相。亦即所以答中外諸先生之盛誼，並致謝忱焉。

註一 政體改革以後，一般讀者，迷信本書爲識緯預言。以爲如燒餅歌推背圖之類。紛紛揣擬，詭詞百出，銷數大增，一時窮印者不知凡幾。其後此風稍熾，又經胡適之先生以文鳳眼光批評，于是又燬銷一時，並有人節錄其文字入學校課本內，無形中推倒識緯，打破迷信不少，此吾獨氏子對於胡適之先生及選節之諸君所最致感謝者也。

註二 從弟大鈞字季陶，爲先胞伯味齋公之第四子。

註三 普通讀者中，十之七八屬有識識思想，以致離奇怪誕之言，百出不已。紳所親遇者：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冬，紳由蘇州赴淮安在南運河小輪中，同輪客有張姓者，聞老殘遊記，舉以相詢，問看過此書否。且語衆曰：「做此書人實在了不得，能知天下將大亂，在中國十八省中，各娶一妻生子屍體，以備亂後傳嗣；本人曾經人介紹往訪，求爲弟子不得。」云云。又六年(一九一七)五月，紳由上海赴彰德在平漢火車中，遇一姓姓老人，同乘閑談。彼自謂：「爲遺孽眉，師一老僧名智元，今奉命下山立功，其同心師兄弟既已下山多年，能知道過去未來，現在遊行各處，曾著有老殘遊記一書。」云云。當時此二人固不知先君歸道山已有數年，亦不知紳爲何人；然在紳聞此漫無偏類之闢語，對先人作品所起感想，直啼笑皆非，固不能贊一詞，亦且難得與之辯論，此外印較有知識人，語荒詞詭怪，紀述屢違張者，亦頗不乏，特不如是之甚耳。

註四 一般之詢問者：約十之六七，注意于(一)卷第十一之三九甲子一段。十之二二，注意于(二)卷第九之曾拜跪池九品

覆七絕大旨。及(三)矣第十之銀屏該四解。更有少數人則詢問(四)返魂香爲何物。及(五)龔姑黃醜子等究竟是什麼人(六)。環際現尙在吾家否，與紳爲何等親屬。(七)賈魏氏如此大案，何當時高級官不知；及其全案發宗，是否尙在齊河縣等處。如此諸問題，雖未嘗無正當解答，如(一)(二)(三)(四)各問，稍有數學文學素養者，就事實時爲說明，即完全了然。(五)(六)(七)各問，稍知小說體裁性質者，亦一經解說，決不致再有誤會。無如人之性識不齊，解者雖一本真誠，而聽者且謂爲隱晦，則亦無如何也已。

註五 爲吾家至戚上虛羅子經先生所創設。三家兄大駱字建叔即在此店內。

註六 爲三家兄之長子，亦即良友印行二集中作跋之鐵孫也。

註七 因老殘遊記之稿，前半係每月陸續刊于鸚鵡小說後半便逐日登于天津日日新聞，從未自印有單行本。其出版時地，前後經數年，相去數千里。爲子齋者，欲加印行，自當先行整理彙合爲一有價值之出版物，不能如剽印者之營利性質，隨意印行一部份也。

## 二 著作老殘遊記之源委

方肇明亂後未數年，京曹中有沈履齋沈鄂兩先生者，均與天津日日新聞之方葯雨先生爲友。某日沈以事赴津，偶訪方先生以中劇爲，方先生揭之報端，(註一)爲清孝欽國皇后(註二)所知，大怒。嚴究沈淵者，沈沈至刑部，(註三)立杖繫之，並緝聞黨，株連及趙。趙匿友人家三日，始藉使館之助，子身倉皇逃走至滬。時吾家正僑居上海比都路之安慶里，趙既抵滬，其六夫人尙在滬暫，適日復爲患，友好亦以爲不該保全，勸其歸滬。然趙以沈遭災禍，實與趙友，實無力生活于上海。且性又孤介，不願與人交游，時商務印書館刊行小說月誌名精像小說。適經人介紹得與之，每千字酬五元。趙乃開始其筆墨生涯，作一小說，名老殘遊記。大致稍寫趙事。未幾，趙六夫人至滬，以應值曾居于環文海路之順源里，則先君所居間。以屋爲趙居以先生(註四)適馬與先君爲至友也，適寶文所入仍不足維持其技水所需。先君知其耿介且亦知其得稿事，因草一脫稿贈之，趙感先君

意，（註五）不得不受。亦售之于商務，並與訂約，不得刪改原文一字。此小書即近三十年來中一般人認爲神話傳言之老頑遊記。方先君初意此稿贈隨時，不過前三數回。迨隨與商務訂約，始繼續作之。每晚歸家，信手寫數紙，翌晨即交注劉洪先生（註六）錄送隨厲。不圖從未齋意經營，亦從未復看修改。直待續像小說刊出後，始復見之。登至第八卷，商務實易文字，并刪去一卷。（註七）隨怒其違約，與有違言，遂不復舊稿。先君因亦中輟，然當時稿在商務未經刊出者，尚有數卷也。（註八）翌年先君至津，方約兩先生詢不作原委，先君語之。方先生勸續作，在天津日日新聞逐日發表。如此直至第二十卷爲止，始告一段落。是爲初編。故此初篇之稿，前後兩半描寫，（註九）儼若分界者，實緣于非一氣呵成。至後半之稿，寫作地址，則有在天津報館，（註十）有在北平廬所。（註十一）事隔多年，現已無從指定矣。此後先君因創設海北公司（註十二）奔走平滬東三省及朝鮮日本等地，靡不暇緩，老頑遊記亦復置之度外。暨海北公司失敗，乃復潛手寫之，是爲二編。仍逐日發表于天津日日新聞，共計十四卷。（註十三）復因浦口地產事兩下，（註十四）即未再北來。除外編（註十五）尚有少許外，亦未再復寫。迨諫難既作，先君遠征，學家倉皇，奔走營救。而產業及貴重物品被抄沒者外，餘悉被人乘勢隱沒竊盜訛詐而盡。（註十六）遂無人更顧及稿件與長物矣。先君既歿，家人既悲痛氣憤。時已赤貧如洗，全力謀歸葬之暇，尤念不及他事也。又原稿前十四卷之文，皆有評語，亦先君自寫，非他人後加。今坊印太多去之，實大悞也。

註一 天津日日新聞，最初創設者爲文芸閣學士，其後一再展轉，始歸方先生，而先君實以資力人力助成之。當時方先生爲避禍計，曾以親語託庇于日本國旗下，故較敢登載新聞。蓋當時抵制之禍，至慘且烈，志士仁人，續被摧殘者頗多。凡稍大之組織，有關係之集會，莫不藉懸外旗爲保障，固不獨天津日日新聞然也。

註二 卽俗稱之西太后廟號。

註三 卽今日之司法部。

註四 馬先生諱建忠，卽馬氏交通之作者。亦卽當年旅滬軍漢之建築人。

註五 馮先生諱女誥中，極力描寫之漢人某，卽射宏君。固另有一部份事實，而此事亦爲其中之一。

註六 汪先生名銘榮，時正館吾家，授第五大總字涵九，六弟大經字少雲讀書。

註七 原回目爲「桃花山月下遇狐」，商務改狐爲虎，且刪改文字，（詳後）綉像小說刊出後始知。踵先生據約實言，商務謂現方破除迷信，我輩社會中，不能再語怪。踵怒，謂既有成約，約中又無語怪之禁，何得擅改；汝輩社會不語怪，我輩社會專語怪；汝儘可不登，我亦儘可不買。遂決裂。後商務派人解纒誤會，而踵意終不可回也。

註八 綉像小說係登至第十三卷止。但實係第十四卷，因其中被刪去一段，故與原卷不敷合。日日新聞刊載，則自刪改處重新登起，雖事久湮，但綉像小說本及此段手稿均存，可以復按也。

註九 初編前平均隨意補寫，可以分成數個小段落，皆毫無成心。後半幾全爲描寫齊東村一案，幾頗有人疑後半爲他人偽託，實則不然。

註十 天津日日新聞因與吾實有密切交誼，（參觀註一）故爲先君特設一室，爲至津時寓所。先君居北時，每月必至津，至即寓其中。或勾留二三日即返，或三五日始歸。留津即在其處寫稿也。

註十一 卽良友本二集末尾。從弟大鈞跋中，謂紀隨風先生記爲四大凶宅之一之板章胡同寓所。

註十二 製煉精鹽，當時尙無人知注意于此。計畫大略，爲購入烟台一帶之粗鹽，運至青泥窪鹽子窩，精製後，再運銷朝鮮。

註十三 當時所寫確爲十四卷。先君子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六月間赴漢口，隨行實論紳剪留，並囑登完後向報館多索數份。且謂已語方叔，不再續寫云云。雖曾濶辦，但自經家難後，百計尋求，迄不可復全，今僅存入卷。良友所印，係因從弟剪存者只有六卷，故據以爲斷耳。

註十四 吾家自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卽全眷南遷。惟先君時往返南北，至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紳復隨侍北上。翌年秋，先君南下，卽留紳夫婦守平甯。自此卽未再北，而紳亦遂永抱終天之痛，未再面先君矣。

註十五 外編稿共十六張，現于歸德府神農。先君初因不滿意于原作，欲改編。繼因閱林琴南氏所譯之足太迦因小傳（商務出版），頗贊美之。惟結局加因夜水，殊不能令人滿意，論紳以須如何作法方佳。紳因進言何不續之，先君論曰：「續入小

說，假使無端：如欲寫作，我當寫一「湘因別傳」耳。」言後，未數日即起程，而廢外編不作。「湘因別傳」實亦未寫得若干亦逼竟不得矣。

註十六 先君在日，嘗屬大都寓居蘇州。惟三家兄大綱等，率命往淮安，守祖厝及祭產。紳夫婦率命留守平厲。所贖長物，除先君親在蘇外，十之六七在蘇，十之二一在平一小部分碑帖在滬，淮安惟祖遺故書而已。禍起前一年多，先君命將存平之物全數運南。歸奉諭後，第一次遣老僕鄭斌以先君所珍諸物，如骨甲銅器等，及較貴重物品，運送南京。鄭斌回平，携來手諭一命以從送蘇。故第二次運南之字費手卷碑帖，于次年三月間，滬徐月樓學兄携蘇。繼率先君諭，言已令至戚某點收。第三次則爲書齋與宋裱碑帖及不甚重要之物，保命僕人劉貴送蘇者，時五月間，即禍作之前十數日也。追禍事既起，紳舍具南歸，家已蕩然，寧厲及滬黨爲官家抄沒，雖有牙遺。應厲亦一空如洗。運南之平物，徐月樓携去者，至戚某云未見。劉貴送回者，至中途開齋寄存戚家。大先兄大章（字啓伯）命也，劉書返平言之。其後此所謂戚，亦云未見。滬厲一部份碑帖，大先兄滬另一戚某照料，甚悉携返己家。事後向索，某謂先君有欠彼款，已以之折償矣。此外因諸兄在寧謀救，爲人感動許許過寫契紙字據等事，亦歷見不一。又前數年疏浚秦淮河，掘出玉插山一座，當時報紙喧傳，謂發現六朝古物，登諸攝影，轟動一時者，實係先君案頭當置文玩。大先兄冤憤之極，不顧人得，手投之河中者也。

### 三 老殘遊記之影射

老殘遊記一書，本來寫作，時無用意，亦無背景。正當讀法，只須就描寫工拙，議論精粗，加以觀察。果描寫達到，議論精純，則在文學上自有相當價值，以純文爲眼光觀之可矣。若因時代關係，進而觀描寫之含義，推察當時社會一部分情狀，亦爲文學上應有之需求，則緣以歷史與社會學者之眼光讀之，亦未爲不可。若更因文情之感動，進而對於作者有所追求，欲知其生平修養，思想淵源，人物發現，此已超越閱讀範圍，然仍不失爲文學研究者之聰明行徑，偉大同情。其又一方面，則無宗旨之閱讀，茶餘酒後，以爲消遣；或共坐閒話，以爲談助，此亦正當之讀法。以稗官家言，十九信託，除批評文字及結構外，原無研究之必要。



甚而如婦人孺子，販夫走卒，推拾書中人物情事，離合悲歡，爲贊歎垂吊之資，亦仍是相當讀法。若舍此一切，而專從書中斷章取義或摘取一語，或探撫一事，推測搗擬，虛構附會；致市虎城狐，展轉添播，則未免過信說部，爲所困矣。故紳以爲世之謂者，對老殘遊記，莫善于以文四眼光，或消遣方法閱之。若欲追求影事，及思想淵源，則請述所知，以備參證。如所不詳，請俟異日補之，因有一部份先人日記在淮安廨所，兄弟子姪輩，均賈食四方，一時無從尋檢也。

書中影事，約略可分二類：一屬于事者。寫時往往以此事鑿于彼人，此人鑿于彼事或一事分談數人，一人分談數事。更有一人分爲數人，數事併事作一事。或初寫本無影射，而後忽有所指者；亦有初寫本有所指，而後忽無影射者。總之由于書成無心，行文所至，均觸目會所及，故欲確實指定某人爲某，其事爲某，實勢所不能。茲就前指所及，能列者是之。前指指賈河，因先君曾在河南山東辦理黃河工程，故以曹瑞和治濬影射之。曹萊園所見之帆船，喻中國；二十三四丈，喻行省數；管舵四人，喻軍機大臣人數；八墩喻行省總督人數；新舊則喻當時督撫性質；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喻東三省；船上擾亂情形，喻戊戌政變；高談闊論人，喻當時志士；漢姓喻自己；因當時一般人固目先君爲漢好也。（註一）小布政司，確有其人。爲當在嵩山東陵居址姓名。（註二）高隱府有無不可知。（註三）黑風伯祖確有其人，所寫擇角情形亦爲當時實況。（註四）

前指影射無秋關仁甫王子謙均有其人，惟姓是而名非。西魏均當時撫幕人物；劉則候補官，吾家富關鵬闕客時，對門而居者也；（註五）則則自貢，治喉痛亦確有其事，以先君去籍于醫，雖寓保爲張勳果公職。（註六）王佐臣爲麟賢，其殘酷情況，未嘗稍寫不消士之五六；至今山東父老，猶能詳之，即其舍弟某（註七），亦言之而不以爲然。所紀各案，案情及人犯姓名，不必即真，亦不即假，以當時隨聲譏供，兩三語後，輒入人姑續繫之。官書固無案可徵，而父老異黨流傳者，亦不能無因。申東猶爲杜謙因，官是而名非。前公惠揚少邪，事是而名非。與姑關姑曉等，均無其人。與爲雲頭，吾家富關琴名；屬爲蔡冠，勝爲嚴勝；均屬有之。前指初無用意，後則影射附隨先生。（註八）賈人瑞影射某，人是而事非。翠花翠環均無其人。（註九）史鈞固爲關少卿。關少卿爲醫東村案爲憤筆文章，用意在寫淫酒子弟有金銀律爲伐性之斧。兩道人能以明德應天，（註十）解除煩惱陣，使人心地清涼，撥其本來。書中村名齊東，已標明取齊東野人語義。自此以下，二編所寫，純就自己幻境描寫，除赤麒麟

自己，（註十一）雷龍子喻將讀溪先生（註十二）外，餘均不可指實，並且亦無其事。至泰山斗姥宮尼姑款接賓客，久爲記載焉，當時此風已熾，即偶有一二佛家弟子，焚修其間者，亦均無知識之可憐人，絕無醜態過當等語也。又文章伯取文章之伯語，自喻其文。德隱生本取德能生豐語義，在初編中不過姑括作人名，示人爲禹門徑，原無所指。其後因文勢所趨，漸漸影射有人，又周耳影射周大谷先生。（註十三）總之本書兩編，原分三時期寫成，故所描寫之人與事，前後有相去多年，毫不相涉者，故十八九皆爲借題發揮，所謂借他人輪廓，而參伍錯綜之，寫胸中蘊結也。

考德隱最受人誤會者，爲描寫中表現思想處。初編中，猶爲先君不知不覺自然之流露。二編中則屬有意專寫。前半寫心理，後半寫佛義。不獨當時人少見爲怪，即今日人亦未必不以爲奇，而不測其源。實則先君編著，抒寫者尚不及千百分之一，欲識其真，必先知學問淵源，必更先知秦州學派及先君性行，秦州學派即世所傳之大成教，大學教，聖人教，黃崖教等。實則吾門中（註十四）無論何人，均不承認此種教名；即秦州學派四字，吾門中人亦不承認。（註十五）以本無名稱，感外人強加誣枉者也。但在比較上秦州學派四字，雖大小不同，猶爲近理，不妨暫假。因陽明之學，傳于秦州，數百年未絕，人名之爲秦州學派。吾宗不能謂與毫無關係。因清咸同之際，有周太谷先生者，崛起其地，集心學大成，（註十六）傳張石琴（註十七）李龍川兩先生。先君龍川弟子也。先君少年時，天資絕頂，于書無所不讀。性尤豪放，在鄉里中，與外舅羅雲堂先生，同時被人目爲二狂。（註十八）後以事至揚州，遇龍川一見心折，乃拜從受業。至是先君之學，始由雄放歸入冲粹。然豪氣則未盡除也。其後入仕及棄官歸賢，仍無日不爲學。（註十九）平時所與往還，雖交遊遍天下，而得真相者惟黃蔣兩先生，同學兄弟也。羅先生少年時同去也。其次則爲姚松靈馬眉叔兩先生，先君所引爲知己者也。先君向不拘泥小節，二編中描寫赤龍子一段，即爲自己寫照。廣靈兩先生，每以是相規，先君輒笑而不答。廣先生規先君，謂自遭無如學道。蔣先生偶規先君，亦措詞委婉。故先君子於廣蔣兩先生則敬而愛之，稱之爲先生者不肯以雁行齒。羅先生規先君最切亦最烈先君則飲而長之，稱之爲羅三先生。晚年幾至避面，然交遊則無他，先君每論神曰：「汝師（註二十）爲我甚至，所言未免太激，我豈不自知。」而羅先生亦每謂神曰：「汝又不聽人勸，固知我言皆其所知；但今世何世，奈何甘蹈危險」云云，觀此則先君當日性行，亦可得概略矣。

註一 先君當時因主張利用外資，開辦築路等事，及言論眼光均與一般人不同，故被目爲漢奸。且頗有欲得而甘心者，事將另詳于「先君被禍始末」中。

註二 先君寓濟南時，初住小布政司街，繼遷鸚鵡廟街。時紳尙未逾十齡，住東計三年，返淮安。又聞鸚鵡廟街，今聞改爲武廟街，不知確否？

註三 先君初抵濟南，係由河南前往，借寓友人處。其後嘗屬抵東，即自賃居宅。至高陞店，是否曾住，及當時是否有此店，均不得而知。以意揣之或有此店，曾暫歇車馬，或並無此店，隨手拈來，以當時北道旅舍，不以姓氏標者，大抵非高陞店即日昌其名也。迨老殘遊記出世，訪者衆多，或有因以爲利者，從而設立指實，則亦不妨姑存此一段因緣，以爲談料，正亦不必證其無有，爲焚琴煮鶴之舉。紳所以爲此語者，因有友人示以所攝該店照片，並語以店主一一指實之言耳。

註四 黑姐白娘當時濟南人士視之，幾如北平今日所謂之名生名且，一經演唱舉城如狂。先君寓東時，曾招至家中奏伎，紳亦見之。惟因齒稚，今腦中，僅存糊模輪廓而已。

註五 高劉真名爲何，今已不能記憶。姚爲姚松雲，王爲王子履，劉則憶其人長身卓立，有老母年事甚高。門前置一益山，噴水如泉湧，紳時至其家觀之，其母夫人亦常來吾家也。

註六 張公與吾家本有年世誼，且兼有姻親。先君供職山東，由張公函招先胞伯味清公，未赴，乃徵調先君子河南。時先君方在豫河工次，其適合非如書中從高陞店爲人治病而往調也。

註七 儲賢介弟某先生，現住天津。據談贛站遊人頗多，談時亦非隨，以與太書無干，故不必再揭某先生姓字。又金息侯氏四朝佚聞第二三頁，記贛醫補曹州府，謂先君曾遊其幕，此實謬傳，先君從未作任何入幕客。

註八 黃儲堯先生，諱葆年字陽朋。曾任山東泗水縣。歸原則門弟子所稱，以先生號所居爲歸隱草堂也。與先君同師事龍川，在蘇州設講堂，承泰州風派南宗道統。又與先君爲兒女婿，大家師即適先生之次子壽彭字仲紛者爲婦。

註九 由蘇至魯，東西南大道中，旅舍招伎，爲極尋常事。此風至今未泯，且加烈焉。翠花翠環不過隨意拈兩人名，以寫樂生

交情耳。

註十 即禮記中「大學之道至在止于至善」，及易經中「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意。

註十一 先君生于己年，在干支象徵爲赤蛇。賈麟臺先生生于乙巳年，在干支象徵爲青蛇。蛇爲龍屬，當龍川歿時，賈君有二已飲酒之語，即指麟臺與先君而言。故以赤龍自況，而以黃龍況麟臺者，以其姓也。惟在初寫時，未有青龍指麟臺文勢，以先君尙有同屬姓壬，生于己巳年。三人常以此爲笑言，不知其後文思何以忽轉也。（參觀註十三）

註十二 麟先生諱文昭字序明，隴溪則門弟子所稱，與先君及賈先生同師隴川。黃崖學後，隴川以先生姚黃崖，別爲北宗。亦曰先君爲兒女姻親，即先生之玄孫，麟之次兒巨澤爲婦也。至以青龍相況者，以先生故居地名隴溪，相傳當時有青龍，見其地河中，而先生宅即臨河也。

註十三 周先生諱吳垣，號，太谷，隴居江西贛山。故二編第一卷中，言其住在西隴贛山裏頭也。

註十四 龍鶴名稱，外人相加原因，不外轉相傳授，誤會意旨所發生。將來擬另文記之。門中二字，亦外人詭構一端，實則同門學子習慣之言，初無秘諱，且二字亦非創造。禪宗語錄，龍鶴記載，已屢見不一見。總之秦州學派博大精微，非恒常人能測，遂無往不受指摘。論人之謬評先君及巨老彌遊記爲預言，同爲運氣使然耳。

註十五 吾家世世幾皆受業于此，即紳與兄弟及子姪均然。吾人向以此爲直傳孔聖心法，目爲儒宗。所有進德修業，皆由門功課。故只有觀學聖功之言，因並無異人處，故無派別可分，亦無名義可何也。

註十六 吾宗爲學方法，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爲大成，獨善其身爲小成。無輕重優劣之別，無門戶主奴之見。概一六字大同，窮極乎人性命，而旨歸則希賢希聖而已。

註十七 賈先生諱積中，字序中，號石琴樵者稱爲賈廉先生。門弟子等稱之爲先師。與隴川同師太谷，讀學于山頂觀巖之黃崖山莊。被誣自焚死。亦即世所傳之黃崖教頭首也。兒子巨濤曾取致宮女獄館所時寶錄檔案，及當時官私印錄，攷訂其事，爲同治五年黃崖教案案質疑及補，分載此平爾院史稿集刊二三期中。

註十八 吾家與外舅羅先生，均住淮安甚久。先君以豪放稱，羅先生以敬慎稱。當時二人言論學問，均不爲士大夫所屈，目之爲二狂。

註十九 先君平居有暇必讀書，雖千忙百冗中未嘗廢。每晚必作字韻琴。所起居室，書籍壁帖及朋輩瓦中之類，與與膏茗椀等雜然並置。故尋常人驟入此室，每覺目眩舌。從弟大鈞于良友本二集序中，謂聞人言先君南京住屋，有一室之地與四壁，皆古碑瓦砌就。其他骨董陳列尤多諸語，則傳聞過甚之詞也。因先君遠行日，從弟大鈞齒黃幼，所知大抵皆得于傳聞耳。

註二十 先君與羅先生訂交，始于論治河。當時全國譏論，莫不以主讓河者爲然。惟先君與羅先生否之。故先君于先祖母親，由山東致淮安，即令紳兄弟從羅先生請。是年秋季締姻，以紳婦羅先生之長女公子，而稱謂則始終未改。迄今紳夫婦已老，且已拘孫，紳而調時，猶稱師而不稱外舅也。

#### 四 老殘遊記中之疑問

老殘遊記本爲說部體裁，除隱事影人，或爲閱者所不知，不妨加以註釋。若關於文字，無論紳不應解述，任何人亦不宜爲之。以其本非稗史經典，絕無深蘊存于其間。行文又均爲口頭語，談理亦平敘直行，若加解說，未免有輕慢讀者之嫌。但事實所需，則不無如是，故先將較最深微處于讀者前；然後說一般詢問集中之點，略解釋之，諒我諸君，則不敢計矣。

一·三元甲子一段，詢問者最多。但此實不過借數歷上專名，爲時事描寫，疑問者特未察耳。三元甲子四字，見于曆數書中者，不知多少次。清高宗並有文詳論之。其本來定義，指周天圓度之年環，每元又爲其三分之一；用于紀曆，多則代表若干萬年，少亦代表十八萬年。其數本無一定，隨人之用而異，與代數中之A B C X Y等相同，根本即無所謂條釋與定數。故以一日而言，一日有三個三元甲子，分爲晝夜。晝夜又各有二個三元甲子。以一年而言，一年亦祇有二個三元甲子；每個三元甲子之中，有一個開元甲子；又名上元。一個分差甲子，又名中元。一個轉關甲子，又名下元。合上中下三元，故名爲三元甲子，每個甲子又分爲六甲。而氣運之推移備勝，即可由此佈算以得。雖然紳于此列舉諸名，在未曾研究此術者，或仍將視爲怪秘，今再舉例

閉之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零，爲太陽經天一周，察其零差歸閏，合于太陰，則爲三百六十日。二分之則爲半環，是爲一個三元甲子。更三分之一（即二個月計六十天）則爲一個甲子。在此三個甲子中，必有一個晝夜停勻之時，是爲分差甲子，又必有一個太陽回極之時。是爲轉關甲子。而轉關甲子之後，歷緯度數，即爲下一甲子開始之時。又爲開元甲子，一年之寒暑偏勝，陰陽推移，均可由此推算而得。而所謂甲子者，則以十干配十二支，其數差二，故六輪而一周，適得數六十，或度數符號，六輪一周之第一千支爲甲配子，故即以此爲六十相配干支之名稱。再簡單言之，如以年爲例，轉關甲子即冬至夏至，分差甲子即春分秋分，開元甲子即立春立秋。猶之代教中字母，隨所用而代表指事指數。遊記中不過縮小範圍，隨意取作詞義材料，亦以習相傳有三元甲子之說。書成于甲辰至于未數年間，當時已至甲辰時會，拳亂已爲過去事實，革命正方興未艾，燃燭談事，何爲預言。前三甲書中已自言親歷，可以不論。由甲辰以後迄今，有何事能與書相符，可知此不過一時談助矣。況二編第一卷中，自取術數前知之說，豈有自己轉故作機效之理？故知純出誤會也。至觀歷三甲之言，則先君子于已，至作遊記時，已四十餘歲。中間實觀歷甲子，甲戌，甲申，甲午四甲。在甲子時，年尚幼少，故云三甲也。（註一）

二、第九卷中七絕六首，亦爲疑問集中之篇。但此不過以韻語述自己學境與一部事實。惟中國詩之作法，本爲興比體例，兼有用典，讀者不知事實，故爲典實引誤眼光。第一首曾拜瑤池九品蓮一絕，述自己從龍川受學，得明至理。曾幾何時，已光陰不再。第二首紫陽關和翠虛吟一絕，述歸棹約已講學，自謙學力未純，有時尙不能超然一切，第三首情天欲海是風波一絕，述一歲學子難狃于世見，但得人引導，立證天人。第四首石破天驚一鶴飛一絕，述太古之風絕世不羣，如長夜驚雷，震醒迷夢。自己從龍川得受以後，已聲明即照。第五首影馬塵埃晝夜馳一絕，述光陰迅速，世界衆生擾擾生滅，及自己歷學境界，由寂靜入于冲純，不形朕兆。第六首菩提誰老法華新一絕，述賸廣兩先生在蘇州講學，南北弟子合宗二師，更不分別，歡喜讚嘆也。（註二）

三、第十卷之銀鼠諺，總觀編年圖等編成條陳之編，及聯軍入京事。語義甚顯。其所引人疑問者，則因標頭銀鼠諺一語。銀鼠取義即庚子。庚屬金，白色，子屬鼠，白金爲銀，故云然耳。



## 五 老殘遊記之仿作

老殘遊記行銷既暢，坊間謀利者，翻印之不足，更從而仿作焉。此輩獨有之鄙習，非因老殘遊記而始有也。始作俑者在漢口，名老殘遊記，僅聞人告，未見其書，亦不知誰家出版。其後上海某書局又仿作，名老殘遊記續編，未出書前，曾登廣告預約一經神見而詢問，彼道不知真有二編，神亦不知彼爲仿作也。其經理人及詢問而來解釋，兼述書衷；且謂預約售出已多，廣告費亦鉅，中止則賠累不堪，股東亦將寶難，個人即無以自處，再三要求原諒。並謂將書本付印行，報關繳關稅云云。神以未得家人同意，不能獨許。且因無禁人不讀之理，並囑其實有困難，乃與之約定：不許用洪都百鍊生簽號，及二編或二集字樣，並須先送閱稿本，如無妨害看譽處，方准不過問。此君均承諾。繼又來函請膠州府君主編，儲君爲近日名士，一再高舉，儲君謂擬好借原本一閱，庶行文不致唐突云云。神答以此則不能，但先君生平大略，則不妨相告。其後此君第三次來，要求借用初編原印本（註一）校對，神因當時翻印者訛誤過多，允之，書成二先兄大翻字原伸，適從蘇州來，知其事又向詰問。續言謂其編局，二先兄歸間，告以原委，二先兄亦首肯，逾數日，續者送來新印之初編及仿作之續編各二十部，並述致酬意。二先兄及神自拒其酬而留其書。書後爲二先兄擬致蘇州，故此傳作之續編中，有遊泰山斗姥宮，以及三教談，與言易理；入北京，魯西安，嶺南布廠等事。皆其經理人固神所言先君跡迹大略，但以不得其詳，故僅有蛛絲馬迹而已。後數年，神備食平津，見傳君一文，述仿作經過，對原書致歉，文登于南島之新語副刊（註二）中。此則神兄弟對傳君之稿落行遙，至爲佩服者也。（註三）其後在津，又見有開種仿作，上海一種仿作，皆文字蕪穢，盡人一見即知其偽，無暇斥價值矣。惟當先君在時，商務改制，代作而登于仿作小說者，最易令人誤會爲先君真稿，而轉以日日新聞刊布之真稿爲偽，此不可辯也。蓋當日商務以書中三元甲子一段爲迷信，從第十卷末頁寶體子言十年後局面不同處：「平本問是真是假呢？答自然是假。」句起，直至第十二卷開始處：「看那集上人頭到前一句止，中間全行刪去。另自作一小段插于其中，以爲是注擬文字。參觀日日新聞本及先君手蹟原稿照片，可以證明之。不獨先君手蹟原稿，與日日新聞所刊者，亦尙有數語出入。即手蹟原稿本，由先先生交務保小記者，其末尾「可知這世界即被假壞了」句



之下，即直接「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佩服」一句。在日日新聞刊載時，先君又增入「總之這種亂黨，其在上海日本的，至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數語。又良友本二集之末，厚源則錄跋中，謂最初在日日新聞披露，以及湯武革命等語。此則子姪輩年幼誤註按三家兒在日日新聞校對，係庚子年事，不獨厚源尚未生，即三家兒亦尚未婚也。先君作此書在甲辰至丁未數年間，綉像小說第九期始登其第一卷，其時三家兒與紳均在上海青年會習英文，何來校稿之事？至謂原文爲湯武革命，當時編輯改用家詞，並增加了一段等語；則手續墨蹟俱在，觀照片即知然否。蓋厚源此語，實別有苦衷，言之莫長也。

註一 老殘遊記初編，吾家迄今日從未印有單行本。惟先君在時，曾囑日日新聞將刪刊所登裝訂二十部，給家中卑幼，當時會經先君寓目。此即所謂最初亦最後之原印本矣。此前只有綉像小說及日日新聞之零散回頁也。今此所謂最初原印本者，吾家尙存二部。

註二 約在張宗昌督署時出版，其年份已記懷不真，彷彿是電報又彷彿是雜誌。容將來覓得此書時再詳記之。

註三 傳君所作，亦自有相當價值。紳兄弟于敬佩傳君光明磊落外，並甚願有識者再印該續編時，易入傳君真名。並將傳君隱叙之文附入，既免埋沒，且留此一段文字因緣，可爲將來嘉話也。

## 六 遊記作者被禍始末

先君少年時，負奇氣，性豪放，不規規于小節。先祖本治理學，由御史出官河南。時捻匪未平，先祖歷任繁劇，到處撫字勞來軍報簿書，日不暇給，治事尤敬慎。先君隨侍任所，蒿目時艱，隱然有天下已任意。故所在輒交其才俊，各治一家言（註一）方此時世諠中有世某者，爲先祖子姪行輩，新及第，持其墨卷並硯石一方來謁。先祖見之，並訓之曰：少年前程無限，奈何效世俗所爲？家即不充，須管火，書來我當相濟云云。返其墨卷及硯石，（註二）贖以二十金，並遣人護之歸。此書在先祖不過愧懷故人，期其子弟遠大，不以輟俗自封，不虞竟因好成惡，爲先君後來被禍一因。迨先祖乞病解組，全家僑寓淮陰，先君隨侍歸里，益肆力于學，家儉道清治河天算樂業詞章天文醫學兵學，先君俱讀極精絕。復縱覽百家，學既悉放，言論自不同人。于時事觀察尤

順利，聽見亦遠到，以是又若狂人之言。（註七）先祖既歿，先君與弟揚州，受其贈賻後，復窮力尚典，歸宗于易。至其先君之學，又化鞠爛，歸于冲簡，而先君任天下之心，亦一體爲悲天憫人。投教河工，實出于悲憫一念，初非家食不足也。（註四）不意因此又稱鞠爛，即當時在張勳果處者先君外，袁世凱氏亦爲張公故交子弟。（註五）張公留其在左右，不外遺。袁世凱不得志，獨先君爲請于張公，張不可。（註六）袁因怨及先君。同時湖廣督張氏，亦均在山東，因彼此學識不同，志趣言異，先君亦爲所怒。（註七）迨後先君離濟南至漢口，又因平漢路事，與盛宣懷氏相齟。（註八）雖漢封平建議平浦路事，又不宜于回鄉京官，至除去鄉籍，不認爲丹徒人。于是怨家遍地矣。（註九）先君知所懷拘，無望于當道，乃棄官而買。會有英人某氏，窺探山西煤產，已與督撫胡，有成議，聘先君爲華經理。先君見草議非之，盡去其有碍兩國交好者，往返北平山西者凡三次，草約始定。上之總理衙門，令復議。而英人某氏，亦以先君所議草約爲不滿，解先君聘。致未屆期之酬。而溥儀與總理衙門員商之，先君却酬，因有歸志。同時英人某所辦晉錫，不得于先君及督撫者，悉獲于歸。事後，爲錫穀所聞，謂先君得國，溥儀政府，當明正典刑。（註十）先君益知當道不足謀國，隨意應決。會維新事起，先君爲知好所留，暫觀究竟。（註十一）至庚子春，先君南下。未幾徐錫即起，聯軍入京；京人士乏食，先君知外軍挾憤而來，必多離闕。因使塚多己之資好，（註十二）欲調護無事，乃盡斥認所有，購求北上辦賑，並設平糶局，抑人操縱。因此遂又惠杭人沈某，而人沈某。其後來賈，方謀續運過糧軍欲用所購大倉之室，擬舉倉儲粟盡焚之。事爲先君所聞，聯合同時他人所辦賑助饑關，集資洩張某爲介，盡購其米，都人士賴以不餓。（註十三）然而不意此一事遂爲先君後來捲調半因也。事已，先君南歸，復共賊黨集資購荒地于浦口。謂此地將來必爲商賈吐納所，勿候外人索關而肆，我先自經營之。後數年，平浦路興起，浦口適爲終點。一時地價大起，先君與賊黨集資所購者，又爲人注目。會江浦縣有巨紳陳嗣者，以言官致仕于家，強欲得地，先君拒之。（註十四）陳乃致書于言官吳某，揭先君爲外人購地。時世袁諸氏，已入軍機，銜稍憾，密令逮先君。會外母舅于衡甫先生，以晉撫入覲，聞之，以全家保于慶邸之前，（註十五）事得暫寢，翌年夏，袁又難以散大倉粟及補地事，電劉忠愍相楫（註十六）端密囑世丈汪孝高先生左右先君速避，誤于僕人陳貴（註十七）先君遂避禍。家人時均在蘇，紳在平，大先兄在滬。聞嗣後先君身奔赴，偕大先兄貨車，行較速，得二兩。餘未及至，先君已歸。





各派之志士，嚮傍狹義觀點者，概不贊成。而對于藉名取利及盲從附和者，尤惡而憫之也。至彼放回譚，原因初難，已屢詳之，更與保真黨不涉。若老殘遊記中所述諸人，則作書時諸人黨未已久換，亦無所謂同盟也。

註十二 當時英籍醫士<sup>譯名</sup>陸氏，寓居沙彭納氏，及由使內田氏，均與先君爲好友。此外領事及武官中，與先君爲友者，亦甚衆。大事如譚和條文之賠款問題，先君及沙彭納氏會共斡旋。分區駐軍勿擾百姓，爲先君之建言，內田氏之主持。關於教民教堂之撫卹，則先君與哲漢生氏之所疏解。此皆他人所不知，而先君亦未嘗自以爲功者也。小事如向駐軍索被誣及逼役之人，瘦無日無之。有一次竟因此觸怒某軍之小隊武官，強先君代所索力役章草，而釋所役人，先君亦笑置之。未幾即爲使署左統帥所聞，斥某武官，先君曰：此何傷？時朋友相戲耳！

註十三 當年比平民食，大宗皆官家糶運。庚子變時，海運斷絕，京師不濟。商人亦以亂未終定，相率裹足。倉儲又爲外軍所據，于是人皆乏食。官家初猶以令相購，繼則按金爲罪，而金亦垂盡，則以珍饈之賄飾玩好相易，固無人敢受，實亦不可得米。貧者更無論矣。迨先君平亂局創始，好善者繼起，由津至平，定分區之約，各供給一區，且踴且振，都人士乃有生路。初猶因運糧有數，海口冰封，繼設爲難，每人每家均有限制。及大倉米出，始足濟急需。同時臧宜懷氏，亦謂其婿駐東三省購紅糧辦賑，專船載運，由秦皇島轉陸。繼大倉米之後，都人乃得無絕食之憂。

註十四 浦口荒埔，本爲江中蘆洲，當年定例，占有爲產，各地皆然。先君及戚友所購者，名九畝洲，原爲十二戶所公有，無疆無界，其後雖分合關係，戶數變更；但因原來占有關係，至先君等購時，仍爲十二股，先君等購入者，共爲七股二釐五。不獨先君與戚友等因集資共買關係，無界限可言，即對其地原來業主之未售地者，亦無界址可分。而陳劉氏向先君購地，則緊指定四界，此爲事實所不能。在陳則謂買地何能無界，必強指之。先君謂歷來則爲無界公產，買亦不過得其產權。今若指定，無論有平浦之說，多所未便；即使無之，亦不能以一人買賣，而遂將地方數百年習慣之共有地產，不經公議而指出四址也。

註十五 丁觀貝鼎，聞陳親王奕劻。廖詢丁曰：「劉某爲漢奸，汝知之否？」丁曰：「漢奸之名，係是者其謂，正說久知之，何

以今日又相問？」慶曰：「汝與親戚，確知其不爲漢奸乎？」丁曰：「少同學，長同遊，即不爲親戚，亦敢任其不爲漢奸也。」慶曰：「知否劉某現爲外人在浦口買地，汝敢保乎？」丁曰：「決無此事。雖令以全家相保，亦敢任之。」慶乃許也。以故並謂我亦疑其不確也。丁出即招紳相告，並令電稟先君自懷，勿爲仇者中傷。時先君方在申也。

註十六 亭霞日之下午，紳在座，從軍機章京張君處得消息：謂袁世凱主持如左。電尙未發，並囑速設法。紳聞訊，即與老侯郵紙，奔走半夜，始從鍾鑑叔先生處，借得上海時報編之密電本，電叙狄楚潛先生，專人轉送蘇州臬所。時先君方在南京，實爲至感其所接，不獨不爲辜送，且相置之，事後向誌，且笑爲覆盪。實則先君子紳電到第三日，始爲入執，使此電得達，寧有此禍哉？其後紳至寧，聞于王孝禹先生，（參觀註十七）及近年從端氏借出文件中，覓得此案任遊電稿，與故稿所記，亦均爲實蹟也。姪兒厚源在良友本遊記二集跋中，謂先君與端忠愍爭古玩致禍：從弟大鈞在論語中發表者，亦嘗禍始于端，實均大誤。當時從弟之年始逾十齡，事復隔房；厚源不過三數歲，均後來聞人言端與先君之古玩交涉，遂致誤會耳。先君與端本爲舊友，端未世時，常相過從。先君既南，在揚州一舊肆故紙中，以五百文購得一頁宋之劉龍傳。事爲端聞介友相識，先君初不與，後亦贈之。端視先君以千金，先君不受。端執不可，相持經年。最後酒由王孝禹先生調停，以先君所收之宋拓遺因碑宋拓王羲聖教序宋拓禮泉銘及宋法蘇印，併出歸端，共價七千金。此即外人所謂之古玩爭執也。

註十七 據王孝禹先生曰：端接裘具名之軍機傳電，即招庄入署示之。王乃請相救，端笑爾曰：此事在君。我何能爲力？王欲辭出，端留之。且言將宴客，請其作陪。言已即令諸巡警遣段某。王時不識端意，頗愜意。未幾段至，端與段說得帖，段後仍然。至下午端始出置示段，段請即行。端曰：此實當保密官交辦事件，宜夜往。段請先歸預備。段曰：「此擬預備，若有漏洩，誰任其咎！」段始不復言。端復語之曰：「可即在此夜讀。」並謂王曰：「如無公事，亦可隨畢再去。」王答曰：「略有小事，料理畢即來。」端領之，王遂辭出。歸寓即書致先君，阻止諸人陳說，未達。而王復令人來視，又爲陳說所阻。王入拜書，不知先君自未知，且以爲口應聲也。聞見王入，又與王說有頃。告告段曰：「此時可知自矣，然必過十二時再往，早恐未歸也。」段唯唯辭，王亦借辭。夜二時頃，段來廳所，先君遂爲所執，王亦不知。翌晨王入見端，端請首復與

王莫喻其意，出始知之。急究所以，並謀救，則已無從着力矣。

註十八 毛先生諱慶蕃，與先君爲同學，亦爲兒女姻婭。即二先兄之岳氏也。時方謫甘肅，見二先兄從行至，謂其去亦無用，不如留關州候信。而令吾家世僕李貴獨從先君行，李貴曾隨先祖在劉檢軍。性忠謹，在軍時，因追逐先君，曾爲護送兵仗，殿至血流被面，始終不肯離先君也。

註十九 王先生語帥曰：「南京已無可爲，所幸沿途監邏，皆與汝家有姻世年誼，不致有意外變，行亦不致過速。汝速返京謀救，幸而得濟，猶可止于中途也。」

註二十 高子毅鍾策叔兩先生，均與先君爲友。先君以夏日赴新，兩先生則于是年秋遣戍新疆，亦忌者之所仇陷也。

註二十一 先君靈柩，由迪化至關州，爲毛先生電託新撫袁大化及沿途官照料。由關州至澄城，則二先兄扶喪與從手先生行。以毛先生亦謝官歸也。

註二十二 先君交遊遍國內外，除黃蔣兩先生與先君同學，素知志趣外，所有生前勸諫，身後評論，雖親如家人，近如至戚，無一人能言中肯綮如林蔭堂先生此語者。蓋均不能真認識先君爲何如人也。

註二十三 先君以養天下爲己任，喪歸薛先生以教天下爲己任。彼此曾有長函討論，先君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一身禍福早度度外云云。此函今猶存也。

## 七 遊記作者之事業及家族

吾家于宋高宗南渡時，始遷于鎮江。本爲保安軍籍人。（註一）遷續始祖，晁世公字平叔，爲延慶公之第三子。歷二十二世至先祖子總公。總公後，始寄籍淮安，先君爲第二十三世。清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九月初一日生于六合，男女兄弟五人，先君齒最幼。生來岐嶷，穎悟絕人，初從迥包氏先姑母識字，未久即能背誦唐詩三百首。故先君感爲口號中，有阿姊指授之語。（註二）即指氏亦。稍長從同邑趙君先生誦，過目成誦，惟不喜時藝，性尤脫略，不守約束。先祖母治家嚴肅，頗不喜之。先胞伯性亦亦

先君與先君之弟。給先君領官印書，而後歸。去久而後，先君始知其弟，而先君亦不來。先君乃請于先祖母，于淮安南市橋畔建屋三楹，（註四）復闢東蔘草。先君伯亦喜先君之有難也，特簡選練誠篤之人爲佐。先君因以其人司會計，核名實，已則時一至焉而已。年終肆資折閱幾盡，除夕交賬，司會計人不自安。先君慰以酒食，留之度歲。半夜此人竟自刎于吾家，而遺書焚券索詐。（註五）新年後，先君遂去家之揚州，依戚下氏。不得意，且無以爲生。乃懸壺爲人治疾，依然門可羅雀也。未久以應試故，先返淮安，轉而至寧。但未終試，即棄去。走六合，省外家及戚舊。（註六）繼復至鹽，設石昌書局，是爲我國市廛間有石印之始。因戚屬盜傳人印書，致訟累，訟解書局亦敗，歸淮安。次年爲光緒十年（一八八八），赴河南，謁吳清卿中丞，投效河工。時豫河決于鄭，積久不合，已數易督工。先君至，短衣徒步雜徒役間，親身指揮堵壩之，于十二月竟障安瀾。吳大喜，列案請獎，以先君名居首。先君辭讓，歸獎于先君伯。吳乃設局繪三省河圖，而以先君督其事。時魯亦患河，張勳果見豫工獎案，因函招先君伯，復書辭不赴。且詳述調獎故。張因機豫調先君，以同知任魯河下游提調。豫圖成後，先君始赴魯謁。是爲先君入官之始，時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也。先君在山東三年，河工冠于諸省，積勞異得保知府。治河七說，著河變圖，放，勾股天元草，孤角三術諸書，均成于此時。會丁先祖母艱，歸里守制。服闋，東撫福潤以奇才異能，保奏總理衙門考取。是爲先君長後入京之始。旋以張文瀛之召至鄂，建漢漢路議，與盛氏見不同，辭歸京師。經王文勤之介，建言築津滬路。又爲同鄉京官所攻。因決棄官爲買。初受外商聘，主持福公司山西煤礦，及道清路議，繼以護持國權，爲人解聘。南歸後，曾五廢樓。但樓如今之百貨店，未成而敗。庚子變起，入平辦賑，辦平糶。和議成後，復南歸。在上海辦汽機織布廠于徐家灣，手擬織布廠于北成鄆路。復與高子衡先生籌辦機織于浙江之杭州；李少穆先生籌辦炭素鍊鋼廠于湖南之株州，均不成。又北走平津，與高子毅先生擬于北平創設自來水與雷車，仍不成。至天津與鄭永昌先生創設河北公司，製鍊精鹽，運銷朝鮮。至上海與楊嘉謨先生創設海運航船，往來大連日本沿岸貿易，均垂成而敗。最後而決從事于浦口地產，欲自闢爲商埠，親效官家地至數百畝，備建步之用。不謂因此竟致禍端也。統計先君一生事業無不艱難阻深，創于人所未知未見時，卒因此致人攻訐。今者代異時遷，先君若所受人詬訾者，悉成利國惠國，雖知而廢立矣。夫復何言！至吾家世系本極與于遊記，原可不言。惟近年日爲害族者，不獨時有所



聞，且竟有公然無之于書者，此在吾者固不妨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然在吾劉氏則不敢竟以人爲子孫也。茲爲簡表如左：

註一 原源于良友本遊記二集跋中，言吾家原籍安徽廬州，係因簡謂之言致誤。吾家本屬保安軍籍，世爲將家。保安軍今陝西檢林虜施附近之保安縣地。宋史卷三百五十七劉延燾傳，卷三百六十九劉光世傳，及西夏紀事本末，均記之。簡謂之誤，因光世祖于南宋高宗之世，駐軍江淮間。簡說所臨，時而廬州，時而荊州，（即今淮安）時而隨江。又光世祖三子，一住北平，一住廬州，一住隨江。吾宗則居隨江之支也。

註二 光世祖爲延燾祖之第三子，即宋史王德所稱之三將軍。據字平叔之叔字，及宋史紀事，可知其行次。簡謂及宋史光世祖本傳，均作行二，實悞。又吾宗居隨江，其後又分三支：一遷廬州，一遷東合，一仍留隨江。此留隨江之一支，至先祖時遷淮安。今則子孫散居四方，隨江已無近支矣。

註三 先君辛丑（一九〇一）出都時，行次鄉散旅舍，檢行篋携書，惟唐詩三百首一部。因感而題其封面。第三首爲「阿姊你針每見憐，小時指授綉燈前，而今此本猶傳世，回首滄桑四十年」云云。

註四 此套肆無字號招認，惟榜書曰「八達巴孤。」隱寓關東菸鴉等四字，此亦淮人口以爲怪之一也。

註五 此會計自殺後，遺書凡二：一致其家人者，已如所述。一致吾家者，則歷疏其失職之咎。其家雖未糾纏，吾家亦未受訟累。然先君則不認其孤寡無依，除優爲撫卹外並月饋其家。至先君被禍吾家已破，無力再給，始由三家兄弟籌款若干，一次與之令其自爲生計。

註六 先祖母宋夫人，原籍六合。先生母茅恭人及先繼母唐夫人，亦均爲六合人。故吾家戚串，六合人頗多也。

本傳見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本傳見宋史卷三百六十九二十二世

孟祖延慶——遷歸始祖光世——成忠字子恕

孟能 字渭湖 父字味奇

公約 字雲又字 游記作者

大鑄 字序東 (已故)

大臨 字敦宜 (已故)

大猷 字秩庭 (已故)

大鈞 字季陶

大章 字著伯 (已故)

大輔 字景仲 (已故)

大綰 字健叔

大紳 字孝英

大經 字涵九

大綸 字少雲 (齊盧 戰時失)

厚廣 字伯寬 德△

厚基 字紹武 德△

厚駁 字福長

厚群 字仲超 厚生

厚△

厚△

厚△

厚齋 字雲探 德△

厚培 (已故) 德潤

厚源 字鈞孫

厚瀾 字淮生

厚沐 字寅生

厚浦 字桂舟

厚洛

厚滋 字佩華 德威

厚澤 字壽晉 德潤

厚祐 字承武

厚祿 字受百

厚嘉

厚復

厚△

附詳凡△者譜名尙未定

## 附言 告劉氏兄弟姪書

吾流聞于老瀛遊記之事，及先人被禍前後。大略已備。今當正告吾兄弟姪曰：先人遠設，吾家被禍慘酷，不啻外人空詐，即吾家中亦惟吾一人知之最審。然而關於胸中垂三十年，不相告語者，以吾尚有三兄。今長次兩兄，經家難後，不勝冤抑摧折死矣。三兄年雖未壽，然半生憂患，創痛深，亦衰頹如翁。一經言及，輒不寧者多日。又慮子弟年穉，惟口與我，復莫堪除，寧堪再受摧折。今則當事諸人，已多異物，恩怨兩盡。且因老瀛遊記，揣測過多而子弟中亦有誤思爲怨者，故不能不一瀆此臆。惟吾兄弟姪，應知先人之陷，固謂禍成于陳吳，作于世衰；然當年遍地怨家，先人寧不自知，知之而猶不晦迹，則先人之意有所在矣。固非如淺見者謂己身利害是計，亦非如褊心者謂恨不納諫微詞所貶也。先人抱悲憫之懷，外人不能知，吾家人當知之。吾家人見先人之陷于感鄙故舊者，當知之。若是則先人之受禍，實緣于還質使然。先人固明知之躬嬰之而不悔也。果使先人亦如世俗存心欲蓋虛名，鑽實利，求出園，長子孫者，亦久致富貴，而全身遠害矣。以先人之才之學，陳吳世衰，固不足以爲禍也。吾兄弟姪，知先人志行，即應知所以自處，而勿含怨于人，以及人之子孫矣。此亦即所以體先人之心者也。即便不然，以人世恩怨之見爲言則天道好還，當時害我家之禍首，其顛覆之慘，今日有子孫已絕者；有子孫漏網者；亦有窮老無依，顛覆運巧食者，如某人去夏書尚見之，並勸人備之，當時吾心之慮，以爲對越先人，較報復尤快也。蓋吾先人自受學龍川以後，即謂凡入壞境地，此龍川先生之語，可知先人本無人世是非利害之見。更何心于恩仇。吾輩爲卑幼者，雖不敢仰企先人學境。然亦應知凡入世之，應仇其惡我者，爲犧牲使然，我但當憫其受禍應報，不當更存仇復之心。其好善者，亦爲情之應盡，義之當爲，我祇應留勿忘之念，不應別存報復之心。以天人六道，皆在迴度之列，但盡慈刀之不足，更何暇分別耶？且一有別，此身先已墮落，此豈先人所願于吾輩子孫者？故吾兄弟姪，聞吾言後，自今以往，但當努力作好，勿替家聲，勿廢家學，以求仰慰

在天先靈可矣。又老瀛遊記一書，雖先人遊戲筆端，然于滯所寄，亦應諷讀將護。固不啻人云亦云，隨不知者強爲註解；亦不當輕心刊印，效人惟利是後，而令人流我千餘年之習家子弟，忝斯生也。是則我輩與吾兄弟姪共勉之矣。茲並敬錄 先人丙申年

陳頤詩，願吾兄弟子姪觀之。詩曰：

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龍川，雖未明道義，飄掃函丈前。無才學干祿，乃志在稷賢，相從既已久，漸知叩兩端。孔子號時中，知時無中制，萬事體諸物，吾道爲之權。徂權體輕重，處各循自然，因物以付物，誰爲任功愆。此意雖淺近，真知真獨難，與合有微筭，一跌千仞淵。

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大紳述

## 正集 自序

嬰兒啼哭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其哭也號咷。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上下，其哭泣之多寡爲節；善哭泣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隱適之順逆不與焉。馬與牛，終歲勤苦，食不過刍秣，與鸚鵡相終始，可謂辛苦矣；然不知哭泣，靈性缺也。猿猴之爲物，跳躑於深林，厭雨乎梨棗，至適樂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靈性也。古詩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行人腸。』其感情爲何如矣！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計有兩類：一爲有力類。一爲無力類。嬰兒羸女，失榮則啼，即道轉亦泣，此爲無力類之哭泣；戚屬之泣，竹染湘妃之淚，此有力類之哭泣也。有力類之哭泣。又分兩種：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甚動，其行乃顯遠也。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慶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哭泣，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胸間難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相思向誰說？』賈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艷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艷同悲也。

吾人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範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若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艷，必有與吾同悲者焉！

光緒丙午之秋上海上



##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箇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煙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奔騰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尊挈榼，在閣中住宿，準備次日天明時，看海中日出；習以爲常。這且不表。

卻說那年有箇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箇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曾讀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教書又沒人請他；學生意又嫌年紀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也是箇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應用呢？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饑寒二字，漸漸的逼緊來了。正在無可如何；恰巧天不給人，來了一箇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會受異人仙術，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箇口訣；從此也就搖箇串鈴子，替人治病餬口去了。

奔走江湖，二十年來。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乘地方，有箇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箇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關幾箇窟窿。今年治愈這處，明年又爛那處；歷經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再發了。那年春天，老殘走到這箇地方，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箇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日略施小術，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

處，只須依著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唐朝有箇王景，得了這箇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到也懂得這箇法子。

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起來真也奇怪，往年是一處醫好，一處又潰了窟窿；今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箇窟窿也沒有出過。因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是不要緊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箇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宴，明朝設席，鬧得十分暢快。

這日老殘吃過午飯，因多喝了二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著，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走進兩箇人來，一箇叫文章伯，一箇叫德慧生——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般長天大日，你躑在家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道：『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

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的幻景。次日，老殘向文德二人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又杜工部詩云：「日出海拋球。」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

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畢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饌



帶，一面喫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東方已漸漸放大光明了，——其霞灘日出尙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

三人又暗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文章伯道：「身邊風雲變急，上頭屋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和暖，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攜了麪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煙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最遠便是大竹山、二竹山、三竹山。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的似的。天上雲氣一片價浮起，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並將北邊一片雲，擠得越逼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爲惡慘。過了些時候，竟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兒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著的了。」老殘道：「天且海水，能移我情，既是看不著日出，此行亦不爲辜負！」

文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綫，隨波出沒，一定是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舉目望遠鏡。對面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綫，在那天空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會，那輪船也就過去了。

德生邊舉著望遠鏡，左右凝視，正在凝視，忽然大叫：「噫呀！噫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安穩！」兩人齊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長山島西面我的船，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望遠鏡一看，都道：「噫呀！噫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有二十三丈長，是極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再帶六扇省帆；又有兩隻新桅，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共有八枝桅了。船身喫鐵很重，想那船裏，一定裝著許多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卻無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面上有北風吹著，身上浪花濺著，又濕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長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面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

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四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是東邊——有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沒有一處無傷痕。

那八箇管帆的，卻是認真的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險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他們不知想法補救著，早點泊岸；反在這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著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

正在說話之際，忽見那船上沒了幾箇人，拋下海去；接過旋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得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幾箇人，無辜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船前頭裏人手裏，豈不冤枉！』沈思了一回，又罵道：『好在船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駛一隻去，將那幾箇苦命的人打死，換上幾箇，豈不成了幾箇人的

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

慧生道：「這箇辦法雖然痛快，究嫌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又這們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箇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二百多人；我們三箇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功。高明以爲何如？」

章伯一想，理路卻也不錯，便道：「依你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未會有錯，只因兩箇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怎麼兩箇緣故呢？一則他們走來，不曾遇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所以都毛手毛腳。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錢，平常晴天的時候，照走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尚還不大很錯，這叫做「霧天吃飯」。那知過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掩了，所以他們竟沒有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見法子，駕隻漁艇，追趕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箇羅盤，他有了方向，就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的話，豈不立刻發發慈悲了嗎？」慧生道：「老哥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

說著，三人就下關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卻俱是空手，帶了一箇長竿的羅盤，一箇繩線儀，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由腳下，官商船塢，都是亂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

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懸著望遠鏡觀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卻管船的人搜括眾人財物外，又有一種人，高談闊論的演說。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籠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幾箇駕駛人，弄得破壞不堪，你們不要吝小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就不想箇法兒挽回挽回呢？真真該死的奴才！』眾人被說得昏昏口無言，口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所說，我們實在感激得很；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非錢不行的世界，你們大家發幾箇錢出來；我們抬出自己的本領，頓起精神，拚著幾箇人流血，替你們爭箇萬世安穩自由的世界；你們肯不肯呢？』眾人一齊拍手稱快。

章伯遠遠的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二人道：『姑且我們將帆落下幾張來，必須緩退那船，看他如何舉動？倘真有道理，我們便可掉回來了。』二人道：『對對，你說甚是。依愚兄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騙幾箇錢用罷了。』當時三人，便將帆墜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做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出口有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做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眾人傷害不著的地方，立住了腳，便高聲叫道：『你們這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箇掌舵的嗎？』又道：『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箇一箇殺了嗎？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著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備那旁邊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

那箇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嗎？』

船上有老年晚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壞了；高高沒有這簡辦法！」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更覆得快了。」

說著，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並。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到船樓底下，便推了一箇暗；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見，到也和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些來歷。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嗚呼，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言談，我們是外國羅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遞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聖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船才這般搖盪。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羅盤，竟算壞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祭我們的船了。」誰知道一陣嘈嚷，滿船的人，都爲之震動；就是那洋鬼子的羅盤，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箇舵工，是船主的叔父，說道：「你三位來意甚善，只是恐嚇船主，趕快去罷。」三人垂淚，連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鐵滾打那漁船，將那漁船打得粉碎，連船帶人，都沉了。幸而船主，打去船去。你想一隻小漁船，怎禁得幾箇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連船帶人，都沉了。

六旬三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蹟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話說老范在漁船上，被客人纏得說下海去，且知萬無生理，只好閉着眼睛，聽他怎樣。覺得船裏一歌一唱，飄蕩蕩，頓刻工夫，沈到海底了。只聽身邊有人叫道：「先生起來罷！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後面五鼓已擗好多時了。」老范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

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范向賣火戶的管事人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不會好麼，可憐！有幾月之虛，再來效勞。且下都人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再三挽留不住，只得送他到臨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給老范，算充醫家的謝儀。老范道了謝，也就收拾箱籠，告辭回身，來到歷山山下，隨着山就藥，老圍黃花，頗不寂寞。」

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裏舉火，戶戶垂楊，比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衙門，見了家裏，家裏人，名叫高陞唐。將行李卸了，開煮了京套酒錢，消亂吃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吃點兒點心，便將着串鈴，滿街走了一趟，處處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明湖，見了湖邊，吃了一隻小船，遊起檣槳。朝北不遠，便到了歷下亭前。止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箇亭子，清涼已甚。湖邊寫字了。亭上懸懸著一副對聯，寫的是：「歷下亭千古」，「濟南古士多」。上題「杜工部句」，下署「范明何年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卻沒有甚麼意思，復又下船向西邊去，不遠又到了鐵公祠前。祠前有一古碑，刻着「明湖」。亭子對面，有一古碑，刻着「明湖」。亭子對面，有一古碑，刻着「明湖」。亭子對面，有一古碑，刻着「明湖」。

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宮僧塔，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







春已有招紙，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這晚，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要過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了。』

沈君也不甚相信。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外，到歷山腳下，看見昔日舜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光景，趕忙吃了飯，走到明湖居，不過十點鐘時候。

那明湖居，本是簡大院園子，裏面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道了開門，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只見七八張桌子，都向着陸院定，學陸定，道崇定的紅紙條兒。老趙看了半天，尋處插足，只好袖手旁觀。只見，過了幾公兒的，纔弄了一條短檯，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擱了一張半桌，桌上放著一面鏡子，鏡子裏面，映了兩片鏡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梨花筒了。旁邊放了一箇三絃子。半桌後面，列著兩把椅子，竟像一箇大戲臺上。偌大箇戲臺，空空洞洞，一無他物，看來不覺好笑。園子裏面，頂著籃子賣燒餅油條的，約有一二十箇，都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賣了充飢的。

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車，漸漸擁擠多了，都是官員。著了便衣，帶了家人，陸續進園。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坐滿了。不時還有人進來看坐兒，也只搬條短檯在夾縫中安插。這一會工夫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一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笑語直誼。其餘桌子，看來都是官紳白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嘁嘁喳喳，在那裏閒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是家常話，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時候，看那臺上，從那裏擡了臺面，走出一箇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滿臉瘡痍，彷彿像風穿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那人學止，倒很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

首一張椅上坐下。慢慢的將三絃子取來，隨便和了一和絃，彈了一二曲小調，人也不甚留心去聽他，後來彈了一枝小調；也不知道叫什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絃，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卻也壓不下那絃子去。這曲彈罷，就撒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住了好幾時，解子裏面，出來一箇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箇抓髻，戴了一箇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綉的；雖是粗布衣裳，到也十分潔淨。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一箇琴筒，右手拿絃子坐下。那彈絃子的，便取了絃子，鐺鐺鏗鏘，彈起來了。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一箇琴筒，夾在左手裏，但了丁當當的敲，與那絃子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拍子，凝神聽那絃子節奏。忽覺琴筒裏，吹出幾聲，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鶯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十餘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真如仙曲。曲盡處，百變不窮。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

旁坐兩個人，共一人似在那人道：「此人想必是白妮了。」共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妮，共白妮的好兒子。他的好兒，都是他姐姐——白妮——教的。若比白妮，還不知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妮的好處，人說不出的。他的好處人說的到；白妮的好處，人學不到的。你想這幾年好玩耍的人，世上沒有的好兒，除了就是白妮教的姑娘們，也都學他，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妮的地步。若白妮的好處從沒第二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

說罷，時候，黑妮已見了。走進後園去了。這時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豆紅，核桃仁的；高聲叫著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只聽那裏後，又出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箇，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龐，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只覺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著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在簡了當了幾聲。然是奇怪，只是兩片頰頰，到他手裏，便有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搥了，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盞頭，著明九品高珠，左右一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是這一個，高圓子裏，便鴉雀無聲，比國王出來，還更肅靜得多呢。連一根錢，掉在地下，都聽得響的。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覺得入耳清越不出來的妙音；五六個大書生，連貫斗虎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箇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孔不暢快。唱了十幾句之後，漸漸的響亮起來；高；忽然拔了一箇尖兒，像一縷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還有幾句；幾句之後，又高一層，接連着三四疊，箇箇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而前，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嶺巔下，仰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勝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巖中三十六度穿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愈細，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那見着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三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箇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再發後，又再揚起，像那那東洋煙火，一箇彈子上天，隨了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發過，即言無復發音，但夾着幾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聲音粗和相合；有如花巧秦腔好鳥亂鳴，身姿忙不過來，不曉得

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絃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回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箇少年，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嘗聽讀書，真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信；空中設想，餘音怎能繞梁三日？又怎麼三日不絕呢？及聽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邊猶如響着，真如白雲，無論做什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闢極了，」於我心當成虛語也。」說着，那黑娃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便是白妞上場。這一段，聞旁人說，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是一箇文字，見一箇美人，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子怎樣好法。待黑驢行與人向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白香山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謂聲勢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聽的樣子；他卻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然比著前一段，卻未免遜一籌了。

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

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章 金綫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尙早，王小玉還要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闕而散。

老殘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寓中總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匯票莊——是箇日昇昌字號，——匯了八百兩，寄江南徐州家裏去。自己卻留了一百多兩銀子，向大街上，買了一匹蘭袖，又買了一件大呢褂面子；拏回寓去，叫箇成衣匠，做了一身袍褂。因時已九月，天氣雖和暖，儂然西北風一起，立刻便要穿棉了。分付成衣已畢。

喫了午飯，步出西門，先到酌奕泉上，喫了一盃茶。這酌奕泉，是濟南府七十二泉中之第一泉，在大池之中間，有四五畝地寬闊，兩頭均通溪河；池中流水，汨汨有聲。池子正中間，有三股大泉，從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據土人云：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後來修池，不知怎樣就低下去了。這三股水，均比吊桶倒出更粗。池子北面，是箇呂祖殿。殿前高搭涼棚，設著五六張桌子，十幾條板凳賣茶，以便遊人休息。老殘喫完茶，走出酌奕泉後門，向南轉了幾箇彎。尋著了金景書院。進了二門，便是投轄井。相傳卽是陳述留客之處。再望西去，過一重門，卽是一所蝴蝶廳。廳前廳後，均是湖水圍繞。廳後許多芭蕉，雖言殘葉，尙是一碧無際。西北角裏，芭蕉叢中，有箇方池，大約二丈見方，就是金綫泉了。金綫泉乃四大名泉第二。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箇：就是剛纔說的酌奕泉，此刻的金綫泉，南門外的黑虎泉，撫臺街中的珍珠泉。

這金縷泉相傳水中有一條金縷。老殘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說金縷，連銀縷也沒見。幸而走近一箇亭子來，老殘便作揖請教道：「金縷」二字有無著落。那士子便拉了老殘的手，走到池子西面，彎了身，圍着池，向水面上睜睛，說道：「你看那水面上一條縷，彷彿遊絲一樣，發出似赤金的光亮，在水面飄動。這縷有了沒有？」老殘也側了頭，定睛看去，停時說道：「看見了。看見了。這真是甚麼緣故呢？」想了一想道：「這縷非水下是兩股泉水，力量相敵，所以中間射出這一縷來？」那士子道：「此泉見於晉錄，好幾百年，這縷竟再辰水力，經久沒有強弱嗎？」老殘道：「你看這縷常常左右擺動，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均的道理了。」那士子倒也點頭悟意。說完，彼此拱手各散。

老殘出了金泉書院，順著西城而行，過了城角——仍是一條街市，——一直向東。這南城外好幾處，都是河，河裏泉水澄澈，看得河底遊魚；水草荳荳，都有一丈多長。被那水流得搖搖擺擺；煞是有趣。老殘看了一見南面有幾箇大長方池，許多婦女，坐在池邊石上搗衣。再過去有一箇大池；池南圍圍草房，池北圍圍，圍外一箇茶館。老殘便進了茶館，盤腿坐下。就有一箇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是宣興爐的，樣子，卻是本地仿造的。

老殘坐定，問茶房道：「聽說你們這裏有箇黑虎泉，可知道在甚麼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您找到寶臺上朝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嗎？」老殘果然朝外一看，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有箇石頭樣的老虎，頭約有二尺餘長，倒有尺五六的寬徑，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力量很大；從池子這邊，直沖到池子那邊，然後從池面邊，流入城河去了。生了片刻，看那夕陽漸漸西，的氣息，便付了茶錢，便走進了寶門回寓。

到了次日，覺得遊興已足，就取了出錢，到城去遊玩。到城門口，望西一看，城門口，看那黑虎泉子

，朝南大門，門上貼了「高公館」三字紅條。門前站了一箇痴長臉的人，穿了件紫纓熟羅棉大襖，手裏捧着白銅火炮袋，面帶愁容。看見老殘，喚道：「先生你會看喉嚨嗎？」老殘答道：「暗價得一二分。」那人便說：「請裏面坐。」

進了大門。望西一拐，便是三間大廳，鋪設也還雅緻，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只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只畫了一箇人物，彷彿似「列子御風」的形狀；衣服冠帶，均被風吹起，筆力畫是鎖健。上寫着「大風張風」四字，也寫得極好。

坐定，彼此問過姓名，原來這人是江蘇人，號紹殷，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他說：「有箇小妾，害了喉嚨，已經五天，今日滴水不能進了。請先生診視，有救沒有。」老殘道：「須看了病，方好說話。」

當時高公，即叫家人到上房照應一聲，說有先生來看病。隨後就同着進了二門，即是三間上房。門得堂屋，有老媽子掀起西房的門簾，說聲請裏面坐。走進房門，貼西牆靠北一張大牀，牀上掛著印花石鏡子，牀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兩張杌凳。

高公讓老殘牀前凳上坐下。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幾本書藥在手。診了一隻，又換一隻。老殘道：「兩手脈沈，是火被寒氣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過越重。請看一看喉嚨。」高公便將帳子打開，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甚爲委頓的樣子。高公將他輕輕扶起，對著窗子的亮光。老殘低頭看了看，一看，兩邊腫的已將要合縫了；顏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被醫人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的緣故。祇須喫兩劑清涼發散藥就好了。」又在白已藥罐內。取出一箇藥瓶，一支喉槍，替他吹了兩口。

回到廳房，開了食藥方，叫做「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小麥子」「薤白」「防風」「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另加「鮮荷梗」做引子。方子開畢，送了過去。高公道：「高明得極，不知喚幾帖呢？」老殘道：「今日喫兩帖，明日再來覆診。」高公又問：「診金請教幾何？」老殘道：「鄙人行道，沒有一定的診資；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的病，等我那肚子飢時，賞銀飯喫，走不動時，給幾箇藥酒，便了。」高公道：「既然如此說，病好一總酬謝罷！請開貴寓何處？倘有變動，可以寄人來請。」老殘道：「寓在政司街高陞店。」說畢，辭出。

從此天天來請，不過三五天，病勢漸退，已經同常人一樣。高公歡喜得了不得。送了八兩銀子，又請北柱樓辦了一席酒，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箇揄揚的意思。誰知一傳十，十傳百，官幕兩途，奉命子來接的，漸漸有日不暇接之勢。

那日又在北柱樓喫飯，是箇候補道請的；席上右邊上首一箇人說道：「王佐臣裏頭曹州府了。」左邊上首緊靠老殘的一箇人說道：「他的班次甚遠，怎樣會輔缺呢？」右邊的人道：「因爲強辦強送辦回條，不到一年，有「路不拾遺」之風；官保賞錢非凡。前日有人對官保說：「曾走曹州某鄉經過，親見一箇無名鬼，在樂聖路旁，無人敢拾，某就問土人：這包袱是誰的？爲何無人收拾？土人道：昨夜裏不知何人，把包袱丟在這裏。某問：你爲何不拾去呢？都笑着搖搖頭道：拾了！俺這有一家兒性命嗎？如此可見「路不拾遺」，官人竟不是欺人的，今日竟也做到了。」官保聽著，非常喜歡。所以打疊專摺保他的。」

左邊的人又道：「佐臣人是能幹的，可惜太殘忍些！不到一年，強逼站死兩千多人，難道沒有冤枉的嗎？」旁邊一人道：「冤枉是一定有的，自無庸說。」右邊的人道：「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話



君記得常剝皮做兗州府時，何常不是這樁，總做的「人人側目而視」就完了。」

又一人道：「佐臣的酷虐，誠然是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實在可恨。那年兄弟做曹州府的時候，幾乎無一天無盜案，養了二百名小隊，像那不捕鼠的貓兒一樣，毫無用處。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不是老實鄉民，就是被強盜脅去看守驛馬挑擔子的人；至於真強盜，一百箇中。也選不出一箇來。現在被王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盜案竟自沒有了。相形之下，兄弟實在慚愧得很。」左邊的人道：「依兄弟愚見，還是少殺人爲是。此人雖名震一時，將來的果報也不爽。」說完，大家說：「酒也發了，賜飯罷。」飯畢各散。

過了一日，老殘無事，在寓中閒坐。忽見門口一乘藍呢轎歇了，進來一箇人。口中喊道：「錢先生在家麼？」老殘一看，便是高紹殷，趕忙迎出，說道：「在。在。請房裏坐。只是地方卑污，屈駕得很。」紹殷說：「說那裏話。」一同走進二門內，朝東兩間廂房，房裏靠南一張甄炕，炕上鋪著被褥。北面一張方桌，兩張椅子。西面放著兩隻小小竹箱。桌上擺列著幾本書，一方小硯，幾枝筆；又有一箇印色盒子。

老殘請他上首坐了。他隨手揭過書來，細細一看，驚訝道：「這部宋版張君房刻本的莊子，從那裏得來？此書世上久不見了。季滄葦黃不烈諸人，俱未見過，要算希世之寶呢！」老殘道：「不過先人遺下的幾本破書，又不值錢；隨便帶在行篋，解解悶兒，當小說書看罷了，何足掛齒！」再望下翻，一本是蘇東坡手寫的陶詩，就是毛子晉仿刻的祖本。紹殷再三贊歎不絕，隨便問道：「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爲何在功名上講求，却操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倚了罷！」老殘歎道：「是下以「高尚」二字許我，實過獎了。鄙人並非無志功名：一則性情過於疏散，不合時宜；二則俗說：「藥得高，跌得重；」不相藥高，是想跌個甚麼兒呢！」

紹殷道：「昨晚在裏頭喫便飯，宮保談起幕府人才濟濟，凡有所聞，無不羅致於此了。同坐姚雲翁便道：「目下就有一箇人在此，宮保並未羅致。」宮保急問道：「是誰？」姚雲翁就將閣下學問怎樣，品行怎樣，而又通達人情，熟諳世務，怎樣怎樣，說得宮保抓耳撓腮，十分歡喜。宮保就叫兄弟立刻寫簡函文索札子送來；那是兄弟答道：「這樣恐不妥當，此人既非候補，又非投效，且還不知他有甚麼功名，札子不拿寫下。」宮保說：「那們就下簡書去請。」兄弟說：「若要請他看病，那是一請就到的；若要招致幕府，不但他願意不願意，須先問他一聲纔好。」宮保說：「很好，你明日就去探探口氣，你就同了他來見我一見。」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可否今日同到裏面見宮保一見？」

老殘道：「那也沒有甚麼不可。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我却穿不慣；能便衣相見就好。」紹殷道：「自然便衣。稍停一刻，我們就去；你到我書房裏坐坐，宮保午後從裏邊下來，我們就在簽押房裏見了。」說著又喊了一乘轎子，老殘穿著隨身衣服，同高紹殷進了撫署。

原來這山東撫署，是明朝的齊王府，故許多地方，仍用舊名。進了三堂，就叫宮門口；旁邊就是高紹殷的書房，對面便是宮保的簽押房。方到紹殷書房坐下，不到半時，只見宮保從裏面出來，身體甚為魁梧，相貌却還仁厚。高紹殷看見，立刻迎上前去，低低說了幾句，只聽張宮保連聲叫道：「請過來！請過來！」便有簡差官連聲喊道：「宮保請錢老爺！」老殘連忙走來，向張宮保對面一站。宮保道：「久慕得很。」用子一伸，腰一阿說：「請裏面坐。」差官早將帳簾打起。

老殘進了房門，深深作了箇揖。宮保說在紙末紙上首坐下；紹殷對面相陪。另外搬了一張方几筯，在兩人中間，宮保坐了。便問道：「聽說錢老爺生學問經濟，都出來的很；兄弟以不學之資，想懇叫錢做這封疆大

吏。別省不過盡心吏治就完了，本省更有箇河工，實在難辦，所以兄弟沒有別的法子。——但凡聞有奇才異能之士，都想請來，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倘有見到的所在。能指教一二，那就受賜得多了。」

老殘道：「官保的政聲，有口皆碑，那是沒有說的了。只是河工一事，聽得外邊議論，皆是本費設三策，主不與河爭地的。」官保道：「原是呢。你看河南的河面多寬，此地的河面多窄呢？」老殘道：「不是這們說。河面窄，容不下，只有伏汎幾十天；其餘的時候，水力甚軟，沙所以易淤。要知費讓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沒有辦過河工。費讓之後，不到一百年，就有箇王景出來了。他治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處下來的，專主禹治洪水的「抑」字。與那費讓之說法，正相反背。自他治過之後，一千多年，沒有河患。明朝潘季馴，才創斬交襄，皆暗仿其意，遂享盛名。官保想必也是知道的。」官保道：「王景是用何法治河？」老殘道：「他是從「播爲九河，同爲道河。」「播」「同」兩箇字上悟出來的。後漢書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廻注」兩句話。至於其中曲折，亦非傾刻之間所能道盡，容慢慢的做箇說帖呈覽便了。」

張官保聽了，甚爲喜歡，向紹殷道：「你叫他們趕緊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只便請鐵先生搬到衙門裏來住罷；以後臨時領教。」老殘道：「官保雅愛，甚爲感激。但是目下有箇親戚在曹州府住，打算去接家一遭，並且風聞王守的政聲，也要去考察考察，究竟是何等樣人。等鄙人從曹州回來，再領官保的教語。」官保神色甚爲快。

說罷，老殘即告辭，同紹殷出了衙門，各自回去。

老殘一病，竟到曹州府來，且與下門分保。

## 第四章 宮保愛才求賢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話說老殘從撫署出來，即將轎子辭去，步行在街上遊玩了一會兒；又在古玩店裏盤桓些時，傍晚回到店裏，店裏掌櫃的連忙跑進屋來說聲恭喜。老殘茫然不知道是何故。掌櫃的道：「我適纔聽說，院上高大老爺，親自來請你老，說是撫臺要想見你老，因此一路進衙門的，你老真好造化。上房一箇李老爺，一箇張老爺，都擎著京城裏的信去見撫臺，三次五次的見不著；偶然見著回把，這就要鬧脾氣罵人，動不動就要擎片子送人到縣裏去辦。像你老這樣，撫臺央出文案老爺來請進去談談。這面子多麼大，那怕不是立刻就着差使的嗎？怎麼樣不給你老道喜呢？」

老殘道：「沒有的事，你聽他們胡說呢。高大老爺是我替他家醫治好了病，我說撫臺衙門裏有箇珍珠泉，可能引我們去見識見識；所以昨天高大老爺偶然得空，來約我看泉水的。那裏有撫臺來請我的話。」掌櫃的道：「我知道的，你老別騙我。先前高大老爺在這裏說話的時候，我聽他管家說，撫臺進去喫飯，走從高大老爺房門口過，還嚷說你趕緊喫過飯，就去約那箇鐵公來哪，去遲，恐怕他出門，今兒就見不著了。」老殘笑道：「你別信他們胡謔，沒有的事。」掌櫃的道：「你老放心，我不問你借錢。」

只聽外邊大嚷：「掌櫃的在那兒呢？」掌櫃的慌忙跑出去，只見一箇人，戴了亮藍頂子，拖著花翎；穿了一雙抓地虎靴子；紫呢夾袍，天青哈喇馬褂；一手提著燈籠，一手擎了箇雙紅名帖，嘴裏喊：「掌櫃的呢！」掌櫃的道：「在這兒，在這兒。你老噲事？」那人道：「你這兒有位錢老爺嗎？」掌櫃的道：「不錯，不錯，在這東廂房裏住著呢。我引你去。」

兩人走進來，掌櫃指著老殘道：「這就是鐵老爺。」那人趕了一步，進前請了一箇安，舉起手中帖子，口中說道：「宮保說請鐵老爺的安。今晚因學台請吃飯，沒有能留鐵老爺在衙門裏吃飯；所以叫廚房裏趕緊辦了一桌酒席，叫立刻送過來，宮保說不中吃的，請鐵老爺包涵些。」那人回頭道：「把酒席擡上來！」那後邊的兩箇人，抬著一箇三層的長方擡盒。揭了蓋子，頭層是碟子小盤，第二層是燕窩魚翅等類大盤，第三層是一箇燒小豬，一隻鴨子，還有兩碟點心。打開看過，那人就叫：「掌櫃的呢？」這時掌櫃同茶房等人站在旁邊，久已看厭了。聽得叫喚，忙應道：「噲事？」那人道：「你招呼著送到廚房裏去。」

老殘忙道：「宮保這樣費心，是不敢當的。」一面讓那人房裏去坐坐吃茶，那人再三不肯。老殘固讓，那人纔進房，在下首一箇椅子上坐下。讓他上炕，死也不肯。老殘掣茶壺，替他倒了盃茶，那人連忙立起，請了箇安，道謝。因說道：「聽宮保吩咐，趕緊打掃南書房院子，請鐵老爺明後天進去住呢。將來有甚麼差遣，只管到武崗捕房呼喚一聲，就過來伺候的。」老殘道：「豈敢，豈敢。」那人便站起來，又請了箇安，說：「告辭了，要回衙消差，請賞箇名片。」老殘一面叫茶房來給了挑盒子的兩弔錢；一面寫了箇領謝帖子，送那人出去。那人再三固讓，老殘仍送出大門，看那人上馬去了方回。

老殘從門口回來，掌櫃的笑迷迷的迎著說道：「你老還要騙我，這不是撫臺大人送了酒席來了嗎？剛纔來的，我聽說是武巡捕赫大老爺，他是箇參將呢！這二年裏住在俺店裏的客，撫臺也常有送酒席來的，都不過是尋常酒席，差箇戈什來就是了。像這樣貴重，俺這裏是頭一回呢！」老殘道：「那也不必管他，尋常也好，異常也好；只是這桌菜怎樣銷法呢？」

掌櫃的道：「或者分送幾箇至好朋友；或者今晚趕寫一箇帖子，請幾位體面客，明兒帶到大明湖上去喫。」

把金子來，抵還你的房飯錢罷。」掌櫃的道：「別忙。你老房飯錢，我很不怕，自有人來替你問津；你老不信，試試我的話，看靈不靈。」老殘道：「管他怎麼呢。只是今晚這桌菜，依我看，倒是轉送了你去請客罷，我很不願意喫這怪膩的東西。」

二人講了些時，仍是老殘請客。就將這本店的住客，都請到上房明窗裏去。這上房住的一箇姓張，本是極傲傲的。今日見張慕如此契重，正在想法聯絡聯絡，以爲託情謀保舉地步；卻遇老殘這箇高貴闊講本席的人，自然是他二人上坐，歡喜的自無可如何。所以這一席間，將箇老殘恭維得渾身跳瑟，十分沒法，也只好敷衍幾句。好容易，一席酒吃完，各自散去。

那知道張李二公，又親自到賄房裏來道謝，一替一句又奉承了半日。姓李的道：「老兄可以請到天津，今冬隨捐一箇道班；明年春天大案，又是二箇道班；秋天引見，就可得濟東泰武臨道；先署後官，是濟東第一。」姓張的道：「李兄是天津的首富，如老兄可以照應他得兩箇保舉，這捐官之費，李兄可從中代爲籌辦；老兄得了俸差，再還不遲。」老殘道：「承兩位過愛，兄弟總算有造化了。只是目下尙無出山之意，將來如要出山，再來奉懇。」兩人又力勸了一回，各自回房安寢。

老殘心裏想道：「本想再爲盤桓兩天，看這光景，恐無謂的糾纏，要越逼越緊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當夜遂寫了一封書，託高紹殷代謝莊宮保的厚誼；天未明，即將店帳算清楚，雇了一輛二匹馬的小車，就出城去了。

出濟南府門，北行十八里，有箇鎮市，名叫雞口。當初黃河未併大清河的時候，凡城裏的七十二泉泉

水，皆從此地入河，本是簡極繁盛的所在。自從黃河併了，雖仍有貨船來往，究竟不過十分之一二，差得遠了。老殘到了隄口，雇了一隻小船，講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屬董家口下船。先付了兩弔錢，船家買點柴米。卻好本日是東南風，掛起帆來，呼呼的去了。走到太陽將要落山，已到了齊河縣城，拋錨住下。第二日住在平陰。第三日住在壽張。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仍在船上住了一夜。天明開發船錢，將行李搬在董家口一箇店裏住下。

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的一條大道，故很有幾家車店。這家店就叫做董二房老店，帶着兩匹驢，有六十多歲。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箇夥計，名叫王三。老殘住在店內，本該雇車就往曹州府去，因想路打聽那玉賢的政績，故緩緩起行，以便來訪。

這日有辰牌時候，店裏住客，漸漸起身極遲的，也都走了。店夥打掃房屋，掌櫃的帳目寫完，在門口閒坐。老殘也在門口長凳上坐下，向老董說道：「聽說你們這府裏的夫人，辦盜案好得很，究竟是什麼法子辦成的？」那老董嘆口氣道：「玉大官却是箇清官，辦案也實在麻力，但只是手太辣些！起初還辦着盜案，後來竟竟就替他的脾氣，這玉大人倒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老殘道：「這話怎麼講呢？」

老董道：「說來話長。在我們此地西南角上，有箇村莊，名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莊上有箇財主，叫于朝棟，生了兩箇兒子，一箇女兒；兒子都娶了她媳，養了兩箇孫子，女兒也嫁了人。這家、戶自個日子，很為安逸。不料這村莊，被匪徒圍，被匪徒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丟些家器，家器也不過幾百弔錢。這家就毀了，這家太太極力的懷恨，居然也學住了兩箇兒從的強盜夥計，池裏來的鴉片，不特自己帶衣服；那強盜頭子早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誰知因這一舉，強盜結了冤仇。到了今年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面搶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著一箇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

「那強盜搶過之後，打著火把出城，手裏拿著洋槍，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幾里地，火把就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詳細稟報。當時放馬追出了城，遠遠還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見前面又有火光，又帶著兩三聲槍響。玉大人聽了，怎能不氣呢？仗著膽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帶著洋槍，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聲。」

「到了天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這于家屯了。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也沒有，火也沒有。玉大人心裏一想，說道：『不必往前追，這強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

「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箇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箇人，東西西北一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箇人出去。將地保鄉約等人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著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頭到北頭，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說：『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甚麼人家？』地保回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兩箇兒子，大兒子叫于學詩，二兒子叫于學禮：都是捐的監生。』」

「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家父子三箇帶上來。你想一箇鄉下人，見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裏，父子三箇跪下，已經是撒撒的抖，那裏還能說話？玉大人說道：『你好大膽！你



把強盜藏到那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兒子在府城裏讀過兩年書，見過點書面，膽子稍爲壯些，跪著伸直了腰，朝上回道：「監生家裏向來是良民，從沒有同強盜往來的，如何敢藏著強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強盜，這軍器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去年被盜之後，莊上不斷常有強盜來，所以買下幾根竿子，叫佃戶長工輪班來幾箇保安。又因強盜都有洋槍，鄉下洋槍沒有買處，也不敢買；所以從他們打鳥兒的回了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驚嚇強盜的意思。」玉大人喝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回頭叫了一聲來，那手下人便齊聲像打雷一樣答應了一聲。玉大人說：「你們把前後門都派人守了，替我切實的搜！」

「這些馬兵，忙到于家，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櫃，全行抖擻一箇盡；稍爲輕便值錢一點的首飾，就掖在腰裏去了。搜了半天，倒也沒有搜出甚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在西北角上，有兩間堆破爛農器的一間屋子裏，搜出了一箇包袱，裏頭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還是舊袖子的。馬兵拿到廳上，回說：「在堆東西的裏房搜出這箇包袱，不像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

「那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縐，眼睛一凝，說道：「這幾件衣服，我記得彷彿像是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回衙門去，照失單查對。」就指著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說！衣服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都回不出。還是于學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玉大人就立起身來，吩咐留下十二箇馬兵，同地保將于家父子帶回城去聽審。說著就出去。跟從的人，拉過馬來，騎上了馬，帶著餘下的人，先進城去。

「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抱頭痛哭。這十二箇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子裏很餓，你們趕緊給

我們幸而吃的，趕緊走罷。太太的脾氣，誰不知道，請進去就不行了。」她得說這話的回去，交代一聲，收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二更多天，纔進了城。

「這步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裏吳學人的姑娘。想著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的，斷不能發放。當時同他大嫂子商議，說：『他們爺兒三箇，都被拘了去，城裏不能沒商人照料。我想這裏的事——大嫂子！你好好管着這點。我也趕緊進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求城裏不行沒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弄幾箇去，到得城裏，也同僂子一樣，沒有用處的。』」

「說着，吳氏就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馬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號啕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比他們父子三箇，還早十幾里路呢。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學人——聽，渾身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星，事情可就火火不交了，我死去走一趟——』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的：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概不見。』」

「吳學人同裏頭刑名師爺素來相好，連忙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種冤枉說了一遍。師爺說：『這案在別人手裏，斷然無事。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下交下來，那就沒法了。』吳學人接連送了幾箇排，重託了出來。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

「不過一鍾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學人搶到面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的，直流下來。吳學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撥子馬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並不敢停留，吳學人倒懸着車子坐着，說道：『親家寬心！湯裏，火裏，我自有法子，必去就是了。』」

「說著，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幾個差人，用鐵釘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掣了失單交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嚨道：『人贓現獲，還喊冤枉，把他上了站籠貼起來！』左右差人，滾滾帶拽，拉下去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話說老董接續說道：「當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借了延生堂的藥舖裏坐下，打聽消息。聽說府裏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衙門裏頭求師爺去了，吳氏便知事體不齊，立刻叫人把三班頭兒請來。那頭兒姓陳，名仁美，是曹州府著名的能吏。吳氏將他請來，把被屈的情形告訴了一遍，讓他從中設法。」

「陳仁美聽了，把頭連搖幾搖，說：「這是強盜報仇，做的圈套。你們家又有上夜的，又有保家的，怎麼就讓強盜把贓物送到家中屋子裏，還不知道？也算得簡特等糊塗了。」吳氏就從手上抹下一付金鑰子，遞給陳頭，說：「無論怎樣，總要頭兒費心。但能救得三人性命，無論花多少錢都願意的，——就是將田地房產賣盡，咱一家子討飯去，都使得。」陳頭兒道：「我去替少奶奶設法，做得成也別歡喜，做不成也別埋怨；俺有多少力量，用多少力量就是了。這早晚，他爺兒三箇恐怕要到了，大人已是坐在堂上等著呢，我趕快替少奶奶打聽去。」說罷告辭。」

「陳頭兒回到班房，把金鑰子望臺中桌上一擱，開口道：「諸位兄弟叔伯們！今兒于家這案，明是冤枉的。諸位有甚麼法子，大家齊湊想想，如能救得他們三人性命，一則是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清淨幾兩銀子。誰能想出妙計，這付鑰就是誰的。」大家答道：「那有一準的法子呢？只好相機行事，做到那裏說那裏話罷。」說罷，各人告去，頭兒已站在堂上的影計們，留神方便。」

「這時于家父子三箇，已拜堂上，王大人叫把他們請出來，就有幾個差人橫拖倒地將他三人拉下堂去。這

邊值日頭兒，就產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的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著說：「一、二、三，昨兒是三箇；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箇；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箇；沒有空，到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箇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箇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著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箇人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卻在脚下選了三塊厚氈，讓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趕想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

「這吳氏真是好箇賢惠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灌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彎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棟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第三天就死了。于學詩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將他大伯丈夫後事囑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府衙門口，對著于學禮哭了箇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鋒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氣了。

「這裏三班頭子陳仁美看見，想：「諸位！這吳少奶奶的節烈，可以請得旌表的。我看儻若這時把于學詩放下來，還可以活，我們不如借這箇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衆人都說：「有理。」陳頭立刻進去，找

了稿案門上，把那吳氏怎樣節烈說了一週。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將他丈夫放下，以慰烈婦幽魂？」稿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衆人怎樣乞恩，說了一遍。

「玉大人笑道：『你們倒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詩，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節婦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箇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三下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學詩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回，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就完了。』稿案下來。一五一十將話告知了陳仁美，大家嘆口氣，就散了。」

「那裏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晚，于學詩于學禮先後死了。一家三口棺木，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裏。我春間進城，還去看了看呢。」

老殘道：「于家後來怎麼樣呢？就不想報仇嗎？」老童說道：「那有甚麼法子呢？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卻忍受，更有什麼法子，儼若是上控，照例仍聯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裏，還不是又饒上一箇嗎？等于朝棟的女婿，倒是一箇秀才，四個人死後，于學詩的媳婦，也到城裏去了一趟，商議著要上控，就有那老年見過世面的人說，不妥不妥。你想叫誰去呢？叫外人去，做事不于己，先有箇多事的罪名。若說叫于大奶奶去罷，兩箇孫子還小，家裏偌大的事業，全靠他一人支撐呢。他再有箇長短，這家業怕不是衆親族一分？這兩箇小孩子還要撫養？反把于家香煙絕了。」

「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儼若是如箭上走一趟，到沒有什麼不可。』他媳婦說：『我去是

很可以去，只是與正事無濟，反叫站籠裏多添箇屈死鬼。你想撫臺一定發回原官審問，縱然派員去員前來會審，官官相護。他又祭著人家失單衣服來頂我們，我們不過說那是強盜的移贓，他們問你聽見強盜移的嗎？你有什么證據？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他是官，我們是民；他是有失單爲憑的，我們是憑空裏沒有證據的；你說這官事打得真打不贏呢？」衆人想想也是真沒有法子，只好罷了。

後來聽見他們說，那移贓的強盜，聽見這樣，都後悔的了不得。說：「我當初恨他報案，害了我兩箇弟兄，所以用首雷刀殺人的法子，讓他喫幾個月官事，不怕不毀他一兩千弔錢。誰知道就鬧的這回官害。連傷了他四條人命，委實我同他家也沒有這大的仇隙。」

老董說罷，復道：「你老想想，這不是給強盜做兵器嗎？」老殘道：「這強盜所說的話，又是誰聽見的呢？」老董道：「那是陳仁美他們砸了釘子下來，看這子家死的實在可慘，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付金鐲子，心裏也有點過不去，所以大家動了公憤，齊心齊意要破這一案。又加著那鄰近地方，有些江湖上的強盜，也很這影強盜做的太毒；所以不到一箇月，就捉住了五六箇人。有三四箇索遠著別的案情的，都站籠了。這兩三箇專只犯于家移贓這一案的，被王夫人都放了。」老殘說：「王實這個酷吏，實在令人可恨。除了這一案不算，別的案子辦得怎麼樣呢？」老董說：「多著呢。等我慢慢的說給你老聽。就咱這箇本莊，就有一案，也是冤枉；不過係把人命，就不算事了。我說給你老聽。」

老董正欲往下說時，只見他影計王三喊道：「客棧的，你怎麼著了？大家等你挖麵做飯喫呢！你老的話布口袋破了口兒，說不完了。」老董聽著，就站起，走往後邊挖麵做飯。接連又來了幾輛小車，漸漸的打尖的等陸續都到店裏，老董前後招呼，不暇來說閒話。過了一刻，喫過了飯，老董在各處算飯錢，招呼生意，正

忙得有勁。老殘無事，便向街頭閒逛，出門望東走了二三十步，有家小店，賣油鹽雜貨。老殘進去，買了兩包蘭花潮煙，順便坐下。看櫃臺裏邊的人，約有五十多歲光景。就問他：『貴姓？』那人道：『姓王，就是本地人氏。你老貴姓？』老殘道：『姓鐵，江南人氏。』那人道：『江南真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像我們這地獄世界！』老殘道：『此地有山有水；也種稻，也種麥，與江南何異！』那人嘆口氣道：『一言難盡！』就不往下說了。

老殘道：『你們這玉大人好嗎？』那人說：『是箇清官。是箇好官。——衙門口有十二架站籠，天天不得空；難得有天把空得一箇兩箇的。』說話的時候，後面走出一箇中年婦人，在山架上檢尋物件，手裏擎著一箇粗盃，看櫃臺外邊有人，他看了一眼，仍找物件。

老殘道：『那有這些強盜呢？』那人道：『誰知道呢？』老殘道：『恐怕總是冤枉得多罷？』那人道：『不冤枉。不冤枉。』老殘道：『聽說他隨便見著甚麼人，只要不順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籠站死；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犯到他手裏，也是一箇死。有這話嗎？』那人說：『沒有沒有。』

說話的時候，只見那人一面答話，那臉就漸漸發青，眼眶子就漸漸發紅；聽到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這兩句的時候，那人眼裏已經閣了許多淚，不過未曾墜下。那找尋物件的婦人，朝外一看，却止不住淚痕直滾下來；也不找尋物件，一手擎著盃，一手用袖子掩了眼睛，跑往後面去；纔走到院子裏，就醜陋的哭起來了。老殘頗想再望下問，因那人顏色過於淒慘，知道必有一番負屈含冤的苦，不敢說出來的光景，也只好搭訕著去了。

老殘走回店去，就到本房坐了一刻，看了兩頁書，想了一回事。見老董書也忙完，緩緩的走出，找著老



董聞話。便將剛纔小雜貨店裏所見光景，告訴老董，問他是甚麼緣故？

老董說：「這人姓王，只有夫妻兩箇，三十歲上成家；他女人小他頭十歲呢。成家後，只生了一箇兒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這家店裏的貨，粗笨的本莊，有集的時候，買進那細巧一點子的，都是他這兒子到府城裏去買。春間，他兒子在府城裏，不知怎麼，多喫了兩杯酒，在人家店門口，就把這王大人急得發狂，怎樣好冤枉人，隨口瞎說。被王大人心腹私訪的人聽見，竟把他抓進衙門。大人坐堂，只罵了一句說：『你這東西語言謾蒙，還了得嗎！』站起站籠，不到兩天，就站死了。你老纔見的那中年婦人，就是王姓的婆子，他也四十歲外了，夫妻兩箇只有此子，另外更無別人，你提起王大人，叫他怎樣不傷心呢？」

老殘說：「這箇王賢，真正死有餘辜的人！怎樣省城官聲，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知道，此人在必殺之例。」老董說：「你老小點膽子。你老在此地，隨便說話，還不緊；若到城裏，可別亂說了，要送性命呢！」老殘道：「承關照，我留心就是了。」當日喫過晚飯，安歇。

第二天，老殘醒了老童，上車動身。到晚，住了馬村集。這集比董家口略小些，離曹州府城只有四十里。老殘在街上看了看，只有三家車店，兩家已經住滿，只有一家未有人住，大門卻是掩著。老殘推門進去。找不著人。半天。纔有一箇人出來說：「我家這兩天不住客人。」問他甚麼緣故，卻也不說。欲往別家，已無隙地。不得已，同他再三商議，那人纔沒精打采的開了一間房子。嘴裏還說：「茶水飯食都沒有。客人沒地方睡，在這裏將就點罷。我們家櫃的進城收屍去了，店裏沒人，你老喫飯喝茶，門口南邊有箇飯店帶茶館，可以去的。」老殘連聲說：「承款，承款。行路的人，怎樣將就都行的。」那人說：「我因在大門房邊南屋裏，你老有事，來招呼我罷。」

老殘聽了「收屍」二字，心裏著實放心不下，晚間喫完了飯，回轉店裏，買了幾塊茶乾，四五包長生果，又沾了兩瓶酒，連那沙瓶攜了回來，那箇店夥，早已把燈掌上。老殘對店夥道：「此地有酒，你開了大門，可以來喝一杯罷。」店夥欣然應諾。跑去把大門上了大門。一直進來，立著說：「你老請用罷，俺是不敢當的。」老殘拉他坐下，倒了一杯酒給他。他歡喜的支著牙，連說：「不敢，不敢。」其實酒杯子早已送到嘴邊去了。初起說些閒話，幾杯之後，老殘便問：「你方纔說掌櫃的進城收屍去了，這話怎講？難道又是甚人害在玉大人手裏了嗎？」那店夥說道：「仗著此地一箇人也沒有，我可以放肆說兩句：俺們這箇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賽過活閻王，碰著了，就是箇死！」

「俺掌櫃的進城，爲的是他妹夫。他這妹夫，也是箇極老實的人。因爲掌櫃的哥妹兩箇極好，所以都住在這店裏後面。他妹夫常常在鄉下機上買幾匹布，到城裏去賣；賺幾箇錢，貼補著零用。那天背著四匹白布進城，在廟門口擺在地下賣。早晨賣去兩匹，後來又賣去了五尺；末後又來一箇人，撕八尺五寸布，一定要在那匹布上撕，說：「情願每尺多給兩個大錢，只是不要撕過那匹上的布。」鄉下人見多賣十幾箇錢，有箇不願意的嗎？自然就給他撕了。」

「誰知沒有兩頓飯工夫，玉大人騎著馬，走廟門口過，旁邊有箇人上去，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只見玉大人朝他望了望，就說：「把這個人連布帶到衙門裏去！」

「到了衙門。大人就坐堂，叫把布呈上去，看了一眼，就拍著驚堂問道：「你這布那裏來的？」他說：「我鄉下買來的。」又問：「每箇有多少尺寸？」他說：「一箇賣過五尺。一箇賣過八尺五寸。」大人說：「你既是這賣，兩箇是一樣的布，爲甚麼這箇上撕，那箇上扯扯呢？還賸多少尺寸，怎麼說不出來呢？」叫差

人！「替我把這布量一量！」當時量過，報上去說：「一箇是二丈五尺。一箇是二丈一尺五寸。」

「大人聽了，當時大怒，發下一箇單子來說：『你認得字嗎？』」他說：『不認識。』」大人說：『念給他聽！』」旁邊一箇書辦先生，拏過單子念道：「十七日早，金四報：昨日太陽落山時候，在西門外十五里地方被劫，是一箇人從樹林子裏出來，用大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刀，搶去大錢一弔四百，白布兩箇：一箇長兩丈五尺，一箇長二丈一尺五寸，」念到此，王大人說：「布匹尺寸顏色，都與失單相符，這案不是你搶的嗎？你還想狡強嗎？拉下去站起來！把布匹交還金四完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話說店夥說到將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籠，布匹交金四完案，老殘便道：「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你們掌櫃的自然該替他收屍去的。但是他一箇老實人，爲什麼人要這們害他呢？你掌櫃的就沒有訂過打聽嗎？」

店夥道：「這事，一被擊，我們就知道了，都是爲他嘮快，惹下來的亂子。我也聽過人家說的：麻窩門大街西邊小胡同裏，有一家子，只有父女兩箇。他爸爸四十來歲，他女兒十七八歲，長的有十分人替，錢派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間草房，一箇土牆院子。這閨女有一天在門口站著，碰見了麻窩門上什長花彪王三，因此王三，看他長的體面，不知怎麼，胡二巴趙的就把他弄上手了。過了些時，請着有事，被罵爸爸回來，一頭撞見，氣了箇半死，把他閨女毒打了一頓，就把大門鎖上，不許女兒出去。不到半箇月，那花彪王三，就編了法子，把他爸爸也算了箇強盜，用站籠站死。後來不但他閨女算了王三的媳婦，就連那點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產業。」

「俺掌櫃的妹夫，曾在他家賣過兩回布，認得他家，知道這件事情。有一天，在飯店裏多喫了兩杯酒，就發起瘋來，同這北街上的張二禿子，一面喫酒，一面說話，說：「怎麼樣緣故，這些人怎麼樣涉箇天理！」那張禿子也是箇不知利害的人，聽得高興，儘往下問，說：「他還是義和團裏的小師兄呢，那二郎團爺多少正印當附在他身上，難道就不管他嗎？」他妹夫說：「可不是呢。聽說前些時，他請孫大聖，孫大聖沒有到，還是豬八戒坐着下來的。儘若不是因爲他昧良心，爲什麼孫大聖不下來，倒叫豬八戒下來呢？我恐怕他

這樣壞良心，總有一天碰著大聖不高興的時候，舉起金箍棒來，給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了了。」

「二人談得高興，不知早被他們團裏朋友報給王三，把他們倆人面貌記得爛熟。沒有數箇月的工夫，把他倆夫就毀了，張二禿子知道勢頭不好，仗著他沒有家眷，天明四十五，逃往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去了。酒也完了，你老睡罷！明天倘若進城，千萬說話小心，俺們這裏人人都耽著三分驚險，大意一點兒，甚麼就會落到見脖梗上來的！」

於是站起來，桌上摸了箇半截總香，把燈撥了撥，說：「我去拏油壺來添添這燈。」老殘說：「不用了，各自睡罷。」兩人分手，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老殘收拾行李，叫車夫來搬上車子；店夥送出，再三叮囑：「進了城去，切勿多話，要緊，要緊！」老殘笑著答道：「多謝關照。」一面車夫將車子搖動，向南大路進發。不過午牌時間，早已到了青州府城。進了北門，就在府前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找了箇廂房住下。晚間的來問了飯菜，就照樣辦來喫過了，便到府衙門前來觀望觀望。看那大門上懸著通紅的彩綉，兩旁果真有十二站籠，卻都是空的，一箇人也沒有。不覺心裏詫異道：「難道一路傳聞，都是謊話嗎？……」還了一會兒，仍自回到店裏。

只見上房裏有許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院子裏放了一台藍呢大轎，許多轎夫穿了棉襖袴，也戴著大帽子，在那裏伺候。又有幾箇人穿著號衣，上寫著「城武縣長壯」字樣；心裏知道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縣了。過了許久，見上房裏人喚了一聲「倒簾」，那轎夫便將轎子搭到階下。前頭打紅傘的，擎了紅傘；馬圍裏牽出了兩匹馬。登時上房裏紅呢轎子打起，出來了一箇人，水晶頂，戴著朝珠，年紀約在五十歲上下；從臺階上下來，進了轎子，呼的一聲，擡起出門去了。

「老殘見了這人，心裏想道：『何以十分面善？我從未到曹州來過，此人是在那裏見過的呢？』到了此時，想不出來，也就罷了。因天時尚早，復到街上訪問本府政績。竟是一口同聲說好，不過都帶有怪聲顏色，不覺暗暗點頭，深服古人『苛政猛於虎』一語，真是不錯。回到店中，在門口略爲小坐，卻好那城武縣，已經回來。進了店門，從玻璃窻裏朝外一看，與老殘正屬四目相對；一恍的時候，轎子已到上房階下。那城武縣從轎子裏出來，家人放下轎簾，跟上臺階，遠遠望着他向家人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即向門口跑來，那城武縣仍站在臺階上等著。家人跑到門口，向老殘道：『這位是錢老爺麼？』老殘道：『正是，你何以知道？你貴上姓甚麼？』家人道：『小的主人姓申。新從省裏出來，撫臺委署城武縣的。說請錢老爺上房裏去坐呢。』老殘恍然。想起這人，就是文案上委員申東造，雖是會過兩三次，卻未曾多有接談，故記不得了。」

老殘當時上去見了東造，彼此作了箇揖，東造讓到裏間屋內坐下，嘴裏連稱：『放肆，我換衣服。』當時將實服脫去，換了便服，分賓主坐下。問道：『補翁是幾時來的？到這裏多少天了？可是就住在這店裏嗎？』老殘道：『今日到的。出省不過六七天，就到此地了。東翁是幾時出省？到過任再來的嗎？』東造道：『兄弟也是今天到，大前天出省；這人馬夫役是接到省城去的。我出省的前一天，還聽姚雲翁說：『宮保看補翁去了，心裏著實難過。說自己一生聚重名士，以爲無不可招致之人。今日竟遇著一箇鐵君，真是浮雲富貴；反心內照，愈覺得齷齪不堪了。』』

老殘道：『宮保愛才若渴，兄弟實在欽佩的。至於出來的原故，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一則決知自己才疏學淺，不稱揜揚；二則因這玉太尊聲望過大，到底看看是箇何等人物。至『高尚』二字，兄弟不但不敢當，且亦不屑爲。天地生才有數，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尚也只好借此藏拙；若真有點濟世之才，竟自遯世，豈不

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東造道：「屢聞至論，本極佩服；今日之說，則更五體投地。可見長沮桀溺等人，爲孔子所不取的了。只是目下在補翁看來，我們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樣人？」老殘道：「不過是下流的酷吏，又比鄧都寧成等人次一等了。」東造連連點頭。又問道：「弟等耳目有所隔闕，先生布衣遊歷，必可得其實在情形。我想太尊殘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無上控的案件呢？」

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起來。說得一半的時候，家人來請喫飯，東造遂留老殘同喫，老殘亦不辭讓。吃過後，又接著說去。說完了便道：「我只有一事疑惑：今日在府門前瞻望，見十二箇站籠都空著，恐怕鄉人之言必有靠不住處。」東造道：「這卻不然。我適在荷澤縣署中。聽說太尊是因爲昨日得了院上行知，除已補授實缺外，在大案裏又特保了他箇以道員在任候補；並俟歸道員班後，賞加二品銜的保舉。所以停刑三日，饒大家賀喜。你不見衙門口掛著紅彩綉嗎？聽說停刑的頭一日，——即是昨日——站籠上還有幾箇半死不活的人，都收了監了。」彼此嘆息了一回。老殘道：「早路勞頓，天時不早了，安息罷。」東造道：「明日晚間，還請枉駕談談，弟有極難處置之事，要得領教，還望不棄纜好！」說罷，各自歸寢。

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天色陰得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覺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飄飄欲仙之致。洗過臉，買了幾根油條當了點心，沒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時。正想上城牆上去眺望遠景，見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頃刻之間，那雪便紛紛亂下，迴旋穿插，越下越緊。趕急走回店中，叫店家籠了一盆火來。那窗戶上的紙，只有一張大些的，懸空了半截，經了雪的潮氣，迎著風霍霍響。旁邊零碎小紙，雖沒有聲音，卻不住的亂搖。房裏便覺得陰風森森，異常慘淡。

老殘坐著無事，書又在箱子裏不便取，只是悶悶的空著。不禁有所感觸，遂從枕頭匣內取出筆硯來，在腦

上題詩一首，專咏玉賢之事。詩曰：——

『得失淪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處處鴛鴦雨，山山虎豹風。殺民無異此，太守是元戎。』

下署「江南徐州饑災題」七箇字。寫完之後，便喫午飯。

飯後，那雪越發下得大了；站在房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彷彿都用錫新的棉花裹着似的。牆上着幾箇老鴉，縮着頸項避寒；不住的抖擻翎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檐底下，也抖擻着翎毛；其風寒之狀，殊覺可憫。因想：「這些鳥雀，無非盡着草木上結的實，並些小蟲蟻兒充飽了。現在各種蟲蟻，自然是都入蟄，見不着的了，就是那草木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裏還有呢？倘若明年晴了，雪化一化，西北風一吹，雪又變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豈不與餓到明年嗎？」想到這裏，覺得這雪下得真苦，苦得受不得，轉念又想：「這些鳥雀雖然凍餓，卻沒有人拿槍擗斃，又沒有什麼網羅來捉牠。不過這房前屋裏，捱到明年開春，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百姓呢？說幾年的年荒，也就很不好；又說這餓到明年，飢寒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了去當強盜贖，用新箍新穀，囑咐這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飢寒之外，又添一層恐怖。豈不比這鳥雀還更苦嗎？」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饑寒啼飢，卻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臨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衝冠，恨不得立刻將玉賢殺掉，方出心頭之恨。

正在胡思亂想，只見門外來了一乘藍呢轎，並着兩太監，自北京造拜客回府了。因想：「我爲甚麼不將這所見所聞的，寫封信告訴張宮保呢？……」於是從轎裏取出信紙信封來，提筆便寫。那知剛纔開筆，視



臺上的墨早已凍成堅冰了，於是呵一點，寫了一點，寫了不過兩張紙，天已很不早了。硯臺上呵開來，筆又凍了；筆呵開來，硯臺又上凍了；呵一回，不過寫四五個字。所以耽擱工夫。正在兩頭忙著，天色又暗起來。更看不見，因為陰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於是喊店家拿盞燈來。喊了許久，店家方擎了一盞燈，縮手縮腳的進來，嘴裏還喊道：『好冷呀！』把燈放下，手指籠裏夾了箇紙煤子，吹了好幾吹，纔吹著；那燈裏是著倒上的凍油，堆的像大螺絲殼似的，點著了還是不亮。店家道：『等一會，油化開，就亮了。』搥了搥燈，把手還縮到袖子裏去，站著看那燈滅不滅。起初燈光不過有大黃豆大，漸漸的得了油，就有小蠶豆大了。店家忽然擡頭看見牆上題的字，驚惶道：『這是你老寫的嗎？寫的是啥？可別惹出亂子呀！這可不是頑的！』趕緊又回過頭朝外看看，沒有人，又說道：『弄的不好！要壞命的！我們還要受連累呢！』老殘笑道：『不用害怕。底下寫著我的名字呢，不干你事的。』

說著，外面進來了一箇人，戴著紅纓帽子，叫了一聲鐵老爺，那店家就趑趑趑趑的去了。那進來的人道：『敝上請鐵老爺去喫飯呢。』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人。老殘道：『請你們老爺自用罷，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做飯，一會兒就來了，說我謝謝罷。』那人道：『敝上說，店裏飯不中喫，我們那裏有人送的兩隻山雞，已經都片出來了；又片了些羊肉片子，說請鐵老爺，務必過去喫火鍋子呢。敝上說，如鐵老爺一定不肯去，敝上說叫把飯開到這屋裏來喫。我看還是請鐵老爺過去罷，那屋子裏有大火盆，有這屋子火盆四五箇大，燂得得多呢；當人們又得伺候。請你老方便家人罷。』老殘無法，只好過去，申東造見了，說：『補翁在那屋裏做什麼。恁大雪天，我們來喝兩杯酒罷。今兒有人送來極新鮮的山雞，燙著喫，很好的，我就借花獻佛了。』說著，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雞片，果然有紅有白，煞是好看；燙著喫，味更香美。東造道：『先生喫得出

有點異味嗎？」老殘道：「果然有點清香。是什麼道理？」東造道：「這雞出在肥城縣桃花山裏頭的。這山裏松樹極多，這山雞專好喫松花松實，所以有點清香，俗名叫做「松花雞」。雖在此地，亦很不容易得的。」老殘贊歎了兩句。廚房裏飯菜也就端上桌子。兩人喫過了飯，東造約到裏間房裏喫茶，向火。

東造忽然看見老殘穿著一件棉袍子，說道：「這種冷天，怎麼還穿棉袍子呢？」老殘道：「毫不覺冷。我們從小不穿皮袍子的人，這棉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們的狐皮還要煖和一些呢。」東造道：「那究竟不妥。」

——叫家人——「你們把我那扁皮箱裏，一件一裏圓的白狐袍子，取出來送到鐵老爺屋子裏去！」老殘道：「千萬不必，我決非客氣，你想天下有箇穿狐皮袍子搖串鈴的嗎？」東造道：「你那串鈴本可以不搖，何必矯俗到這箇田地呢。承蒙不棄，拏我兄弟還當箇人，我有兩句放肆的話要說，不管你先生惱我。昨兒聽先生鄙薄那肥遂鳴高的人，說道天地生才有限，不宜妄自菲薄。這話，我兄弟五體投地的佩服。然而先生所做的情，卻與至論有點違背。富保一定要先生出來做官，先生卻半夜裏跑了，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探而遁』，『洗耳不聽』」的，有何分別呢？兄弟話未免鹵莽，有點冒犯，請先生想一想，是不是罷？」

老殘道：「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請問先生：此刻已經是城武縣一百里萬民的父母了，其可以有濟於民處何在呢？先生必有成竹在胸，何妨賜教一二呢？我知先生在前已做過兩三任官的，請教已過的善政，可有出類拔萃的事蹟呢？」東造道：「不是這們說。像我們這些庸材，只好混混罷了。閣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來做點事情，實在可惜！無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

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這箇王太尊，不是箇有才的

嗎？只爲過於要做官，且急於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做到這樣。而且政弊又如此其好，怕不數年之間，就要方面兼圻的嗎？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官害大呢？還是無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搖箇串鈴子混混，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醫死一箇，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數呢。」

未知申東造又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話說老殘與中東造議論玉賢，正爲有才亟於做官，所以傷害天理，至於如此。彼此嘆息一回。東造道：「正是，我昨日說有要事與先生密商，就是爲此。先生想此公殘忍至於此極，兄弟不幸偏又在他屬下。依他做，實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實無良法。先生閱歷最多，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必有良策，願有以教我！」老殘道：「知難則易者至矣。閣下既不恥下問，弟先須請教宗旨何如？若求在上官面前討好，做得烈烈轟轟，有聲有色，則只有依玉公辦法，所謂「逼民爲盜」也。若要顧念「父母官」三字，求「爲民除害」，亦有「化盜爲民」之法。若官階稍大，轄境稍寬，是容易辦的。若止一縣之事，缺公又清苦，就未免有些難辦了。然亦非不能也。」東造道：「自然以「爲民除害」爲主。果能使地方安靜，雖無不次之選，要亦不至於凍餒。子孫做喫他做甚麼呢？但是缺分太清苦；前任委小陰五十名，這案傷是甚重。加以虧空官款，因此要讓去官。弟思如賠累，而地方得安靜，尙可設法彌補。若俱不可得，算是何事？」老殘道：「五十名小陰，所費誠然太多。但以此缺論，究能籌款若干，便不致賠累呢？」東造道：「籌一千金，則尙不致賠累？」

老殘道：「如此，這事却有箇辦法了。閣下一年籌一千二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辦法，我可以代籌一筆，包管再沒有一箇盜案。倘有盜案，且可以包你頃刻便發。閣下以爲何如？」東造道：「昔得先生去後，我輩忙，我就百倍的感激了。」老殘道：「我無庸去，只是教閣下箇至義極良的法則。」東造道：「閣下不去，這法則又有誰能行呢？」

老殘道：「正爲藍一箇行法則的人。惟此人千萬不可怠慢，若怠慢此人，彼必立刻便去；去後禍必更烈。此人姓劉，號仁甫，即是此地平陰縣人，家住在平陰縣西南桃花山裏面。」

「此人十四五歲時，在嵩山少林寺學拳棒。學了些時，覺得徒有虛名，無甚出奇翻勝處。於是奔走江湖，將近十年，在四川峨眉山上遇見了一箇和尚，武功絕倫，他就拜他爲師；學了一套太祖神拳一套少林神拳。因請教這和尚拳法從那裏得來的，和尚說是少林寺。他就大爲驚訝，說：「徒弟在少林寺四五年，見沒有一箇出色拳法；師父從那一箇學的呢？」那和尚道：「這是少林寺的拳法，却不是從少林寺學來的；現在少林寺裏的拳法，久已失傳了。你所學的太祖拳，就是達摩傳下來的。那少祖拳，就是神光傳下來的。當初傳下這箇拳法來的時候，專爲和尙們練習了這拳，身體可以結壯，精神可以悠久；若當朝山訪道的時候，單身走路，或遇虎豹，或遇強人，和尙家又不作帶兵器，所以這拳法，專爲保護生命的。筋骨強壯，肌肉堅固，便可以忍耐凍餓。你想行腳僧，在荒山野壑裏訪求高人古德，於宿食二字，一定難以周全的。——此是太祖少祖傳下拳法來的美意了。那知後來少林寺拳法出了名，外邊來學的目的多，學出去的人，也有做強盜的，也有奸淫人家婦女的，屢有所聞。因此現在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箇老和尚，就將這正經拳法收起不傳，只用品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門面而已。我這拳法，是從漢中府裏一箇古德學來的，若能認真修練，將來可得到得甘風池的地位。」

『劉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盡得其傳。當時正是粵匪擾亂的時候，他從四川出來，就在湘軍淮軍營營裏出過力的。因是時兩軍，湘軍必須湖南人，淮軍必須安徽人，方有照應。若別省人，不過敷衍了事，得箇把小保舉而已，大權是不會有的。劉仁甫既不是湖南人，又不是安徽人，因此就沒人照應他。雖然是本領高強，

卻只保舉到簡都司。後來軍事漸平，他也就無心戀棧，回轉家鄉，種了幾畝田，聊以度日，閒暇無事，在這齊豫兩省隨便遊行。這兩省練武功的人，無不知他的名氣，他卻不肯傳授徒弟。若是深知這人一定安分的，來教他幾手拳棒，也十分慎重的。所以這兩省有武藝的，全敵他不過，都懼怕他。

『若將此人延爲上賓，將這每月一百兩交付此人，聽其如何應用。大約他只要招十名小隊，供奔走之役，每人月餉六兩，其餘四十兩供應往來豪華酒水之資，也就發了。大概這河南山東直隸三省，及江蘇安徽的兩箇北半省，共爲一局。此局內的強盜，計分大小兩種：大盜係有頭領，有號令，有法律的。而且其中百本領的甚多。小盜則隨時隨地無賴之徒，及失業的頑民，胡亂搶劫，既無人幫助，又無槍火兵器，搶過之後，不是酗酒，便是賭博，最容易犯案的。譬如玉太尊所辦的人，大約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這些小盜。若論那些大盜。無論頭目人物，就是他們的羽翼，也不作與有一箇被玉太尊捉著的呢。』

『但是大盜却容易相與，如京中保鏢的，無論十萬二十萬銀子，只須一兩箇人，便可保得一路無事。試問如此鉅款，就聚了一二百強盜搶去，也很發享用的，難道這一兩箇鏢司務，就敵得過他們嗎？只因爲大盜相傳有這箇規矩，不作與害鏢局的。所以凡保鏢的車上，有他的字號出門，要叫箇口號。這口號喊出，那大盜就觀面碰著，彼此打箇招呼，也決不動手的。鏢局幾家字號，大盜都知道的，大盜有幾處窩巢，鏢局也是知道的。倘若他的羽翼，到了有鏢局的所在，進門打箇暗號，他們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當時必須留著喝酒喫飯。臨行還要送他三二百箇錢的盤川。若是大頭目，就須儘力應酬了。——這就叫做江湖上的規矩。』

『我方纔說這箇劉仁甫，江湖上是大有名的，京城裏鏢局上請過他幾次，他都不肯去，情願埋名隱姓，做箇漁夫。若是此人來時，待以上賓之禮，彷彿貴縣開了一箇保護本縣的鏢局。他無事時，在街上茶館飯店裏

坐坐，這過往的人，凡是江湖上朋友，他得眼便知，隨便會幾個茶飯東道，不銷十天半箇月，各處大盜頭目，就全曉得了。立刻便要傳出號令：某人立足之地，不許打擾的。每月所餘的那四十兩，就是給他做這個用處的。至於小盜，他本無門徑，隨意亂做。就近處，自有人來暗中報信；失主尙未來縣報案，他的手下人，倒也先將盜犯獲住了。若是稍遠的地方做了案子，沿路也有他們的朋友，替他暗中抽下去；無論走到何處，俱捉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隊子，其實只要四五箇應手的人，已經足用了。那多餘的五六箇人，爲的是不縣轎子前頭攔攔威風，或者接差送差跑信等事用的。」

東造道：「如閣下所說，自然是極妙的法則。但是此人既不肯應鏢局之聘，若是兄弟衝署裏請他，恐怕也不肯來，如之何呢？」

老殘道：「只是你去請他，自然他不肯來的。所以我須詳細寫封信去，並尋救一縣無辜良民的話打動他，自然他就肯來了。況他與我交情甚厚，我若勸他，一定肯的。因爲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看天下將來一定有大亂，所以極力留心將才，談兵的朋友頗多，此人當年在河南時，我們是莫逆之交，相約倘若國家有用我輩的日子，凡我同人，俱要出來相助辦理的。其時講輿地，講陣圖，講製造，講武功的；各樣朋友都有。此君便是講武功的巨擘。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治天下的，又是一種人才；若是我輩所講所學，全是無用的。因此各人都弄箇謀生之道，混飯喫去，把這雄心便拋入東洋大海去了。雖如此說，然當時的交情義氣，斷不會敗壞的。所以我寫封信去，一定肯來的。」

東造聽了，連道作揖道謝，說：「我自從掛牌委署斯缺，未嘗一夜安眠，今日得聞這番議論，如夢初醒，如病初愈，真是萬幸！但是這封信，是派個何等樣人送去方妥呢？」老殘道：「必須有箇親信朋友，喫這

「趙辛莘纔好。若隨便叫箇差人送去，便有輕慢他的意思，他一定不肯出來，那就連我都遭怪了。」東造連連說：「是的，是的。我這裏有箇族弟，明天就到的，可以煩他去一趟。先生的信幾時寫呢？就實心寫起來最好。」

老殘道：「明日一天不出門，我此刻正寫一長函致莊宮保，託姚雲翁轉呈，爲細述玉太尊政蹟的；大約也要明天寫完，並此信一總寫起，我後天就要動身了。」東造問：「後天往那裏去？」老殘答說：「先往東昌府訪柳小蕙家的收藏，想看看他的宋元板書；隨後即回濟南省城過年。再後的行蹤，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今日夜已深了，可以睡罷。」

說著，老殘便立起身來。東造教家人打箇手照，送老殘回去。揭起門簾一看，只見天地一色，那雪已下的混混沌沌，覺得照的眼睛發漲似的。那階下的雪，已有七八寸深，走不過去了。只有這上房到大門口的一條路，當有人來往，所以不住的掃。那到廂房裏的一條路，已看不出路影，同別處一樣的高了。東造叫人趕忙鋪出一條路來，讓老殘回房。推開門來，燈已滅了。上房送下一箇燭臺，兩支紅燭，取火點起。再與寫信，那筆硯竟這抗萬分，不覺調度，只好睡了。

到了次日，雪雖已止，寒氣卻比昨兒更甚。起來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升了一箇大火盆，又叫買了幾張桑皮紙，把那破窗戶糊了。頃刻之間，房屋裏煖風廻和，非昨日的氣象了。遂把硯池烘化，將昨日未曾寫完的信詳細寫完封好；又將致劉仁甫的信亦寫畢；一總送到上房，交東造收了。東造一面將致姚雲翁的一函，加箇馬封，送往驛站；一面將劉仁甫的一函，送入枕頭箱內。廚房已開了飯來，二人一同喫過，又復清談片時。



正說話間，只見家人來報：「二老爺同師爺們都到了，住在西邊店裏，洗完臉，就過來的。」停了一回，只見門外來了一箇不到四十歲模樣的人，尙未留鬚，穿了件舊寫袖二藍的天毛皮袍子，元色長袖皮馬褂，蹬了一雙絨靴，已經被雪泥漫了幫子了，慌忙走進堂屋，先替乃兄作了箇揖。東造就說：「這就是舍弟，號子平。」回過臉來說：「這是鐵補殘先生。」申子平走近一步，作了箇揖，說：「久仰的很。」東造便問：「喫過飯了沒有？」子平說：「纔到，洗了臉就過來的，喫飯不忙呢。」東造就說：「吩咐廚房裏做二老爺的飯。」子平道：「可以不必，停一刻，還是同他們老夫子一塊喫罷。」家人上來回說：「廚房裏已經吩咐，叫他們送一桌飯去，讓二老爺同師爺們喫呢。」那時又有一箇家人揭了門簾，擎了好幾箇大紅全帖進來，老殘知道是師爺們來見東家的，就趁勢走了。

到了晚飯之後，申東造又將老殘請到上房裏，將那如何往桃花山訪劉仁甫的話，對著子平詳細問了一遍。子平又問：「從那裏去最近？」老殘道：「從此地去，怎樣走法，我却不知道。昔年是從省城順黃河到平陰縣，出平陰縣向西南三十里地，就到了山腳下了。進了山，就不能坐車，最好帶箇小驢子，到那平坦的地方，就騎驢；稍微危險些的地方，就下來走兩步。進山去，有兩條大路；西峪裏走進有十幾里的光景，有座關帝廟。那廟裏的道士與劉仁甫常相往來的；你到廟裏打聽，就知道詳細了。那山裏關帝廟有兩處；集東一箇，集西一箇。」這是集西的一箇關帝廟。」申子平問得明白，遂各自回房安歇去了。

次日早起，老殘出去，雇了二輛驛車，將行李裝好，候申東造上衙門去稟辭，他就將前晚送來的那件狐裘，加了一封信，交給店家；說等中大老爺回家的時候，送上去；此刻不必送去。恐有外錯。店裏掌櫃的，慌忙開了櫃房裏的木頭箱子，裝了進去，然後送老殘動身上車，逕往東昌府去了。無非是風餐露宿。兩三日

工夫，已到了東昌城內，找了一家乾淨車店住下。當晚安置停妥。

次日早飯後，便往街上尋覓書店，尋了許久，始覓著一家小書店。三間門面。半邊賣紙張筆墨，半邊賣書籍。遂走到賣書這邊櫃外坐下，問問此地行銷些什麼書籍。那掌櫃的道：「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的，所管十縣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圖」。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戶戶絃歌。所有這十縣用的書，都是向小號來販。小號店在這裏，後邊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裏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販賣的。你老貴姓？來此有何貴幹？」老殘道：「我姓錢，來此訪箇朋友的。你這裏可有舊書嗎？」

掌櫃的道：「有有有。你老要什麼書？我們這兒多著呢。」一面回過頭來指著書架子上白紙條原數道：「你老瞧！這裏「崇辦堂墨選」，「目耕齋」初二三集，再古的還有那「八銘塾鈔」呢。——這都是講正經學問的。要是講雜學的：還有「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再要高古點，還有「古文釋義」。還有一部寶貝書呢，叫做「性理精義」；這書看得懂的，可就了不得了」。老殘笑道：「這些書我都不需要」。那掌櫃的道：「還有，還有。那邊是「陽宅三要」，「鬼撮腳」，「淵海子平」，諸子百家，我們小號都是全的。濟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說。若要說黃河以北，就要算我們小號是第一家大書店了。別的城池裏都沒有專門的書店，大半在雜貨舖裏帶賣書，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黨裏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裏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

老殘道：「貴處行銷這「三百千千」，我到沒有見過。是部甚麼書？怎麼銷得這們多呢？」掌櫃的道：「噯！別哄我罷。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連這箇也不知道。這不是一部書。「三」，是「三字經」。「百」，是「百家性」。「千」，是「千字文」。那一箇千字呢？是「千家詩」。這千家詩還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百

這部，其餘「三」，「百」，「千」，就銷的廣了。」老殘說：「難道四書五經，都沒有人買嗎？」他說：「怎麼沒有人買呢？」四書」小號就有。「詩」「書」「易」三經也有。若有要「禮記」「左傳」呢，我們也可以寫信到省城裏捎去。你老來訪朋友是那一家呢？」老殘道：「是箇柳小蕙家，當年他老太爺做過我們的清臺，聽說他家收藏的書極多，他刻了一部書，名叫「納書楹」，都是宋元板書。我們聞一聞眼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見麼？」

掌櫃的道：「柳家是俺們這兒第一箇大人家，怎麼不知道呢。只是那柳小蕙柳大人，早已去世，他們少爺叫柳鳳儀，是箇兩榜，現做戶部的主事。聽說他家書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裝著，只怕有好幾百箱子呢。堆在箇大樓上，永遠沒有人去問他。有近房柳三爺，是箇秀才，常到我們這裏來坐坐，我問過他：「你們家裏那些書是些甚麼寶貝？可叫我們聽聽罷咧。」他說：「我也沒有看見過是甚麼樣子。我說：「難道就那們收著不怕蛀虫嗎？……」

掌櫃的說到此處。只見外面走進一箇人來，拉了拉老殘，說：「趕緊回去，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急等著你老說話呢。快點走罷！」老殘聽了，說道：「你告訴他等著罷；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那人道：「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俺掌櫃的著急的了不得，你老就早點回店罷！」老殘道：「不要緊的，你既找著了我，你就沒有錯兒了。你去罷！」

店小二去後，書店掌櫃的看了看他去的遠了，慌忙低聲向老殘說道：「你老店裏行李值多少錢？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嗎？」老殘道：「我店裏行李也不值多錢，我此地也無靠得住的朋友。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掌櫃的道：「曹州府現在是箇玉大人，這人很惹不起的，無論你有理無理，只要他自己心裏覺得不錯，就上

了站箱了。現在既是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恐怕不知是誰拔上你老了，我看是凶多吉少，不如趁此逃走罷！行李不值多錢，就捨去了的好，還是性命要緊！」

老殘道：「不怕的，他能學我當強盜嗎？這事我很放心。」說著，點點頭，出了店門。街上迎面牽了一輛小車，半邊裝行李，半邊坐人，老殘眼快，看見喊道：「那車上不是金二哥嗎？」即忙走上前去。那車上人也就跳下車來，定了定神，說道：「噫呀！這不是鐵二哥嗎？你怎樣到此地來？做什麼的？」老殘告訴了原委，就說：「你應該打尖了，就到我住的店理去坐坐談談罷。你從那裏來？往那裏去？」那人道：「這是甚麼時候，我已打過尖了，今天還要趕路程呢。我是從直隸回南，因家下有點事情，急於回家，不曾耽擱了。」老殘道：「既是這樣說，也不留你，只是請你略坐一坐，我要寄封信給劉大哥，託你帶去罷。」說罷，就向書店櫃臺對面那賣紙張筆墨的櫃臺上，買了一枝筆，幾張紙，一箇信封，借了店裏的視臺，草草的寫了一封，交給金二哥。大家作了簡揖，說：「恕不遠送了。山裏朋友見著，都替我問好。」那金二接了信便上了車，老殘也就回店去了。

不知那曹州府來的差人究竟是否理學老殘，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章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話說老殘聽見店小二來告，說曹州府有差人來尋，心中甚爲詫異：「難道玉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及至步回店裏，見有一箇差人，趕上前來請了一箇安，手中提了一箇包袱，提著放在旁邊椅子上，向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口中說道：「申大老爺請鐵老爺安。」

老殘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申東造回寓，店家將狐裘送上，東造甚爲難過，纔思狐裘所以不肯受，必因與行色不符，因在估衣舖內選了一身羊皮袍子馬褂，專差送來，並寫明：「如再不收，便是絕人太甚了。」老殘看罷，笑了一笑，就向那差人說：「你是府裏的差人嗎？」差人回說：「是曹州府城武縣裏的莊莊，老殘遂明白方纔店小二是漏掉下三字了。當時寫了一封謝信，賞了來差二兩銀子盤費，打發去了。」

老殘又住了兩天，訪知那柳家的苦，確係關鎖在大箱子內；不但外人見不著，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見。因此，頗覺悶悶不樂，提起筆來，在牆上題一絕道：

『滄葦邈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齋歸入東昌府，深鎖嫋嫋飽蠹魚！』

題罷，唏噓了幾聲，也就睡了。——暫且放下。

卻說那日，東造到府署稟辭，與玉公見面，無非勉勵些治亂世用重刑的話頭，他姑且敷衍幾句，也就罷了。玉公端茶送出。東造回到店裏，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老殘信一封，雙手奉上。東造接來看過，心中慙慙不樂。適中子不在旁邊，問道：「玉公何意不樂？」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穿的仍是棉衣，故贈以狐裘，說彼此辯論的話，述了一遍。道：「你看他回去，到底將這袍子留下，未免太矯情了。」

子平道：『這事大哥也有點失於檢點。我看他不過有兩層意思：一則嫌這裘價值略重，未便遽穿；二則他愛了也實無用處。——斷無穿狐皮袍子，配上棉馬褂的道理。大哥既想略盡情誼，宜叫人去覓一件羊皮袍子馬褂，或布面子，或繭紬面子均可。差人送去，他一定肯收。我看此人並非矯飾作偽的人，不知大哥以爲何如？』東造說：『很是，很是。你叫人照樣辦去。』

子平一面辦妥，差了箇人送去；一面看著乃兄動身赴任，他就向縣裏要了車，輕車簡從的向平陰進發。到了平陰，換了兩部小車，推著行李，在縣裏要了一匹馬騎著，不過一早晨，已經到了桃花山腳下。正要進去，恐怕馬也不便，幸喜山口有箇村莊，——只有打地舖的小店——沒法，暫且歇下。向村戶人家借了一條小驢，將馬也打發回去了，打過尖，喫過飯，向山裏進發。纔出村莊，見面前一條沙河，有一里多寬，卻都是沙，惟有中間一綫河身，土人架了一箇板橋，一過數丈長的光景。橋下河裏雖結滿了冰，還有水底從那冰下潺潺的流，聽著像似環佩搖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帶著小冰，與那大冰相撞的聲音了。過了沙河，即是東峪。

原來這山從南面迤邐北來，中間龍脈起伏，一時雖看不到，只是這左右兩條大路，就是兩批長嶺，同轆轤脊，到此相交；除中峯不計外，左邊一條大豁河，叫東峪，右邊一條大豁河，叫西峪，西峪裏的水，在前相會，並成一豁，左環右轉，灣了三灣，纔出豁口；出口後，就是剛纔所過的那條沙河了。

子平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翠屏風似的，迎面矗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葉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蒼一椀。騎著驢，玩著山景，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箇景象。正在讚頌，只聽得一聲，覺

得腿膾裏一顛，身子一搖，竟滾下山澗去了。幸喜這條路不在澗旁走的，雖滾下去，尙不甚深；況且澗裏兩邊的雪，本來甚厚，只爲面上結了一層薄冰，做了箇雪的包皮。

子平一路滾著，那薄冰一路破著，好像從有彈簧的褥子上滾下來似的。滾了幾步，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所以一點沒有撞傷。連忙扶著石頭，立起身來。那知把雪倒攔了兩箇一尺多深的窟窿，看那驢子，在上面兩隻前蹄已經立起，兩隻後蹄還陷在路旁雪裏，不得動彈。連忙喊跟隨的人；前後一看，並那推行李的車子影響俱無。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這山路，行走的人，本來不多，故那路上積的雪，比旁處稍爲淺些，究竟還有五六寸深。驢子走來，一步步的不甚喫力。子平又貪看山上雪景，未曾照顧後面的車子。

可知那小車輪子，是要壓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積雪的阻力顯得很大。一人推著，一人拉著，尙走得不快。本來去驢子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

申子平陷在雪中，不能舉步，只好忍著性子，等小車子到。約有半頓飯工夫，車子到了。大家歇下，來想法子。下頭人因上不去，上頭的人也下不來；想了大半天，只好把捆行李的繩子，解下兩根，接續起來將一頭放了下去；申子平自己將繩繫在腰裏，那一頭上邊四五箇人齊力收繩，方纔把他吊了上來。跟隨人也替他把身上雪撲了撲，然後把驢子牽來，重復騎上，慢慢的行。

這路雖非羊腸小道，然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頭路徑，冰雪一凍，異常的滑，自飯後一點鐘起身，走到四點鐘，還沒有十里地。心裏想道：『聽村莊上人說：到山集不過十四五里地，然走了三箇鐘頭，纔走了一半。』冬天日頭本容易落，況又是高山裏，兩邊都有嶺子遮著，愈黑得快。一面走著，一面的算，不知不覺，那天已黑下來了。

子平勒住驢，同推車子的商議道：『看看天已黑下來了，大約還有六七里地呢；路又難走，車子又走不快，怎麼好呢？』車夫道：『那也沒有法子，好在今兒是箇十三日，月亮出得早，不管怎麼，總要趕到集上去。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強盜；雖走晚些，到也不怕他。』子平道：『漫說強盜沒有，倘或有了，我也無多行李，很不怕他，拏就拏去，也不要緊。實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天晚了，倘若出來箇把，我們就壞了。』車夫說：『這山裏虎到不多，有神虎管著，從不傷人，只是狼多些。聽見他來，我們都拏根棍子在手裏，也就不怕他了。』

說著，走到一條橫澗跟前。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流歸谿河的；瀑布冬天雖然乾了，那沖的一條山溝，尚有兩丈多深，約有二丈多寬，當面隔住。一邊是陡山一邊是深峪，更無別處好繞，子平看見如此景象，心裏不禁作起慌來，立刻勒住驢頭，等那車子走到，說：『可了不得！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去了。』那車夫把車子歇下，喘了兩口氣，說：『不要慌，不要慌。這條路影一順來的，並無第二條路，不會差的。等我前去看看，該怎麼走。』朝前走了幾十步，回來說：『路到是有，只是不好走。你老下了驢罷。』

子平下來牽了驢，依著走到前面看時，原來轉過大石，裏面有人架了一條石橋。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每條不過一尺一二寸寬，兩柱又不緊相黏靠，當中還罅著幾寸寬一箇空當兒，石上又有一層水滑滑滑溜溜的。子平道：『可嚇煞我了！這橋怎麼過法？一滑脚就是死，我真沒有這箇胆子走。』車夫看了大家說：『不要緊，我有法子；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脚下很把滑的，不怕他。』一箇人道：『等我先來一試。』遂窺窺的走過去了，嚇得喊著：『好索！好索！』立刻又回來說：『車子却沒法推，我們四箇人抬一輛，待兩週過去罷。』車子平道：『車子抬得過去，我到牽不過去。那驢子又怎樣呢？』車夫道：『不怕』



的。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別的你老就不用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著我，也是不敢走，告訴你罷，我兩條腿已經軟了，那裏還能走路呢。』車夫說：『那們也有辦法。你老大總睡下來，我們兩箇人抬頭，兩箇人抬腳，把你老抬過去如何？』子平說：『不妥，不妥。』又一箇車夫說：『還有這樣罷：解根繩子，你老拴在腰裏，我們夥計一箇在前頭，挽著一箇繩頭，一箇夥計在後頭，挽著一箇繩頭，這箇樣走，你老胆子一壯，腿就不軟了。』子平說：『只好這樣。』於是先把子平照樣扶掖過去，隨後又把兩輛車子抬了過去。倒是箇驢一死不肯走，費了許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箇人牽，一箇人打，纔混了過去。等到忙定了，那溝地已經都是樹影子，月光已經很亮的了。

大家好容易將危橋走過，歇了一歇，喫了袋煙，再望前進，走了不過三四十步，聽得遠遠嗚嗚的兩聲，車夫道：『虎叫！虎叫！』一頭走著，一頭留神聽著。又走了數十步，車夫將車子歇下說：『老爺！你別騎驢了，下來罷！聽那虎叫從西邊來，越逼越近了。恐怕是夢到這路上來，我們避一避罷。僥到了眼前，就避不及了。』說著，子平下了驢。車夫說：『咱們捨掉這箇驢子饑牠罷。』

於是把驢子韁繩拴在路旁的一箇小松樹上，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人却倒剎走了數十步，把子平藏在一處石壁縫裏。車夫有躲在大石脚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有兩箇車夫盤在山坡高樹枝上的；都把眼睛朝西面看著。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箇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嗚的一聲，只見把身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邊了，又是嗚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亂抖，還用眼睛看著那虎。那虎既到西澗，却立住了腳，眼睛閃著月光，灼亮灼亮，並不朝著驢子看，却對著這幾箇人；又嗚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著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候山裏，本來無風，却聽得樹梢上呼呼聲響，樹上殘葉激激

地落，人面上冷氣梭梭地割；這幾箇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

大家等了許久，却不見虎的動靜，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胆大，下來喊衆人道：『出來罷！虎去遠了。』車夫等人，次第出來。方纔從石壁縫裏，把子平拉出，已經嚇得呆了。過了半天，方能開口說話。問道：『我們是死的，是活的哪？』車夫道：『虎過去了。』子平道：『虎怎麼過去的？一箇人沒有傷麼？』那在樹上的車夫道：『我看他從澗西過來的時候，只是一穿，彷彿像鳥兒似的，已經到了這邊了。他落腳的地方，比我們這樹梢還高著七八丈呢，落下來之後又是一縱，已經到了這嶺上邊；鳴的一聲，向東去了。』

子平不聽了，方纔放下心來說：『我這兩支脚，還是稀軟稀軟，立不起來，怎樣是好？』衆人道：『你老不是立在這裏的嗎？』子平低頭一看，方知道自己並不是坐著，也笑了。說道：『我這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於是衆人攜著，勉強移步，走了約數十步，方纔活動，可以自主。嘆了一口氣道：『命雖不送在虎口裏，這夜裏若再遇見剛纔那樣的橋，斷不能過。肚裏又飢，身上又冷，活凍也凍死了。』說著，走到小樹旁邊看那驢子，也是伏在地下，知是被那虎叫嚇的如此。跟人把驢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驢子，慢慢信走。轉過一箇石嘴，忽見前面一片燈光，約有許多房子，大家喊道：『好了！好了！前面到了集鎮了！』只此一聲，人人精神震動，不但人腳下覺得輕了許多，即驢子亦不似從前畏難苟安的行動。那消片刻工夫，已到燈光之下。原來並不是箇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層樓疊榭一般。到此大家商議，斷不再走，除便行敲門求宿，更無他法。當時走近一家，外面係虎皮石砌的牆，一箇牆門，裏面房子看來不少，大約總有十幾間的光景。於是車夫上前叩門，扣了幾下，裏面出來一箇老者，鬚髮蒼然，手中持了二枝燭台，點了一枝白蠟燭，口中問道：『你們來做甚麼的？』子平急上前，和酒兒色的，把原委述了一

遍，說道：『明知並非客店，無奈從人萬不能行，要請老翁行箇方便！』那老翁點點頭道：『你等一刻，我去問我姑娘去。』說著，門也不關，便進裏面去了。

子平看了，心中十分詫異：『難道這人家，竟無家主嗎？何以去問姑娘。難道是箇女孩兒當家嗎？』既而想道：『錯了，錯了。想必這家是箇老太太作主。這箇老者想必是他的姪兒，姑娘者，姑母之謂也。理道甚是，一定不會錯了。』

霎時，只見那老者，隨了一箇中年漢子出來，手中仍擎燭臺，說：『請客人裏面坐。』原來這家進了牆門，就是一平五間房子。門在中間，門前臺階，約十餘級。中年漢子，手持燭臺，照著車子平上來，子平吩咐車夫等：『在院子裏略站一站，等我進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們。』子平上得臺階，那老者立在臺中說道：『北邊有箇坦坡，叫他們把車子推了，驢子牽了，由坦坡進這房子來罷。』原來這是箇朝西的大門，衆人進得房來，是三間廠屋。兩頭各有一間隔斷了的，這廠屋北頭是箇炕，南頭空著，將車子同驢安置兩頭，一衆五人，安置在炕上。然後老者問了子平名姓，道：『請客人裏面坐。』

於是過了穿堂，就是臺階，上去有塊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著月色，異常幽秀。且一陳陣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一轉俱是迴廊，用帶皮杉木做的欄柱，進得房來，上面掛了四盞紙燈，斑斑竹葉的甚爲靈巧。兩間廠屋，一間隔斷，做箇房間的樣子。桌椅几案，佈置極爲妥協。房間挂了一幅褐色布門簾，考者到房門口，喊了一聲：『姑娘，那姓中的客人進來了。』却看門簾掀起，裏面出來一箇十八九歲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藍褂子，青布裙兒，相貌端莊整靜，明媚閑雅，見客福了一福。子平慌忙長揖答禮，女子說：『請坐。』卽令老者：『趕緊的做飯，客人餓了。』老者退去。

那女子道：「先生貴姓？來此何事？」子平便將奉命見命，特訪劉仁甫的話，說了一遍。那女子道：「劉先生當初就住這裏東邊的，現在已搬到柏樹峪去了。」子平問：「柏樹峪在甚麼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里的光景。那邊路比這邊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值回來，告訴我們說：今天有位遠客來此，路上受了點虛驚，吩咐我們返家睡，預備些酒飯，以便款待；並說簡慢了尊客，千萬不要見怪。」

子平聽了，驚訝之至；尋思道：「荒山裏面，又無有衙署，有什麼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會知道呢？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豈古人所謂有「林下風範」的，就是這樣嗎？倒要問箇明白。」

不知申子平能否察透女子形蹟，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而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話說申子平正在疑思此女子舉止大方，不類鄉人，況其父在何處湫值。正欲詰問，只見外面簾子動處，中年漢子已端進一盤飯來。那女子道：「就擱在這西屋炕桌上罷。」這西屋靠南窗，原是一箇靛澗的燧炕。靠窗設了一箇長炕几，兩頭兩箇短炕几，當中一箇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西面牆上是箇大圓洞窗，窗子，正中鑲了一塊玻璃。窗前設了一張書案。中堂雖未隔斷，却是一箇大落地罩。那漢子已將飯食，列在炕桌之上。卻只是一盤饅頭，一壺酒，一碟小米稀飯，到有四香小菜，——無非山蔬野菜之類，並無葷腥。女子道：「先生請用飯。我少停就來。」說著，便向東房裏去了。

子平本來飢寒多時，於是上炕先飲了兩杯酒，隨後吃了幾箇饅頭。雖是蔬菜，却清香滿口，比葷菜更爲適用。吃過饅頭，又吃了一盤稀飯。那漢子盪了一盆水來，洗過臉，立起身來，在房內徘徊徘徊，舒展肢體。忽抬頭看見北牆上掛著四幅大屏，草書寫得龍飛鳳舞，出色驚人。下面却是雙款：上寫著，「西峯柱史正非」；下寫著，「黃龍子呈稿」。草字雖不能全識，也可十得八九。仔細看去，原來是六首七絕詩，非佛非仙，咀嚼起來，到也有些意味。既不是寂滅虛無，又不是鉛汞龍虎，看那月洞窗下書案上，有現成的紙筆，遂把幾首詩抄下來，預備帶回衙門去，當新聞紙看。

你道是怎樣箇詩？請看！詩曰：——

「會拜瑤池九品蓮，希夷授我指元篇；光陰荏苒真容易，回首滄桑五百年。

紫陽屬和翠虛吟，傳響空山霹靂琴；剎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點滿護身雲。

情天慾海是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  
石破天驚一鶴飛，黑漫漫夜五更雞；自從三宿桑桑後，不見人間有是非。

野馬塵埃晝夜馳，五蟲百卉互相吹；偷來鷲嶺涅槃樂，換取壺公杜德機。

菩提葉老法華新，南北同傳一點燈；五百天童齊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

子平將詩鈔完，回頭看那月洞窻外，月色又清又白，映著那層層疊疊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沒有一點塵囂氣象。此時覺得并無一點倦容，陡生逸想道：「如此良夜，出去上山閒步一回，豈不更妙？」纔要動脚，又想到：「這山不就是我們剛纔來的那山嗎？這月不就是剛纔踏的那月嗎？爲何來的時候便那樣的陰森慘淡，令人怵動心？此刻山月依然，何以令人心曠神怡呢？……」就想到王右軍說的「情隨境遷，慷慨係之。」這話，真正不錯。徘徊了一刻，也想作兩首詩。

正癡想間，只聽身後邊嬌滴滴的聲音說道：「飯用過了罷？怠慢得很！」慌忙轉過頭來，見那女子又換了一件淡綠印花布棉襖，青布大脚袴子；愈顯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兩顴醜厚，如帛裹朱，從白裏隱隱透出紅來。不似時下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塗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頰之間，若帶喜笑；眉眼之際，又頗似振矜；真令人又愛又敬。女子說道：「何不請炕上坐，煖和些！」於是彼此坐下。那老蒼頭進來問姑娘道：「申老爺行李放在什麼地方呢？」姑娘說：「太爺前日去時，吩咐就在這裏間太爺榻上睡，行李不用解了。跟隨的人都吃過飯了嗎？你叫他們早點歇罷。驢子餓了沒有？」蒼頭一一答應說：「都齊備妥協了。」姑娘又說：「你煮茶來罷！」蒼頭道聲應是。

子平道：「稟俗身體，斷不敢在此地下榻，來時見前尚有高火炕，就同他們一道睡罷。」女子說：「無庸

過謙，此是家父吩咐的。不然，我一箇山鄉女子，也斷不擅自迎客。」子平道：「蒙惠過分，感謝已極；只是還不會請教貴姓？尊大人是做何處的官？在何處值日？」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宮上值，五日一班。合計半月在家，半月在宮。」子平問道：「這屏上的詩，是何人做的？看來只怕是箇仙家罷？」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來此地閒談，就是去年在此地寫的。這箇人也是箇不衫不履的人，與家父最爲相契。」子平道：「這人究竟是箇和尚，還是箇道士？何以詩上又像道家的話，又有許多佛家的典故呢？」

女子道：「既非道士，又非和尚。其人也是俗裝。他常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箇鋪面，掛了三箇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的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又說：「凡道總分兩層；一箇叫道面子，一箇叫道裏子。道裏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別了。如和尚剃了頭，道士挽了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頭，也挽箇髻子，披件鶴氅，道士剃了髮，著件袈裟，人又要顛倒呼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舌，不是那箇用法嗎？」又說：「所以這道面子有分別，那道裏子實是一樣的。」所以這黃龍先生不拘三教，隨便吟咏的。」

子平道：「得聞至論，佩服已極！只是既然三教道裏子都是一樣，在下愚蠢得極，到要請教這同處在甚麼地方？異處在甚麼地方，何以又有大小之分？儒教最大，又大在甚麼地方？敢求指示！」

女子道：「共同處在誘人爲善，引人處於大公，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惟儒教公到極處；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異端，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等類，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讚揚他們不置。——是其公處，是其大處。所以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若佛道兩教，就有了偏心；惟恐後世人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說出許多『天堂地獄』的話來嚇唬人。——這還是勸人行善，不失爲公。甚

則說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滅，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宮，死了必下地獄等辭；——這就是私了。至於外國一切教門更要爲爭教與兵接戰，殺人如麻，試問與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若回國教說「爲教戰死的血光，如玫瑰紫寶石一樣」。更騙人到極處了。

『只是儒教可惜失傳已久，漢儒拘守章句，反遺大旨。到了唐朝，直沒人提及；韓昌黎是箇通文不通道的脚色，胡說亂道，他還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道到反而去了。他說：「君不出令，則失其爲君；民不出粟絲麻以奉其上，則誅。」如此說去，那紂桀很會出令的，又很會誅民的，然則桀紂之爲君是，而桀紂之民全非了。豈不是是非顛倒嗎？他却又要鬧佛老，倒又與和尚做朋友。所以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的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鬧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豈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這箇範圍，只好據韓昌黎的「原道」去解孔子的「論語」，把那「攻乎異端」的「攻」字，百般拈捏，究竟總說不圓。卻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勝而又小，以至於絕了。』

子平聽說，肅然起敬，道：『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真是聞所未聞！只是還不懂；長沮桀溺，倒是異端；佛老倒不是異端。』

女子道：『皆是異端。先生要知「異」字當「不同」講，「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頭的意思。若異端邪教講，豈不兩端要當極權教講？「執其兩端」，便是抓住了他箇極權教呢。成何話說呀？聖人的意思：殊途不妨同歸，異曲不妨同工，只要他爲誘人爲善，引人爲公起見，都無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爲攻訐起見，初起尙只攻佛攻老，後來宋陸異同，遂操同室之戈。併是祖孔孟的；何以朱子孫要攻陸，陸之子孫要攻朱呢？此之謂「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



箇字，定成鐵案。」

子平聽了，連連讚歎，說：『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睜了一眼。子平覺得睂眉含嬌，丹脣啓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

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腕如棉的手來，隔著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箇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住你手，拈作教訓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派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好：『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也，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難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爲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難道可以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來時，甚爲困憊，又歷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喜歡，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尙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愚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話言未了，蒼頭送上茶來，是兩箇舊磁茶盃，淡綠色的茶，纔放在桌上，清香已竟撲鼻。只見那女子接過

茶來，噉了一回口，又噉一回，都吐白氈池之回去。笑道：「今日無端談到道學，先生令我腐臭之氣當汚牙齒，此後只許談風月了。」子平連聲諾諾，却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覺得清爽異常，嚥下喉去，覺得一直清到胃脘裏。那舌根左右，津液汨汨價翻上來，又香又甜。連喝兩口，似乎那香氣又從口中反竄到鼻子上去，說不出來的好受。問道：「這是甚麼茶葉？爲何這們好吃？」

女子道：「茶葉也無甚出奇，不過木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卻虧了這水，是汲的東山頂上的泉水，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處吃的，都是外間賣的茶葉，無非種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

說至此，只聽窻外有人喊道：「璵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聲？」女子聞聲，連忙立起說：「罷叔怎樣這時候會來？」說著，只見那人已經進來，著了一件深藍布百衲大棉襖，科頭不束帶，亦不著馬褂，有五十來歲光景，面如渥丹，鬚髯漆黑。見了子平，拱一拱手，說：「申先生來了多時了？」子平道：「到有兩三箇鐘頭了。請問先生貴姓？」那人道：「隱姓埋名，以黃龍子爲號。」子平道：「萬幸！萬幸！拜讀大作，已經許久。」女子道：「也上炕來坐罷。」黃龍子遂上炕，至炕桌裏面坐下。說：「璵姑！你說請我吃的呢，筍在何處？舉來我吃。」璵姑道：「前些時倒想挖去的，偶然忘記，被賤六公佔去了。罷叔要吃，自去找賤六公商量罷。」黃龍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這璵姑二字，想必是大名罷？」女子道：「小名叫伴璵，家姊叫伯璠，故叔伯輩皆自小喊慣的。」

黃龍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因不困？如共不困，今夜良會，可以不必早睡，明天遲遲起來最好。柏樹峪地方，並有險巖，俱不好走，又有這場大雪，路影看不清楚，跌下去有性命之憂。到仁甫今天晚上檢點行李，

大約明日午牌時候可以到集上關帝廟，你明天用過早飯動身，正好相遇了。」

子平聽說，大喜，說道：「今日得遇謫仙，三生有幸！請教上仙謫降之辰，還是在唐，在宋？」黃龍子又大笑道：「何以知之？」子平道：「尊作明說『回首滄桑五百年』，可知斷不止五六百歲了。」黃龍子道：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鄙人之遊蕩筆墨耳，公直當『桃花源記』讀可矣。」就舉過茶杯品着茶。只見見子平杯內茶已將盡，就持小茶壺代爲斟滿。子平連連欠身道：「不敢。」亦舉起杯來詳細品量。

忽聽窗外遠遠唔了一聲，那窗紙微覺颯颯價動，屋簷簌簌價落，子平想起方纔路上光景，不覺毛骨森悚，勃然色變，黃龍子道：「這是虎嘯，不要緊的。山家看管此種物事，如你們城市中人看驢馬一樣，雖有傷人，卻不怕他。因爲相習已久，知他傷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與虎相習，尋常人固避虎，虎也避人，故傷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子平道：「聽這聲音，離此尙遠，何以窗紙竟會價動？屋簷竟會下落呢？」

黃龍子道：「這就叫做虎威。因四面皆山，故氣常聚，一聲虎嘯，四山皆應，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這樣。虎若到了平原，就無這箇威勢了。所以古人說。龍若離水，虎若離山，便要受人狎侮的。卽如朝廷裏做官的人，無論爲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著老婆孩子發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箇官，同那虎不敢去山，龍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樣的。」

子平連連點頭說：「不錯。是的。只是我還不明白：虎在山裏，爲何就有這大的威勢，是何道理呢？」黃龍子道：「你沒有念過千字文麼？這就是『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的道理。虛堂就是箇小空谷，空谷就是箇大虛堂，你在這門放箇大爆竹，要響好半天呢。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響好幾倍，也是這箇道理。」說

完轉過頭來，對女子道：『瑛姑！我多日不聽你彈琴了，今日難得有嘉客在此，何妨取來彈一曲，這我也沾光聽一回。』瑛姑道：『龍叔！這是何苦來！我那琴如何彈得？惹人家笑話。中公在省城裏，彈好琴的多着呢，何必聽我們這箇鄉裏逐鼓？倒是我去取瑟來，龍叔鼓一調瑟罷，還稀罕點兒！』

黃龍子說：『也罷，也罷。就是我鼓瑟，你鼓琴罷。搬來搬去，也很費事，不如竟到你洞房裏去彈罷。好在山家女兒，比不得衙門裏小姐，房屋是不准人到的。』說罷，便走下炕來，穿了鞋子，持了燭，對子平揮手說：『請裏面去坐。瑛姑引路。』瑛姑果然下了炕，接燭先走，子平第二，黃龍子第三。

走過中堂，揭開了門簾，進到裏間，是上下兩箇榻：上榻設了衾枕，下榻堆積著書卷。朝東一箇窗戶，窗下一張方桌，上榻面前有箇小門。瑛姑對子平道：『這就是家父的臥室。』進了榻旁小門，彷彿迴廊似的，卻有窗軒。地下駕空鋪的木板，向北一轉，又向東一轉，朝北朝東俱有玻璃窗。北窗有著離山很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朝下看，像甚深似的。正要前進，只聽得礮聲落幾聲，彷彿山倒下來價響，脚下震震搖動，子平嚇得魂不附體。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箏篋

話說子平聽得天崩地塌價一聲，脚下震震搖動，嚇得魂不附體，怕是山倒下來。黃龍子在身後說道：「不怕的。這是山上的凍雪被泉水激空了，滾下一大塊來，夾水夾雪，所以有這大的聲音。」說著，又朝向北一轉，便是一箇洞門，這洞不過有兩間房大，朝外半截窗臺，上面安著窗戶，其餘三面俱斬平雪白，頂是圓的，像城門洞的樣子，洞裏陳設甚簡，有幾張樹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大小小的不勻，又都是磨得絹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圓，隨勢製成。東壁橫了一張枯槎獨睡榻子，設著衾枕。榻旁放了兩三箇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內並無燈燭，北牆上嵌了兩箇滴圓夜明珠，有巴掌大小，光色發紅，不甚光亮。地下鋪著地氍毹厚軟，微覺有聲。榻北立了一箇曲尺形書架，放了許多書，都是舊訂，不曾切過書頭的。雙夜明珠中間，掛了幾件樂器。有兩張瑟，兩張琴，是認得的，還有些不認得的。

瓊姑到得洞裏，將燭臺吹息。放在窗戶臺上。方纔坐下，只聽外面唔唔價七八聲，接連又許多聲，青紙却不震動。子平說道：「這山裏怎樣這門多的虎？」瓊姑笑道：「鄉裏人進城，模樣不識得，被人家笑話。你城裏人下鄉，却也是模樣不識得，恐怕也有人笑你。」子平道：「你聽外面唔唔價叫的，不是虎嗎？」瓊姑道：「這是狼嗥。虎那有這們多呢？虎的聲音長，狼的聲音短，所以虎名爲嘯，狼名爲嗥，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

黃龍子移了兩張小長几，摘下一張琴，一張瑟來。瓊姑也移了三張凳子，讓子平坐了一張。彼此調了一調絃，叫黃龍子各坐了一張凳子。絃已調好，瓊姑與黃龍子商酌了兩句，就彈起來了。初起不過輕輕挑撥，聲

響悠柔。一段以後，散泛相錯，其聲清脆。兩段以後，吟揉漸多；那瑟之句挑，夾縫中與琴之綽注相應；粗聽若彈琴鼓瑟，各自爲調，細聽則如珠鳥一雙，此唱彼和，問來答往。四五段以後，吟揉漸少，雜以批拂，蒼蒼涼涼，磊磊落落，下指甚重，聲韻繁興。六七八段，間以曼衍，愈轉愈清，其調愈逸。

子平本會彈卜幾調琴，所以聽得入殼。因爲瑟是未曾聽過，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發聲之後，那左手進退揉顫，其餘音也就隨著猗猗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在算計他的指法調頭，既而便其中有音，目中無指，久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的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沈於雲霞之際。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夢，於恍惚杳冥之中。錚鏘數聲，琴瑟俱息，乃通見聞。人亦警覺。欠身而起，說道：『此曲妙到極處。小子也曾學彈過兩年，見過許多高手；從前聽過孫琴秋先生彈琴，有『漢宮秋』一曲，以爲絕非凡響，與世俗的不同；不想今日得聞此曲，又高出孫君漢宮秋數倍。請教叫什麼曲名？有譜沒有？』

瑛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風』之曲，是從來沒有譜的。不但此曲爲塵世所無，卽此彈法亦山中古調，非外人所知。你們所彈的，皆是一人之曲。如兩人同彈此曲，則彼此「宮」「商」皆合而爲一；如三人「宮」此亦必「宮」，彼「商」，此亦必「商」，斷不敢爲「羽」爲「徵」。卽使三四人同鼓，也是這樣；實是同奏，並非合奏。我們所彈的曲子，一人彈，與兩人彈，迥乎不同。一人彈的，名『自成之曲』；兩人彈，則爲『各成之曲』。所以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聖人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後人誤會久矣。』

當時瑛姑立起身來，向西壁首箇小門，開了門，對著大壁喊了幾句，不知甚話，聽不清楚。看黃龍子亦立

起身，將琴瑟懸在壁上。子平於是也立起，走到壁間仔細看那夜明珠到底甚麼樣子，以便回去誇耀於人。及走至珠下，伸手一摸，那夜明珠卻甚熱，有些烙手，心裏詫異道：『這是甚麼道理呢？……』看黃龍子琴瑟已俱掛好，即問道：『先生，這是什麼？』黃龍子笑答道：『驪龍之珠，你不認得嗎？』子平又問：『驪龍怎樣會熱呢？』黃龍子道：『這是火龍所吐的珠，自然熱的。』子平說：『火龍珠，那得如此一樣大的一對呢？雖說是火龍，難道永遠這們熱麼？』

黃龍子道：『然則我說的話，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既不信，我就把這熱的道理開給你看。』說著，便向那夜明珠的旁邊一箇小銅鼻子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門似的張開來了。原來是箇珠殼，裏面是很深的油池，當中用棉花綫捲的箇燈心，外面用千層紙做的箇燈簞，上面有箇小煙囪，從壁子上出去，上頭有許多的黑煙，同洋燈的道理一樣，卻不及洋燈精緻，所以不免有黑煙上去。看過，也就笑了。再看那珠殼，原來是用大螺蚌殼磨出來的，所以也不及洋燈光亮。

子平道：『與其如此，何不買箇洋燈，豈不省事呢？』黃龍子道：『這山裏那有洋貨鋪呢？這油就是前山出的，與你們點的洋油是一樣物件；只是我們不會製造，所以油色也濁，光也不足，要把他嵌在壁子裏頭點呢。』說過，便將珠殼關好，依舊是兩箇夜明珠。

子平又問：『這地毯是什麼做的呢？』黃龍子道：『是蕤草和藤做的。』子平道：『什麼叫蕤草？又是怎樣製造的？』黃龍子道：『因為這草可以做蓆衣用，所以俗名就叫做蕤草。當蕤草半枯的時候，採來曬乾劈成細絲，和麻纒，就織成了。——這就是瓊姑的手工。山地多潮溼，所以先用雲母鋪了，再加上這蕤毯，人就不受病了。這壁土也是雲母粉和著紅色膠泥塗的。既潔潮溼，又避寒氣，卻比你們所用的石灰好得多。』

呢。」

子平又看壁上懸著一物，像似彈棉花的弓，卻安了無數的絃，知道必是樂器。就問：「這箇叫甚麼名字？黃龍子道：『名叫**篋篋**』。子平用手撥撥，也不甚響，因道：『我們從小讀詩，題目裏就有**篋篋引**』，卻不知道是這箇樣子，請先生彈兩聲，以廣見聞何如？』黃龍子道：『單彈沒有甚麼意思，我看時候何如，再請一箇客來，就行了。』走至窗前，朝外一看月光說：『此刻不過亥正，恐怕桑家姊妹，還沒有睡呢，去請一請看。』遂向瑛姑道：『申公要聽篋篋，不知桑家阿孃，能來不能？』瑛姑道：『蒼頭送茶來，我叫他去問聲看。』

於是又各坐下。蒼頭捧了一箇小紅泥爐子外，一箇水瓶子，一箇小茶壺，幾箇小茶杯，安置在矮腳几上。瑛姑說：『你到桑家，問孃姑勝姑睡了沒有？能來不能？』蒼頭諾聲去了。此時三人在靠窗箇梅花几旁坐着，子平靠窗臺甚近，瑛姑取茶布與二人，大家靜坐喫茶。

子平看窗臺上有幾本書，取來一看，面子上題了四箇大字，曰「此中人語」。揭開來看，也有詩也有文，惟長短句的歌謠最多，俱是手錄，字跡娟好，看了幾首，都不甚懂。偶然翻得一本，中有張花箋，寫著四首四言詩，是簡單張子，想要鈔下，便向瑛姑道：『這紙我想鈔去，可不可以？』瑛姑拏過看了看，說：『你喜歡，拏去就是了。』

子平接過來，再細看，上寫道：——

#### 銀鼠諺

『東山乳虎，迎門當戶；明年食糜，悲生齊魯。』

〔一解〕



『殘骸狼藉，乳虎乏食；飛騰上天，立豕當國。』〔二解〕

『乳虎斑斑，雄據西山；亞當孫子，橫被摧殘。』〔三解〕

『四隣震怒，天眷西顧；斃豕殲虎，黎民安堵。』〔四解〕

子平看了又看，說道：『這詩彷彿古歌謠，其中必有事蹟，請教一二！』黃龍子道：『既叫做「此中人語」，必不能爲外人道可知矣。閣下靜候數年，便會知悉。』瑛姑道：『乳虎就是你們玉太尊，其餘你慢慢的揣摩，也是可以知道的。』子平會意，也就不往下問了。

其時遠遠聽有笑語聲，一息工夫，只聽迴廊上格登格登，有許多脚步兒響，頃刻已經到了面前。若頭先進，說：『桑家姑娘來了。』黃龍子對瑛姑忙接上前去，子平亦立起身來。只見前面的一箇，約有二十歲上下，著的是紫花襖子，紫地黃花，下著燕尾青的裙子，頭上倒梳雲髻，挽了箇墜馬妝；後面的一箇，約有十三四歲，著的是翠藍襖子，紅地白花的袴子，頭上正中挽了髮子，插了箇慈姑葉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顫巍巍的。

進來，彼此讓了坐。瑛姑先介紹說：『這是城武縣申老父臺的令弟。今日起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適值龍叔也來，彼此談得高興，申公要聽飽，所以有勞兩位芳駕；攪破清睡，罪過得很！』兩人齊道：『豈敢，豈敢。只是下里之音，不堪入耳。』黃龍子說：『也無庸過謙了。』瑛姑隨又拈著年長著紫衣的對子平道：『這位是尼姑姐姐。』指著年幼著青衣的道：『這位是勝姑妹子。都住在我們這緊隣，平常最相得的。』子平又說了兩句客氣的套話，卻看那尼姑，豐頰長眉，眼如銀杏，口輔雙渦，唇紅齒白，於豔豔之中，有股爽儻之氣；那勝姑齒秀俊俏，眉目清爽。若頭進前，取水瓶，將茶壺注滿，將清水注入茶瓶，卽退出去，瑛姑

取了兩箇盞子，各敬了茶。

黃龍子說：「天已不早了，請起手罷。」瑛姑於是取了雙箸，遞給媼姑。媼姑不肯接手，說道：「我雙箸，不及瑛妹，我卻帶了一枝角來，勝妹也得得鈴來了，不如竟是瑛妹嚼雙箸，我吹角，勝妹搖鈴，豈不大妙？」黃龍子道：「甚善，甚善，就這們辦。」媼姑又道：「龍叔做什麼呢？」黃龍子道：「我管感。」媼姑道：「不害臊！稀罕你聽！龍吟虎嘯，你就吟罷。」黃龍子道：「水龍纔會吟呢，我是箇田裏的龍，只會潛而不用。」瑛姑說：「有了法子了。」即將雙箸放下，跑到靠壁几上，取過一架特磬來，放在黃龍子面前說：「你就半嘯半擊磬，幫襯幫襯音節罷。」

於是媼姑遂從襟底，取出一枝角來，光彩奪目，如元玉一般。先緩緩地吹起來。原來這角上面有箇吹孔，旁邊有六七箇小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復有宮商徵羽，不似巡街兵吹的海螺，只是嗚嗚價價。聽那角聲，吹得嗚咽頓挫，其聲悲壯。當時瑛姑已將雙箸取在膝上，將絃調好，聽那角聲的節奏。勝姑將小鈴取出，左手攥了四箇，右手攥了三箇，木凝神著著媼姑。只見媼姑角聲一闋將終，勝姑便將兩手七鈴同時取起，商商價價亂搖。鈴起之時，瑛姑已將雙箸舉起，蒼蒼涼涼，緊鉤漫摘，連批帶拂。鈴聲已止，雙箸丁東繼續，與角聲相和，如狂風吹沙，屋瓦欲震。那七箇鈴便不一齊都響，亦復參差錯落，應機赴節。這時黃龍子隱几仰天，撮唇齊口，嗚嘯相和。爾時喉聲角聲，絃聲，鈴聲，俱分辨不出。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人馬聲蹄聲，旌旗聲，千戈聲，金鼓聲，薄伐聲，約有半小時；黃龍子舉起層疊子來，在簷上輕輕響得的亂響，搖搖聲，飛塵踏踏。其時雙箸漸稀，角聲漸底，惟餘清磬，鐺鐺未已。少息，勝姑起立，兩手筆直，亂鈴再搖，樂聲皆息。

子平立起拱手道：「有勞諸位，感戴之至。」衆人俱道：「見笑了。」子平道：「請教這曲叫什麼名兒？何以頗有殺伐之聲？」黃龍子道：「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馬嘶風曲』，乃軍陣樂也。凡經符所奏，無和平之音，多半淒清悲壯；甚至急者，可令人泣下。」

談心之頃，各人已將樂器送還原位，復行坐下。扈姑對瑛姑道：「璠姊怎樣多日未歸？」瑛姑道：「大姊姊因外甥子不舒服，開了兩箇多月了，所以不會來得。」勝姑說：「小外甥子甚麼病？怎麼不趕緊治呢？」瑛姑道：「可不是麼。小孩子淘氣，治好了，他就亂喫，所以又發，已經發了兩次了，何嘗不替他治呢？」又說了許多家常話，扈姑，勝姑，瑛姑娘也要睡了。」說著，同向前面來，仍從迴廊行走，只是窗上已無月光，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燦亮，下半截已經烏黑，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經大歪西了。走至東房，瑛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罷。我送扈姐姐勝妹妹出去。」到了堂屋，扈姑勝姑齊說：「不用送了，我們也帶了筒茶頭來，在前面呢。」聽他們又囁囁嚶嚶了好久，瑛姑方回。

黃龍子說：「你也回罷，我還坐一刻呢。」瑛姑也就告辭回洞，說：「申先生就在榻上睡罷，失陪了。」說著，自去了。

瑛姑去後，黃龍子道：「劉仁甫卻是箇好人。然其病在逼真，處山林有餘，處城市恐不能久；大約一年的緣分，你們是有的。過此一年之後，局面又要變動了。」子平問：「一年之後，是甚麼光景？」黃龍子道：「小有變動。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局面就大不同了。」子平問：「是好是壞呢？」黃龍子道：「自然是壞。然壞即是好，好即是壞；非壞不好，非好不壞。」

子平道：「這話我真正不懂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像先生這種說法，豈不是好壞不分了嗎？務請指示一二！不才往常見人讀『佛經』，甚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無理之口頭禪，常覺得頭昏腦悶，今日遇見先生，以爲如撥雲霧見了青天，不想又說出這套情愴話來，豈不令人悶煞？」

黃龍子道：「我且問你。比如這箇月亮：十五就明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各半了。那初三四裏的月亮只有一牙；請問他怎麼便會慢慢地長滿了呢？十五以後怎麼慢慢地又會爛掉了呢？」

子平道：「這箇理容易明白。因爲月球本來無光，受太陽的光，所以朝太陽半箇是明的，背太陽的半箇是暗的。初三四月身斜對太陽，所以人眼看見的正是三分明七分暗，就像一牙似的。其實月球並無分別，只是半箇明，半箇暗，盈虧圓缺，都是人眼睛現出來的景相，與月球毫不相干。」

黃龍子道：「你既明白這箇道理，應須明白『好即是壞，壞即是好』，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箇道理。」

子平道：「這箇道理實不能同。月球雖無圓缺，實有明暗；因永遠是半箇明的，半箇暗的。所以明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圓了。暗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黑了。初二二十三，人正對他側面，所以覺得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喚做箇盈虧圓缺。若在二十八九，月亮全黑的時候，人若能飛到月球上邊去看，自然仍是明的，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們都懂得的，然究竟半箇明的，半箇暗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箇明的終久是明，半箇暗的終久是暗；若說『暗即是明，明即是暗』，理性總不能通。」

正說得高興，只聽背後有人道：「申先生，你錯了！」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痢犬流災化毒龍

卻說申子平正與黃龍子辯論，忽聽背後有人喊道：「申先生，你錯了！」回頭看時，卻原來正是瑛姑，業已換了裝束，僅穿一件花布小襖，小脚袴子，露出那六寸金蓮，著一雙靈芝頭拔鞋，愈顯得聰明俊俏，那一雙眼珠兒。黑白分明，都像透水似的。申子平連忙立起。說：「瑛姑還沒有睡嗎？」瑛姑道：「未得要睡，聽你們二位談得高興，故再來聽二位辯論，好長點學問。」子平道：「不才那敢辯論，只是性質愚魯，一時不能澈悟，所以有勞黃龍先生指教。方纔姑娘說我錯了，請指教一二。」

瑛姑道：「先生不是不明白，是沒有多想一想：大凡人都是聽人家怎樣說，便怎樣信，不能違出自己的聰明。你方纔說月球半簡明的，終久是明的，試思月球在天，是動的呢？是不動的呢？月球繞地，是人人都曉得的。既知道他繞地，則不能不動，即不能不轉，是很明顯的道理了。月球既轉，何以對著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轉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爲明爲暗，其於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爲奇的事。不生不死，即生即死，即死即生，那裏會錯過一絲毫呢？」

申子平道：「方纔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我方有二分明白，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說，又把我送到漿糊缸裏去了。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箇道理了，請二位將那「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就大不同」的情形，開

黃龍子道：「『三元甲子』之說，閣下是曉得的。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閣下想必也是曉得的。」子平答應一聲道：「是。」

黃龍子又道：「此一箇甲子，與以前三箇甲子不同，此名爲『轉關甲子』；此甲子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變。同治十三年甲戌，爲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爲第二變，甲午爲第三變，甲辰爲第四變，甲寅爲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若是咸豐甲寅生的人，活到八十歲，這六甲變態，都是親身閱歷，可也是箇極有意味的事。」

子平道：「前三甲的變動，不才大概也都見過了。大約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大局爲之一變；甲申爲法蘭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後，大局又爲之一變；甲午之役，俄德出爲調停，借收漁翁之利，大局又爲之一變；——此都已知道了。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

黃龍子道：「這就是北拳南革了。北拳之亂，起於戊子，成於甲午，至庚子，子午一沖而爆發，其與也勃然，其滅也忽然，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上自宮闈，下至將相而止，主義爲壓漢驅洋。南革之亂，起於戊戌，成於甲辰，至庚戌，辰戌一沖而爆發，然其興也漸進，其滅也潛消，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將相而止。——此二亂黨，皆所以釀劫運，亦皆所以開文明也。」

「北拳之亂，所以漸漸逼出甲辰之變法；南革之亂，所以逼出甲寅之變法；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爲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筍之解籜，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籜也，而真荀已隱藏其中矣。十年之間，籍甲漸解，至甲寅而止，寅屬木，爲花蓓之象，甲寅以後，爲文明葉茂之世，雖櫻爛

可觀，尙不足與他國齊驅並駕。直至甲子，爲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駸駸進於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尙遠，非三五十年事也。」

子平聽得歡欣鼓舞，因又問道：「像這北拳南革，這些人究竟是何因緣？天爲何要生這些人？先生是問這人，正好請教。我常是不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宰，爲甚麼又要生這些惡人，做甚麼呢？俗語說，豈不是瞎搗亂嗎？」

黃龍子點頭長嘆，默無一言。稍停，問子平道：「你莫非以爲上帝是尊無二上之神聖嗎？」子平答道：「自然是了。」黃龍子搖頭道：「還有一位尊者，比上帝還要了得呢！」

子平大驚，說道：「這就奇了！不但中國自有書籍以來，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卽環球各國，亦沒有人說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黃龍子道：「你看過佛經，知道阿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麼？」子平道：「那卻曉得，然我確不信。」

黃龍子道：「這話不但佛經上說，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也知道有魔王之說，那是絲毫不錯的。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便與上帝爭戰一次，末後總是阿修羅敗；再過若干年，又來爭戰。試問當阿修羅戰敗之時，上帝爲甚麼不把他滅了呢？等他過若干年，又來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滅之，是不仁也；豈有箇不仁不智之上帝呢？是見上帝的力量，是滅不動他，可想而知了。譬如兩國相戰：雖有勝敗之不同，而彼一國既不能滅此一國，又不能使此一國降伏爲屬國，雖然戰勝，而兩國仍爲平等之國，這是一定的道理。上帝與阿修羅亦然；既不能滅之；又不能降伏之，惟吾之命是聽；則阿修羅與上帝，便爲平等之國了。而上帝與阿修羅，又皆不能出這位尊者之範圍，所以曉得這位尊者，位分實在上帝之上。」

子平聽了，更加驚異，忙又問道：『我從未聽說過，請教這位尊者，是何法號呢？』

黃龍子道：『法號叫做勢力尊者。勢力之所至，雖上帝亦不能違拗他。我說箇比方給你聽，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試想若夏天之樹木，百草百蟲，無不滿足的時候，若由著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裏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所以就讓這霜雪寒風出世，拚命的一殺，殺得乾乾淨淨的，再讓上天來好生，這霜雪寒風，就算是阿修羅的部下，又可知這一生一殺，都是勢力尊者的作用，此尙是粗淺的比方，不甚的確；要推其精義，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盡的。』

瑛姑聽道：『龍叔今朝何以發出這等奇闕的議論，不但申先生未曾聽說，連我也未曾聽說過，究竟還是真有箇勢力尊者呢？還是龍叔的寓言？』

黃龍子道：『你且說是有了一箇上帝沒有？如有一箇上帝，則一定有一箇勢力尊者；要知道上帝同阿修羅，都是勢力尊者的化身。』

瑛姑拍掌大笑道：『我明白了！勢力尊者，就是儒家說的箇「無極」。上帝同阿修羅王，合起來就是箇「太極」。對不對呢？』黃龍子道：『是的，不錯。』申子平亦歡喜起立道：『被瑛姑這一講，連我也明白了。』

黃龍子道：『且慢。是卻了了，然而被你們這一講，豈不上帝同阿修羅，都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嗎？若是寓言，就不如竟說「無極」「太極」的妥當。要知上帝同阿修羅，乃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且等我慢慢講與你聽。不慚這箇道理，萬不能明白那北拳南革的根原。將來申先生庶幾不至於擱到這兩重惡障裏去；就是與



姑道根柢淺，也該留心點爲是。

「我先講這箇勢力尊者：卽主持太陽富者是也。環繞太陽之行星，皆憑這箇太陽爲主動力；由此可知，凡屬這箇太陽部下的勢力，總是一樣，無有分別。又因這感動力所及之處，與那本地的應動力相交，生出種種變相，莫可紀述。所以各宗教家的書，總不及儒家的「易經」爲最精妙。易經一書，專講「爻象」。何以謂之「爻象」？你且看這「爻」字。」——乃用手指在桌上畫道：「——一撇一捺，這是一爻，又一撇一捺，這又是一爻，天上天下，一切事理，盡於這兩爻了。初爻爲正，再爻爲變，一正一變，互相乘除，就沒有紀極了。這箇道理甚精微，他們算學家略懂得一點；算學家說同名相乘爲正，異名相乘爲負，無論怎樣乘除怎樣變法，總出不了這正負兩箇字的範圍。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說「再思可矣。」只有箇「再」，沒有箇「三」。

「話休絮聒，我且把那北拳南草再演說一番：這「拳」譬如人的拳頭，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罷了，沒甚要緊。然一拳打得巧時，也會送了人的性命，倘若躲過去，也就沒事。將來北拳的那一「拳」，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熬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過的。若說那「革」呢，革是箇皮，卽如馬革牛革，是從頭到腳，無處不包著的。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只是發作的慢，若留心醫治，也不致於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應卦象，不可小覷了他，二位切記。若攪入他的黨裏去，將來也是跟著潰爛，送了性命的。

「小子且把「澤火革」卦，演說一番：先講這「澤」字，山澤通氣，澤就是谿河，谿河裏不是水嗎？管子說：「澤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澤下於民」。這澤字，不明明是箇好字眼嗎。爲甚麼澤火革，便是箇凶

卦呢？偏又有箇「水火既濟」的箇吉卦，放在那裏，豈不令人納悶？要知道兩卦的分別，就在陰陽二字上。坎水是陽水，所以就成箇「水火既濟」吉卦，兌水是陰水，所以成了箇「澤火革」凶卦。坎水陽德，從悲天憫人上起的；所以成了箇既濟之象。兌水陰德，從憤懣嫉妬上起的；所以成了箇革象。你看象辭上說道：「澤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互相嫉妬，這箇人家會與旺嗎？初起總想獨據一箇丈夫，及至不行，則破敗主義就出來了。因愛丈夫而爭，既爭之後，雖損傷丈夫也不顧了；再爭，則破丈夫之家，也不顧了；再爭，則斷送自己性命，也不顧了；——這叫做嫉妬之性質。聖人只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兩句，把這南革諸公的小像直畫出來，比那照像照的還要清爽。

「那些南革的首領，初起都是官商人物，并都是聰明出衆的人才；因爲所乘的婦女陰水嫉妬性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開了。由憤懣生嫉妬，由嫉妬生破壞，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的事呢？於是同類相呼，水流漲，火就燥，漸漸的越聚越多，鉤連上些人家的敗類子弟，一發做得如火如荼，共已得舉人進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談朝廷革命；其讀書不成無著子弟，就學兩句「愛皮西提衣」，或「阿衣烏愛窩」，便談家庭革命。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喫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

琛姑道：「我也常聽父親說起，「現在上帝失權，阿修羅當道，」然則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了。」黃龍子道：「那是自然。聖賢仙佛，誰肯做這些事呢？」

子平問道：「上帝何以也會失權？」黃龍子道：「名爲「失權」，其實只是「讓權」。并「讓權」二字，

還是假名，要論其實在，只可以叫做「伏權」。譬如秋冬的肅殺，難道真是殺嗎？只是將生氣伏一伏，蓄點力量，做來年的生長。道家說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云：「取已陳之芻狗，而臥其下，必昧。」春夏所生之物，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不得不洗刷一番；我所以說是勢力尊者的作用。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共總只有兩派：一派講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聖賢仙佛；一派講私利的，就是阿修羅部下的鬼怪妖魔。」

申子平道：「南革既是破敗了天理國法人情，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黃龍子道：「你當天理國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時代纔破敗嗎？久已亡失的了。」西遊記」是部傳道的書，滿紙寓言。他說那烏鷄國王，現坐著的是簡假王，眞王卻在八角琉璃井內。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烏鷄國金鸞殿上的簡假王，所以要借著南革的力量，把這假王打死，然後慢慢地從八角琉璃井內把眞王請出來，等到眞天理國法人情出來，天下就太平了。」子平又問：「這真假是怎樣箇分別呢？」

黃龍子道：「西遊記上說著呢，「叫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母后說道：「三年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水。」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憑據。其講公利的人，全是一片愛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暖氣；其講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冷氣。還有一箇祕訣，我儘數奉告，請牢牢記住，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數了。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說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鼓惑鄉愚，其志不過如此而已。若說無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條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根原；說無神，則無陰譴，無天刑，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煽動破敗子弟的興頭。但他必須住在租界或外國，以聘他背國法的手段；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以聘他反背天理的手段；

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爲奴性，以聘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辯才，以文其說。就如那姍姑破壞人家：他卻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可知道家也卻被他破了。南草諸君的議論，也有驚采絕艷的處所，可知道世道卻被他攪壞了。總之這種亂黨，共在上海的，容易辨別，共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但牢牢記住：事事託鬼神，便是北拳黨人，力闢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若遇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

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佩服，再要問時，聽窗外晨鷄，已經啾啾的啼了。瓊姑道：「天可不早了，真要睡了。」遂道了一聲安置，推開角門進去。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身子一歛，已經烏黑雷起。申子平把將纔的話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方始睡臥。暫且無話。

申子平一覺睡醒，紅日已經滿窗，慌忙起來，黃龍子不知幾時，已經去了。老蒼頭送進熱水洗臉；少停，又送進幾盤幾盞的早飯來，子平道：「不用費心，替我姑娘前道謝，我還要趕路呢。」

說著，瓊姑已走進來，說道：「昨日龍叔不說嗎！劉仁甫午牌時候，方能到關帝廟呢。你早去是沒用的，還是用過飯去不遲。」

子平依話，用了飯，又坐了片刻，便辭了瓊姑，逕奔山集上去。

欲知申子平此去，請得動劉仁甫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雲辭

話說申子平來到集上，只見那集上人煙稠密，店面雖不多，兩邊擺地攤售賣農家器具，及鄉下日用物件的，不一而足。問了鄉人，纔尋着了關帝廟，果然劉仁甫已到，相見敘過寒溫，便將老殘書信取出，遞與仁甫。

仁甫接了，說道：『在下粗人，不懂衙門裏規矩，才具又短，恐怕有累令兄知人之明，總是不去的爲是。因爲接著金二哥帶來鐵哥的信，說一定叫去，又恐住的地方柏樹峪難走，覓不著，所以迎候在此面辭。一切總請二先生代爲力辭方好。不是嫌懶，也不是拏喬，實在恐不勝任，有誤尊事，務求原諒！』

子平說：『不必過謙，家兄恐別人請不動先生，所以先叫小弟專誠敦請的。』劉仁甫見辭不掉，只好安排了自已私事，同申子平回到城武。中東造果然待之以上賓之禮，其餘一切均照老殘所囑咐的辦理。初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一月之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境界了。這且不表。

却說老殘由東昌府動身，打算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城南門覓店，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是滿的。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沒有這們熱鬧，這是甚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日一早晨就可以過去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嘆：『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對付一間罷，不管好歹。』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了，再隔幾店裏，午後走了一班客，你老趕緊去。或者還沒有人住滿呢。』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居然還有兩間屋子空著，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唐小二跑來打了泔水，

擎了一枝燃著的綫香放在桌上。說道：『客人抽煙。』老殘便問：『這兒爲甚麼這們熱鬧，各家客店都住滿了？』

店小二道：『刮了幾天的大北風，打大前兒，河裏就滴淩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凌，船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凌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卻又被河邊上的凌，把幾隻渡船都凍的死的。昨兒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臺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急的甚麼似的，住在縣衙門裏，派了河夫地保打陳；今兒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夜裏不要歇手，歇了手，還是凍上。你老看客店裏都滿著，全是過不去河的人，我們店裏今早晨還是滿滿的，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箇年老的，在河沿上看了半天，說：『凍是打不開的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到雞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裏再打主意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真沒有屋子住。』店小二將話說完，也就去了。

老殘洗完了臉，把行李鋪好，把房門鎖上，也出來步到河隄上看。只見那黃河從西南上下來，到此却正是箇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把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遊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還一塊一塊的慢慢價來，到此地被前頭的攔住，走不動，就站住了。那後來的冰趕上他，只擠得噹噹價響。後水被這流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過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約莫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水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却像沙灘一般。中間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的兩邊亂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亂水擠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擠到岸上有五六尺遠；許多碎冰被擠的站起來，像箇小插屏似

的。看了有點把鐘工夫，這一截子的冰，又擠死不動了。

老殘復行往下遊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來箇人，都拿著木杵打水，望前打些時，又望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們打。看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陡上柳樹，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下，一絲一絲的搖動，原來月光已經放出光亮來了。回到店裏，開了門，喊店小二來，點上了燈，喫過晚飯，又到陡上閒步。

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早已換上中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當此苦寒，還支撐得住。只見那打冰船還在那裏打，每箇船上點了一箇小燈籠，遠遠看去，彷彿一面是「正堂」二字，一面是「齊河縣」三字，也就由他去了。抬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著月光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過來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麼來了。

老殘對著雪月交輝的景子，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箇「哀」字下的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箇也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箇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

混下去，如何是簡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簡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走回店去。

老殘一面走著，覺得臉上有點物件附著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著了兩條滴滑的冰。初起不覺甚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纔流的淚，天寒，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悶悶的回到店裏，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再到隄上看看，見那兩隻打水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隄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簡法子了。閒著無事，到城裏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幾家鋪面，其餘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箇荒涼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詫異。回到房中，打開書篋，隨手取本書看，却好拈著一本「八代詩選」。記得是在省城裏，替一箇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當謝儀的。省裏甚忙，未得細看，隨手就收在書箱子裏了，趁今天無事，何妨仔細看他一遍。

原來是二十卷書：頭兩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體詩，十五至十七是雜言，十八是樂府，十九是歌謠，卷二十是雜著。再把那細目翻來看看，見新體裏選了謝朓二十八首，沈約十四首，古體裏選了謝朓五十四首，沈約三十七首。心裏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與第十二卷同取出來對著看，實看不出新體古體的分別處來，心裏又想：「這詩是注經狀闈選錄的，這人負一時盛名，而「湘東志」一書，做的委實是好，有目共賞，何以這詩選的未招人賞呢？」沈約又想：「沈約選的「古詩選」，將那歌謠與詩混



雖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能有人意。算來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人意。——莫管他怎樣呢，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閒愁罷了。」

於是便把那詩一首一首的看下去。看了半日，復到店門口閒立；立了一會，方要回去，見一箇戴紅纓帽子的家人，走近前面，打了一箇千兒，說：「錢老爺幾時來的？」老殘道：「我昨日到的。」嘴裏說著，心裏只想不起這是誰的家人。那家人見老殘楞著，知道是認不得了，便笑說道：「家人叫黃升，做上是黃應圖黃老爺。」老殘道：「哦！是了，是了。我的記性真壞，我當到你們公館裏去，怎麼就不認得你了呢？」黃升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罷咧。」老殘笑道：「人雖不貴，忘事倒實在多的。你們貴上是幾時來的？住在甚麼地方呢？我也正悶的慌，找他談天去。」

黃升道：「做上是總辦張大人委的，在這齊河上下，買八百萬料，現在料也買齊全了，驗收委員也驗收過了，正打算回省銷差，剛剛這河又插上了，還得等兩天纔能走呢。你老也住在這店裏嗎？在那屋裏？」老殘用手向西指道：「就在這西屋裏。」黃升道：「做上也就住在上房北屋裏，前兒晚上纔到，前晚時都在工上，因為驗收委員過去了，纔住到這兒的。此刻是在縣裏喫午飯，喫過了，李大人請著說閒話，晚飯還不定回來喫不喫呢。」老殘點點頭，黃升也就去了。

原來此人名黃應圖，號人瑞，三十多歲年紀，係江西人氏，其兄由翰林轉了御史，與軍機達拉密至好，故遣黃人瑞帶了高同知來由東河工投效，有軍機的八行，撫臺是格外照應的，眼看大案保舉出奏，就是箇知府大人了。人倒也不甚俗，在省城時與老殘亦頗來往過數次，故此認得。

老殘又在店門口立了一刻，回到房中，也就差不多黃昏的時候。到房裏又看了半本詩，看不見了，點上蠟

燭，只聽房門口有人進來，嘴裏喊道：『補翁！補翁！久違的很了！』老殘慌忙立起來看，正是黃人瑞；彼此作過了揖，坐下，各自談了些別後的事情。

黃人瑞道：『補翁還沒有用過夜飯罷？我那裏雖然有人送了箇一品鍋，幾箇碟子，恐怕不中喫，倒是早起我叫厨子用口蘑燉了一隻肥鷄，大約還可以下飯，請你到我屋子裏去喫飯罷。古人云：『最難風雨故人來』。這連河的無聊，北風雨更難受；好友相逢，這就不寂寞了。』老殘道：『甚好，甚好，既有嘉肴，你不請我，也是要來喫的。』人瑞看桌上放的書，順手揭起來一看，是『八代詩選』，說：『這詩總還算選得好的。』也隨便看了幾首，丟下來說道：『我們那屋裏坐罷。』

於是兩箇人出來，老殘把書理了一理，拏把鎖把房門鎖上，就隨著人瑞到上房裏來。看是三間屋子，一箇裡間，兩箇明間，堂屋門上掛了一箇大呢夾板門簾，中間安放一張八仙桌子，桌子上鋪了一張漆布。人瑞問：『飯得了沒有？』家人說：『還須略等一刻。鷄子還不十分爛。』人瑞道：『先拿碟子來吃酒罷。』家人應聲出去。一霎時轉來，將桌子架開，擺了四雙筷子，四隻酒杯。老殘問：『還有那位？』人瑞道：『停一會兒你就知道了。』杯筷安置停妥，只有兩張椅子，又出去尋椅子去。人瑞道：『我們炕上坐坐罷。』

明間西首，本有一箇土炕，炕上鋪滿了蘆蓆，炕的中間，人瑞鋪了一張大老虎絨毯，毯子上放了一箇煙盤子，煙盤兩旁，兩條大狼皮褥子，當中點著明晃晃的箇太谷燈。怎樣叫做太谷燈呢？因為山西人財主最多，却又人人吸煙，所以那裏煙具比別省都精緻。太谷是箇縣名，這縣裏出的燈，樣式又好，火力又是，光頭又大，五大洲數他第一呢。可惜出在中國，若是出在歐美各國，這第一箇造燈的人，各報上定要替他揚名，國家就給他專利的憑據了。無奈中國無此條例，所以叫這太谷第一箇造燈的人，同那壽州第一箇造燈的人

雖能使器物利用，名滿天下，而自己的聲名埋沒；雖說擇術不正，可知時會使然。閒話少說。那煙盤裏擺了幾箇景泰藍的盒子，兩枝廣竹煙槍，兩邊兩箇枕頭，人瑞讓老殘上首坐了，他就隨手躺下，拿了一枝煙簍子，挑煙來燒，說：『補翁，你還是不吸嗎？其實這種東西，倘若吸得廢時失業的，自然是不好；若是不上癮，一箇也沒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進去了；及至上癮以後，不但不足以消遣，反成了箇無窮之累，我看你老哥也還是不消遣的爲是！』人瑞道：『我自有分寸，斷不上這箇當的。』

說著，只見門簾一響，進來了兩箇妓女；前頭一箇有十七八歲，鴨蛋臉兒；後頭一箇有十五六歲，瓜子臉兒。進得門來，朝炕上請了兩箇安。人瑞道：『你們來了。』朝裏指道：『這位鐵老爺，是我省裏的朋友。翠環！你就伺候鐵老爺，坐在那邊罷。』只見那箇十七八歲的就挨著人瑞，在炕上坐下了。那十五六歲的，却立住，不好意思坐。老殘就脫了鞋子，挪到炕裏邊去，盤膝坐了，讓他好坐，他就側著身，趑趑著坐下了。

老殘對人瑞道：『我聽說此地沒有這箇的，現在怎樣也有了？』人瑞道：『不錯，此地還是沒有的。他們姐兒兩箇，本來是平原二十里鋪做生意的。他爹媽就是這城裏的人，他媽同著他姐兒倆在二十里鋪住，前月他爹死了，他媽回來，因恐怕他跑了，所以帶回來的。在此地原不上店，這是我問極無聊，叫他們找了來的。這箇叫翠花，你那箇叫翠環，都是雪白的皮膚，很可愛的。你瞧他的手呢，包管你合意。』老殘笑道：

『不用顧，你說的還會錯嗎。』

翠花倚住人瑞對翠環道：『你燒口煙給鐵老爺吸！』人瑞道：『鐵老爺不吸煙，你叫他燒給我吸罷。』就把

煙籠子遞給翠環。翠環掏拱著腰，燒了一口，上在斗上，遞過去。人瑞呼呼吸吸完，翠環再燒時，那家人把碟子一品鍋均已擺好，說：『請老爺們用酒罷。』人瑞立起身來說：『喝一杯罷。今天天氣很冷。』遂讓老殘上坐，自己對坐，命翠環坐在上橫頭，翠花坐在下橫頭，翠花拿著酒壺把各人的酒加了一加，放下酒壺，舉箸來先布老殘的菜。老殘道：『請歇手罷，不用布了，我們不是新娘子，自己會吃的。』隨又布了黃人瑞的菜，人瑞也替翠環布了一箸子菜，翠環慌忙立起身來說：『您那歇手。這實在不敢當的。』又替翠花布了一箸，翠花說：『我自己來吃罷。』就用勺子接了過來，送到嘴裏，喫了一點，就放下來了。人瑞再三讓翠環吃菜，翠環只是答應，總不動手。

人瑞忽然想起，把桌子一拍，說：『是了，是了。』遂直著嗓子喊了一聲『來啊。』只見門簾外走進一箇家人來，離席六七尺遠立住脚，人瑞點點頭，叫他走進一步，遂向他耳邊低低說了兩句話，只見這家人連聲應道：『噴！噴！』回頭就去了，過了一刻，門外進來一箇著藍布棉襖的漢子，手裏拿了兩箇三弦子，一箇遞給翠花，一箇遞給翠環，嘴裏向翠環說道：『叫你吃菜呢，好好的伺候老爺們。』翠環彷彿沒聽清楚，朝那漢子看了一眼。那漢子道：『叫你吃菜，你還不明白嗎？』翠環點頭道：『知道了。』當時就拿起碟子來布了黃人瑞一塊火腿，又夾了一塊布給老殘，老殘說：『不用布最好。』人瑞舉杯道：『我們乾一杯罷，讓他們姐兒兩箇唱兩曲，我們下酒。』說著，他們的三弦子已都和好了弦，一遞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

人瑞用碟子在一品鍋裏攪了半天，看沒有一樣好吃的，便說道：『這一品鍋裏的物件，都有徽號，您知道不知道？』老殘說：『不知道。』他使用碟子指著說道：『這叫怒髮衝冠的魚翅，這叫百折不同的海參，這叫年高有德的雞，這叫酒色過度的鴨子，這叫恃強拒捕的肘子，這叫真心如水的湯。』說著，彼此大笑了一

回。他們姐兒兩箇，又唱了兩三箇曲子。家人捧上自己做的雞來，老殘道：『酒很發了，就趁熱盛飯來喫罷。』家人當時端進四碗飯來，翠花立起，接過飯盤，送到客人面前，泡了雞湯，各自飽餐。

飯後，擦過臉，人瑞說：『我們還是炕上坐罷。』家人來撤去殘肴，四人都上炕去坐。老殘歇在上首，人瑞歇在下首，翠花倒在人瑞懷裏，替他燒煙，翠環坐在炕沿上，無事做，拿着弦子崩兒崩兒價撥弄着頑。

人瑞道：『補兄，我多時不見你的詩了，今日總算他鄉遇故知，您也該做首詩我們拜讀拜讀。』老殘道：『這兩天我看見凍河，很思做詩，正在那裏打主張，被你一陣胡攪，把我的詩也攪到那酒色過度的鴨子裏去了。』人瑞道：『你快別恃強拒捕，我可就要怒髮衝冠了。』說罷，彼此呵呵大笑。

老殘道：『有，有，有。明天寫給你看。』人瑞道：『那不行，你瞧這牆上有斗大一塊新粉的，就是爲你畫詩預備的。』老殘搖頭道：『留給你題罷。』人瑞把煙槍望盤子裏一放，說：『稍緩即逝，能由得你嗎？』就立起身來，跑到房裏，拏了一枝筆，一塊硯臺，一錠墨出來，放在桌上，說：『翠環！你來磨墨！』翠環當真倒了點冷茶，磨起墨來。

霎時間，翠環道：『墨得了，寫寫罷。』人瑞取了筒布褲子，說道：『翠花掌燭，翠環捧硯，我來揮灰。』把枝筆遞到老殘手裏。翠花舉着蠟燭臺，人瑞先跳上炕，立到新粉的一塊底下，把灰揮了，翠花翠環也都立上炕去，站在左右，人瑞招手道：『來！來！來！』老殘笑說道：『你真會亂。』也就站上炕去，將筆在硯臺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呵，就在牆上七歪八扭的寫起來了。翠環恐怕硯上墨凍，不住的呵。那筆上還是裹了細冰，筆頭越寫越肥，頃刻寫完，看是：——

『地裂北風號，長冰蔽河下。後冰逐前冰，相陵復相亞。河曲易爲塞，嵯峨銀橋架。』

歸人長咨嗟，旅客空嘆咤。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錦筵招妓樂，亂此淒其夜。」

人瑞看了，說道：「好詩，好詩。爲甚不落款呢？」老殘道：「題箇『江右黃人瑞』罷。」人瑞道：「那得要不得，冒了箇會做詩的名，擔了箇挾妓飲酒革職的處分，有點不合算。」老殘便題了「補殘」二字，跳下炕來。翠環姐妹放下視臺燭臺，都到火盆邊上去拱手；看炭已將盡，就取了些生炭添上。

老殘立在炕邊，向黃人瑞拱拱手道：「多擾，多擾。我要回屋子睡覺去了。」人瑞一把拉住，說道：「不忙，不忙。我今兒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性命，有天矯離奇的情節，正要與你商議，明天一黑早就要復命的。你等我吸兩口煙，長點精神，說給你聽。」老殘只得坐下。

未知究竟怎樣的案情，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章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黃水觀察嘉謨滔滔

話說老殘復行坐下，等黃人瑞吸幾口煙，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說給他聽，隨便也就躺下來了。翠環此刻也相熟了些，就倚在老殘腿上，問道：「鐵老，您貴處是那裏；這詩上說的是什麼話？」老殘一一告訴他聽。他便凝神想了一想道：「說的真是不錯。但是詩上也與說這些話嗎？」老殘道：「詩上不與說這些話，更說甚麼話呢？」

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過往客人，見的很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請他們講給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過兩箇意思：體面些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就無非說那箇姐兒長的怎麼好，同他怎麼樣的恩愛。那老爺們的才氣大不大呢，我們是不會知道的；只是過來過去的人，怎麼都是些大才，爲啥想一箇沒有才的看看，都看不著呢？我說一句僂話，既是沒有才的這們少，俗語說的好：「物以稀爲貴」，豈不是沒才的到成了寶貝了嗎？這且不去管他。」

「那些說姐兒們長得好的，無非都是我們眼前前的幾箇人，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嬌；不是說他「沈魚落雁」，就是說他「閉月羞花」。王嬌俺不知道他老是誰，有人說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沒樣子的嗎？一定靠不住了。」

「至於說姐兒怎樣跟他好，恩情怎樣重，我有一回發了傻性了，去問了問，那箇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煩了一夜，天明問他要討箇兩把銀子的體己，他就抹下臉來，直著脖子，梗亂嚷說：我正帳昨晚晚上就問發了，還要什麼體己錢？」那姐兒哩，再三央告著，說：「正帳的錢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

分，騰下的全是領家的奶拿去，一箇錢也放不出來；俺們的胭脂花粉，跟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錢買；光聽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問他要；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可以開口討兩箇伺候辛苦錢。再三央告著，他給了二百錢一箇小串子，望地下一摔，還要撻著嘴說：「你們這些強盜婊子，真不是東西，混帳忘八蛋。」這想有恩情沒有？因此我想做詩這件事，是很沒有意思的，不過造些謠言罷了。您老的詩，怎麼不是這箇樣子呢？」

老殘笑說道：「各師父，各傳授，各把戲，各變手，我們師父傳我們的時候，不是這箇傳法，所以不同。」黃人瑞剛纔把一箇煙吸完，放下煙槍，說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做詩不過是造些謠言，這句話真被這孩子說著了呢，從今以後，我也不做詩了，免得造些謠言，被他們笑話。」

翠環道：「誰敢笑你老呢？俺們是鄉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胡說亂道，您老爺可別怪著我！給您磕頭罷。」就側著身子朝黃人瑞把頭點了幾點。黃人瑞道：「誰怪著你呢？實在說的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老殘道：「這也罷了，只是你趕緊說你那稀奇古怪的案情罷！既是明天一黑早要復命的，怎麼還這個慢慢斯禮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講箇道理你聽，慢慢的再說那箇案子。我且問你，河裏的冰明天能開不能開？」老殘道：「不能開。」黃人瑞道：「決不能開，冰上你敢走嗎？明日能動身嗎？」老殘道：「不能動身。」黃人瑞道：「既不許動身，明天早起有甚麼要事沒有？」老殘道：「沒有。」

黃人瑞道：「卻又來。既然如此，你懂得回屋子去幹甚麼？當此沈悶寂寥的時候，有箇朋友談談，也就算苦中之樂了！況且他們姐兒兩箇，雖比不上牡丹芍藥，難道還及不上牽牛花，淡竹藍花嗎？煎燭斟茶，也就



很有趣的，我對你說，在省城或你忙我也忙，總想暢談總沒有箇空兒，難得今天相遇，正好暢談一回。我常說，人生在世，最苦的是沒地方說話，你看一天說到晚的話，怎麼說沒地方說話呢？大凡人肚子裏發話，有兩箇斤在：一箇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那是自己的話；一箇是從喉嚨底下出來的，那是應酬的話。這些話那些些人，不是比我強的，就是不如我的，比他強的他聽不起我，所以不能同他說話；那不如我的又聽得我，又不能同他說話。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境遇雖然差不多，心地卻就大不同了；他言詞爲比我強，就瞧不起我，自以爲不如我，就妒我；所以直沒有說話的地方。像你老哥，總算是圈子外的人，今日碰得相逢，我又素佩服你的，我想你應該憐惜我，同我談談，你個急著要走，怎麼放人不難受呢？

老殘道：『好。好。好。我就陪你談談。我對你說罷：我回屋子也是坐著，何必嬌強呢。因爲你已叫了兩箇姑娘，正好同他們說說情義話，或者打兩箇皮科兒，嘻嘻笑笑，我在這裏不便；其實我也不是道學先生，想喫冷豬肉的人，作甚麼僞呢？』

人瑞道：『我也正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呢。』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子抹上去，露出臂膊來，指給老殘看，說：『你瞧這些傷痕！教人可慘不可慘呢？』老殘看時，有一條一條青的，有一點一點紫的。人瑞又道：『這是膀子上如此，我想身上更可憐了！翠環！你就把身上解開來看看。』

翠環這時兩眼已擱滿了汪汪的淚，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來，被他手這們一拉，卻滴滴的連滴了許多淚。翠環道：『看什麼！怪臊的！』人瑞道：『你瞧這孩子瘦不瘦！看看怕甚麼呢？難道做了這項營生，你還害臊嗎？』翠環道：『怎不害臊？』翠花這時眼睜子裏也擱著淚，說道：『您別叫他脫了。』回頭朝窗外一看，低低向人瑞身中，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人瑞點點頭，就不作聲了。

老姨此刻欲在炕上，心裏想著：『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的精神，用了幾多的辛苦；淘氣搗破了塊皮，還要撫摩的，不但撫摩，心裏還要許多不受用；倘被別家孩子打了兩下，恨得甚麼似的；那種痛愛憐惜，自不待言。誰知撫養成人，或因年成饑饉，或因其父吸鴉片煙，或好酒，或被引官司擄果，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就糊裏糊塗，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被鴉兒鴉醋，有不可言說苦楚的境界。』因此，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鴉兒的刻毒，真如一箇師父傳授，總是一樣的字樣。又氣又恨，又是傷心，不覺眼睛角裏也自有點潮絲絲的起來了。

此時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只見外邊有人搗了一捲行李，由黃人瑞家人帶著，送到裏門去了。那家人出來，向黃人瑞道：『請老爺要過鐵老爺的房門鑰匙來，好送翠環行李進去。』老殘道：『自然要帶到你們老爺屋裏去。』人瑞道：『得了，得了。別喫冷豬肉了，把鑰匙給我罷。』老殘道：『那可不行，我從來不幹這事的。』人瑞道：『我早分付過了，錢已經都給了，你這是何苦呢？』老殘道：『錢給了不回來，該多少我明兒還你就得了。既已付過了錢，他老鴉子也沒有甚麼說的，也不會難爲了他，怕甚麼呢？』翠花道：『您當真的教他回去，跑不了一頓飽打，總說他是得罪了客。』老殘道：『我還有法子，今晚就帶他去，告訴他明兒仍舊叫他，這也就沒事了；況且他是黃老爺叫的人，干我甚麼事呢？我情願出錢，豈不省事呢？』

黃人瑞道：『我原來爲你叫的，我昨兒已經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不過大家解解悶兒，我也不一定要你如此如此。昨晚翠花在我屋裏講了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借此解解悶，也讓他少換兩頓打，那兒不是積功德呢？我先是因爲他的規矩，不留下是不準動換子的，倘若不黑就來，坐倒半夜裏說着

肚子，極巧還省不了一頓打，因為老鴿兒總是說：客人既留你到這時候，自然是喜歡你的，爲甚麼還叫你回來，一定是應酬不好。撞的不巧，就是一頓。所以我纔叫他們告訴說都已留下了。你不看見他那夥計叫翠環喫菜麼？那就是箇暗號。」說到此處，翠花向翠環道：「您自己央告央告鐵爺，可憐可憐你罷。」老殘道：「我也不爲別的，錢是照數給，讓他回去，他也安靜，我也安靜些。」翠花鼻子裏哼了一聲說：「您安靜是實，他可安靜不了的！」

翠環歪過身子，把臉兒向著老殘道：「鐵爺，我看您老的樣子，怪慈悲的，怎麼就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嗎？您老屋裏的炕，一丈二尺長呢，您老鋪蓋不過占三尺寬，還多著九尺地呢，就捨不得賞給我們孩子避一宿難嗎？倘若賞臉要我孩子伺候呢，裝煙倒茶也還會做；倘若惡嫌的很呢，求您老包滿些，賞箇炕角混一夜，這就恩典得大了。」

老殘伸手在衣服袋裏，將鑰匙取出，遞與翠花，說：「聽你們怎麼攪去罷。只是我的行李，可動不得的。」翠花站起來，遞與那家人，說：「勞您駕！看他夥計送進去，就出來，請您把門就鎖上，勞駕！勞駕！」那家人接著鑰匙去了。

老殘用手撫摩著翠環的臉說道：「你是那裏人？你鴿兒姓甚麼？你是幾歲賣給他的？」翠環道：「俺媽媽姓張。——」說了一句，就不說了，袖子內取出一塊手巾來擦眼淚，擦了又擦，只是不作聲。老殘道：「你別哭呀！我問你老底子家裏事，也是替你解悶的，你不願意說，就不說也行，何苦難受呢！」翠環道：「我原底子沒有家。」

翠花道：「您老別生氣！這孩子就是脾氣不好，所以常挨打；其實也怪不得他難受，二年前，他還是個

大財主呢。去年纔賣到俺媽這來，他爲自小兒沒受過這箇折騰，所以就種種的不討好，其實俺媽在這裏頭，算是頂善和的哩。他到了明年，恐怕要過今年這箇日子，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翠環竟掩面嗚咽起來。翠花喊道：「嘿！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您瞧老爺們叫您來爲開心的，您可哭開自己咧！那不得罪人嗎？快別哭咧！」

老殘道：「不必不必，讓他哭哭很好，你想他噁了一肚子的悶氣，到那裏去哭？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有脾氣的人，讓他哭箇發，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著翠環道：「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我知道黃老爺就沒忌諱的人，只管哭，不要緊的。」

黃人瑞在旁大聲嚷道：「小翠環！好孩子！你哭罷！勞你駕，把你黃老爺肚裏噁的一肚子悶氣，也替我哭出來罷！」大家聽了這話，都不禁發了一笑，連翠環遮著臉也噗嗤的笑了一聲。

原來翠環本來知道，在客人面前，萬不能哭的，只因老殘問到他老家的事情，又被翠花說出他二年前還是箇大財主，所以觸起他的傷心，故眼淚不由的直穿出來，要強忍也忍不住。及至聽到老殘說「他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裏去哭，讓他哭箇發，也算痛快一回，」心裏想道：「自從落難以來，從沒有人這樣體貼過，可見世界上男子，並不是箇箇人都是拿女兒家當糞土一般作踐的。只不知道像這樣的人，世界上多不多？我今生還能遇見幾箇？想既能遇見一箇，恐怕一定總還有呢。」心裏只願這個盡算，倒把剛纔的傷心儘算的忘記了。反側身坐地，兩個背貼背，忽被黃人瑞喊著，只託他替哭，怎樣不好呢？所以合著兩個眼淚，嘩嘩的哭了一聲，並抬頭來看了人瑞一眼。那知被他們看了這箇情景，越發笑箇不止。

翠環在刻心裏，一上意沒有，看看他的笑，只好閉緊嘴唇，隨著他的啼啼的發笑了一回。

老殘便道：「哭也哭過了，笑也笑過了，我還要問你，怎麼三年前，他還是箇大財主；翠花！你給我聽聽。」

翠花道：「他是俺這齊東縣的人，他家姓田，在這齊東縣南門外，有二頃多地，在城裏還有兩家貨舖子，他爹媽只養活了他，還有他箇小兄弟，今年纔五六歲呢。他還有箇老奶奶。俺們這大清河邊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畝地總要值一千多吊錢呢。他有二頃多地，不就是兩萬多吊錢嗎？連上舖子，就發三萬多了俗語說萬貫家財，一萬貫家財，就算財主，他有三萬貫錢，不算箇大財主嗎？」

老殘道：「如此說來，他家有三萬貫家財，是過很好日子的一家人家了。但是怎麼就會窮呢？一窩就窮到這箇地步呢？」

翠花道：「那纔快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這就是前年的事情。俺這黃河，不是三年兩頭的倒口子嗎？莊撫臺爲這箇事，焦的什麼似的。聽說有箇什麼大人，是南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拿了一本甚麼書給撫臺看，說：「這箇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寬了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埝，退守大隄。」這話一出來，那些候補大人，箇箇說好。撫臺就說：「這些陸裏百姓怎樣好呢？須得給錢叫他們搬開纔好。」誰知道這些總辦候補道王八蛋大人們說：「可不能叫百姓知道。您想這埝中間五六里寬，六百里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埝，那邊廢的掉嗎？」莊撫臺沒法，點點頭，嘆了口氣，聽說還落了幾點眼淚呢。這年冬天就趕緊修了大隄在濟陽縣兩岸，又打了一道隔堤。誰知道這兩樣東西，就是殺這幾十萬人的一把大刀，可憐他們這小百姓，那裏知道呢。」

「看官到了六月初幾裏，只聽人說：「大汎到咧，大汎到咧。」那埝上的隊伍，不斷的兩頭跑。那河裏的

水，一天長一尺多，一天長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埕頂低不很遠了，比著那埕裏的平地，怕不有一兩丈高，到了十三四裏，只見那埕上的報馬，一會一匹，一會一匹，不住的來來往往。到了第二天晌午時候，各營裏響號齊人，把隊伍都開到大堤上去。那時就有急伶人說：「不好了，恐怕要出亂子，俺們趕緊回去預備撥傢罷。」誰知道那一夜裏，三更時候，又趕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稀里花拉，那黃河水就像由一箇的倒下去了。那些村莊上的人，大半都還睡在屋裏，呼的一聲，水就湧去，驚醒過來，連跑是跑，水已經到了屋簷；天又黑，風又大，雨又急，水又猛，您老想，這時候有甚麼法子呢？」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話說翠花接着說道：「到了四更多天，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雲也散了，透出一箇月亮，湛明湛明的。那村莊裏頭的情形，是看不見的了，只有靠民埝近的，還有那抱着門板或桌椅板凳的，飄到民埝跟前，都就上了民埝；還有那民埝上住的人，祭竹竿子趕着牲人，也擄起來的不少。這些人得了性命，喘過一口氣來，但一想一家人都沒有了，就賸了自己，沒有一箇不是號咷痛哭；喊爹叫媽的，哭丈夫的，哭兒子的，一發哭聲，五百多里路長；您老看慘不慘呢？」

翠環接着道：「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舖子裏，半夜裏聽見人嚷說：『水下來了！』」大家聽了，都連忙起來。這一天本來很熱，人多半是穿着掛榜，在院子裏睡的，雨來的時候，纔進屋子去，剛進了屋，一箇驢兒，就聽外邊響起來了，連忙跑到街上看，城也開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頭本有箇小埝，——就是們口子用的埝——有五尺多高，這些人都出去守小埝。那時，雨纔住，天還陰著。一霎時，只見城外人拚命價望城裏跑，又見縣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裏來，上了城牆，只聽一片聲嚷說：『城外人家不許搬車馬！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關城，不能等了！』俺們也都爬到城牆上去看，這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預備堵城門。縣官老爺在城上喊：『人都進了城了！趕緊關城！』城廂裏頭本有預備的土包，關上城，就用土包把門堵緊了。俺們備齊了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牆。

到了這時，雲彩已經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媽看見齊二叔，就問道：「今年怎麼這們苦？」齊二叔道：「可不是呢。往年倒日子，水下來，初起不過尺把高，正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沒有過三尺的；

總不到頓把飯的工夫，水頭就過去，總不過二尺來往水。今年這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一霎就過了二尺，縣大老爺着勢頭不好，恐怕小捨守不住，叫人趕緊進城罷，那時水已將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雷這兩天沒見，敢是在莊子上麼？可擔心得很呢！」俺媽就哭了。說：「可不是呢！」

「當時只聽城上一片嘈嚷說：『小捨漫咧！小捨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價往下跑，俺媽哭著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著在旁邊哭。只聽人說：『城門縫裏過水。』那無賴人就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舖子，抓著被褥，就是被褥，抓著衣服，就是衣服，全掙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噴街上估衣舖的衣服，布店裏的布，都掙去塞了城門縫子；漸漸聽說：『不過水了。』又聽說：『土包單弱，恐怕擋不住。』這就看著多少人倒俺店裏去搬糧食口袋，望城門洞裏去填，一會看著搬空了；又有那紙店裏的紙，棉花店裏的棉花，又是搬箇乾盡。」

「那時天也明了，俺媽也哭昏了，俺也沒法，只好坐地守著。耳朵裏不住的聽人說：『這水真嚇人不得！城外屋子已經過了屋檐，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從來沒聽說有過這們大的水！』後來還是俺媽聽得影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裏，那可不像樣子了，聽見影計說：『店裏整布袋的糧食，都填滿了城門洞，圍子裏的散糧，被亂人搶了一箇精光，只有潑灑在地下的掃了掃，還有兩三擔糧食，被水沖了。』俺老媽子，他們家也在鄉下，聽說這們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都是沒有命了，直哭的想死不肯活。」

「大雷這兩天沒見，影計對俺媽說：『大家哩！兩日小水，俺媽倒了，許同眼官，說：『大雷這兩天沒見，俺媽倒了。』他倒說：『在屋裏睡覺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也得請他老人家出來見見。』」

「待得來到屋裏，誰道這他老人家不是睡覺，是嚇死了，摸了摸鼻息，已經沒有氣；俺媽一見，嚇的



聲，喫的兩口稀飯，跟著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了。虧得簡老王媽，在老奶奶身上儘自摩挲，忽然嘆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的呢。」忙著嘴對嘴的吹氣，又喊快拿葷湯來，到了下午時候，奶奶也過來了，俺媽也過來了，這算是一家平安了。有兩箇夥計在前院說話：「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這箇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進了城，怕一箇活的也沒有。」又一箇夥計道：「縣大老爺還在城裏，料想是不要緊的。」

老殘對人瑞道：「我也聽說，究竟是誰出的這箇主意？祭的是甚麼書？你老哥知道麼？」

人瑞道：「我是庚寅年來的，這是己丑年的事，我也是聽人說，未知確否。據說是史鈞甫史觀察的議，祭的就是賈讓的治河策，他說：『當年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地，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那天河道都在院上，他將這幾句指與大家看，說：『可見戰國時，兩隄相距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沒有河患。今日兩民埝相距不過三四里，卽兩大隄相距，尙不足二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廢民埝，河患斷無已時。』」官保說：「這箇道理，我也明白，只是這夾隄裏面，盡是村莊，均屬膏腴之地，豈不要破壞幾萬家的生產嗎？」他又指治河策給官保看，說：「請看這一段說：難者將曰，若此敗壞城廓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說：昔大禹治水，由隄嘗踏踏毀之故壑龍門，闢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尙且爲之，況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官保以爲夾隄裏的百姓，廬墓生產可惜。難道年年決口，就不傷人命嗎？此一勞永逸之事；所以官讓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恙，故謂之上策。漢朝方制，不過萬里，尙不嘗與水爭地，我國家方制數萬里，若反與水爭地，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

又指儲同人批評云：「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讀書人無不知賈讓治河策，等於聖經賢傳；惜治河者無讀書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宮保若能行此上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得一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宮保緜著眉頭道：「但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我捨不得這十幾萬百姓現在的身家。」兩司道：「如果可以一勞永逸，何不另籌一筆款項，把百姓遷徙出去呢？」宮保道：「只有這箇辦法，尙屬較妥。」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麼不遷，我卻不知道了。」

人瑞對寄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拏定主意，聽他去，水來俺就淹死去。」

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齊東縣，俺住在北門，俺三姨家北門，離民埝相近，北門外大街舖子又整齊，所以得後兩箇小埝都不小，聽說是一丈三的頂，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天，俺到埝牆上，看見那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箇，不遠一個，也沒人顧得去撈。有錢的打算搬家，就是雇不出船來。」

老殘道：「船呢？上那裏去了？」翠花道：「都被官裏拏了，差送饅頭去了。」老殘道：「送饅頭給誰喫？要這些船幹啥？」

翠花道：「饅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的人，被水沖的有一大半；還有一小半呢，都是急命討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屋頂；所以每一箇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百把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撲喫的去呢？有急命了，真行跳到水裏自盡的。虧得有撫臺派的委員，駕著船各處去送饅頭，——大人三箇，小孩兩箇。」

——第二天又有委員駕著空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爲啥？他說在河裏有撫臺給他送檣樑，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喫，那就餓死了。其實撫臺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您說這些人渾不渾呢？」

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是史觀察不是，雖未可知，然創此議之人，卻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孟子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到有十分之六七也。」又問翠環道：「後來你爹找著了沒有？還是就被水沖去了呢？」翠環收淚道：「那還不是跟水去了嗎？要是活著，能不回家來嗎？」大家嘆息了一回。

老殘又問翠花道：「你纔說，他到了明年，只怕要過今年這箇日子，也沒有了，這話是箇甚麼緣故？」翠花道：「俺這箇爹，不是死了嗎？喪事裏多花了一百幾十吊錢，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又輸了二三百吊錢，共總虧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萬過不去的了；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鬻二禿子家。這鬻二禿子，出名的厲害，一天沒有客，就要拏火鞭子烙人。俺媽要他三百銀子，他給了六百吊錢，所以沒有說妥。您老想，現在到年，還能有多少天？這日子眼看著越過越緊，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賣嗎？這一賣，翠環可就敬他難受了！」老殘聽了，默無一言。翠環卻只揩淚。

黃人瑞道：「殘哥！我纔說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正是這箇緣故。我想看著一箇老實孩子，送到鬼門關裏頭去，實在可憐；算起不過三百銀子的事情，我願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幾箇朋友湊湊；你老哥也隨便出幾兩，不拘多少。但是這箇名我卻不能替，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這事就容易辦了，你看好不好？」

老殘道：「這事不難。銀子呢，既然你老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再要跟人索化緣，就不妥當了。只是我斷不能要他，還得再想法子。」

翠環聽到這裏，慌忙跪下炕來，替黃鐵二公磕了兩箇頭，說道：「兩位老爺菩薩，救命恩人，捨得花銀子把我救出火炕，不管做甚麼了頭老媽子，我都情願。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我所以常挨打，也不怪俺這媽，實在是俺自己的過犯。俺媽當初因為實在餓不過了，所以把我賣給俺這媽，得了二十四吊錢，請轎中人等項，去了三四吊，只落了二十吊錢，接著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這錢可就光了。俺媽領著俺小兄弟討飯喫，不上半年，連餓帶苦，也就死了。只賸了俺一箇小兄弟，今年六歲，虧了俺有箇舊街坊李老爺，現在也住在這齊河縣，做箇小生意，他把他領了去，隨便給點喫喫。」

「只是那李老爺他自願還不足的人，那裏能管他飽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在二十四吊的時候，遇著好客給箇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兩箇月攢箇三千兩吊的給他寄來。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說了，我總能省幾箇錢給他寄來。倘要遠去呢，請兩位恩爺總要想法，許我把這箇孩子帶著，或寄放在庵裏廟裡，或找箇小戶人家養著；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恩爺，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您二位。可憐俺田家，就這一線的根苗。」說到這裏，便又號咷痛哭起來。人瑞道：「這又是一點難處。」

老殘道：「這也沒有甚麼難，我自請箇辦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兒兩箇，一輩子也無事就是了！你別哭！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们哭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來了。快快別哭罷！」翠環聽罷，趕緊忍住淚。骨瘦骨柴，替他們每人磕了幾箇響頭。老殘連忙將他攙起。誰知他頭顱的時候，用

力太猛，把額頭上搥了一箇大包，包又破了流血呢。老殘扶他坐下說：『這是何苦來呢！』又替他搥額上血輕輕揩了，讓他在炕上躺下。

於是老殘這就來向人瑞商議說，『我們辦這件事，當分箇前後次第：以替他贖身爲第一步，以替他探記爲第二步。贖身一事，又分兩層：以私商爲第一步，公斷爲第二步。此刻別人出他六百弔，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也先出六百弔，隨後再添；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你過爽快，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此刻銀價每兩換兩弔七百文，三百兩可換八百一十弔，連一切開銷，一定是用的了。看他領家的來，口氣何如，倘不憤拋，自然私了的爲是，如懷疑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人翁以爲何如？』人瑞道：『極是，極是。』

老殘又道：『老哥固然萬無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說是替箇親戚辦的就是了。等事情辦妥，就揭明擇配的宗旨，不然，領家的是不肯放的。』人瑞道：『很好！這箇辦法，一點不錯。』老殘道：『銀子是你我各出一半，無論用多少，皆是這箇分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頗不敷用，要請你老哥墊一墊，判了省城，我就還你。』

人瑞道：『那不要緊。贖兩箇翠環，我這裏的銀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辦妥，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老殘道：『一定要還的。我在有容堂，還存著四百多銀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的我沒飯喫，你放心罷。』人瑞道：『就是這們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他領家的去。』

翠花道：『早起您別去喊。明天早起，我們姐兒倆，一定要回去的。您老早起一喊，儻若被他們知道這箇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妹藏到鄉下去，再講盤子，那就受他的拏捏了。況且他們抽鴉片煙的人，也起不早。不

如下午你老先著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這事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是超陞了的人，不怕他，俺還得在火炕裏過活兩年呢。」

人瑞道：「那自然，還要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箇差人來，儻若你媽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一說著，大家都覺得喜歡得很。」

老殘便對人瑞道：「他們事已議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說的那箇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是實話是假話，說了我好放心。」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話說老殘與黃人瑞，方將如何拔救翠環之法，商議停妥，老殘便向人瑞道：「你適纔說，有箇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著無限的人命，又有夭矯離奇的情節，到底是真是假？我實實的不放心。」人瑞道：「別忙，別忙。方纔爲這三箇毛，頭的事，商議半天了；正經勾當，我的煙還沒有吸好，讓我吸兩口煙，是提神，告訴你。」翠環此刻心裏蜜蜜的高興，正不知如何是好，聽人瑞要吸煙，趕緊過錢子來，替人瑞燒了兩口吸著。

人瑞道：「這齊河縣東北上，離城四十五里，有箇大村鎮，名叫齊東鎮，就是周朝齊東野史那地方，這莊下有三四千人家，有條大街，有十幾條小街，路南第三條小街上，有箇賈老翁，這老翁年紀才五十五來歲，生了兩箇兒子，一箇女兒。大兒子在時，有三十多歲了，二十歲上娶了本村魏家的姑娘。魏賈這兩家，都是靠莊田喫飯，每人家有四五十頃田地。」

「魏家沒有兒子，只有這箇女兒，卻承繼了一箇過房姪兒在家，管理一切事務。只是這箇承繼兒子，不甚學好，所以魏老兒很不喜歡他，卻喜歡這箇女婿，如同珍寶一般。誰知這箇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時氣，到了八月半邊，就一命嗚呼哀哉死了。過了百日，魏老兒恐怕女兒傷心，常常接回家來過箇十天半月的，解解他的愁悶。」

「這賈家呢。第二箇兒子，今年廿四歲，在家讀書，人也長的清清秀秀的，筆下也還文從字順。賈老兒既把箇大兒子死了，這二兒子便成了箇寶貝，恐怕他勞神，書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兒今年十九歲，像貌長的

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幹。家裏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箇渾名，叫做賈探春。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箇讀書人家的女兒，性格極其溫柔，輕易不肯開口，所以人越發看他老實有用，起他箇渾名叫二默子。

「這賈探春長到一十九歲，爲何還沒有婆家呢？只因爲他才貌雙全，鄉莊戶下，那有那們俊俏男子來配他呢？只有鄰村一箇吳二浪子，人卻生得個儼不群，像貌也俊，言談也巧，家道也豐富，好騎馬射箭，口說實家本是箇老親，一向往來，彼此女眷，都是不迴避的。只有這吳二浪子，曾經託人來求親，賈老兒推辭，這箇親事，倒還做得；只是听得人說，這吳二浪子，鄉下已經偷上了好幾箇女人，又好賭，又時常存心騙着城裏去頑耍，動不動一兩箇月的不回來，心裏算計：這箇人家，雖算鄉下的首富，終久家私要保不住，因此就沒有應許。以後卻是再要找箇人才家道相平的，總找不著，所以把這親事就此擱下了。

「今年八月十三，是賈老大的週年，家裏請和尚拜了三天懺，——是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天。經懺拜完，親老兒就接了姑娘回家過節。誰想當天下午，陡聽人說：『賈老兒家，全家喪命。』這一慌，真就慌的不成話了。連忙跑來看時，卻好鄉約里正，俱已到齊，全家人都死盡，止有賈探春和他姑娘來了，都哭的淚人似的。頃刻之間，魏家姑奶奶，——就是賈家的大娘子——也趕到了，進得門來，聽見一片哭聲，也不曉得青紅皂白，只好號咷大哭。

「當時里正前後看過：計門房死了看門的一名，長工二名，廳房堂屋倒在墻下死了書童一名，廳房裏面賈老兒死在炕上，二進上房死了賈老妻二名，旁邊老媽子一名，炕上三歲小孩子一名，廚房裏老媽子一名，了頭一名，廂房裏老媽子一名，前廳廂房管管先生一名，——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當時其裏，



連夜報上縣來，縣裏次日一清早，帶同伴作下鄉，一一相驗，沒有一箇受傷的人，骨節不硬，皮膚不發青紫，既非殺傷，又非服毒，這沒頭案子，就有些難辦。一面賈家辦理棺殮，一面縣裏俱稟申報撫臺。縣裏正在草稿，突然賈家遺簡報告，言已查出被人謀害形蹟。」

方說到這裏，翠環拾起頭來喊道：「您瞧！窗戶怎樣這們紅呀！」一言未了，只聽得必剝剝的響音，外邊人聲嘈雜，大家喊叫。說：「起火！起火！」幾箇連忙跑上房門來，纔把簾子一掀，只見那火，正是老殘住的廂房後身；老殘連忙身邊摸出鑰匙，去開房門上的鎖，黃人瑞大聲喊道：「多來兩箇人，帶教老爺搬東西！」老殘剛把鐵鎖開了，將門一推，只見房內一大團黑煙，望外一撲，那火舌已自由窗戶裏冒出來了。老殘被那黑煙沖來，趕忙望後一退，卻被一塊牆頭絆住，跌了一交，恰好那些搬東西來的人，正自趕得，就勢把老殘扶起，攙過東邊去了。

當下看那火勢，怕要連著上房，黃人瑞的家人，就帶著衆人，進上房去搶搬東西。黃人瑞站在院心裏，大叫道：「趕先把那帳箱搬出！別的卻還在後。」說時，黃升已將帳箱搬出，那些人多手雜的，已將黃人瑞箱籠行李都搬出來，放在東牆腳下，店家早已搬了幾條長板凳來，請他們坐。人瑞檢點物件，一樣不，卻還多了一件，趕忙叫人搬往櫃房裏去。看官！你猜多的一件是何物事，原來正是翠花的行李。人瑞自這回官心來看火，儼若見了，有點難堪，所以叫人搬去，並對二翠道：「你們也往櫃房裏避一避去，立刻縣官就來。」二翠聽說，便順牆根走往前面去了。

且說火起之時，四鄰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尋覓了水桶水盆之類，趕來救火。無奈黃河南岸俱已填得實實的，當中雖有流水之處，人卻不能去取。店後有箇大坑塘，卻早凍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兩口井裏的水，你

想慢慢一桶一桶打起，中何用呢？這些人人急智生，就把坑裏的冰鑿開，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那知道冰的力量，比水還大，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塊地方沒了火頭。這坑正在上房後身，有七八箇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後邊有數十箇人運冰上屋，屋上人接著望火裏投，一半投到火裏，一半落在上房屋上，所以火越投越上房這邊來。

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縣官已到。帶領人夫，手執提鉤，趕得尋件，前來救火。進得門來，見火勢已衰，一面用鉤撻將屋扯倒，一面飭人取黃河淺處薄冰拋入火裏，以壓火勢，那火也就漸漸的熄了。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走上前來，請了一箇安，說道：『老憲靈受驚不小！』黃人瑞道：『也還不怎樣，但是我們補翁燒得苦點。』因向縣官道：『子翁！我介紹你會箇人，此人姓錢，號補殘，與你頗有關係，那箇案子上，要倚賴他纔好辦。』縣官道：『噫呀呀！錢補殘在此地嗎？快請過來相會。』人瑞即招手大呼道：『殘兄！請這邊來！』

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船上，因見縣官來，蹣過人叢裏，借着火爲迴避，今聞招呼，趁走過來，縣官作了箇揖，彼此道些慕慕的話頭。縣官有馬札子，老殘與人瑞仍坐在長凳子上。

原來這齊河縣姓王，號子謙，也是江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箇進士出身，倒不糊塗。當下人瑞對子謙道：『我想閣下齊東村一案，只有請補翁寫封信給官保，須派白子齋來，方得昭雪；那箇絕物，也不敢過於個強。我輩都是官，不好得罪他的，補翁是方外人，無須忌諱。尊憲以爲如何？』子謙聽了，歡喜非常，說：『曹茂氏活該有救星了！好極！好極！』老殘聽得沒頭沒腦，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只好含糊諾諾。

當時火已全熄，縣官要扯二人到衙門去住，人瑞道：「上房既未燒著，我仍可以搬入去住，只是錢公未免無家可歸了。」老殘道：「不妨，不妨。此時夜已深，不久便到明天，天明後，我自會上衙置辦行李，毫不礙事。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衙門裏去，老殘道：『我打攪黃兄是不妨的，請放心罷。』縣官又殷勤問道：『補翁燒了些甚麼東西？未免大破財了。但是敝縣購辦得出的，自當稍盡微薄。』老殘笑道：『布袋一方，竹筍一隻，布衫袴兩件，破書數本，鐵串鈴一枚確如此而已。』縣官笑道：『不確罷。』也就笑著。

正要告辭，只見地保同著差人，一條鐵索，鎖了一箇人來，跪在地下，像雞子啄米似的，連連磕頭，嘴裏只叫：『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那地保跪一條腿在地下，稟道：『火就是這箇老頭兒屋裏起的。請大老爺示：還是帶回衙門去審？還是在這裏審？』

縣官便問道：『你姓什麼？叫甚麼？那裏人？怎麼樣起的火？』只見那地下的人，又連連磕頭，說道：『小的姓張，叫張二，是本城裏的人，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因為昨兒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三更多天，纔稍爲空閒一點，回到屋裏睡覺，誰知小衫袴汗濕透了，剛睡下來，冷得異樣，越冷越打戰，就睡不著了。小的看這屋裏，放著好些粟糶，就抽了幾根，燒著烘一烘，又想起窗戶臺上有上房客人喫膳下的酒，賞小的喫的，就掣在火上烘熱了，喝了幾鐘；誰知道一天乏透的人，得了點煖氣，又有兩杯酒下了肚，糊裏糊塗，坐在那裏，就睡著了。剛睡著，一會兒的工夫，就覺得鼻子裏煙囪的難受，慌忙睜開眼來，身上棉襖已經燒著了一次塊，那粟糶打的壁子，已通著了。趕忙出來找水來潑，那火已自出了屋頂，小的也沒有法子了。所招是實，求大老爺天恩。』

縣官罵了一聲「滾蛋」，說：『帶到衙門裏辦去罷。』說罷，立起身來，向黃鐵二公告辭。又再三叮囑人

蓄，務必設法弄成那一案，然後匆匆的去了。

那時火已熄盡，只冒白氣，人瑞蒸著黃升帶領眾人，又將物件搬入，依舊陳列起來。人瑞道：「屋子裏煙火氣太重，燒盒萬壽香來薰薰。」人瑞笑向老殘道：「鐵公！我看你還忙著回屋去不回呢？」老殘道：「他是被你一留再留的留壞了，儼若我在屋裏，不至於被他燒得這們乾淨。」人瑞道：「咳！不害眼！這回你回去，只怕連你還燒死在裏頭呢！你不好好的謝我，反來埋怨我，真是不識好歹。」老殘道：「難道我死在人嗎？你不賠我，看我同你干休嗎？」

說著，只見門簾揭起，黃升領了一箇戴大帽子的進來，對著老殘打了一箇千兒，說：「做上爺爺做次老爺請安。送了一付鋪蓋來，是敝上自己用的，騰騰點，請大老爺不要嫌棄，明天叫裁縫趕緊做新的送過來，今夜先將就點兒罷。又狐皮袍子馬褂一套，請大老爺隨便用罷。」

老殘立起來道：「累你們費上費心，行李曾且留在這裏，借用一兩天，等我自己買了，就搬遷；衣裳我已經都穿在身上，並沒有燒掉；不勞費上費心了，回去多多道謝。」那家人還不肯把衣服帶去。黃人瑞便說：「衣服鐵老爺決不肯收的，你就說我說的，你帶回去罷。」家人又打了箇千兒去了。

老殘道：「我的燒去也還罷了，總是你瞎搗亂，平白的把翠環的一捲行李，也燒在裏頭，你說冤不冤呢？」黃人瑞道：「那纔更不要緊呢。我說他那鋪蓋，總共值不到十兩銀子，明日賞他十五兩銀子，他媽還喜歡的不不得呢。」翠環道：「可不是呢。大約就是我這箇劍露的人，一捲鋪蓋，害了鐵爺許多好東西都燒淨了。」

老殘道：「物件倒沒有值錢的，只可惜我兩部宋版書，是有錢沒處買的，未免可惜，然也是天數，只索聽

他罷了。」人瑞道：「我看宋板書，到也不稀奇，只是可惜你那搖的串鈴子也毀掉，豈不是失了你的衣鉢，做盤了嗎？」老殘道：「可不是呢。這可應該你賠了罷，還有甚麼說的。」

人瑞立起身來笑說道：「罷，罷，罷。燒了他的鋪蓋，燒了你的串鈴，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對著翠環作了箇揖，又對老殘作了箇揖，說道：「從今以後，他也不用作賣皮的樣子，你也不要作說嘴的郎中了。」

老殘大叫道：「好，好，好。罵的好苦，翠環！你還不去擗他的嘴！」翠環道：「阿彌陀佛！總是兩位慈悲。」翠花點點頭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由此作官，這把火到也實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去二位道喜。」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卻從良，我卻從賤了。」

實人瑞道：「閒話少講。我且問你：是說話？是睡？如睡，就收拾行李。如說話，我就把那書再當當給你。」隨即大叫了一聲「來啊！」老殘道：「你說。我很願意聽。」人瑞道：「不是方纔說到賈家漢子來書，隱查出被人謀害的情形嗎？原來這賈老兒桌上有喫殘了的半箇月餅，一大半人房裏，都有喫月餅的痕跡，這月餅卻是前兩天魏家送得來的，所以賈家新承繼來的箇兒子，名叫賈幹的，同了賈探春告說：「是魏家子賈魏氏與人通姦，用毒藥謀害一家十三口性命。」

「齊河縣王子謹，就把這賈幹傳來，問他姦夫是誰，卻又指不出來。食殘的月餅，只有半箇，只認得標子，箇子裏卻是有點砒霜。王子謹把這賈魏氏傳來問這情形，賈魏氏供：「月餅是十二日送來的，食殘在賈家，記當時曾有人喫過，并未會死。」又把那魏老兒傳來，魏老兒供稱：「月餅是太夫人房裏傳來的，食殘在魏家，可以覆證的。」及至把四美齋傳來，又供月餅確是他家做的，而箇子卻是魏家送得來的。魏老兒一見，卻不得不把魏家父女暫且收管，雖然收管，卻未上刑具，不過監裏的一間空屋，聽他自己去希羅罷了。」

「子謹心裏覺得忤作相驗，實非中毒，自己又親身相驗，實無中毒情形，即使月餅中有毒，未必人人都能同時喫的，也沒有箇毒輕重的分別嗎，因苦主家催求訊斷得緊，就詳了撫臺，請派員會審，前數日，恰巧派了剛聖慕來，此人姓剛，名弼，是昌諫家的門生，專學他老師，清廣得格登登的，一跑得來，就把那魏老兒上了一夾棍，賈魏氏上了一拶子，兩箇人都暈絕過去，卻無口供。」

「那知冤家路兒窄，魏老兒家裏的管事卻是愚忠老實人，看見主人翁喫這冤枉官司，遂替他籌了些款，到城裏來聽打，一投投到一箇鄉紳胡學人家。」

說到此處，只見黃升揭開簾子走進來，說：「老爺叫呀。」人瑞道：「收拾鋪蓋。」黃升道：「鋪蓋怎樣放法？」人瑞想了一想：「說外間冷，都睡到裏邊去罷。」就對老殘道：「裏間炕很大，我同你一睡，一箇，叫他們姐兒倆打開鋪蓋捲睡當中，好不好？」老殘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棲了。」人瑞道：「守着兩箇，還孤棲箇甚麼呢？」老殘道：「管你孤棲不孤棲，趕緊說！投到這胡學人家怎麼樣呢？」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話說老殘急忙要問他，投到胡舉人家便怎樣了。人瑞道：「你越著急，我越不著急，我還要抽兩口煙。」老殘急於要聽他說，就叫：「翠環！你趕緊燒兩口，讓他吸了好說。」翠環祭著餃子便燒。

黃升從裏面把行李放好，出來回道：「他們的鋪蓋，叫他夥計來放。」人瑞點點頭。一刻，見先來的那夥計跟著黃升進去了。原來馬頭上規矩：凡妓女的鋪蓋，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家人斷不肯替他放的，又袋之鋪蓋之外，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事，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別人放的，就處處尋覓了。

卻說夥計放完鋪蓋出來，說道：「翠環的燒了，怎麼樣呢？」人瑞道：「那你就不要管，罷！」老殘道：「我知道。你明天來，我賠你二十兩銀子，重做就是了。」夥計說：「不是爲銀子，老爺請放心。爲的是今晚夜裏。」人瑞道：「叫你不要管，你還不明白嗎？」翠環也道：「叫您不要管，您就回去罷！」那夥計纔低著頭出去。

人瑞對黃升道：「天很不早了。你把火盆裏多添點炭，坐一壺開水在旁邊，把我墨盒子筆取出來，取幾張紅格子白八行書，同信封孛子出來，取兩枝洋蠟，都放在桌上，你就去睡罷。」黃升答應了一聲是，就去照辦。這個人瑞煙也吸完。老殘問道：「投到胡舉人家公堂了嗎？」

人瑞道：「這會鄉下糊塗老兒，見了胡舉人，爬下地就磕頭，說：『如能救得我主人的，高代封條。』」胡人道：「封條不濟事，要有錢纔能辦事呀！這大老爺，我在省城裏也與他同過席，是認得的。你先拿一千

銀子來，我替你辦！我的酬勞在外。」那老兒倒從懷裏掏出箇皮靴裏兒來，取出五百一張的票子兩張，交與胡舉人。卻又道：「但能官司了結無事，就再花多少，我也能辦。」胡舉人點點頭。喫過午飯，就穿了衣冠，來拜老剛。」老殘拍著炕沿道：「不好了！」

人瑞道：「這淫蛋的胡舉人來了呢，老剛就請鬼。見了略說了幾句套話，胡舉人就這一千銀票子雙手捧上。說道：「這是賈魏氏那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老殘道：「一定翻了呀！」人瑞道：「翻了倒還好。卻是沒有翻。」老殘道：「怎麼樣呢？」

人瑞道：「老剛卻笑嘻嘻的雙手接了，看了一眼，說道：「是誰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嗎？」胡舉人道：「這是同裕的票子。是徽縣第一箇大錢莊，萬彙得住。」老剛道：「這們大箇案情，一千銀子那管得呢！」胡舉人道：「魏家人說只要早早了結沒事，就再花多些，他也願意。」老剛道：「十三條人命，一千銀子一條，也還值一萬三呢！也罷，既是老兒來，兄弟情願減半算，六千五百兩銀子罷。」胡舉人連聲答應道：「可以行得。可以行得。」老剛又道：「老兄不過是箇介紹人，不可專主，請回去切實問他一問，也不必問票子來。只須老兒寫明云：減牛六五之數，前途願出。兄弟憑此，明日就斷結了。」胡舉人歡喜的寫不得，出去就與那鄉下老兒商議。鄉下老兒聽說官司可以了結無事，就擅專一回，諒多年賓東，不致違背，況且不要現銀子；就高高興興的，寫了箇五千五百兩的憑據，交與胡舉人。又寫了箇五百兩的憑據，爲胡舉人的謝儀。這渾蛋胡舉人，寫了一封信，并這五千五百兩憑據，一并送到縣衙門裏來。老剛收下，還給箇收條。

等到第三更時分，才同王子儀會審的，這些情節，子儀卻一絲也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聲帶人，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卻都死了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便從懷裏摸出那箇一千兩銀票，



并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和那胡舉人的書子，先遞給子謹看了一遍；子謹不便措辭，心中卻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剛弼等子謹看過，便問魏老兒道：「你認得字嗎？」魏老兒供：「本是讀書人，認得字。」又問賈魏氏：「認得字嗎？」賈魏氏供：「從小上過幾年學，認字不多。」老剛便將這銀票筆據叫差人注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緣故？」剛弼道：「別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假，這箇憑據是誰的筆蹟，下面註著名號，你也不認得嗎？」——叫差人——「你再給那箇老頭兒看！」魏老兒看過，供道：「這憑據是小的家裏管事的寫的。但不知他爲甚麼事寫的。」

「剛弼哈哈大笑說：「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箇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一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們兩箇窮凶極惡的人，前日頗能熬刑，不如趁勢討他箇口氣罷。我就對胡舉人說：你告訴他管事的去，說害了人家十三條性命，就是一千兩銀子一條，也該一萬三千兩。胡舉人說：恐怕一時拿不出許多。我說：只要他心裏明白，銀子便遲些日子不要緊的。如果一千銀子一條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兩銀子一條命，也該六千五百兩，不能再少。胡舉人連連答應。我還怕胡舉人孟浪。再三叮囑他，叫他把這折半的道理告訴你們管事的，如果心服情願，叫他寫箇憑據來，銀子早遲不要緊的。第二天。果然寫了這箇憑據來。我告訴你：我與你無冤無仇，我爲甚麼要陷害你們呢？你要摸心想一想，我是箇朝廷家的官，又是撫臺特委我來幫著王大老爺來審這案子，我若得了你的銀子，開脫了你們，不但辜負撫臺的信任，那十三條冤魂，肯依我嗎？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在我這裏花的是六千五百兩，在別處花的尚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

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卻不敢答應；爲甚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饑上許多刑具的苦楚。」

「那父女兩箇，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尊你，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嘎！」夾棍拶子望堂上一擡，驚魂動魄價響。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著！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講！』幾箇差役走上幾步，跪一條腿，喊道：『請大老爺示！』剛弼道：『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些讓犯人不甚喫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力一緊，把那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箇整屬首，本官又有箇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賈魏氏，只不許拶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拶，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

「可憐一箇賈魏氏，不到兩天，就真熬不過了，哭得一絲半氣的，又忍不得老父受刑，就說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謀害的。父親委實不知情。』剛弼道：『你爲甚麼害他全家？』賈魏氏道：『我爲她嫌不和，有心謀害。』剛弼道：『她嫌不和，你害他一箇人很够了，爲甚麼毒他一家子呢？』賈魏氏道：『我不願害他一人，因沒有法子，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因爲他最好喫月餅，讓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剛弼問：『月餅餡子裏，你放的甚麼毒藥呢？』賈魏氏供：『是砒霜。』剛弼問：『那家裏的就霜呢？』賈魏氏供：『時人藥店裏買的。』剛弼又問：『那家藥店裏買的呢？』賈魏氏供：『自己不會上街，叫大舅的，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剛弼又問：『叫誰買的呢？』賈魏氏供：『就是這家被毒死了的長子

王二。」剛弼又問：「既是王二替你買的，何以他又肯喫這月餅受毒死了呢？」賈魏氏供：「我叫他買毒霜的時候，只說爲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剛弼又問：「你說你父親不知情，你豈有箇不同他商議的呢？」賈魏氏供：「這砒霜是在婆家買的。買得好多了，正想趁箇機會放在小姨喫食裏，直幾日都無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們做月餅餡子，問他們何用，他們說送我家節禮，趁無人的時候，就把砒霜擱在餡子裏了。」

「剛弼點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問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絲不錯，只是我听人說，你公公平常待你極爲刻薄，是有的罷？』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親生女兒一般恩惠，沒有再厚的了。』剛弼道：『你公公橫豎已死，你何必替他剝護呢？』魏氏聽了，拾起頭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弼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箇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既殺了公公，總是箇凌遲，你又何必要坐成箇故殺呢？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剛弼一笑道：『論做官的道理呢，原該追究箇水盡山窮，然既已如此，先讓他把這箇供畫了再說。』」

黃人瑞將案情說明了，因向老殘道：「這是前兩天的事。現在他還要算計那箇老頭子呢！昨日我在縣衙門裏喫飯，王子謹氣得要死，逼得不敢開口，一開口，彷彿得了魏家若干銀子似的。李太尊在此地，也覺得這案情不妥當，然也沒有法想。商議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壽弄來纔行。這瘋剛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還靠得住些。白子壽的人品學問，爲衆所推服，他還不敢藐視，舍此更無能制伏他的人了。只是一兩天白，就要上詳，宮保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設法了。只是沒法通到宮保面前去，凡我們同寅，都要避點嫌疑，昨日我看見老哥，我從心裏裏歡喜出來，請你想箇甚麼法子。」

老殘道：「我也沒有良策。不過這種事情，其勢已迫，不能計出萬全的，只有就此情形，我寫封信稟官保，請官保派白太尊來覆審。至於這一磔響不響，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管呢！但寫信要費眼目中，盡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罷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遲，筆墨紙張都預備好了，請你老人家就此動筆。翠環！你去點蠟燭，泡茶。」

老殘灑了一澀神，就到人瑞屋裏坐下，翠環把洋燭也點着了。老殘揭開墨盒，拔出筆來，鋪好了紙，拈筆便寫。那知墨盒子已凍得像塊石頭，筆也凍得像箇畫核子，半筆也寫不下去。翠環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老殘將筆捺在手裏，向著火盆一頭烘，一頭想；半雲功夫，墨盒裏冒白氣，下半邊已化了。老殘就寫，寫兩行，烘一烘，不過半箇多時辰，信已寫好，加了箇封皮，打算問人瑞信已寫妥，交給誰送去，對翠環道：「你請黃老爺進來！」

翠環把房門簾一揭，昏昏的笑箇不止。低低喊道：「鐵老！您來瞧！」老殘望外一看，原來鐵老扁在門簾，雙手抱著煙槍，頭歪在枕頭上，口裏插三四寸長一條口涎，腿上卻蓋了一條狼皮褥子。再看那鐵老，現在鹿皮毯上，兩隻腳都縮在衣服裏頭，兩隻手縮在袖子裏，頭卻不在枕頭上，半箇臉縮在衣服大襟裏，半箇臉靠著袖子；兩箇人都睡得實沈沈的了。老殘看了，說：「這可睡不得，快點喊他們起來。」老殘就去拍人瑞道：「醒醒罷！這樣要受病的。」人瑞驚覺，惺惺忪忪的，睜開眼說道：「呵呵！信寫好了嗎？」老殘說：「寫好了。」人瑞掙扎着坐起，只見口邊那條涎水，由袖子上滾到煙盤裏，跌成幾段，原來久已化作一條冰了。老殘拍人瑞的時候，翠環卻到翠花身邊，先向他衣服摸著兩隻腳，用力往外一扯，翠花驚醒，連吸兩口氣，說：「連忙揉揉眼睛，叫道：『可凍死我了！』兩人進來，都奔向火盆就暖，那知火盆無人添炭，

只騰一層白灰，幾星餘火，卻還有熱氣。翠環道：「屋裏火盆旺旺呢！快向屋裏烘去罷！」四人如何討得這屋來。

翠花看鋪蓋三分，俱已擺得齊楚，就去看他縣裏送來的，卻是一牀藍湖縐被，一牀紅湖縐被，兩套不脫的襪子，一箇枕頭，指給老殘道：「您瞧這鋪蓋好不好？」老殘道：「太好了。」便向人瑞道：「信寫完了。請你看。」

人瑞一面烘火，一面取過信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說：「很切實的。我想總該發遣！」老殘道：「你信送去呢？」人瑞腰裏摸出袋來一看，說：「四點鐘了，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縣裏差備人去。」老殘道：「縣裏人都起身得遲，不如天明後，同店家商議，雇箇人去更妥。只是這河難得過去？」人瑞道：「這河昨晚就有人跑凌。單身人過河，很便當的。」

大家烘著火，隨便閒話，兩三點鐘工夫，極容易過，不知不覺，東方已自明了。人瑞喊起黃升，叫備店商家商議，雇箇人到省城送信，說：「不過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條來，我賞銀十兩。」行了一刻，只見店夥回了一箇人來說：「這是我兄弟。如大老爺送信，他可以去。他送過幾回信，頗行，到衙門裏也敢進去。請大老爺放心。」當時人瑞就把上撫臺的稟交給他，自收拾投遞去了。

這裏人瑞道：「我們這時該睡了。」於是黃鐵睡在兩邊，二翠睡在當中，不多一刻，都已鼾鼾睡著。一覺醒來，已是午牌時候，翠花家夥計早已在前首等候，攙了他姊妹兩箇回去，將鋪蓋捲了一并挑著就走。人瑞道：「今晚就讓他們兄弟領來，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夥計答應著是，便同兩人前去。翠環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道：「您別忘了啊！……」人瑞老殘俱笑著點點頭。二人洗臉，歇了片刻就喫午飯，飯畢，已兩

點多鐘，人瑞自進署去了。說：『倘有回信，喊我一聲。』老殘說：『知道。你請罷！』

人瑞去後，不到一箇時辰，只見店家領那送信的人，一頭大汗，走進店來，懷裏取出一箇馬封，紫花大印，拆開，裏面回信兩封：一封是莊宮保親筆，字比核桃還大；一封是內文案上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現蒙委泰，即派人去代理，大約六七天可到。并云：『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老殘看了，對送信人說：『你歇著罷！晚上來領賞。喊黃二爺來！』店家說：『同黃大老爺進衙門去了。』

老殘想：『這信交誰送去呢？不如親身去走一遭罷！』就告店家，鎖了門，竟自投縣衙門來。進了大門，見出出進進人役甚多，知有堂事。進了儀門，果見大堂上陰氣森森，許多差役兩旁立著。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妨上去看看，甚麼案情。』立在差役身後，卻看不見。只聽堂上嘆道：『賈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死罪已定，自是無可挽回。你卻竭力開脫你那父親，說他并不知情，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縣也沒有留不成全你的。但是你不招出你的姦夫來，你父親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姦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這樣苦法，他倒躲得遠遠的，連飯都不替你送一盃，這人的情義也就很薄的了；你卻抵死不肯招出他來，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擔著死罪，聖人云：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爲了父親，尙且顧不得他。何況一箇相好的男人呢？我勸你招了的好。』只聽底下只是嚶嚶啜泣。又聽堂上喝道：『你還不招嗎？不招，我又要動刑了！』又聽底下絲半氣的說了幾句，听不出甚麼話來。只聽堂上嘆道：『他說甚麼？』聽一箇書吏上去回道：『賈魏氏說：是他自己的事，大老爺怎樣吩咐，他怎樣招，若叫他捏造一箇姦夫出來，實實無從捏造。』又聽堂上把驚堂一拍，罵道：『這箇淫婦！竟敢刁狡！移起來！』堂下無限的人大叫了一聲『嘎！』只

聽跑上幾箇人去，把拶子往地下一捺，霍綽的一聲，驚心動魄。

老殘聽到這裏，怒氣上沖，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開，大叫一聲：『站開！讓奴過去！』差人一閃，老殘走到中間，只見一箇差人一手提著賈魏氏頭髮，將頭提起，兩箇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拶子。老殘走上，將差人一扯，說道：『住手！』便大搖大擺走上暖閣，見公案上坐著兩人：下首是王子謫，上首心知就是這剛弼了。先向剛弼打了一躬，子謫見是老殘，慌忙立起，剛弼卻不認得，並不起身，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攙亂公堂！拉他下去！』

未知老殘被拉下去，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索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話說老殘看賈魏氏正要上刑，急忙搶上堂去，喊了住手，剛弼卻不認得老殘爲何許人，又看他青衣小帽，就喝令差人拉他下去，誰知差人見本縣大老爺早經站起，知道此人必有來歷，雖然容蕙了一聲「嘎！」卻沒一箇人敢走上來。老殘看剛弼怒容滿面，連聲吆喝，卻有意囑著他頑，便輕輕的說道：「你先離開我是甚麼人，且讓我先說兩句話；如果說的不對；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幾板子，夾我一兩夾棍，也不要緊，且問你：一箇垂死的老爺，一箇深閨的女子，案情我卻不管，你上他這手印腳跡，是甚麼意思，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這是制強盜的刑具，你就隨便施於良民，天理何存？良心何在？」

王子謹想不到撫臺回信已來，恐怕老殘與剛弼堂上較量起來，更下不去，連忙喊道：「補翁先生！請廳房裏去坐，此地公堂，不便說話。」剛弼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子謹稱他補翁，恐怕有點來歷，也不敢逼於脅自。老殘知子謹爲難，遂走過西邊來，對著子謹也打了一躬。子謹慌忙還揖，口稱「後面廳房裏坐。」老殘說道：「不忙。」卻從袖子裏取出莊富保的那箇覆書來，雙手遞給子謹。子謹見有紫花大印，不覺喜氣頓開，雙手接過，拆開一看，便高聲讀道：「示悉。自首者，札到便來，請即傳諭王剛二令，不得濫刑，趕送父女取保回家，候自守實訊。弟耀頓首。」一面遞給剛弼去看，一面大聲喊道：「奉撫臺傳諭，叫把總護父女刑具全行鬆放，取保回家，候自大人來再審。」底下聽了，答應一聲「嘎！」又大喊道：「當堂鬆刑囉！當堂鬆刑囉！」卻早七手八腳把他父女手印腳跡項上的鐵鍊子一鬆一箇乾淨，教他上來磕頭，替他說道：「謝撫臺大人恩典！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恩典！」



那團頭看信之後，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聽判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恩典，如同刀子戳心一般，早坐不住，跟往後堂去了。子謙仍向老殘拱手道：「請廳房裏去坐！兄弟略爲交代此案，就來奉陪。」老殘拱一拱手道：「請先生治公。弟尚有一事告退。」遂下堂，仍自大搖大擺的走出衙門去了。這裏王子謙吩咐了書吏，叫禮讓父女趕緊取保，今晚便要叫他們出去纔好。書吏一一答應，擊鼓退堂。

卻說老殘回來，一路走著，心裏十分高興，想道：「前日聞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自見了一箇酷吏，卻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喫了人參果，心裏還快活。」一路走著，不知不覺已出了城門，便是那黃河的隄搶了。上得隄去，看天色欲暮，那黃河已凍得同大路一般，小車子已不斷的夾着行走。心裏想道：「行李旣已燒去，便無累綴，明日便可單身回省，好去置辦行李。」又轉念道：「袁希同來信，叫我等白公來，以便商酌。明知白公辦理此事，遊刃有餘，然倘有未能周知之處，豈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嗎？只好耐心等待數日再說。」一面想著，已到店門，順便踱了回去，看有許多人正在那裏刨挖火裏的燼餘，堆了好大一堆，都是些零絀碎布，也就不去看他。

老殘回到上房，獨自坐地，過了兩箇多鐘頭，只見人瑞從外面進來，口稱「痛快！痛快！」又說：「那蘆剛退堂之後，隨即命家人檢點行李河石。子謙知道官保身軀，恐怕他回省，又出馮子，故極力贊他。說：『官保只有派白太尊覆審的話，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此案未了，斷不能走，你這樣去銷差，豈不是同官保嘔氣嗎？還不如當面說子謙的話。』」他想想，也只好以謝書了。子謙要請你陪他，你道：『不好，倒不如送桌好好的菜去，我替你陪客罷！』我討了這箇差復來的，你看好不好？」老殘道：「好。你喫白食，我擔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辭掉，看你喫甚麼？」人瑞道：『你只要有本事辭，只管辭，我就陪你

挨餓。」

說著，門口已有一箇戴紅纓帽兒的，擎了一箇全帖，後面跟著一箇挑食盒的進來，直定到上房，揭起簾進來，對著人瑞望老殘說：「這位就是鐵老爺罷？」人瑞說：「不錯。」那家人便搶前一步，請了一箇安，說：「敝上說，小縣分沒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飯，請大老爺包涵點。」老殘道：「這店裏飯很便當，不消費上費心，請挑回去，另送別位罷。」家人道：「主人吩咐，總要大老爺賞臉，家人萬不敢挑回去，與挨罵的。」人瑞在桌上擎了一張箋紙，披開筆帽，對著那家人道：「你叫他們挑到前頭竈屋裏去！」那家人揭開盒蓋，請老爺們過眼。原來是一桌極豐盛的魚翅席。老殘道：「便飯就當不起，這酒席太客氣，更不敢當了。」人瑞用筆在花箋上已經寫完，遞與那家人，說：「這是鐵老爺的回信，你回去說謝謝就是了。」又叫黃升賞了家人一弔錢，挑盒子的二百錢，家人打了兩箇千兒，道了謝，便去了。

這裏黃升掌上燈來，不消半箇時辰，翠花翠環俱到。他那夥計不等吩咐，已擡了兩箇小行李捲兒進來，送到房裏去。人瑞道：「你們鋪蓋真做得快！半天工夫，就齊了嗎？」翠花道：「家裏有的是鋪蓋，對付著就敷用了。」黃升進來，問：「開飯不開飯？」人瑞說：「開罷！」停了一刻，已先將碟子擺好。人瑞道：「今日北風雖然不刮，還是很冷，快溫酒來喝兩杯！今天十分快樂，我們多喝兩杯。」二翠俱舉起絃子來，唱兩箇曲子侑酒。人瑞道：「不必唱了。你們也喝兩杯酒罷。」翠花看二人非常高興，便問道：「您能這們高興，想必燕燕那裏送信的人回來了嗎？」人瑞道：「豈但回信來了，魏家爺兒倆，這時候怕都回到了家呢！」便將以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二翠。他姊兒兩箇，也自喜歡的了不得，自不消說。

卻說翠環聽了這話，不住的迷迷價笑，忽然又將柳眉雙鎖，默默無言。你道什麼緣故？他因聽見老殘一封

書去，撫臺便這樣的信從，若替他辦那事，自不費吹灰之力，一定妥當的，所以就迷迷價笑。又想他們的權力，雖然費用，只不知昨晚所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隨便說說就罷了的呢，這箇機會錯過，便終身無出頭之望，所以雙眉又鎖起來了。又想到他媽今年年底，一定要轉賣他，那翻二禿子兇惡異常，早還是病死，不覺臉上就泛了死灰的氣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箇良家女子，怎樣流落得這等下賤形狀，倒不如死了的乾淨，眉宇間又泛出一種英毅的氣色來。又想到自己死了，原無不可，只是一箇六歲的小兄弟，有誰撫養，豈不也是餓死嗎？他若餓死，不但父母無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燭，從此便絕；這們想法，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來想去，活又活不得，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覺那淚珠子便撲簌簌的滾將下來，趕緊用手絹子去擦。

翠花看見道：『您這妮子，老爺們今天高興。您又發甚麼昏？』人瑞看著他，只是憨笑。老瑞對他點了點頭，說：『你不用胡思亂想！我們總要替你想法子的！』人瑞道：『好！好！好！有錢老爺二手提拔你，我昨晚說的話，可是不算數的了。』翠環聽了大驚，愈覺得他自己慮的是不錯，正要向人瑞請問，只見黃升同了一箇人進來，朝人瑞打了一千兒，遞過一箇紅紙封套去。人瑞接過來，撐開封套口。朝裏一窺，便覺得懷裏去，說道：『知道了。』更不住的嘻嘻價笑。只見黃升說：『請老爺出來說兩句話。』人瑞便走出去。約有半箇時辰，纔慢慢地踱了進來，看著三箇人，俱默默相對，一言不發，人瑞愈覺高興。又見那緊裏的家人進來，向老殘打了一箇千兒說：『敝上說，叫把昨兒箇的一捲舊鋪蓋取回去。』老殘一楞，心裏想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你取了去，我睡甚麼呢？然而究竟是人家的物件，不便強留。』便說：『你取了去罷。』心裏卻是納悶。看著那家人進房，取將去了。只見人瑞道：『今兒我們本來很高興的，被這翠環一箇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喫了，這樣子都撒下去罷！』又見黃升來。當真把些碟子都撒了下去。此時不但

二翠摸不著頭腦，道：「老死也覺得詫異的很。隨即黃升帶著翠環窺影計，把翠環的鋪蓋簾也搬走了。」

翠環忙問：「啥事？啥事？怎麼不教我在這裏嗎？」夥計說：「我不知道。光聽說叫我取回鋪蓋捲去。」

翠環此時捺捺不住，料到一定因多吉少，不覺含淚跪到人瑞面前說：「我不好，您是老爺們呢，您這不飽飽兩點嗎？您老一不喜歡，我們就活不成了！」人瑞道：「我喜歡的很呢！我爲啥不喜歡！只是你的事，我得管不著，你慢慢的求饒老爺去。」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說：「還是您老救我！」老殘道：「甚麼事？我救你呢！」翠環道：「取回鋪蓋，一定是昨兒話走了風聲，俺媽知道，今兒不讓我在這兒，早晚一滾我回去，明天就遠走高飛了。——他敢同官鬪嗎？就只有走，是箇好法子。」老殘道：「這話也說的是。人瑞哥！你得想箇法子，挽留住他纔好。一被他媽接回去，這事就不好下手了。」人瑞道：「那是何消說，自然要挽留他。——你不挽留他，誰能挽留他呢！」

老殘一面將翠環拉起，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話，我怎麼不懂？難道昨天說的話，當真不算數了嗎？」人瑞道：「我已澈底想過，只有不管的一法。你想：拔一箇姐兒從良，總也得有箇辭頭，你也不承認，我又不承認，這話怎樣說呢？把他弄出來，又望那裏安置呢？若是在店裏，我們兩箇人，都不承認，每人一官話是我弄的，斷無疑義，我剛纔得了箇好點的差使，忌妒的人很多，能不告訴富保嗎？以後我就不用在山裏混了，還想甚麼保舉呢？所以是斷乎做不得的。」老殘一想，話也有理，只是因此就見死不救，於心實也難忍，加著翠環不住的啼哭，實在爲難，便向人瑞道：「話雖如此，也得想箇萬全的法子纔好。」人瑞道：「我請你想，想不出，我一定會助力的。」老殘想了想，實無法子，便道：「雖無法子，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們有箇法子，你又做不剷，所以只好罷休。」老殘道：「你請出來，我總可以設法。」人瑞道：

「除非你承認了要他，纔好措辦。」老殘道：「我就承認，也不要緊。」人瑞道：「空口說白話，能行嗎？事是我辦，我告訴人，說你學，誰信呢？除非你親筆寫封信給我，那我就有法辦了。」老殘道：「信是寫不好寫的。」人瑞道：「我說你做不到，是不是呢？」

老殘正在躊躇，卻被二翠一齊上來央告，說：「這是不要緊的事，您老就擔承一下子罷！」老殘道：「信怎麼寫？寫給誰呢？」人瑞道：「自然寫給王子謹。你就說：『見一妓女某人，本係良家，誤為計聞，身幾拔出風塵，納爲側室，請見鼎力維持，身價若干，如數照贖。……』我拏了這信，就有辦法。將來怎麼送你入也罷，撰配也罷，你就有了主權，我也不遭廢氣；不然，那有辦法？」

正說着，只見黃升進來說：「翠環姑娘出來！你家裏人請你哩！」翠環一聽，魂飛天外，一溜煙，去一個救命央告老殘寫信。翠花就到房裏取出紙筆墨硯來，將筆蘸飽，遞到老殘手裏。老殘接過筆來，嘆口氣，向翠環道：「冤不冤？爲你的事，要我親筆撰供呢！」翠環道：「我替您老磕一千箇頭，您老就爲一回難，願造七級浮圖！」老殘已在紙上如說寫就，遞與人瑞說：「我的職分已盡，再不好好的辦，罪就在你了！」人瑞接過信來，遞與黃升說，停一會送到縣裏去。

當老殘寫信的時刻，黃人瑞向翠花耳中說了許多的話，黃升接過信來，向翠環道：「你媽等你說話哩！快去罷！」翠環仍賦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有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緊的，諸事有我呢！」翠花心裏，爲了翠環的受說：「頭條！我回你去，你放心罷！你丈夫的放心罷！」翠環無法，只得說着告假，也回去了。

翠花人瑞卻到煙炕上去燒煙，嘴裏七搭八搭的問老殘說話。約計有一點鐘工夫，人瑞煙也吸足了，只見

黃升戴著簇新的大帽子進來，說：『請老爺們那邊坐。』人瑞說：『啊！便站起來，拉了老殘說：『那邊坐罷。』老殘詫異道：『幾時有箇那邊出來？』人瑞說：『這箇那邊，是今天變出來的。』原來這店裏的上房一排，本是兩箇三間，人瑞住的是西邊三間，還有東邊的箇三間，原有別人住著，今早動身過河去了，所以空下來。

黃鐵二人攜手走到東上房前，上了臺階，早有人打起暖簾。只見正中方桌上挂著桌裙，桌上點了一對大紅蠟燭，地下鋪了一條紅氈；走進堂門，見東邊一間，擺了一張方桌，朝南也繫著桌裙，上首平列兩張椅子，兩旁一邊一張椅子，都搭著椅披，桌上卻擺了滿滿一桌的果碟，比方纔喫的還要好看些。西邊是隔斷的一間房，挂了一條紅大呢的門簾。

老殘詫異道：『這是怎麼原故？……』只聽人瑞高聲嘆道：『你們攜新姨奶奶出來，參見他們老爺。』只見門簾揭處，一箇老媽子在左，翠花在右，攜著一箇美人出來，滿頭戴著都是花，穿著一件紅氈外褂，淺綠襖子，繫一條粉紅裙子，卻低著頭。走到紅氈子前，老殘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環。大叫道：『這是怎麼說！斷乎不可！』人瑞道：『你親筆字據都寫了！還狡辯甚麼！』不由分說，拉老殘往椅子上去坐。老殘那裏肯坐，這裏翠環早已磕下頭去了。老殘沒法，也只好：回了半禮。又見老媽子說：『黃大老爺請坐，謝大媒。』翠環卻又磕下頭去，人瑞道：『不敢當！不敢當！』也還了一禮，當將新人送進房內。

翠花隨即出來磕頭道喜，老媽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殘到房裏去。原來房內新鋪蓋已陳設停妥，是紅絲綢的被各一牀，紅綠大呢褥子各一條，枕頭兩箇，枕前掛了一箇紅紫魯山袖的幔子，桌上鋪了紅桌氈，也點一對紅蠟燭，牆上卻挂了一幅大紅寫壽，上寫著：——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老殘卻認得是黃人瑞的筆蹟，墨痕還沒有甚乾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會淘氣，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對聯，被你偷得來的。」人瑞道：「對題便是好文章，你敢說不切當嗎？」人瑞卻從懷中把剛纔縣裏送來的紅封套遞給老殘說：「你瞧！這是貴如夫人原來的賣身契一紙，這是新寫的身契一紙，總共奉上。你看愚弟辦事周到不周到！」老殘說：「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裏做甚麼呢？」

人瑞道：「我不對你說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嗎？我爲翠環計，救人須救徹，非如此，總不十分妥當。爲你計，亦不喫虧，天下事就該這個做法，是不錯的。」說過，呵呵大笑。又說：「不用費話罷，我們肚子餓的了不得，要喫飯了。」人瑞拉著老殘，翠花拉著翠環，要他們兩個上坐。老殘決意不肯，仍是去了桌椅，因方兩對面坐的。這一席酒不消說，各人有各人快樂處，自然是盡歡而散，以後無非是送房睡氣，無庸贅述。卻說老殘被人瑞逼成好事，心裏有點不痛快，想要報復，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凍著，卻拏虎皮氈子替人瑞蓋腿，爲翠環事，他又出了許多心，冷眼看去，也是箇有良心的，須得把他也拔出來纔好，且等將來，再作道理。

次日人瑞跑來，笑向翠環道：「昨兒炕角睡得安穩罷？」翠環道：「都是黃老爺大德成全，慢慢供您的長生祿位牌。」人瑞道：「豈敢！豈敢！」說著，便向老殘道：「昨日三百銀子，是子謹墊出來的，今日我進着替您送回去。這衣服拿就是子謹送的，你也不用客氣了，進來送錢，他是不肯收的。」老殘道：「這從那裏說起，叫人家花這許多錢？也只好你先替我道謝，再圖補報罷。」說着，人瑞自去縣裏。老殘因翠環的言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他顛倒一下換做環翠，卻算了一箇別號，便難得多呢。午後命人把他兒

旁找得來，看他身上衣服過於襤褸，給了他幾兩銀子，仍叫李五領去買幾件衣服給他穿。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經五天過去。

那日人瑞已進縣署裏去，老殘正在客店裏教環翠認字，忽聽店中夥計報道：「縣裏王大老爺來了。」當時子謹驕子已到階前，下轎，老殘迎出堂屋門口，子謹入來，分賓主坐下。說道：「白太尊立刻駕到，兄弟是來接差的，順便來此與老哥道喜，并閒談一刻。」老殘說：「前日種種承情，已託人瑞兄代達謝忱，因剛請在署，不便親到拜謝，想能曲諒。」子謹謙遜道：「豈敢！」隨命新人出來拜見了，子謹又送了幾封首飾，作拜見之禮。忽見外面差人飛奔也似的跑來報：「白大人已到！對岸下轎，從冰上走過來了。」子謹慌忙上轎去接。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話說王子謹慌忙接到河邊，其時白太尊已經由冰上走過來了。子謹遞上手本，趕到面前請了簡安，道：「大人辛苦。」白公回了簡安，說道：「何必還要接出來？兄弟自然要到貴衙門請安去的。」子謹連稱不敢。河邊搭著茶棚，掛著彩綉，當時請到茶棚小坐。白公問道：「鐵君走了沒有？」子謹回道：「尚未，因等大人來到，恐有話說，卑職適纔在鐵公處來。」白公點點頭道：「甚善。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觸君疑心。」喫了一口茶，縣裏預備的轎子執事，早已齊備；白公便坐了轎子，到縣署去，少不得升旗放炮，奏樂開門等事，進得署去，讓在西花廳住。剛弼早穿好了衣帽，等白公進來，就上手本請見；見面之後，白公就將魏賈一案，如何問法，詳細問了一遍。

剛弼一一訴說，頗有得意之色，說到：「……官保來函，不知聽信何人的亂話？此案情形，……」已成鐵案，決無反議。但此案中，頗有疑處，這身職一千銀子，卑職未收；所以買出人來，到官保處說罷白。聽說有簡甚麼賣藥的郎中，得了他許多銀子，送信給官保的；這簡郎中因得了銀子，當時就買了簡妓女，還在城外住著；聽說這簡案子如果當真翻過來，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所以這郎中不走，專等謝儀，似乎此人也該提了來訊一堂，訊出此人的贓證，又多添一層憑據了。」

白公說：「老哥所見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須將全案看過一遍，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提來，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斷法，也未可知，此刻不敢先有成見。像老哥聰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無不利，兄弟實實羨慕，只好就事論事，細意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察過，已經是萬幸了。」說罷，又說了些省中的風

景開話。喫過晚飯，白公回到自己房中，將全案細細看過兩遍，傳出一張單子去，明天提人。

第二天已牌時分，門口報稱：「人已提得齊備，請大人示下！」——是今天午後坐堂？還是明天早起？」白公道：「人說已齊，就此刻坐大堂，堂上設三箇坐位就是了。」剛王二君連忙上去請了箇安，說：「請大人自便，卑職等不敢陪審，恐有不妥之處，理應迴避。」白公道：「說那裏的話！兄弟魯鈍，精神照應不到，正望兩兄提挈。」二人也不敢過謙。停刻，堂事已齊，稿簽門上求請升堂，三人皆衣冠而出，坐了大堂。

白公舉了硃筆，第一名先傳原告賈幹，差人將賈幹帶到，當堂跪下。白公問道：「你叫賈幹？」底下答道：「是！」白公問：「今年十幾歲了？」答稱：「十七歲了。」問：「是死者賈志的親生？還是承繼？」答稱：「本是嫡堂的姪兒。過房承繼的。」問：「是幾時承繼的？」答稱：「因亡父被害身死，次日入殮，無人成服，由族中公議入繼成服的。」

白公又問：「縣官相驗的時候，你已經過來了沒有？」答：「已經過來了。」問：「入殮的時候，你親視舍殮了沒有？」答稱：「親視舍殮的。」問：「死人臨入殮時，臉上是甚麼顏色？」答稱：「白支支的，同死人一樣。」問：「有青紫斑沒有？」答：「沒有看見。」問：「骨節僵硬不僵硬？」答稱：「既不僵硬。」問：「既不僵硬，會摸胃口有熱氣？」答：「有人摸的，說沒有熱氣了。」問是「月餅裏有砒霜，是幾時知道的？」答：「是人殮第二天知道的。」問：「是誰看出來的？」答：「是姊姊看出來的。」問：「你姊姊何以知道裏頭有砒霜？」答：「本不知道裏頭有砒霜，因疑心月餅裏有毛病：所以揭開來細看，見有粉紅點子，就托出問人，有人說是砒霜，就找藥店人來細瞧，也說是砒霜，所以知道是中砒霜了。」

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用硃筆一點說：「傳四美齋的人來！」差人帶上，白公問道：「你叫什麼？你

是四美齋的甚麼？」答稱：「小人叫王輔庭。在四美齋掌櫃。」問：「魏家定做月餅共做了多少斤？」答：「做了二十斤。」問：「餡子是魏家送來的嗎？」答稱：「是。」問：「做二十斤，就將將的不多不少嗎？」答：「定的是二十斤，做成了八十三箇。」問：「他定做的月餅，是一種餡子，是兩種餡子？」答：「一種，都是冰糖，芝蔴，核桃仁的。」問：「你們店裏賣的是幾種餡子？」答：「好幾種呢。」問：「有冰糖，芝蔴，核桃仁的沒有？」答：「也有。」問：「你們店裏的餡子比他家的餡子那箇好點？」答：「是他家的好點。」問：「好處在甚麼地方？」答：「小人也不知道，聽做月餅的司務說，他家的材料好，味道比我們的又香又甜。」白公說：「然則你店裏司務先嘗過的，不覺得有毒嗎？」回稱：「不覺得。」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將辣筆一點說：「帶魏謙！」魏謙走上來，連連磕頭說：「大人哪！冤枉！」白公說：「我不問你冤枉不冤枉，你聽我問你的話。我不問你的話，不許你說。」兩旁衙役便大聲嘎的一聲。

看官！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凡官府坐堂，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嚇昏了，就可以胡亂認供了。不知道是那一朝代傳下來的規矩。卻是十八省都是一箇傳授。今日魏謙是被書正兇，所以要喊個堂威，嚇唬嚇唬他。閒話休題。

卻說白公問魏謙道：「你定做了多少斤月餅？」答稱：「二十斤。」問：「你送賈家多少斤？」答：「八斤。」問：「還送了別人家沒有？」答：「送了小兒子的丈人家四斤。」問：「其餘的八斤呢？」答：「自己家裏人喫了。」問：「喫過月餅的人有在這裏的沒有？」答：「家裏人都分的，現在同了來的人，沒有一箇不是喫月餅的。」白公向差人說：「查一查！有幾箇人跟魏謙來的，都傳上堂來。」

一時，跪上一箇有年紀的，兩箇中年漢子，都跪下。差人回稟道：「這些親家的一箇管事，兩箇長工。」白公問道：「你們都喫月餅麼？」同聲答道：「都喫的。」問：「每人喫了幾箇，都說出來！」管事道：「分了四箇，喫了兩箇，還剩兩箇。」長工說：「每人分了兩箇，當天都喫完了。」白公問管事的道：「還剩的兩箇月餅，是幾時又喫的？」答稱：「還沒有喫，就出了這件案子，說是月餅有毒，所以就一最再喫，留著做個見證。」白公說：「好。——帶來了沒有？」答：「帶來了。在底下呢。」白公說：「很好。」——叫差人——「同他取來！」又說：「魏謙同長工全下去罷！」又問書吏：「前日有砒霜的半箇月餅呈案了沒有？」書吏回：「呈案在庫。」白公說：「呈出來！」

霎時，差人帶著管事的，並那兩箇月餅，都呈上來，存庫的半箇月餅也提到。白公一面傳差人王備遊，一面將兩箇月餅詳細對校了，送剛王二公看，說：「這兩箇月餅，皮色確是一樣，二公以爲是同一箇餅，二公皆連忙欠身答應著是。其時四美齋王輔庭已帶上堂，白公將月餅幾箇一筒放下，叫他驗看。王輔庭道：「家叫你定做的不是？」王輔庭仔細看了看，回說：「一點不錯，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說：「這箇月餅他真結回去罷！」

白公在堂上把那半箇破碎月餅，仔細看了，對剛副道：「魏慕兄！請仔細看看。這月餅筒子，是糯精、芝麻、棧律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筒子裏的，自然同別物黏合一氣，你看這箇筒子裏加入的，與別物絕不黏合。況四美齋洪明，只有一種筒子，今日將此兩箇筒子細看，除加砒霜外，確係表裏皆同，確是一樣筒子，別人喫了不覺，那裏有此，不用月餅筒子裏添些湯水之物，就可將筒子加入內，月餅筒子裏，這皮糯精，確係加入的，二公以爲是同一箇餅，二公皆連忙欠身答應著是。」白公又道：「這箇月餅他真結回去罷！」

藥，則魏家父女即爲無罪之人，可以令其具結了案。」王子謹即應了一聲是。剛則心中甚爲難過，且說不出甚麼來，只好隨著也答應了一聲是。白公即吩咐帶上魏謙來說：「本府已審明月餅中實無毒藥，你們父女無罪，可以具結了案，回家去罷！」魏謙磕了幾箇頭去了。

白公又叫：「帶賈幹上來！」賈幹本是箇無用的人，不過他姊姊支使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結案釋放，心裏就有點七上八下，聽說傳他去，不但以前人敬尊他說的話都說不上。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從那裏教起了。賈幹上得堂來，白公道：「賈幹！你既是承繼了你亡父爲子，就該細心研究，這十三箇人怎樣死的；自己沒有法子，也該請教別人；爲甚的把月餅裏加進砒霜去，陷害好人呢？——必有壞人挑唆你，從實招來，是誰教你誣告的？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條嗎？」賈幹慌忙磕頭，唯的只格格價抖，說不出話：「我不知道，都是我姊姊叫我做的，餅裏的砒霜，也是我姊姊看出來告訴我的，其餘概不知道。」白公道：「你依你這們說起來，非傳你姊姊到堂，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來的了。」賈幹只是磕頭。白公又道：「你幸而遇見的是我，倘若是箇精明強幹的委員，這月餅案子纔了，這結案子又該鬧得天翻地覆了。爲卻不喜歡輕易提人家婦女上堂，你回去告訴你姊姊，說本府說的，「這砒霜一定是後加進去的。」是誰加進去的，我暫時尙不忙著追究呢；因爲你家這十三條命，是箇大大的疑案，必須查箇水落石出，因此加砒一事，到只好暫行緩究了，你的意下如何？」賈幹連連磕頭道：「聽憑大人天斷」。白公道：「既是如此，叫他具結，聽憑他查案。」道下去時，又喝道：「你再胡鬧，我就要追究你們加砒誣控的案子了。」賈幹連說：「不敢，不敢。」下堂去了。

只見下面走上一箇差人，四十多歲，尙未留鬚，奔到公案前跪下，道：「差人許亮叩頭。」白公道：「差你往齊東村，明查暗訪，這十三條命案是否服毒，有甚麼別樣案情，限一箇月報命。不許你用一點官差的力量；你若借此招搖撞騙，可要置你於死的。」許亮叩頭道：「不敢。」當時王子謹即標了牌票，交給許亮。白公道：「所有以前一切人證，無庸取保，全行釋放。」隨手翻案，檢出魏謙筆據兩紙，說：「再傳魏謙上來！」白公道：「魏謙！你管事的送來的銀票，你要不要？」魏謙道：「職員沈冤，蒙大人昭雪，所有銀子，聽憑大人發落。」白公道：「這五千五百憑據還你，這一千銀票，本府卻要借用，——卻不是我用，暫且存庫，因為查賈家這案，不得不先用賈莽，俟案子查明，本府回明了撫臺，仍舊還你。」魏謙連說：「情願，情願。」當將筆據收好，下堂去了。白公將這一千銀票交給書吏，道：「到該錢莊，將銀子取來，憑本府公文支件。」回頭笑向剛弼道：「聖慕兄！不免笑兄弟當堂受賄罷！」剛弼連稱「不敢。」於是擊鼓退堂。卻說這件大案，齊河縣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傳人，那賈魏兩家，都預備至少住十天半箇月，那知道未及一箇時辰，已經結案。沿路口碑，嘖嘖稱贊。

卻將白公退至花廳，跨進門檻，只聽當中放的一架大自鳴鐘，正鏗鏘的敲了十二下，彷彿像迎接似的，王子謹跟了進來，說：「請大人寬衣用飯罷。」白公道：「不忙。」看著剛弼也跟隨進來，便道：「二位且請坐一坐，兄弟還有話說。」二人坐下。白公向剛弼道：「這案兄弟斷得有理沒理？」剛弼道：「大人明斷，自是不會錯的。只是卑職總不明白：這魏家既無短處，爲甚麼肯花錢呢？卑職一生，就沒有造過人一箇錢。」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沒有送過人的錢，何以上帝也會捉弄你？可見天下人不全都是見錢眼開的呀！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箇脾胃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箇人是君子，這箇念頭最害

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鏡，是他鄉人沒見識處，不足爲怪也。」又向子謹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個人舉我們兩個名片，請鐵公進來坐坐罷。」又笑向剛弼道：「此人聖慕兄不知道嗎？就是你纔說的那個賣藥郎中，姓鐵名英，號補殘，是箇肝膽男子，學問極其淵博，性情又極其平易，從不肯輕慢人的。老哥連他都當做小人，所以我說未免過分了。」剛弼道：「莫非就是省中停的老殘老殘，就是他嗎？」白公道：「可不是呢。」剛弼道：「聽人傳說，官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替他捐官，保舉他，他不要，半夜裏逃走了的，就是他嗎？」白公道：「豈敢。聞下還要找他來訊一堂呢！」剛弼紅了臉道：「那真是卑職的鹵莽了。此人久聞其名，只是沒有見過。」子謹又起身道：「大人請更衣罷。」白公道：「大家換好衣服，好開懷暢飲。」王剛二公退回本屋，換了衣服，仍到花廳。

老殘道：「如此大案，半箇時辰了結，子壽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豈敢，前半截的容易差使我已做過了，後半截的難題目，可要著落在補殘先生身上了。」老殘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爺，我又不是小的衙役，關我甚事呢？」白公道：「然則官保的信，是誰寫的？」老殘道：「我寫的。應該見死不救嗎？」白公道：「是了，未死的應該救，已死的不應該昭雪嗎？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纔請教你這箇福爾摩斯呢！」老殘笑道：「我沒有這們大的能耐，你要我去也不難，請王大人老爺先補了我的快班頭兒，再標一張牌票，我就去。」

說著，飯已擺好。王子謹道：「請用飯罷。」白公道：「黃人瑞不也在這裏麼？爲甚不請過來？」子謹道：「已請去了。」話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謹提了酒壺，正在爲難，白公道：「自然補翁首坐。」

老殘說：『我斷不能占。』讓了一回，仍是老殘坐了首座，白公二坐。喫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擺雖然羞了許亮去，是箇面子，務請老殘辛苦一趟的話，再三敦囑；子謹人瑞又從旁撻勸，老殘只好答應。白公又說：『現有魏家的一千銀子，你先取去應用，如其不足，子謹兄先代爲籌畫，不必惜費，總要破案，爲第一要義。』老殘道：『銀子可以不必，我省城裏四百銀子已經取來，正要還子謹兄呢，不如先墊著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莊討還，如查不出，我自遠走高飛，不在此地獻醜了。』白公道：『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便來取，切不可顧小節，誤大事爲要。』老殘答應是了。

霎時飯罷，白公立即過河，回省銷差，次日，黃人瑞，剛弼也俱回省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却說老殘當日受了白公之託，下午回寓，盤算如何辦法，店家來報，「縣裏有箇差人許亮求見。」老殘說：「叫他進來！」許亮進來，打了箇千兒，上前回道：「請大老爺的示：還是許亮在這裏伺候老爺的吩咐？還是先差許亮到那裏去？縣裏一千銀子已撥出來了，也得請示：還是送到此地來？還是存在莊上應用？」老殘道：「鴿子還用不著，存在莊上罷。但是這箇案子，真不好辦；服毒一定是不錯的，只不是尋常毒藥，骨節不硬，顏色不變，這兩節最關緊要。我恐怕是西洋甚麼藥，怕是印度草等類的東西，我明日先到省城裏去，有箇中西大藥房，我去調查一次。你却先到齊東莊去，暗地裏一查，有同洋人來往的人沒有？能查出這箇毒藥來歷，就有意思了。」——只是我到何處同你會面呢？」許亮道：「小的有箇兄弟叫許明，現在帶來，就叫他伺候老爺；有甚麼事，他人頭兒也很熟，吩咐了，就好辦的了。」老殘點頭說：「甚好。」許亮朝外招手，走進一箇三十多歲的人來，搶前打了一箇千兒。許亮說：「這是小的兄弟許明。」就對許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這裏伺候鐵大老爺罷。」許亮又說：「求見姨太太。」老殘揭簾一看，環翠正靠著窗坐著，即叫二人見了，各人請了一安，環翠回了兩揖。許亮即帶了許明回家，搬行李去了。

待到上燈時候，人喘也回來了，說：「我前兩天本要走的，因這案子不放心，又被子謹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進省銷差去了。」老殘道：「我也要進省去呢，一則要往中西大藥房等處去調查毒藥，二則也要把這箇累墜，安插一箇地方，我脫開身子，好辦事。」人喘道：「我公館裏房子寬綽，你不如暫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殘道：「那就好得很了。」伺候環翠的老媽子不肯跟進省

，許明說：『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進省，等到雇著老媽子，再回來。』——安排妥貼。環翠少不得將銀兄弟叫來，付了幾兩銀子，姊弟對哭了一番。車子等類，自有許明照料。

次日一早，大家一齊動身。走到黃河邊上，老殘同人瑞均不敢坐車，下車來預備步行過河，忽知河邊上有一輛車子等著，看見他們來了，車中跳下一箇女人，拉住環翠，放聲大哭。你道是誰？原來人瑞因今日起早動身，故不會叫得環翠，所有開銷叫黃升送去，環翠又怕客店裏有官府來送行，晚上亦不敢來，一氣憤，黎明即雇了掛車子，在黃河邊伺候，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哭了一會，老殘同人瑞均安慰他幾句，踏冰過河去了。過河到省，不過四十里地，一點鐘後，已到了黃人瑞東館道的公館面前，下車進去。黃人瑞少不得盡他主人家的義務，不必贅述。

老殘飯後，一面差許明去替他購辦行李，一面自己卻到中西大藥房裏找著一箇藥櫃的，細細的看了一遍。原來這藥房裏只是上海販來的各種瓶子裏的藥，卻沒有生藥。再問他些化學名目，他連慳也不識，知這藥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納悶，看看姚雲松，恰好姚公在家，留著喫了晚飯。說到齊河縣的事，姚公說：『昨晚白子霽到，已見了宮保，將以上情形都說明白，并託你去辦，宮保喜歡的了不得，卻不曉得你進省來。明天你見宮保不見？』老殘道：『我不去見，我還有事呢。』就問：『曹州的信，你怎麼對宮保說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宮保看的，宮保看了，難受了好幾天，說今以後，再不明保他了。』老殘道：『何不替曹州寫來？』姚公道：『你究竟是方外人，豈肯領錢自保了的，就救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撫，誰不謹慎，這宮保已經是難得的了。』老殘點頭。又談了許久，老殘始回。

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訪了那箇神甫，名曰克拉斯，原來這個神甫既通西醫，又通化學。老殘得意已極，



殘道：『不看症，怎樣發藥呢？』魏謙道：『說的是。』便叫人到後面會

少停，裏面說請，魏謙就同了老殘到廳房後面，東廂房裏。這廂房。是三間，兩明一暗，行到裏間，只見一箇三十餘歲婦人，形容顛顛，倚著箇炕几子，盤腿坐在炕上，要勉強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樣子。老殘連喊道：『不要動！好把脈。』魏老兒卻讓老殘上炕坐了，自己卻坐在凳子上陪著。老殘把兩手脈診過，說：『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請看看兩手。』魏氏將兩手伸在炕几上，老殘一看，節節青紫，不覺肚裏嘆了一口氣，說：『老先生！學生有句放肆的話不敢說。』魏老道：『但說不妨。』老殘道：『你別打嘴。』這樣，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殘廢的。』魏老嘆口氣道：『可不是呢！請先生照證施治，如果好了，自當重謝。』老殘開了一箇藥方子，說：『儻要見效，我住三合興店裏，可以來叫我。說罷，辭了出來。從此每天來往，三四天後，人也熟了。』

那日，老魏留在前廳喫酒，老殘便問：『府上這種大戶人家，怎會受官刑的呢？』老魏道：『金先生！你們外路人，不知道。我這女兒許配買家大兒子，誰知去年，我這女婿死了。他有箇姑子，買大妮子，同西村吳二浪子廝來眼去，早有了意思；當年說親，是我這不懂事的女兒打破了的；誰知買大妮子就恨我女兒，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買大妮子在他姑媽家裏，就同吳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曉得用甚麼藥，把買家全家藥死，卻反到縣裏告了我的女兒謀害的。又遇見了手刀副萬刀刺的簡姓剛的，一口咬定了，說是我家送的月餅裏有砒霜；可憐我這女兒，不曉得死過幾回了！聽說凌遲案子已經定了，好天爺有眼，撫臺派了簡姓成來私訪，就住在南關店裏，訪出我家窩柱，報了撫臺，立刻下了公文，叫當堂鞫了我們父女的刑具。沒到十天，撫臺又派了箇白大人來，真是青天大人！一箇時辰，就把我家的窩柱全洗刷淨了。聽說又派了甚麼人，來這裏訪

這案子呢！吳二浪子那箇王八羔子，我們在牢裏的時候，他同賈大妮子天天在一塊兒，聽說這案翻了，他就逃走了。」

老殘道：「你們受這們大的屈，爲甚麼不告他呢？」魏老兒說：「官司是好打的嗎？我告了他，他問憑據呢，經姦孽雙，拏不住雙，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天爺有眼，總有一天報應的。」老殘問：「這毒藥究竟是什麼？你老聽人說了沒有？」老魏道：「誰知道呢，因爲我們家有箇老媽子，他的男人叫王二，是箇挑水的。那一天，賈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賈家挑水，看見吳二浪子到他家裏去說閒話，賈家正煮粥喫，王二看見吳二浪子，用箇小瓶，往新鍋裏一倒，就跑了，王二心裏有點疑惑；後來賈家廚房裏讓他喫麪。他就沒敢喫。不到兩箇時辰，就嘔吐起來了。王二到底沒敢告訴一箇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訴了我女兒，及至我把王二叫來，王二又一口咬定，說不知道，再問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說了。聽說老婆回去，被王二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你老想，這事還敢告到官嗎？」

老殘隨著嘆息了一番，當時出了魏家，找著了許亮，告知魏家所聞，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了來。

次日，許亮同王二來了，老殘給了他二十兩銀子安家費，告訴他跟著做見證，一切喫用都是我們供給，事完，還給你一百銀子。王二還極力抵賴，看見桌上放著二十兩銀子，有點相信是真，便說道：「事完你不給我一百銀子，我敢怎樣？」老殘說：「不妨。就把一百銀子交給你，存箇妥當鋪子裏，寫箇筆據給我，說：『吳某借這水確係我見的，情願作箇干證專員，某字號存酬勞銀二百兩，即歸我支用，兩相情願，決無虛假。』好不好呢？」王二尙有點猶疑，許亮便取出一百銀子交給他說：「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何如？儘不願意，就拉倒罷休。」王二沈吟了一晌，到底捨不得銀子，就答應了。老殘取筆，照樣寫好，令王二先取

銀子，然後將筆據念給他聽，令他畫箇十字，打箇手模。你想鄉下挑水的，幾時見過兩隻大元寶呢？自然就歡喜的打了手印。許亮又告訴老殘說：『探聽切實，吳二浪子現在省城。』老殘說：『然則我們進省罷，你先找箇眼鏡，好物色他去。』許亮答應著是，說：『老爺！我們省裏見罷。』

次日，老殘先到齊河縣，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謹，隨即進省，賞了車夫幾兩銀子，打發回去。當晚告知姚三翁，請他轉稟官保，并飭歷城縣派兩箇差人來，以備協同許亮辦案。

次日晚間，許亮來稟：『已經查得吳二浪子現同按察司衙門南舖街裏張家土娼叫小銀子的，打得火熱，白日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夜晚就住在小銀子家。』老殘問道：『這小銀子家還是一箇人？還是有幾箇人？共有幾間房子，你查明了沒有？』許亮回道：『這家共姊妹兩箇。住了三間房子：西廂兩間，是吳三娼在的；東廂兩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就是大門。』老殘聽了，點點頭，說：『此人切不可造次動手，事情太大，他斷不肯輕易承認，只王二一箇證據鎖不住他。』於是向許亮耳邊說了一番詳細辦法，無非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許亮去後，姚三翁來函云：『官保醋臉一見，請明日午刻到文案處爲要。』老殘寫了回書。次日大晚，先到文案姚公書房，姚公管家人通知官保的家人，過了一刻，請入簽押房內相會。莊官保已迎至門口，迎入屋內，老殘作揖坐下。老殘說：『前次有負官保雅惠，實因有點私事，不得不去，想官保必能原諒。』官保說：『前日奉讀大札，不料王守殘酷如此，實是兄弟之罪，將來總當設法。但目下不敢出爾反爾，似難對君父之道。』老殘說：『貴長即請以貴君，似乎也無所謂不可。』官保凜然。又談了半點鐘功夫，端茶告退。卻說許亮奉了老殘的聖畫，就到這土娼家，認識了小金子，同吳二擄得水乳交融。



銀子的「天上角」，一百銀子的「通」。許亮說：「兄弟！少打點混！」吳二說：「不要緊的。」翻過牌來，莊家卻是一箇「斃十」。吳二得了二百銀子，非常歡喜，原注不動。第四條，莊家賠了天門，下莊，喫了上莊。吳二的二百銀子不輸不贏。換第二方，頭一條，莊家拚了箇「天扛」，通喫。吳二還賺二百銀子，那知從此莊家大歇起來，不但吳二早已輸盡，就連許亮也輸光了。

許亮大怒，拚出吳二的筆據來，往桌上一擱，說：「天門孤了，你敢推嗎？」陶三說：「推倒敢推，就是不要這種取不出錢來的廢紙。」許亮說：「難道吳二爺騙你，我許大爺也會騙你嗎？」兩人繞桌對武。衆人勸說：「陶三爺！你贏的不少了，難到這點交情不顧嗎？我們大家作保，如你贏了去，他二位不還，我們衆人還。」陶三仍然不肯。說：「除非許大寫上保單。」許亮氣極，拚筆就寫一箇保，并註明實係正用情借，并非開眼。陶三方肯推出一條來說：「許大！聽你挑一副去，我總是贏你。」許亮說：「你別吹了，你擲你的倒覺骰子罷。」一擲是箇「七出」，許亮揭過牌來是箇「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說：「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爸爸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聲，拚兩張牌看了一張，那一張卻慢慢的抽，嘴裏說道：「呸！呸！呸！地！」一抽出來，望桌上一放說：「許家的孫子！瞧瞧你爺們的牌。」原來是副人地相宜的「地其」。把牌攙攙去，嘴裏還說道：「許大！你明天沒銀子，我們歷城縣衙門裏見。」當時大家錢盡，天時又有一點多鐘，只好散了。

許亮吳二二人回到小銀子家敲門進去說：「趕緊拿飯來喫，餓壞了。」小金子房裏有客坐著，從回到小銀子房裏去坐，小金子捱到許亮桌上說：「大爺今兒贏了多少錢？給我幾兩花紅。」許亮說：「贏了一千多了。」小金子說：「怎麼贏了沒有了？」吳二說：「更不用提了。」說著，端上飯來，是一盤魚，一盤羊肉，兩



擺去菜，四箇碟子，一箇火鍋，兩壺酒，許亮說：『今天怎麼這們冷！』小金子說：『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風，天陰得沈沈的，恐怕要下雪呢。』

兩人闖酒一替一杯價灌，不知不覺，都有了幾分醉。只聽門口有人叫門，又聽小金子的媽張大脚出去開了門，跟著進來說：『三爺！對不住，沒屋子囉！您請明兒來罷！』又聽那人嘆道：『放你的媽的狗屁！三爺管你有屋子沒屋子，甚麼忘八蛋的客，有膽子的快來跟三爺碰碰，沒膽子的替我四箇爪子一齊望外爬！』聽著，就是陶三胖子的聲音。許亮一聽，氣往上出，就要跳出去。這裏小金子小銀子姊姊兩箇，拚命的抱住。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雲返魂香

卻說小金子小銀子，拚命把許亮抱住，吳二本坐近旁門，就揭開門簾一箇縫兒，偷往外瞧；只見陶三只走到屋中間，醉醺醺的一臉酒氣，把上首小金子的門簾往上一擡，有五六尺高，大踏步進去了。小金子見他進來的形容，用袖子掩掩臉，啜溜的一聲，跑出去了。張大腳跟了進去，陶三問：「兩箇忘八羔子呢？」張大腳道：「三爺請坐。就來就來。」張大腳連忙跑過來說：「您二位別作聲！這陶三爺是歷城縣的兩都頭，在本縣就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說一不二的，沒人惹得起他。您二位可別怪，叫他們姊兒倆趕快過去罷。」許亮說：「咱志子可不怕他！他敢怎麼樣！」說著，小金子小銀子早過去了，吳二聽了，心中一團汗，自己背揀着包裏裏，如何是好，只聽那邊屋裏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說：「小金子呀！爺賞你一百銀子。」吳二道：「爺賞你一百銀子。」聽他二人說：「陶三爺的賞。」又聽陶三說：「不用講。這都是今兒晚上我賞的，我賞的，共奉敬了三千多銀子呢！我那吳二孫子，還有一張筆據在爺爺手裏，許大孫子做的中保，白天到晚上還，看爺爺要他們命不要！」

這裏許大卻向吳二道：「這箇東西，實在可惡；但聽說他武藝很高，手底下能開發五六十箇人呢。我們這口開氣，唱得下去嗎？」吳二說：「氣還是小事。明兒這一千銀子筆據怎樣好呢？」許大說：「我來嘗嘗有銀子，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遠水救不著近火。」又聽陶三嘆道：「今兒你們姐兒倆都得罪了爺，不許到別人處去；歸一歸，叫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小金子道：「不瞞三爺說，我們官兒都有容。」吳二聞三爺把桌子一拍，茶盤一擡，瑞瑯價一聲響，說：「放狗屁！三爺的人，誰敢住！聞他有腦袋沒

有？誰敢在老虎頭上打蒼蠅？三爺有的是孫子們孝敬的銀子，預備打死一兩箇，花幾千銀子，就完事了，敢你去，你去問那兩箇孫子，敢來不敢來？」小金子連忙跑過來，把銀票給許大看，正是許大輸的銀票，看著再覺難堪，小銀子也過來低低的說道：「大爺，二爺，您兩位多抱屈，讓我們姊兒倆得二百銀子，我們長這們大，還沒有見過整百的銀子呢，您們二位都沒有銀子了，讓我們掙兩百銀子，明兒買酒菜請到二位。」許大氣急了說：「滾你的罷！」小金子道：「大爺別氣，您多抱屈，您二位就在我炕上坐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爺到我屋裏趕他出去，妹妹來陪二爺；好不好？」許大連連說道：「滾罷！滾罷！」小金子出了房門，嘴裏還嘟囔道，「沒有了銀子，還做大爺呢！不害箇臊。」

許大氣白了臉，默默的坐著。歡了一刻，扯過吳二來說：「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議，我們都是齊河縣人，跑到這窩裏，受他們這種氣，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銀子還不出來，明兒被他拉到衙門裏去，官兒見不著，私刑就要斷送了你的命了，不如我們出去找兩把刀子進來，把他剗掉了，也不過是箇死；你看好不好？」

吳二正在沈吟，只聽對房陶三嚷道，「吳二那小子，是齊河縣裏犯了案逃得來的箇逃囚。爺爺明兒把他趕到齊河縣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許大那小子是箇窩囚；誰不知道的，兩箇人一路逃得來的囚犯！」許大聽起就要走，吳二浪子扯住道：「我到有箇法子，只是你得對天發箇誓，我纔能告訴你。」許大道：「你聽？你多們愛呀！你倘若有好法子，我們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箇正囚，你還是箇窩囚來！難道我還跟我自己過不去嗎？」

吳二想了想，理路倒不錯，加之明天一千銀子，一定要出亂子，只有這箇辦法了，便說道：「我的親哥！

我有一種藥水，給人喫了，臉上不發青紫，隨你神仙也驗不出毒來，」許亮詫異道：「我不信。真有這們好的事嗎？」吳二道：「誰還騙你呢？」許亮道：「在那裏買？我快買去。」吳二道：「沒處買。是我今年七月裏在泰山窪子裏打生，一箇山裏人家得來的。只是我給你，千萬可別連累了我。」

許亮道：「這箇容易。」隨即擊了張紙來寫道：「許某與陶某嘔氣起意，將陶某害死，知道吳某有得來上好藥水，人喫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吳某，分給若干，此案與吳某毫無干涉。」寫完，交給吳二，說：「倘若犯了案，你有這箇憑據，就與你無干了。」吳二看了，覺得甚爲妥當。許亮說：「事不宜遲，你藥水在那裏呢？我同你取去。」吳二說：「就在我枕頭匣子裏，存在他這裏呢。」就到炕裏邊取出箇小皮箱來，開了鎖，拿出箇磁瓶子來，口上用蠟封好了的。許亮問：「你在泰山怎樣得的？」

吳二道：「七月裏，我從壘臺這條西路上的山，回來從東路回來，盡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箇死人，用被窩蓋的好好的。我就問他們：「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這是我當家的。前日在山上看見一種草，香得可愛，他就採了一把，回來泡盪水喝；誰知道一喝，就彷彿是死了，我們自然哭的了不得了了。活該有救，這內山石洞裏住了一箇道人，叫青龍子，他那天正從這裏走過，見我們哭，他來看看說：「你老兒是噲病死的？我就把草給他看，他拏去看了，笑了笑，說：「這不是藥，名叫『千日醉』，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尋點解救藥草來罷。你可看好了身體，別叫壞了。」我尋過四十九天，送藥來，一治就好。算計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問他那草還有沒有，他就給了我一把子。我就帶回來，熬成水，弄瓶子裝起頭的，今日正好用著了。」許亮說：「這水藥不靈？倘若藥不倒他，我們就毀了呀！你試驗過沒有？」吳二說：「百發百中的。我已……」說到這裏，就噤住了。許亮問：「你已怎麼樣？」

你已試過嗎？」吳二說：「不是試過，我已見那一家被藥的人的樣子，是同死的一般，若沒有背記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

二人正在說得高興，只見門簾子一揭，進來一箇人，一手抓住了許亮，一手捺住了吳二，說：「好，好，你們商議謀財害命嗎？」一看正是陶三。許亮藥水瓶子緊緊握住，就掙扎逃走，怎禁陶三氣力如牛，那裏掙扎得動；吳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說了。只見陶三窩起嘴唇，打了兩個胡哨；外面又進來兩三箇大漢，將許吳二人都用繩子縛了；陶三押著解到歷城縣衙門口來。陶三進去，告知了稿簽門上，傳出話來：「今日夜已深了，暫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過堂。」押到官飯店裏，幸虧許大身邊還有幾兩銀子，拏出來打點了官人，到也未會喫苦。

明日早堂，在花廳問案，是簡發審委員。差人將三人帶上堂去，委員先問原告；陶三供稱：「小人昨夜在土佃張家住宿，因多帶了幾百銀子，被這許大吳二兩人看見，起意謀財，兩人商議要害小人性命，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扭稟到堂，求大老爺究辦。」委員問：「許大，吳二，你兩人爲甚麼要謀財害命？」許大供：「小的許亮，齊河縣人。陶三欺負我二人，受氣不過，所以商同害他性命。吳二說他有好藥，百發百中。已經試過，很靈驗的。小人們正在商議，被陶三捉住。」吳二供：「監生吳省干，齊河縣人。許大被陶三欺負，實與監生無干。許大決意要殺陶三，監生恐鬧出事來，原爲緩兵之計，告訴他有種藥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實係許大起意，并有筆據在此。」從懷中取出，呈堂。委員問：「許大昨日你們商議時，怎樣說的？從實告知，本縣可以開脫你們。」許大便將昨晚的話，一字不改說了一遍。委員道：「如此說來，你們也不過氣忿話，那也不能就算謀殺呀！」許大磕頭說：「大老爺明見！」

「閉恩！」委員又問：「吳二，許大所說各節是否切實？」吳二說：「一字也不錯的。」委員說：「這件事，你們很沒有大過。」吩咐書吏照錄全供。又問許大：「那瓶藥水在那裏呢？」許大從懷中取出呈上。委員打開蠟封一聞，香同蘭麝，微帶一分酒氣，大笑說道：「這種毒藥，誰都願意喫的。」就交給書吏，說：「這藥水收好了。將此二人并仵案分別解交齊河縣去。」只此分別二字，許大便同吳二折開兩處了。

當晚，許亮就拏了藥水來見老殘，老殘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氣濃，用舌尖細試，有點微甜。說道：「此種毒藥，怎不令人久醉呢！」將藥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內，交給許亮道：「囚犯人證據確鑿，卻不認了。但是據他所說的情形，似乎這十三箇人，并不是死，仍有復活的法子。那青龍子，我卻知道，是箇隱士，但行蹤無定，不易覓尋，你先帶著王二回去，稟知貴上，這案雖經審定，不可上詳。我明天再訪青龍子去，如果找著此公，能把十三人救活，豈不更妙。」許亮連連答應著是。

次日，歷城縣將吳二浪子解到齊河縣，許亮同王二兩人作證，自然一堂就訊服了，暫且收監，也不上刑具，靜聽老殘的消息。

卻說老殘次日，雇了一匹驢，馱了一箇被搭子，喫了早飯，就往泰山東路去行。忽然想到舜帝傍邊有箇擺命課攤子的，招牌叫「安貧子知命」，此人頗有點來歷，不如先去問他一聲，好在出南門必由之路。一路想著，已到了安貧子的門首，牽了驢，在板壁上坐下，彼此叙了幾句閒話。老殘就問：「聽說先生同青龍子長相往來，近來知道他雲遊何處嗎？」安貧子道：「噯呀！你要見他嗎？有啥事體？」老殘便將以上事告知安貧子。

安貧子說：「太不巧了！他昨日在我這裏坐了半天，說今日清晨回山去，此種出南門怕還不到十里路呢。」

。『老殘說：『這可真不巧了！只是他回甚麼山？』安貧子道：『裏山玄珠洞。他去年住靈巖山，因近來香客漸多，常有到他茅蓬裏的；所以他厭煩，搬到裏山玄珠洞去了。』老殘問：『玄珠洞離此地有幾十里？』安貧子道：『我也沒去過，聽他說大約五十里路不到點。此去一直向南，過黃芽嘴子，向西到白雲塢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老殘便起身謝道：『多承指教。』說罷，跨上驢子，出了南門，由千佛山脚下往東，轉過山坡，竟向南去。

行了二十多里，有箇村莊，買了點餅喫喫，順便打聽上玄珠洞的路徑。那莊家老說道：『過去不遠，大道旁邊，就是黃芽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雲塢。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這路很不好走；會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會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頭七丈八小，更有無窮的荆棘，一驢子也走不到；不曉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老殘笑道：『難道不成比唐僧取經還難嗎？』莊家老作色道：『也差不多。』老殘一想，人家是好意，不可簡慢了他。這恭恭敬敬的道：『老先生恕我失言，還要請教先生，怎樣走就容易？怎樣走就難？務求指示！』

莊家老道：『這山裏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叢了。卻又不可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出不來了。我告訴你箇訣竅罷，你這位先生頗虛心，我對你講，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踏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了。』老殘聽了，連連打恭，說：『謹領指示。』

當時非辭了莊家老，依說去走，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見一老者，長鬚過腹。老殘忙進前施了一禮，問道：『道長莫非青龍子嗎？』那老者慌忙回禮，說：『先生從何處來？到此何事？』老殘便將齊東村的一樞案情說了一迴。青龍子沈吟了一會，說：『也是有緣，且坐下來，慢慢地講。』

原來這洞裏并無桌椅傢具，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頭。青龍子與老殘分地主坐定，青龍子道：「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喫了便醉一千日纔醒，多喫就不得活了，只有一種藥能解，名叫『返魂香』，出在西嶽華山，大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結；若用此香將文火慢慢的灸起來，無論你醉到怎樣田地步都能復活。幾月前，我因泰山拗裏一箇人醉死，親自到華山找一箇故人處，討得些來，幸兒還有些子在此，大約也敷衍費用了。」說著，遂從石壁裏取出一箇大葫蘆來，內中雜用物件甚多，隨手揀了一箇不到一寸高的小瓶子，遞給老殘。

老殘傾出來看看，有點像乳香的樣子，顏色黑黯；聞了聞，像似臭支支的。老殘問道：「何以臭味俱不甚佳？」青龍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聞的？」老殘恭敬領悟，恐有舛錯，便生請問如何用法。青龍子道：「將病人關在一室內，必須門窗不透一點風兒，將此香灸起，也分人體質善惡，如質善的，一點便活，如質惡的，只好慢慢價熬，終久也是要活的。」

老殘道過謝，沿著原路回去，走到喫飯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住得一宿，清晨回省，仍不到已牌時分；遂上院將詳細情形稟知了莊宮保，並說明帶著家眷，親往齊東村去。

宮保說：「實眷去有何用處？」老殘道：「這香治男人須女人灸，治女人，須男人灸；所以半帶小妾去，不能應手。」宮保說：「既如此，聽憑尊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兄弟公事稍閒，可以多領些教。」老殘答應著是。又談了片刻，便辭回來。

當時賞了黃家家人幾兩銀子，帶著環翠先到了齊河縣，仍住在南關外店裏。隨即到縣裏會著于謙，訴說一切，于謙甚為歡喜。于謙亦告知：「吳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認，許亮帶去的一千銀子，也繳上來；接白太





睡在外面未醒再推開房門，望炕上一看，見被窩寬大，枕頭上枕著兩個人頭，睡得正濃呢。喫了一驚，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花，不便驚動退出房門，將許明的老婆喚醒；自己卻無處安身，跑到院子裏徘徊徘徊。見西上房裏家人正搬行李裝車，是遠處來的客，要動身的樣子，就立住閒看。只見一人出來吩咐家人說話，老殘一見，大叫道：「德慧生兄！從那裏來？」那人定神一看，說：「不是老殘哥嗎？怎樣在此地？」老殘便將以上二十卷書述了一遍，又問：「慧兄何往？」德慧生道：「明年恐有兵事，我送家眷回揚州去。」老殘說：「請留一日如何？」慧生允諾。

此時二翠俱已起來洗臉，兩家眷屬先行會面，已刻，老殘進縣署去，知魏家一案，官保批吳二浪子監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兩銀子，子謹還了三百銀子，老殘收了一百八十兩，說：「今日便派人送翠花進省。」子謹將詳細情形寫了一函，老殘回寓，派許明夫婦送翠花進省去，夜間託店家雇了長車，又把環翠的兄弟帶來，老殘攜同環翠並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婦，天明開車，結伴江南去了。

卻說許明夫婦送翠花到黃人瑞家，人瑞自是歡喜，拆開老殘的信來一看，上寫道：——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 二集序言

林語堂

劉鐵雲此人，吾看得甚重。初喜讀其老殘遊記，尤好瑛姑。又早聞近代龜甲文之收藏研究始於鐵雲藏龜。不知何天，忽然了悟藏龜之鐵雲即著遊記之鐵翁。由是吾知此公是一識力過人之大。又過幾年，始知著遊記之鐵雲即劉季陶先生之先叔，亦即季陶姪劉鐵孫之鐵公。因急向季陶訪問其先叔之行述軼事，又知其在晚清，係一思想急進而因請築鐵路開墾被人罵爲「漢奸」之人，又係因賑糧被誣流發伊犁而死之人。共入其事，皆是有動於吾心。夫時代之不了解，乃先覺之常刑。及過些時，世人亦知龜甲文之重要矣，亦知老殘遊記之價值矣，甚至亦懂得築鐵路之非爲漢奸矣，因此又重讀遊記。一日，季陶送來一書，即老殘遊記二集，供吾閱讀。吾驚喜，商量發刊，並先在人間發表一部分；以引讀者注意。而季陶亦作一文，述其先叔軼事，登該刊第四期。

鐵雲先生作此二集時，季陶居其家，共見六回，述鐵老與慧生遊泰山，此不必季陶親見其屬稿，亦可一望而知爲鐵雲手著。此中有三事最顯著。（一）第一回預言，眼光適與初集楔子相同，今日之我，讀之不覺爲嘆。第二，初六回專寫泰山斗姥宮之尼姑逸雲，其才識與初集中之瑛姑同氣味。大概鐵翁最喜才識高認識論風采十足之女子。且姑與逸雲又同是得道隱居藉癖自適之才女，想見其爲人，如吳空谷蘭之味。時人只賞識觀雲，鐵翁始知逸雲之曲高和寡。第三第四第五回全是逸雲議論。斗姥宮果有此人，吾非上泰山不可。惟

是夢非夢，吾豈得而知，吾總願其非夢而爲泰山增色也。逸雲議論與碓姑一樣高超，第二回逸雲論州縣老爺曰：

「你不知道像我們這種出家人，要算下賤到極處的。可知娼妓比我們還要下賤？可知那州縣老爺們比娼妓還要下賤？遇見馴良百姓，他治死了還要抽筋，剝皮，錘骨，揚灰。遇見有權勢的人，他裝王八敲爺人家踹在腳底下，還要昂起頭來叫兩聲，說我唱個曲子您聽聽罷罷。他怕京官老爺們寫信給御史參他。你瞧着罷！明天我們這廟門口，又該掛一條綵紬兩個宮燈哩！」

#### 第四回，逸雲評斗姥宮之遊客曰：

「也有花得起錢的，大概不像個人樣子；像個人的呢，都沒有錢。我想到這里可就有點厭憎了。大概天老爺看着人與錢兩樣都很重的，所以給了他錢，就不教他做人；給了他做個人，就不教他有錢。這豈不是不錯的道理。」

#### 第五回敘述趙才子英雄感想前後之變，亦係絕好文章。

#### 第六回論空與女子失節，亦議論不凡。逸雲道：

「空和尚可了不得，有時叫我吃肉，我便吃肉，只是我不自己找肉吃便了。若論吃肉，當與狗肉呢，也不擋住戒佛。地獄里吃長齋的不計其數。總之，吃葷是小過犯，不甚要緊。一兩口葷菜，是個大過犯，比吃葷重萬倍。試問你們姨太太失了多少節了？這罪還數得清嗎？其實若認真修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處子毫無差別。因爲失節不是自己要失的，爲尋所迫，出於不得已，所以無罪。」

這種女子，不會因被人姦污而自尋短見。所以與那最古怪的道人赤龍子同居四十多天。

老殘道：「他就住在這廟里嗎？」

逸雲道：「豈但在這廟里，簡直住在我炕上。」

德夫人忙問：「你睡在那里呢？」

逸雲道：「太太有點疑心山頂上說的話罷？我睡在他懷里呢？」

山頂上的話是說逸雲仍在此處。二集與初集相同之第三點是老殘具一副慈悲心腸，對落難女子，極力憐恤，故初集把翠環救出火坑，二集又把翠環送交逸雲修道了。此種地方可見其思想之連貫。即文字之連貫，描寫之生動，有眼者自會辨別。惟有一點，其描寫泰山看日出，雖亦生動，惜寥寥數行，並未着意寫去，不然又可與初集月下遇虎一段媲美了。

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龍溪林語堂序。

## 二集自序

人生如夢耳。人生果如夢乎？抑或蒙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趨而質諸蜉蝣子，蜉蝣子不能決。趨而質諸蠅子，蠅子亦不能決。還而叩之昭明，昭明曰：『昨日之我如是，今日之我如是。觀我之室：一榻，一几，一席，一燈，一硯，一筆，一紙。昨日之榻几席燈硯筆紙若是。今日之榻几席燈硯筆紙仍若是。固明明有我，並有此一榻，一几，一席，一燈，一硯，一筆，一紙也。非若夢爲鳥而厲乎天，覺則鳥與天俱失也。非若夢爲魚而沒於淵，覺則魚與淵俱無也。更何所謂厲與沒哉？願我之爲我，實有其物，非若夢之爲夢，實無其事也。然則人生如夢，固蒙叟之寓言也。』夫吾不敢決，又以質諸杳冥，杳冥曰：『子昨日何爲者？』對曰：『晨起灑掃，午餐而夕寐，彈琴讀書，晤對良朋，如是而已。』杳冥曰：『前月此日，子何爲者？』吾略舉以對。又問去年此月此日子何爲者，強憶其略，遺忘過半矣。十年前之此月此日子何爲者，則茫茫然矣。推之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五十年前，此月此日，子爲何者，緘口結舌無以應也。杳冥曰：『前此五十年之子，固已隨風馳雲捲，雷奔電激以去；可知後此五十年間之子，亦必應隨風馳雲捲雷奔電激以去，然則與前日之夢，昨日之夢，共人其物，其事之同歸于無者，又何以別乎？前此五十年間之日月，既已渺不知其何之。今日之子，固儼然其猶存也。以儼然猶存之子，尙不能保前此五十年間之日月，使之暫留，則後此五十年後之子，必且與物俱化，更不能保其日月之暫留，斷斷然矣。謂之如夢，蒙叟豈欺我哉？』夫夢之情境，雖已爲幻爲虛，不可復得，而敘述夢中情境之我，固儼然其猶在也，若百年後之我，且不知其歸於何所，

雖有此如夢之百年之情境，更無敘述此情境之我而敘述之矣，是以人生百年，比之於夢，猶覺百年更虛於夢也。嗚呼！以此更虛於夢之百年，而必欲孜孜然，斤斤然，駸駸然，猶猶然，何爲也哉？雖然前此五十年間之日月，固無法使之暫留，而其五十年間，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業，固歷劫而不可以忘者也，夫此如夢五十年間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既不能忘，而此五十年間之夢，亦未嘗不有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忘也，世間於是乎有老殘遊記二集。

鴻都百鍊生自序





## 第一章 元機旅店傳龍語 素壁丹青繪馬鳴

話說老殘在齊河縣店中，遇着德慧生攜眷回揚州去，他便雇了長車，結伴一同起身。當日清早，過了黃河，谷口用小轎搭過去，車馬經從水上扯過去。過了河不向東南往濟南府那條路走，一直向正南奔熱河而行。到了午牌時分，已到熱河，打過了尖，晚間遂到泰安府南門外下了店。因德慧生的夫人要上泰山燒香，說明停車一日，故晚間各事自覺格外消停了。

却說德慧生名修福，原是個漢軍旗人，祖上姓樂就是那燕國大將樂毅的後人，在明朝萬曆末年，看着朝政日衰，知道難期振作，就搬到山海關外錦州府去住家。崇禎年間，隨從太祖入關，大有功勞，就賞了他個漢軍旗籍，從此一代的便就原姓收到荷包裏去，單拿那名字上的第一字做了姓了。這德慧生的父親，因做揚州府知府，在任上病故的，所以家眷就在揚州買了花園，蓋一所中等房屋住了家。德慧生二十多歲上中進士，點了翰林院庶吉士，因書法不甚精，朝考散館散了一個吏部主事，在京供職。當日在揚州與老殘會過幾面，彼此甚為投契，今日無意碰着，同住在一個店裏，你想他們這朋友之樂，儘有不言而喻了。

老殘因這話問道：「你昨日說明年某地恐有兵事，是從那裏看出來的？」慧生道：「我在一個朋友座中，見一談農圃的，非常精細，連村莊地名俱有。至於山川險隘，尤為詳盡。圖末有「××文庫」字樣，你想想這圖中說的話，其用心可謂前知了。我這話音細朝說，原真毫不誇耀，還要說「一個小園，他這怎樣，大改官商，不無準備，取敗之道，不待智者而決矣。」況聞有人善望氣者云：「北方殺氣甚重，恐非小小異兆蠢動吧？」老殘點頭會意，慧生問道：「你昨日說的那青龍子，是個何等樣人？」老殘道：「聽說是周

耳先生的學生。這周耳先生號柱史，原是個隱君子，住在西嶽華山巖頭人蹟不到的地方，學生甚多。但是周耳先生不甚到人間來。凡學他的人，往往轉相傳授，其中誤會意旨的地方，不計其數。惟這青龍子等兄弟數人，是親炙周耳先生的，所以與衆不同。我會經與黃龍子盤桓多日，故能得其梗概。」慧生道：「我也久聞他們的大名，據說決非尋常鍊氣士的蹊徑，學問都極淵博的。也不拘於專言道教，于儒教佛教，亦都精通。假有一事，我不甚懂，以他們這種高人，何以取名又同江湖術士一樣呢？既有了青龍子黃龍子，一定又有白龍子黑龍子赤龍子了。這等道號實屬討厭。」老殘道：「你說得甚是。我也是這們想。當初會經問過黃龍子。他說道：『你說我名字俗。我也知道俗。但是我不知道爲甚麼要雅？雅有怎麼好處？』」

「虛杞秦檜名字並不俗。張獻忠李自成名字不但不俗，獻忠二字可稱純忠，自成二字可配聖賢；然則可能因他名字好就算他是好人呢？老子道德經說：『世人皆有以，我獨愚且鄙。』鄙還不俗嗎？所以我輩大半鄙愚不像你們名士，把個『俗』字當做毒藥，把個『雅』字當做珍寶。推到極處，不過想借此討人家的尊敬。要知這個念頭，到比我們的名字，實在俗得多呢。我們當日，原不是拿這個當名字用。因爲我是己巳年生的，青龍子是乙巳年生的，赤龍子是丁巳年生的，當年朋友隨便呼喚着玩兒，不知不覺日子久了，人家也這們呼喚，難道好不答應人家麼？譬如你叫老殘，有這們一個老年的殘廢人有什麼可貴？又有甚麼雅致處？只不過也是被人呼喚了，隨便答應罷了。怕不是呼牛應牛，呼馬應馬的道理嗎？」

「德慧生道：『這話也實在說得有理。佛經說人不可以辯相，我們總算着了雅相，是要輸他一等哩？』」

「慧生道：『人說他們有前知，你會問過他沒有？』」

「老殘道：『我也問過他的。他說叫做有也可，教作沒有也可。你看儒教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是不錯的。所以叫做有也可。若像起課先生，瑣屑小事，言之鑿々，應驗的原也不少，也是那叫做術數小道，君子不

屑言。邵堯夫人頗聰明，學問也極好，只是好說術數小道，所以就讓宋晦庵越過去的遠了。這叫做謂之沒有也可。」德慧生道：「你與黃龍子相處多日，會問天堂地獄究竟有沒有呢？還是佛經上造的謠言呢？」老殘道：「我問過的。此事說來真正可笑了。那日我問他的時候，他說：『我先問你，有人說你有個眼睛可以辨五色，耳朵可以辨五聲，鼻能辨氣息，舌能別滋味，又有前後二陰，前陰可以撒溺，後陰可以放糞，此話確不確呢？』我說：『這是三歲小孩子都知道的，何用問呢？』他說：『然則你何以教瞎子能辨五色？你何以能教聾子能辨五聲呢？』我說：『那可沒有法子。』他就說：『天堂地獄的道理，同此一樣。天堂如耳目之效驗，地獄如二陰之出穢，皆是天生成自然之理，萬無一毫疑惑的。只是人心爲物欲所蔽，失其靈明，如瞽盲之不辨聲色，非其本性使然。若有虛心靜氣的人，自然也會看見的。只是你目下要我給個證據與你，讓你相信，譬如拿了一幅吳道子的畫給瞎子看，要他深信真是吳道子畫的，雖聖人也沒這個本領。你若要想看見，只要虛心靜氣，日子久了，自然有看見的一天。』我又問：『怎樣便可以看見？』他說：『我已對你講過，只要虛心靜氣，總有看見的一天。你此刻着急，有什麼法子呢？慢慢的等着罷。』德慧生笑道：『等你看見的時候，務必告訴我知道。』老殘也笑道：『恐怕未必有這一天。』兩人談得高興，不知不覺，已是三更時分。同說道：『明日還要起早，我們睡罷。』德慧生同夫人住的西上房，老殘住的是東上房，與齊河縣一樣的格式。各自回房安息。

次日黎明，女眷先起梳頭洗臉。雇了五肩山轎。泰山的轎子像個圈椅一樣，就是沒有四條腿。底下一塊板子，用四根繩子吊着，當個脚踏子。短短的兩根轎槓，槓頭上拴一根挺厚挺寬的皮條，比那轎車上駕驢子的皮條稍爲軟和些，轎夫前後兩名，後頭的一名先鑽到皮條底下，將轎子擡起一頭，客人好坐上去。然後前頭



無非是桂圓栗子玉帶糕之類，大家吃了茶，要看溫涼玉，道士引到裏間，一個半桌上放着，還有個錦幡子蓋着，道士將錦幡揭開，原來是一塊青玉，有三尺多長，六七寸寬，一寸多厚，上半截深青，下半截淡青。道士說：「您用手摸摸看，上半截凍扎手，下半截一點不涼，彷彿有點溫溫的似的，上古傳下，甚是神妙。這鎮山之寶，下德真人回環拳都摸不，詫異的很。老殘笑道：「這個溫涼玉，我也會做。」道士道：「您回環拳，怎麼了？這是做假不假的呢？」老殘道：「假却不假，只是塊帶半璞的玉，上半截亮玉，所具神性；下半截是璞，所以不涼。」德真人道：「頭說：『不錯不錯。』稍坐了一刻，給了道人的香錢，道：「老殘，又引到東院去遊覽看。有幾棵兩人合抱的大柏樹，狀貌甚是奇古，旁邊有塊小小石碣上刻「游積」，德真人請人看過走向正殿，前面二門臺邊山轎俱已在此伺候。

老殘忽掉頭，看見西廊有塊破石片嵌在壁上，心知必是一個古碣，問那道士說：「西廊下這石片是甚麼古碣？」道士隔說：「就是秦碣，你看喚做秦山十字；此地有拓片賣，老爺們要不要？」老殘道：「早見過的了。」老殘道：「我還有廿九字呢？」道士說：「那可就寶貴的了不得了。」說着，人上了轎，看着那遠去的秦山十字，轎子搖着出了北門，斜插着向西北走；不到半里多路，道旁有幾石碣，刻着刻了六個大字：「孔子登秦山處。」慧生指與老殘看，彼此相視而笑。此地是秦山跟脚，從前便一步一石的向上行。

這秦山轎子至泰安城自南上有一座圓陀陀的山，山上有個大廟，四面樹木甚多，知道必是個有名的所在。便問轎夫道：「你曉得西面那個有廟的山，你總知道那廟甚麼名字罷？」轎夫回道：「那叫蒿里山，山上是關聖王廟，山下有金瓶，銀瓶，秦河橋，人死了都要走這裏造的，所以人活着的時候多燒幾回香，死後占大

便宜呢！」老殘談話道：「多燒幾回香，譬如多請幾回客，國王爺也是人做的，難道不講交情嗎？」轎夫道：「你老真明白，說的一點不錯。」這時已到真山脚，路漸彎曲，兩邊都是山了。幸有點把鐘的時候，到了一座廟宇，轎子在門口歇下。轎夫說：「此地是斗姥宮，裏邊全是姑子；太太們在這裏吃飯便當的。但凡上等客官，上山都是在這廟裏吃飯。德夫人說：『既是姑子廟，我們就在這裏歇歇轎罷。』」又問轎夫：「前面沒有賣飯的店嗎？」轎夫說：「老爺太太們都是在這裏吃，前面有飯篷子，只賣大餅鹹菜，沒有別的；也沒地方坐，都是躡着吃，那是俺們吃飯的地方。」慧生說：「也好，我們且進去再說，」走進客堂，地方却極乾淨；有兩個老姑子接出來，一個約五六十歲。一個四十多歲。大家坐下談了幾句，老姑子道：「太太們還沒有用過飯罷？」德夫人說：「是的，一清早出來的，還沒飯吃呢。」老姑子說：「我們小廟裏這飯是常預備的，但不知太太們上山燒香，是用葷菜是素菜？」德夫人道：「我們吃素吃葷，到也不自，只是他倆家們家恐怕素吃不來，還是吃葷罷。可別多備，吃不完可惜了的。」老姑子說：「荒山小廟，葷菜葷菜，」又問：「太太們同老爺們是一桌吃兩桌吃呢？」德夫人道：「都是自家爺們，一桌吃罷，可得勞費幾錢。」老姑子問：「您今兒還下山嗎？恐來不及哩！」德夫人說：「雖不下山，恐趕不上山可不好。」老姑子道：「不要緊的，一霎就到山頂了。」

當道說話之時，那四十多歲的姑子，早已走開；此刻纔回向那老姑子耳邊咕咕了一陣，老姑子又向四十多歲姑子耳邊咕咕了幾句，老姑子回頭便向德夫人道：「請南院裏坐罷。」便叫四十多歲的姑子首邊引道，大家讓德夫人回環翠先行，德慧生隨後，老殘打末。出了客堂的後門，向南拐彎，過了一個小穿堂，便到了南院。這院子朝南，五間西屋甚大，朝北却是六間小南屋，穿堂東邊三間，西邊兩間。那姑子引着德夫人出了穿

堂，下了臺階，望東走到三間北屋跟前，看那北屋中間是六扇窗格，安了一個風門，懸着大紅呢的夾板綿門簾，兩邊兩間，却是磚砌的窗臺，臺上兩塊大玻璃，掩着素絹書畫玻璃擋子，玻璃上面係兩扇紙窗，冰片梅的格子眼兒，當中三層臺階；那姑子搶上臺階，把板簾揭起，讓德夫人及諸人進內，走進堂門，見是個兩明一暗的房子，東邊兩間敞着，正中設了一兩小圓桌，退光漆漆得灼亮，圍着四桌六把海梅八行書小椅子，正中龕牆設了一個窄窄的佛櫃，佛櫃上正中供了一尊觀音像，走近佛櫃細看，原來是尊康熙五彩御宮魚籃觀音，十分精緻；觀音的面貌，又美麗，又莊嚴，約有一尺五六寸高龜子，前面放了一個宣德年製的香爐，光彩奪目，從金子裏透出硃砂斑來。龜子上面，牆上掛了六幅小屏，是陳章候畫的馬鳴龍樹等六尊佛像，佛櫃兩頭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經卷。再望東看，正東是一個月洞大玻璃窗，正中一塊玻璃，足足有四尺見方。四面也是冰片梅格子眼兒，糊着高麗白紙，月洞窗下放了一張古紅木小方桌，桌子左右兩張小椅子，椅子兩旁却是一對多寶齋，陳設各樣古玩。圓洞窗兩旁掛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觀妝豔比蓮花色

雲幕香生貝葉經

上款題觀雲道友法鑒，下款寫三山行脚僧醉筆。屋中收拾得十分乾淨。再看那玻璃窗外，正是一個山澗，澗裏的水花喇叭價流，帶着些亂冰，叮玲噹噹價響，煞是好聽。又見對面那山坡上一片松樹，碧綠碧綠襯着樹根下的積雪，比銀子還要白些，真是好看。德夫人一面看，一面贊歎，回頭笑向德慧生道：「我不同你回揚州了，我就在這兒做姑子罷，好不好？」慧生道：「很好，可是此地的姑子是做不得的？」德夫人道：「爲什麼呢？」慧生道：「稍停一會，你就知道了。」老殘說道：「您別貪看景致，您聞聞這屋裏的香，恐

怕你們旗門子裏難闖，這香判未必有呢！」德夫人當真用鼻子細細價嗅了會子說：「真是奇怪，又不是麝香，麝香，又不是檀香，降香，安息香，怎麼這們好聞呢？」只見那兩個老姑子上前打了一個賭咒說：「這老太太們請坐，惹老僧不陪，叫他們孩子們過來伺候罷。」德夫人連稱：「請便請便。」老姑子出去後，德夫人道：「這種好地方給這姑子住，實在可惜！」老殘道：「老姑子去了，小姑子就來的，但不知這姑子是誰？」如果他來，可妙極了！這人名聲很大，我也沒見過，很想見見。倘若沾大嫂的光，今兒得見見，那才真得有福了。」

未知來者可是觀雲？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章 宋公子蹂躪優曇花 德夫人憐惜靈芝草

話說老殘把個靚雲說得甚爲鄭重，不由德夫人聽得詫異，連環翠也聽得傻了，說道：『這屋子想必就是靚雲的罷？』老殘道：『可不是呢；你不見那對子上落的款嗎？』環翠把臉一紅說：『我要認得對子上的款，敢是好了！』老殘道：『你有這屋子好不好呢？』環翠道：『這屋子，要讓我住一天，死也甘心。』老殘道：『這個容易，今兒我們大家上山，你不要去，讓你在這兒住一夜，明天山上下來再把你捎回唐去，你不算住了一天了嗎？』大家聽了都呵呵大笑。德夫人說：『這地不要說他羨慕，連我都捨不得去哩！』說着，只見門簾開處，進來了兩個人，一色打扮；穿着藍摹本緞羊皮袍子，元色摹本皮坎肩，剃了小半個頭，梳作一個大辮子，搽粉點胭脂，穿的是挖雲子鎖鞋，進門却不打稽首，對着各人請了一個雙安。看那個大些的，約有三十歲光景；二的有二十歲光景；大的長長鴨蛋臉兒，模樣倒還不壞，就是臉上粉重些，大約有點煙色，要借這粉蓋下去的意思；二的團團面孔，淡施脂粉，却一臉的秀氣，眼睛也還有神；各人還禮已畢，讓他們坐下，大家心中看去：大約第二個是靚雲，因爲覺得他是靚雲，便就越看越好看起來了。只見大的問慧生道：『這位老爺貴姓是德罷？您是到那裏上任去嗎？』慧生道：『我是送家眷回揚州，路過此地上山燒香，不是上任的官。』他又問老殘道：『您是到那兒上任，還是有差使？』老殘道：『我一不上任，二不當差，也是送家眷回揚州。』只見那二的說道：『您二位府上都是揚州嗎？』老殘道：『都不是揚州人，都在揚州住家。』二的又道：『揚州是好地方，六朝金粉，自古繁華，不知道這層堤楊柳現在還有沒有？』老殘道：『早沒有了！世間那有一千幾百年的柳樹呢？』二的又道：『原是這個道理，不過我們山東人性拙，古人留

下來的名蹟都要點綴，如果隋堤在我們山東，一定有人補種些楊柳，算一個風景。譬如這泰山上的五大夫松，難道當真是秦始皇封的那五棵松嗎？不過既有這個名蹟，總得種五棵松在那地方，好讓那遊玩的人看了，也可以助點詩興，鄉下人看了，也多知道一件故事。」

大家聽得此話，都吃了一驚。老殘也自悔失言，心中暗想看此吐屬，一定是靚雲無疑了。又聽他問道：

揚州本是名士的聚處，像那八怪的人物，現在總還有罷？」慧生道：「前幾年還有幾個，如詞章家的何蘅舫，書畫家的吳讓之，都還下得去，近來可就一掃光了！」慧生又道：「請教法號，想必就是靚雲罷？」只見他答道：「不是，不是。靚雲下鄉去了，我叫逸雲。」指那大的道：「他叫青雲。」老殘插口問道：「靚雲爲甚麼下鄉？幾時來？」逸雲道：「沒有日子來，不但靚雲師弟不能來，恐怕連我這樣的乏人，只好下鄉去哩！」老殘忙問：「到底甚麼緣故？請你何妨直說呢。」只見逸雲眼圈兒一紅，停一停說：「這是我們的醜事，不便說，求老爺們不用問罷！」

當時只見外邊來了兩個人，一個安了六雙杯箸，一個人托着盤子，取出八個菜碟，兩把酒壺，放在桌上，青雲立起身來說：「太太老爺們請坐罷。」德慧生道：「怎樣坐呢？」德夫人道：「你們二位坐東邊，我們姐兒倆坐西邊，我們對着這月洞窗兒，好看景緻，下面兩個坐位，自然是他們倆的主位了。」說完大家依次坐下，青雲持壺斟了一杯酒。逸雲道：「天氣寒，您多用一杯罷，越望上走越冷哩！」德夫人說：「是的，當真我們喝一杯罷。」大家舉杯替二雲道了謝，隨便喝了兩杯。德夫人情記靚雲，向逸雲道：「您纔說靚雲爲甚麼下鄉？咱娘兒們說說不要緊的。」逸雲嘆口氣道：「您別笑話，看我們這個廟是從前明就有的。歷年以來都是這樣，您看我們這樣打扮，并不是像那倚門賣笑的娼妓；當初原爲接待。上山燒香的上客，或是

官，或是紳，大概是讀書的人居多，所以我們從小全得讀書讀到午過，就念經典，做功課；有官紳來陪着講講話，不討人嫌，又因爲尼姑的裝俗頗犯人的忌諱，若是上任，或有甚喜事，大概俗說看見尼姑不吉祥，所以我們三十歲以前全是這個裝束，一過三十就全剃頭了；雖說一樣的陪客，飲酒行令，間或有善教風流的客，隨便談諧兩句，也未嘗不可對答。倘若停眠整宿的事情，却說是犯着祖上的清規，不敢妄爲的。」德夫人道：「然則你們這廟裏人，個個都是處女身體到老的嗎？」逸雲道：「也不盡然，老子說的好，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是過路的客官，自然沒有相干的了。若本地紳衿，常來起坐的，既能夾以談諧，這其中就難說了！男女相愛，本是人情之正；被情絲繫縛，也是有的，但其中十個人裏，一定總有一兩個守身如玉，始終不移的。」德夫人道：「您說的也是，但是觀雲究竟爲什麼下鄉呢？」逸雲又嘆一口氣道：「近來風氣可大不同了，到是做買賣的生意人還顧點體面，若官幕兩途，牛鬼蛇神，無所不有！比那下等還要粗暴些；俺這觀雲師弟，今年纔十五歲，模樣長得本好，人也聰明，有說有笑，過往客官，沒有不喜歡他的。他又好修飾，您瞧他這屋子，就可略見一斑了。前日，這裏泰安縣宋大老爺的少爺，帶着兩位師爺來這裏吃飯，也是廟裏常有的事。誰知他同觀雲鬧的根不像話，觀雲起初爲他是本縣少爺，不敢得罪，只好忍耐着；到後來，萬分難忍，就逃到北院去了。這少爺可就發了脾氣，大聲嚷道：『今兒晚上如果觀雲不來陪我睡覺，明天一定來封廟門。』」老師父沒有法了，把兩師爺請出去，再三央求，每人送了他二十兩銀子，纔算免了那一晚上的難星。昨兒下午，那個張師爺好意特來送信說：『你們不要執意，若不教觀雲陪少爺睡，廟門一定要封的。』昨日我們勸了一晚上，他決不肯依，你們想想看罷，老師父聽了沒有法想，哭了一夜，說不想幾百年的廟，在我們斷送掉了！今天早起纔把觀雲送下鄉去，我明早也要走了，只青雲素雲紫雲三位師兄在此等候封

門。

說完，德夫人氣的搖頭，對慧生道：「怎麼外官這們利害，咱們在京裏看御史們的摺子，總覺言過其實，若像這樣，還有天日嗎？慧生本已氣得臉上發白，說宋次安還是我鄉榜同年呢！怎麼沒家教到這步田地？」這時外間又端進兩個小碗來，慧生說：「我不吃了，」向逸雲要了筆硯，同信紙說：「我先寫封信去，明天當面見他，再為詳說。」

當時逸雲在佛檯抽屜內取出紙筆，慧生寫過說：「叫人立刻送去，我們明天下山，還在你們這裏吃飯。」重新入座，德夫人問：「信上怎樣寫法？」慧生道：「我只說今日在斗姥宮，風聞因得罪世兄，明日空來封門，弟明日下山，仍須借此地一飯，因偕同女眷，他處不便，請緩封一日，俟弟與閣下面談後，再封何如？鵲候玉音。」逸雲聽了笑吟吟的提了酒壺滿斟了一遍酒，搗了青雲袖子一下，起身離坐，對德公夫婦請了兩個雙安，說替斗姥娘娘謝您的恩惠，青雲也跟着呵了兩個雙安。德夫人慌忙道：「說那兒話呢，還不定有用沒有用呢？」二人坐下，青雲楞着個臉說道：「這信要不着勁，恐怕他更要封的快了。」逸雲道：「傻小子！他敢得罪京官嗎？你不知道像我們這種出家人，要算下賤到極處的，可知那娼妓比我們還要下賤？可知那州縣老爺們比娼妓還要下賤？遇見馴良百姓，他治死還要抽筋，剝皮，鏗骨，揚灰。遇見有權勢的人，他裝王八給人家踹在腳底下，還要身起頭來叫兩聲，說我唱個曲子您聽聽罷。他怕京官老爺們寫信給御史參他。你瞧着罷！明天我們這兩門口，又該掛一條絲絢兩個宮燈哩！」大家多忍不住的笑了。

說着小碗大碗俱已上齊，催着拿飯吃了好上山，霎時飯已吃畢，二雲退出，頃刻青雲捧了小妝台進來，讓德夫人等勻粉。老姑子亦來道謝，為寫信到縣的事。德慧生問：「山轎齊備了沒有？」青雲說：「齊備了。」

於是大家仍從穿堂出去，過客堂，到大門，看轎夫俱已上了好枝；又見有人挑了一肩行李。轎夫說是客店裏家人接着信，叫送來的。慧生道：『你跟着轎子去罷，』老姑子率領了青雲，紫雲，素雲三個小姑子，送到山門外邊，等轎子走出，打了稽首送行，口稱『明天請早點下山。』

轎子次序仍然是德夫人第一，環翠第二，慧生第三，老殘第四，出了山門，向北而行，地甚平坦，約數十步始有石級數層而已，行不甚遠，老殘在後一少年，穿庫灰搭連，布棉袍，青布坎肩，頭上戴了一頂新褐色毡帽，一個大辮子，漆黑漆黑，在後邊，辮穗子有一尺長，却同環翠的轎子並行，後面雖看不見面貌，那個雪白的頭頂，却是很顯露的。老殘心裏詫異，山路上那有這種人？留心再看，不但與環翠轎子並行，並且在那與環翠談心。山轎本來離地甚近，走路的人比坐轎子的人，不過低一頭的光景，所以走着說話甚爲便當。又見那少年指手畫腳，一面指，一面說，又見環翠在轎子上也用手指着，向那少年說話，彷彿像個他似熱烈的。心中正在不解甚麼緣故，忽見前面德夫人也回頭用手向東指着，對那少年說話；又見那少年趕緊走了幾步，到德夫人轎子跟前說了兩句；見那轎子就漸漸走得慢了。老殘正在納悶，想不出這個少年是個何人？見前面轎子已停，後面轎子也一齊放下。慧生老殘下轎，走上前去，見德夫人早已下轎，手摻着那少年，朝東望着說話呢。老殘走到跟前，把那少年一看，不覺大笑，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你啲！你怎麼不坐轎子走了來嗎？快回去罷。』環翠道：『他師父說，教他一直送我們上山呢。』老殘道：『那可使得不得，幾十里地，跑得了嗎？』只見逸雲笑說道：『俺們鄉下人，沒有別的能耐，跑路是會的，這山上別說兩天一個來回，就一天兩個來回也累不着。』德夫人向慧生老殘道：『您見那山澗裏一片紅嗎？剛纔聽逸雲師父說，那就亮經石峪，在一大塊磐石上，北齊人刻的一部金剛經。我們下去瞧瞧好不好？』慧生說：『哪。』逸雲道：

『下去不好走，您走不慣，不如上這塊大石頭上，就都看見了。』大家都走上那路東一塊大石上去，果然一行一行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連那『我相人相衆生相』等字，都看得出來，德夫人問：『這經全嗎？』逸雲說：『本來是全部的，歷年被山水沖壞的不少，現在存的不過九百多字了。』德夫人又問道：『那北邊有個亭子幹甚麼的？』逸雲說：『那叫涼經亭，彷彿說這一部經涼在這石頭上似的。』說罷各人重復上轎，再往前行，不久到了柏樹洞，兩邊都是古柏交柯，不見天日。這柏樹洞有五里長，再前是水流雲在橋了。橋上是一條大瀑布沖下來，從橋下下山去。逸雲對衆人說：『若在夏天大雨之後，這水却不從橋下過，水從山上下來力量過大，徑射到橋外去，人從橋上走，就是從瀑布底下鑽過去，這也是一有趣的。奇景』說完又往前行，見面前有『迴馬嶺』三個字，山從此就險峻起來了。再前，過二天門，過五大夫松，過百丈崖，到十八盤，在十八盤下，仰看南天門，就如直上直下似的，又像從天上掛下一架石梯子似的。大家看了都有些害怕，轎夫到也都要吃袋煙歇歇脚力。翠環向德夫人道：『太太您怕不怕？』德夫人道：『怎麼不怕麼？您那南天門的門樓子，看着像一只多高，你想這發多們遠，都是直上直下的路。倘若轎夫脚底下一滑，我們就成了肉漿了？想做了肉餅子都不成。』逸雲笑道：『不怕的，有娘娘保佑。這裏自古沒鬧過亂子，您放心罷。您不信看我走給你瞧。』說着放開步，如飛似的去了。走得一半，只見逸雲不過有個三四歲小孩大，看他轉過身來，面朝下看，兩隻手亂招。德夫人大聲喊道：『小心着，別栽下來，』那裏聽得見呢？看他轉了，又望上去了。這轎夫脚力已足，說：『太太們請上轎罷。』德夫人大袖中取的塊花絹子遞與翠環道：『我教你個好法子，你拿這絹子裹緊頭上，死活存亡，聽天由命罷。』翠環說：『只好這樣。』當真也取塊絹子將頭上裹緊去了。頭上裹緊已到南天門，只見逸雲喊道：『德太太，到了平地啦，您想這山子去了罷，』

夫人等驚魂未定，并未聽見，直至到了元寶店門口停了轎，逸雲來攬德夫人，替他把絹子除下，德夫人方立起身來，定了定神，見兩頭都是平地，同街道一樣，方敢挪步。老殘也替環翠把絹子除下，環翠回了一口氣說：『我沒摔下去罷？』老殘說：『你要摔下去早死了！還會說話嗎？』兩人笑了笑同進店去。原來逸雲先到此地，吩咐店家將後房打掃乾淨，他復往南天門等候轎子，所以德夫人來時，諸事俱已齊備。這元寶店外面三間臨街，有櫃台發賣香燭元寶等件，裏邊三間專備香客住宿的。各人進到裏間，先在堂屋坐下，店家婆邊水來洗了臉，天時尚早，一角斜陽，還未沉山，坐了片刻，挑行李的也到了，逸雲叫挑夫搬進堂屋內，說：『你去罷。』逸雲問：『怎樣鋪法？』老殘說：『我同慧哥兩人住一間，他們三人住一間何如？』慧生說：『甚好。』就把老殘的行李放在東邊，慧生的放在西邊；逸雲將東邊行李送過去，就來拿西邊行李，翠環說：『我來罷，不敢勞駕。』其時逸雲已將行李提到西房打開，環翠幫着搬鋪蓋，德夫人說：『怎好要你們動手？我來罷。』其實已經鋪陳好了。那邊一付，老殘等兩人亦布置停妥。逸雲趕過來說道：『我可誤了差使了，怎麼您已經歸置好了嗎？』慧生說：『不敢當，你請坐一會歇々好不好？』逸雲說：『不累，歇甚麼？』又往西房去了。慧生對老殘說：『你看逸雲何如？』老殘說：『實在好，我又是喜愛，又是佩服，倘若在我家左近，我必得結交這個好友。』慧生說：『誰不是這們想呢？』

慢提慧生老殘這邊議論，却說德夫人在廟裏就娶重逸雲，及至一路同行，到了一個古蹟，說一個古蹟，看他又風雅，又潑辣，心裏想世間那裏有這樣好的一個文武雙全的女人？若把他弄來做個幫手，白日料理家務，晚上燈下談禪，他若肯嫁慧生，我就不愛他認嫡庶，姊妹稱呼我也甘心的。自從打了這個念頭，越發留心去請逸雲，見他膚如凝脂，頰如嫩藕，笑起來一雙眼又秀又媚，却是不笑起來又冷若冰霜。趁逸雲不在眼前

時，把這意思向環翠商量，環翠喜的直跳說：「您好歹成就這件事罷，我替您磕一個頭謝您。」德夫人笑道：「您比我還着急嗎？且等今晚試試他的口氣，他若肯了，不怕師父不肯。」究竟慧生姻緣能否成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章 陽偶陰奇參大道 男歡女悅證初禪

却說德夫人因愛惜逸雲有收做個偏房的意思，與環翠商量，那知環翠看見逸雲，比那宋少爺想觀雲還要熱上幾分，正算計明天分手，不知何時方能再見，忽聽德夫人這番話，以為如此便可以常常相見，所以歡喜的不得了，幾乎真要碰下頭去，又聽德夫人說要試試口氣，意在不知逸雲肯是不肯，心想到也不錯，不覺又冷了一段。說時看逸雲帶着店家婆子擺桌子，搬椅子，安杯筋，忙了個敬，又煮着鴉礮子，擺好斟上酒說：「請太太們老爺們坐罷，今兒一天乏了，有點吃飯，有點安歇。」大家走出來說：「山頂上那來這些礮子？」逸雲笑道：「不中吃，是俺師父送來的。」德夫人說：「這可太費事了。」閒話休提，晚飯之後，各人歸房，逸雲少坐一刻，說：「二位太太早點安置，我失陪了。」德夫人說：「你上那兒去？不是咱三人一屋子睡嗎？」逸雲說：「我有地方睡，您放心罷。這家元寶店，就是婆媳兩個，佔着很大的炕，我同他們婆媳一塊兒睡，舒服着呢。德夫人說：『不好，我要同你講話呢。這裏炕也很大，你怕我們三個人同睡不暖和，你就抱牀舖子裏預備香客的鋪蓋，來這兒睡罷。你不在這兒，我害怕，我不敢睡。』環翠也說：『你若不來，就是惡嫌咱娘兒們，你快點來罷。』逸雲想了想，笑道：『不嫌礙，我就來。我有自己帶來的鋪蓋，我去取來。』說着便走出去，取進一個小包袱來，有尺半長，五六寸寬，三四寸高。環翠急忙打開一看，不過一條海羊毛毯子，一個活腳竹枕而已。看官怎樣叫活腳竹枕？乃是一片大毛竹，兩頭按兩片短毛竹，窄極窄，支起來像個小几，放下來只是兩片毛竹，不占地方；北方人行路常用的，取其便當。且說德夫人看了說：『噫呀！這不冷嗎？』逸雲道：『不要他也不冷，不過睡覺不蓋點不像個樣子，況且這炕在牆壁頭燒着火呢，一點也不冷。』

德夫人取表一看，說：『纔九點鐘還不會到，早的很呢。你要不困，我們隨便胡說亂道好不好呢？』逸雲道：『即便一宿不睡，我也不困，談談最好。』德夫人叫翠環：『勞駕您把門關上，咱們三人上炕談心去，這底下坐着怪冷的。』說着三人關門上炕，炕上有個小炕几兒，德夫人同翠環對面坐，拉逸雲同自己並排坐，小翠環問道：『這兒說話，他們爺兒們聽不着，咱們胡說行不行？』逸雲道：『有什麼不行的？您愛怎麼說都行。』德夫人道：『你別怪我，我看青雲紫雲他們姐妹三，同你不一樣，大約他們都常留客罷？』逸雲說：『留客是有的，也不能常留。究竟廟裏比不得住家，總有點忌諱。』德夫人又問：『我瞧您沒有留過客，是罷？』逸雲笑說：『您何以見得我沒有留過客呢？』德夫人說：『我是那們想，然則你留過客嗎？』逸雲道：『却真沒留過客。』德夫人說『你見了標致的爺們，你愛不愛呢，』逸雲說：『那有不愛的呢，』德夫人說：『既愛怎麼不同他親近呢？』逸雲笑吟吟的說道：『這話說起來很長。您想一個女孩兒家長到十六七歲的時候，什麼都知道了，又在我們這個廟裏，當的是應酬客人的差使，若是癡麻歪嘴呢，自不必說，但是有一二分姿色，搽粉抹胭脂，穿兩件新衣裳，客人見了自然人人喜歡，少不得甜言蜜語的灌兩句，我們也少不得對人家瞧瞧，朝人家笑笑，人家就說我們飛眼傳情了，少不得更親近點，這時候您想，倘若是個平常人到也沒啥，倘若是個品貌又好，言語又有情意的人，你一句我一句自然而然的，那個心就到了這人身上，可是咱們究竟是女孩兒家，一半是害羞，一半是害怕，斷不能像那天津人的樣，三言兩語成夫妻，畢竟得避忌點兒。

記得那年有個任三爺一見就投緣，兩三面後別題多好，那天晚上睡了覺，這可就胡思亂想開了。起初想這個人跟我怎麼這們好，就起了個感激他的心，不能不同他親近；再想他那模樣，越想越好看；再想他那言談，越想越有味；閉上眼就看見他，睜開眼還是想着他，這就着上了魔，這夜覺可就別想睡得好了！到了四五

更的時候，臉上跟火燒的一樣，飛熱起來，用個鏡子照照，真是面如桃花，那個樣子，別說爺們有了要動心，連我自己看了都動心，那雙眼珠子，不知爲了什麼像有水池似的，拿個手絹，擦擦也真有點滋滋的奇怪；到天明，頭也昏了，眼也澀了，強勉強睡一會兒，剛睡不大工夫，聽見有人說話，一骨碌就坐起來了；心裏說：「是我那三爺來了罷？」再定神聽聽，原來是打粗的火工清晨掃地呢。歪下頭去再睡，這一覺可就到了晌午了。等到起來，除了這個人就沒第二件事聽見；人說什麼馬褂子顏色好，花樣新鮮，冒冒失失的就問：「可是說三爺的那件馬褂不是？」被人家睨一眼笑兩笑，自己也覺得失言，臊得臉通紅的；停不多大會兒，聽人家說：「誰家兄弟中了舉了，」又冒失問：「是三爺家的五爺不是？」被人家說：「你敢是迷了罷。」又臊得跑開去。等到三爺當真來了，就同看見自己的魂靈似的，那一親熱，就不用問了。可是閨女家頭一回的大事，那兒那們容易呢？自己固然不能啓口，人家也不敢輕易啓口，不過乾親熱親熱罷哩！

「到了幾天後，這魔着的更深了，夜夜算計，不知幾時可以同他親近；又想他要住下這一夜，有多少話都說得了，又想在爹媽跟前說不得的話，對他都可以說得。想到這裏，不知道有多歡喜，後來又想我要他替我做甚麼衣裳，我要他替我做甚麼帳幔子，我要他替我做甚麼被褥；我要他買甚麼木器，我要向師父學那南院裏那三間北屋，這屋子我要他怎麼收拾，各式長桌，方桌；上頭要他替我辦甚麼擺飾，當中桌上，旁邊牆上要他替我辦坐鐘，掛鐘；我大襟上要他替我買個小金表，我們雖不用首飾，這手肘膊上實金鐲子是一定要的，萬不能少；甚至妝台，粉盒，沒有一樣不會想到。這一夜又睡不着了。又想知道他能照我這樣辦不能？又想起三爺昨日親口對我說：「我真愛你，愛極了，倘若能成就咱倆的好事，我就破了家，我也情願；我就送了命，我也願意。古人說得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只是不知你心裏有我沒有？」我當時怪僻的只

說了一句：「我心同你心一樣。」我此刻想來要他買這些物件，他一定肯的。又想我一件衣服，穿久了怪膩的，我要大毛做兩套，是甚麼顏色，甚麼材料；中毛要兩套；小毛要兩套；棉，夾，單，紗，要多少套，顏色花紋不要有犯重的。想到這時候，彷彿這無限若干的事物，都已經到我手裏似的。又想正月香市初一，我穿甚麼衣裳；十五我穿甚麼衣裳，二月二龍抬頭，我穿甚麼衣裳，清明我穿甚麼衣裳，四月初八佛爺生日，各廟香火都盛，我應該穿甚麼衣裳；五月節，七月七，八月中秋，九月重陽，十月朝，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臘，我穿甚麼衣裳；某處大會，我得去看，怎樣打扮；某處小會，我也得去，又該怎樣打扮。青雲紫雲他們沒有這些好裝飾，多寒蠢，我多威武，又想我師父從七八歲撫養我這們大，我該做件甚麼衣服酬謝他，我鄉下的父母，我該買甚麼東西叫他二老歡喜？他必叫着我的名兒說：「大姪兒，你今兒怎麼穿得這們花紹？真好看煞人！」又想二姨娘，大姑姑，我也得買點啥送他，還沒有盤算得完，那四面的鷄子，膠膠角角，叫個不住。我心裏說這鷄真正渾蛋，天還早着呢；再抬頭看，窗戶上已經白洋洋的了，這算我頂得意的一夜」

過了一天，任三爺又到廟裏來啦，我抽了個空兒，把三爺扯到一個小屋子裏，我說：「咱倆說兩句話。」到了那屋子裏，我同三爺並肩坐在炕沿上，我說：「三爺我對你說……」這句話纔吐出口，我想那有這們不害羞的人呢？人家沒有露口氣，咱們女孩兒家倒先開口了，這一想把我臊的眞沒有地洞好鑽下去，那臉登時飛紅，拔開腿就往外跑，三爺一見，心裏也就明白一大半了，上前一把把我抓過來望懷裏一抱，說：「心肝寶貝，你別跑，你的話我知道一半啦？這有什麼害臊呢？人人都有這一回的，這事該怎麼辦？你要什麼物件？我都買給你，你老老實實說罷！」

逸雲說：「我那心勃勃騰騰的亂跳，跳了會子，我就把前兒夜裏想的事都說出來了，說了一遍，三爺沉吟

了一沉吟說：「好辦，我今兒回去就稟知老太太商量，老太太最疼愛我的，沒有個不依。俺三奶奶暫時不告訴他；娘們沒有不吃醋的，恐怕在老太太跟前出壞，就是這們辦，妥當妥當。」話說完了，恐怕別人見疑就走出來了。我又低低囑咐一句：「越快越好，我聽您的信兒。」三爺說：「那還用說。」他就匆匆忙忙下山回家去了。我送他到大門口，他還站住對我說：「倘若老太太允許了，我這兩天就不來，我託朋友來先把你師父的盤子講好了，我自己去替你置辦東西。」我說：「很好，很好，盼望着哩。」從此有兩三夜是沒睡好覺，可沒有前兒夜裏快活，因為前兒夜裏只想好的一面；這雨夜，却是想到好的時候就上了火雀山；想到不好的時候，就下了北冰洋，一霎熱，一霎涼，彷彿發連環瘡子似的，一天兩天還好受，等到第三天，真受不了！怎麼還沒有信呢？俗語說的好，真是七竅裏冒火，五臟裏生煙；又想他一定是慢慢的製買物件，辦作衣裳去了！心裏埋怨他：「你買東西忙什麼呢？」先來給我送個信兒，多不是好叫人家盼望的不死不活的幹麼呢？」到了第四天，一會兒到大門上去看看，沒有人來；再一會兒又到大門口看，還沒有人來！腿已跑酸啦，眼也望穿啦，到得三點多鐘，只見大南邊老遠的一肩山轎來了，其實還隔着五六里地呢，不知道我眼怎麼那們尖，一見就認準了一點也不錯，這一喜歡可就不要說了！可是這四五里外的轎子，走到不是還得一會子嗎？忽然想起來，他說：倘若老太太允許，他自己不來先託個朋友來跟師父說妥他再來。今兒他自己來，一定事情有變！這一想，可就是彷彿看見閻羅王的勾死鬼似的，兩隻腳立刻就發軟，頭就發昏，萬站不住，飛也進了自己屋子，遮上臉就哭；哭了一小會，只聽外邊打粗的小姑子喊道：「華雲，三爺來啦！快去罷！」二位太太，您知道爲甚麼叫華雲呢？因爲這逸雲是近年改的，當年我本叫華雲。我聽打粗的姑子喊，趕忙起來，擦擦眼，勻勻粉，自己怪自己，這不是瘋了嗎？誰對你說的不成呢？自言自語的，又笑起來了！

臉還沒勻完，誰知三爺已經走到我屋子門口，揭起門簾說：「你幹什麼呢？」我說：「風吹砂子迷了眼啦！我洗臉呢。」我一面說話，偷看三爺臉神，雖然帶着笑，却氣象冰冷，跟那凍了冰的黃河一樣。我說：「三爺請坐。」三爺在炕沿上坐下，我在小條桌旁邊小椅上坐下，小姑子揭着門簾，站着支着牙在那裏歇。我說：「你還不泡茶去？」小姑子去了，我同三爺兩個人臉對臉，白瞪了有半個時辰，一句話也沒有說；等到小姑子送進茶來，吃了兩碗，還是無言相對。我耐不住了，我說：「三爺，今兒怎麼着啦？一句話也沒有！」三爺長嘆一口氣，說：「真急死人，我對你說罷！前兒不是我從你這裏回去嗎？當晚得空，我就對老太太說了個大概，老太太問得多少東西，我還沒敢全說，只說了一半的光景，老太太拿算盤一算，說：『這不得上千的銀子嗎？』我就不敢言語了。老太太說『你這孩子，你老子千辛萬苦掙下這個家業，算起來不過四五萬銀子家當，你們哥兒五個，一年得多少用項。你五弟還沒有成家，你平常喜歡在山上跑跑，我也不禁止；你今兒想到這種心思，一下子就得上千的銀子，還有將來呢？就不花錢了嗎？況且你的媳婦模樣也不笨蠢，你去年纔成的家，你們兩口子怪好的，去年我看你小夫婦很熟，今年就冷了些，不要說必是爲這華雲，所以變了心了！我做婆婆的爲疼兒子，拿上千的銀子給你幹這事，你媳婦雖不敢說別的；他倘若說：『媳婦的衣服不時樣了。』要我給他做三二百銀子衣服，明明是擠我這個短兒，我怎麼發付他呢？你大嫂子二嫂子都來趕羅我，我又怎麼樣？我不給他們短，他們當面不說，背後說：『我們製買物件，是姓任的買的，還在姓任的家裡，老太太就不願意了；老三花上千銀子，給別人家買東西，三天後就不姓任了，老太太倒願意。也不知道是護短呢？是老昏了？』這話要傳到我耳朵裏，我受得受不得呢？你是說心疼的兒子，你替他想，你在外邊快樂，我在家裏受氣，你心裏安不安呢？倘若你媳婦是不賢慧的，同你吵一回，鬧一回，也還罷了；倘若

竟仍舊的同你好，格外的照應你，你就過意得去嗎？倘若依你做了去，還是永遠就住在山上，不回家呢？還是一邊住些日子呢？倘若你久在山上，你不要媳婦，你連老娘都不要了，你成什麼人呢？你一定在山上住些時，還得在家裏住些時，是不用說的了；你在家裏住的時候，人家山上又來了別的客，少不得也要留人家住；你花錢買的衣服真好看，穿起來給別人看；你買的器皿給別人用；你買的帳幔，給別人遮羞；你買的被褥，給人家蓋，你心疼心愛心裏憐惜的人，陪別人睡；別人脾氣未必有你好，大概還要鬧脾氣；睡的不覺意還要罵你心愛的人，打你心愛的人，你該怎麼樣呢？好孩子！你是個聰明孩子，把你娘的話，仔細想想，錯是不錯，依我看，你既愛他，我也不攔你，你把這第一個傻子讓給別人做，你做第二個人去，一樣的稱心，一樣快樂，却不用花這們多的冤錢，這是第一個辦法；你若不以為然，還有第二個辦法：你說華雲模樣長得十分好，心地又十分聰明，對你又是十二分的恩愛，你且問他是爲愛你的東西，是爲愛你的人？若是爲愛你的東西，就是爲你的錢財了，你的錢財幾時完，你的恩愛就幾時斷絕；你算花錢租恩愛，你算算你的家當，穀租幾年的恩愛，倘若你是愛你的人，一定要這些東西嗎？你正可以拿這個試試他的心，若不要東西，真是愛你，要東西，就是假愛你；人家假愛你，你真愛人家，不成了天津的話：『剃頭挑子一頭想』嗎？我共總給你一百銀子，穀不穀你自己斟酌辦理去罷！」

逸雲追述任三爺當日敘他老太太的話到此已止，德夫人對着環翠伸了一伸舌頭說：『好個利害的任太太，真會管教兒子』環翠說：『這時候雖是逸雲師兄。也一點法子沒有吧！』德夫人向逸雲道：『你這一番話，真抵得上一卷書呢！任三爺說完這話，您怎麼樣呢？』逸雲說：『我怎麼呢？哭罷咧！哭了會子，我就發起狠來了，我說：『衣服我也不要了！東西我也不要了！任麼我都不要了！您跟師父商議去罷！』任三爺說：

「這話真難出口，我是怕你着急，所以先來告訴你，我還得想法子，就這樣是萬不行！您別難受。纔兩天我再向朋友想法子去。」，我說您別找朋友想法子了，借下錢來，不還是老太太給嗎？到成了個騙上人的事，更不妥了，我更對不住您老太太了！」那一天就這們，我們倆人就分手了！逸雲便向二人道：「二位太太如果不嫌絮煩，願意聽：話還長着呢！」德夫人道，願意聽，願意聽，你說下去罷。」

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章 九轉成丹破壁飛 七年返本歸家坐

却說逸雲又道：「到了第二天，三爺果然託了個朋友來跟師父談論，把以前的情節述了一週，問師父肯成就這事不肯？并說華雲已經親口允許任麼都不要，若是師父肯成就，將來補報的日子長呢。老師父說道：「這事聽華雲自主。我們廟裏的規矩可與甯子裏不同：甯子裏妓女到了十五六歲，就要逼令他改裝，以後好做生意；廟裏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傳下來年輕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應酬客人，其中便有難於嚴禁之處，恐怕傷犯客人面子，前幾十年還是暗的，漸漸的近來，就有點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還是個半暗的事，您只可同華雲商量着辦，倘若自己願意，我們斷不過問的；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說，在先也是本廟裏傳下來的規矩，因為這比邱尼本應該是童貞女的事，不應該沾染紅塵；在別的廟裏犯了這事，就驅逐出廟去，不再收留，惟我們這廟不能打這個官話欺人，可是也有一點分別：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廟裏供給，別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別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塵事，他就算犯規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項，俱得自己出錢製買，並且每月還須津貼廟裡的用項，若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須攤在他們幾個染塵的身上，因為廟裡本沒有香火田，又沒有緣簿，但凡人寫緣簿的，自然都寫在那清修的廟裡去，誰肯寫在這半清不渾的廟裡呢？您還不知道嗎？況且初次染塵，必須大大的寫筆功德錢，這錢誰也不能得，收在公賬上應用。您才說的一百銀子，不知算功德錢呢？還是給他置買衣服同那動用器皿呢？若是功德錢，任三爺府上也是本廟一個施主，斷不計較；若是置辦衣物，這功德錢指那一項抵用呢？所以這事我們不便與聞，您請三爺自己同華雲斟酌去罷。況且華雲現在住的是南院的兩間北屋，屋裡的陳設，箱子裡的衣服；也就不大難個

兩千銀子，要是做那件事，就都得交出來，照他這二百兩銀子的牌子，那一間屋子也不稱，只好把廚房旁邊堆柴火的那一間小屋騰出來給他，不然別人也是不服的，您瞧是不是呢？」那朋友聽了這番話，就來一五一十的告訴我，我想師父這話也確是實情，沒法駁回；我就對那朋友說：「叫我無論怎麼寒蠢，怎麼受罪，我爲着三爺都沒有甚麼不肯，只是關着三爺面子，恐怕有些不妥，不必着急，等過一天三爺來，我們再商議罷。」那個朋友去了，我就仔細的盤算了兩夜，我起初想，同三爺這們好，管他有衣服沒衣服？比要飯的叫花子總強點，就算那間廚房旁邊的小屋子，也怪暖和的，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我瞧那戲上王三姐拋彩毬打着了薛平貴，是個討飯的，他捨掉了相府小姐不去做，跟那薛平貴，落後做了西涼國王，何等榮耀，有何不可。又想想人家那是做夫妻，嫁了薛平貴；我這算什麼呢？就算我苦守了十七年，任三爺做了西涼國王，他家三奶奶自然去做娘娘，我還不是斗姥宮的窮姑子嗎？況且皇上家恩典，雖準其封，也從沒有聽見有人說過：驢做了官封到他相好的女人的，何況一個姑子呢！大清會典上有封尼姑的一條嗎？想到這裏可就涼了半截了！又想我現在身上穿的袍子是馬五爺做的，馬褂是牛大爺做的；還有許多物件都是客人給的，若同任三爺落了交情，這些衣物都得交出去；馬五爺牛大爺來的時候不問嗎？不告訴他不行，若告訴他，被他們損兩句呢？說：「你貪圖小白臉，把我們東西都斷送了！把我們待你的好意，都捧到東洋大海裏去，真沒良心！真沒出息！」那時我說甚麼呢？況且既沒有好衣服穿，自然上不了臺盤，正經客來，立刻就是青雲他們應酬了，我只好到廚房裏端茶，送到門簾子外面，讓他們接進去，這是甚麼滋味呢！等到吃完了飯，刷洗鍋碗是我的差使，這還罷了；頂難受是清早上掃屋子裏的地！院子裏地是火工掃，上等姑子屋裏地是我們下等姑子掃，倘若師兄們同客人睡在炕上，我進去掃地，看見襪鞋外兩雙鞋，心裏知道：這客當初何等契重我，我還不願意

理他；今兒我倒來替他掃地！心裏又應該是甚麼滋味呢！如是想：在這兒是萬不行的了！不如跟任三爺逃走了罷。又想逃走，我沒有甚麼不行，可是在三爺人家有老太太，有太太，有哥哥，有兄弟，人家怎能同我逃走呢？這條計又想左了，翻來復去，想不出個好法子來；後來忽然間得了一條妙計：我想這衣服不是馬五爺同牛大爺做的嗎？馬五爺是當舖的東家，牛大爺是鹽票莊掌櫃的。這兩個人待我都不錯，要他們掌手把銀子不吃力的，況且這兩個人從去年就想算計我，爲我不喜歡他們，所以吐不出口來，眼前我只要略爲撩撥他們下子，一定上鉤；待他們把冤錢花過了，我再同三爺慢慢的受用，正中了三爺老太太的第一策，豈不大妙？想到這裏，把前兩天的愁苦都一齊散盡，很是喜歡。停了一會子，我想兩個人裏頭，找誰好呢？牛大爺匪票莊，錢便當，找他罷，又想老西兒的脾氣，不捧住脾兒梗是不花錢的，花過之後，還要肉疼；明兒將來見了衣裳，他也說是他做的；見了物件，也要說是他買的；唧唧咕咕絮叨的沒有完期，況且醋心極大，知道我同三爺真好，還不定要唧咕出甚麼樣子來纔罷呢！又抽鴉片，一嘴的烟味，比麩還臭；教人怎麼樣受呢？不用顧了眼前，以後的罪更不好受。算了罷，還是馬五爺好得多呢；又想馬五爺是個回子，專吃牛羊肉，自從那年縣裏出告示，禁宰耕牛，他們就只好專吃羊肉了。吃的那一身的羊羶氣，五六尺外，就教人作噁心；怎樣同他一被窩裏睡覺呢？也不是主意！又想除了這兩個呢，也有花得起錢的，大概天老爺看察錢與人兩樣都很重的，所以給了他錢，就有的呢，都沒有錢。我想到這裏，可就有點醒悟了。大概天老爺看察錢與人兩樣都很重的，所以給了他錢，就不教他像人；給了他個人；就不教他有錢；這也是不錯的道理。後來又想任三爺人才極好，可也並不是沒有錢，只是拿不出來，不能怨他。這心可就又迷回任三爺了，既迷回了任三爺，想想還是剛纔的計策不錯，管他馬呢牛呢，將就幾天讓他們把錢花够了，我還是跟任三爺快樂去，看銀子同任三爺面上，就受幾天罪也不

要緊的。這又喜歡起來了睡不着，下炕剔明了燈，沒有事做把鏡子自己照照，覺得眼如春水，而似桃花，同任三爺配個對兒，真正誰也委曲不了誰，我正在得意的時候，坐在椅子上倚在桌子上，又盤算盤算想道，這事還有不妥當處，前兒任三爺的話不知真是老太太的話呢？還有三爺自家使的壞呢？他有一句話很可疑的，他說老太太說，你正可以拿這個試試他的心，直怕他是用這個毒着兒來試我的心的罷？倘若就這樣，我同牛爺馬爺落了交，他一定來把我痛罵一頓，兩下絕交，噯呀險呀！我爲三爺含垢忍污的同牛馬爺交，却又因親近牛馬，得罪了三爺，豈不大失算嗎？不好！不好！再想着三爺的情形，斷不忍用這個毒着下我的手，一定是他老太太用這個着兒破三爺的迷。既是這樣，老太太有二條計預備在那裏呢。倘若我與牛爺馬爺落了交情，三爺一定裝不知道，拿二千銀票來對我說：「我好容易千方百計的湊了這些銀子來踐你的前約，把銀子交給你，自己去採辦罷。」這時候我纔死不得活不得呢！逼到臨了他總得知道真情，他就把那二千銀票扯個粉碎，賭氣走了，請教我該怎麼樣呢？其實他那二千的票子，老早掛好了失票，雖然扯碎票子，銀子一分也損傷不了，只是我可就沒法做人，活臊也就把我臊死了！我們說，以前那個法子可就萬用不得了！又想，這是我的過慮，人家未必這們利害，又想想算他下了這個毒手，我也有法制他。什麼法子呢？我先同牛馬商議，等有了眉目，我推說我還得跟父母商議，不忙作定，然後把三爺請來，光把沒有錢不能辦的苦處告訴他，再把他纔用這忍垢納污的主意說給他，請他下個決斷。他說辦得好，以後他無從挑眼；他說不可以辦，他自然得給我個下落，不怕他不想法子去！我不賺個以逸待勞嗎？這法好的。又想，還有一事，不可不慮，倘若三爺竟說實話，籌不出款來，你就用這個法子，不管他牛也罷，馬也罷，只要他拿出這宗案錢來，我就讓他一頭地也不要緊，自然就這們辦了；可是還有那朱六爺，荀八爺，當初也在過幾個錢，你沒有留過客，他没

有法想；既有人打過頭客，這朱爺苟爺一定也是要住的了，你敢得罪誰呢？不要說，這打頭客的一住，無論馬是牛，他要住多少天，得陪他多少天，他要住一箇月兩箇月；也得陪他一箇月兩箇月；廢下來日子，還得應酬朱苟，算起來一箇月裏的日子，被牛馬朱苟占去二十多天，輪到任三爺不過三兩天的空兒，再算到我自己身上，得忍八九夜的難受，圖了一兩夜的快樂，這事還是不做的好。又想噯呀，我真昏了呀！不要說別人打頭客，朱苟牛馬要來，就是三爺打頭客，不過面子大些，他可以多住些時，沒人敢撐他；可是他能常年住在山上嗎？他家裏三奶奶就不要了嗎？少不得還是在家的時候多，我這裏還是得陪着朱苟牛馬睡。想到這裏，我就把鏡子一摔，心裡說：都是這鏡子害我的！我要不是鏡子騙我，搽粉抹胭脂，人家也不來撩我；我也熬不了這些煩惱，我是個閨女，何等尊重，要起什麼凡心？墮的什麼孽障？從今以後，再也不與男人交涉，剪了辮子，跟師父睡去；到這時候，我彷彿大澈大悟了不是？其實天津落子館的話，還有題目呢：

我當時找剪子去剪辮子，忽然想這可不行，我們廟裡規矩過三十歲纔準剪辮子呢，我這時剪了，明天怕不是一頓打！還得做幾個月的粗工，等辮子養好了，再上臺盤；這多們丟人呢！況且辮子礙着我做什麼事，有辮子的時候，糊塗難過；剪了辮子，就會明白嗎？我也見過多少剪辮子的人，比那不剪辮子的時候，還要糊塗呢！自己要自己拿得穩主意，剪辮子，不剪辮子一樣的事。那時我仍舊上炕去睡，心裡又想，從今以後無論誰我都不招惹就完了。誰知道一面正在那裡想斬斷葛藤，一面那三爺的模樣就現在眼前，三爺的說話就存在耳朵裡，三爺的情意就臥在心坎兒上，到底捨不得，轉來轉去，忽然想到我真糊塗了！怎麼這們些天數；我眼前有個妙策，怎麼沒想到呢？你瞧，任老太太不是說嗎：花上子的銀子，給別人家買東西，三天後就不姓任的，可見得不是老太太不肯給錢，爲的這用法，過了幾天，東西也是人家的，人還是人家的，豈不是

人財兩空嗎？我本沒有第二個人在心上，不如我徑嫁了三爺，豈不是好？這個主意妥當，又想有五百銀子給我家父母，也很够歡喜的；有五百銀子給我師父，也沒有甚麼說的。我自己的衣服，有一套眼面前的好就行了，以後到他家還怕沒得穿嗎？真正妙計，巴不得到天明着人請三爺來商量這個辦法。誰知道往當天明的很快，今兒要他天明，越看那窗戶越不亮，真是恨人！又想我到他家，怎麼伺候老太太，老太太怎樣喜歡我；我又怎樣應酬三奶奶，三奶奶又怎樣喜歡我；我又怎樣應酬大奶奶，二奶奶，他們又怎樣喜歡我；將來在養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他念書，讀文章中學，中進士，點翰林，點狀元，放八府巡按，做宰相；我做老太太，多威武；二兒子，叫他出洋，做留學生，將來放外國欽差，我再跟他出洋，逛那些外國大花園，豈不快樂死了嗎？咳！這個主意好！這個主意好！可是我聽說七八年前，我們師叔嫁了李四爺，是個做官的；做過那裏的道台去的時候，多們耀武揚威？末後聽人傳說，因為被正太太凌虐不過，喝生鴉片烟死了；又見我們彩雲師兄，嫁了南鄉張三爺，也是個大財主，老爺在家的時候，待承的同親姊妹一樣，老爺出了門，那虧折就說不上口了。身上烙的一個一個的瘡疤，老爺回來，自然先到太太屋裏了，太太對老爺說，你們這姨太太，不知道同誰偷上了，着了一身的楊梅瘡，我好容易替他治好了，你明兒瞧瞧他身上那瘡疤子，怕人不怕人？你可別上他屋裏去，你要着上楊梅瘡，可就了不得啦！把個老爺氣的發抖，第二天清早起氣狠狠的拿着馬鞭子，叫他脫衣裳看疤，他自然不肯，老爺更信太太說的不錯，扯開衣服，看了兩處，不問青紅皂白，舉起鞭子就打，打了二三百鞭子，教人鎖到一間空屋子裏去，一天給兩碗冷飯，吃到如今，還是那們半死不活的呢！再提這姨太太的人體算盤算：十成裏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十成裏也有兩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鬧閨死了的；十成裏有五成是啣口咕咕不是閨口，就是淘氣；一百裏也沒有一個太太平平的。我可

長知道任三奶奶怎樣，聽說也很利害。然則我去到他家，也是死多活少，況且就就算三奶奶人不利害，人家結髮夫妻過的太太平平和和氣氣的日子，要我去擾得人家六畜不安，末後連我也把個小命兒送掉了，圖着甚麼呢？噯！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如睡我的覺罷。剛閉上眼，夢見一個白髮白鬚的老翁對我說道：「逸雲！逸雲！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只因爲貪戀利慾，埋沒了你的智慧，生出無窮的魔障，今日你命光發露，透出你的智慧，還不趁勢用你本來具足的慧劍，斬斷你的邪魔嗎？」我聽了連忙說：「是！是！」我又說：「我叫華雲，不叫逸雲。」那老者道：「迷時叫華雲悟時就叫逸雲了。」我驚了一身冷汗，醒來可就在那些胡思亂想一掃帚掃清了；從此改爲逸雲的。」

德夫人道：「看你年紀輕輕的眞好大見識，說的一點不錯。我且問你：譬如現在有個人，比你任三爺還要好點，他的正太太又愛你，又契重你的，說明了同你姊妹稱呼，把家務全交給你一個人管，永遠沒有那咕々咕咕的事，你還願意嫁他，不願意呢？」逸雲道：「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女人，教我怎樣嫁人呢？」德夫人大驚道：「我不解你此話怎講？」

末知逸雲說出甚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章 俏逸雲除慾除盡 德慧生救人救澈

話說德夫人聽逸雲說：「他此刻且不知道他是女人，怎樣嫁人呢？」慌忙問道：「此話怎講？」逸雲道：「金剛經云：『無人相，無我相。』世間萬事皆壞在有人相我相，維摩詰經：維摩詰說法的時候，有天女散花，文殊菩薩以下諸大菩薩，花不着身，只有須菩提花着其身，是何故呢？因為衆人皆不見天女是女人，所以花不着身，須菩提不能免人相我相，即不能免男相女相，所以見天女是女人，花立刻便着其身。推到極處，豈但天女不是女身，維摩詰空中，那得會有天女？因須菩提心中有男女相，故維摩詰化天女身而爲說法。凡我輩種種煩惱，無窮痛苦，都從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這一念上生出來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無分別，這就入了西方淨土極樂世界了。」德夫人道：「你說了一段佛法，我還不能甚懂，難道你現在無論見了何等樣的男子，都無一點愛心嗎？」逸雲道：「不然，愛心怎能沒有？只是不分男女，却分輕重。譬如見了一個才子，美人，英雄，高士，却是從欽敬上生出來的愛心；見了尋常人却與我親近的，便是從交感上生出來的愛心；見了些下等愚蠢的人，又從悲憫上生出愛心來。總之，無不愛之人，只是不管他是男是女。」德夫人連連點頭說：「師兄不但是師兄，我真要認你做師父了。」又問道：「你是幾時徹悟到這步田地的呢？」逸雲道：「也不過這二三年。」德夫人道：「怎樣便會證明到這地步呢？」逸雲道：「只是一個變字。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天下沒有個不變會通的人。」德夫人道：「請你把這一節怎樣變法，可以指示我們罷？」逸雲道：「兩位太太不嫌煩瑣，我就說說何妨。我十二三歲時甚麼都不懂，却也沒有男女相；到了十四五歲，初聞知識，就知道喜歡男人了，却是喜歡的美男子，怎樣叫美男子呢？像那天津捏的泥人子，或者戲子唱



小且的，覺得他實在是好，到了十六七歲，就覺得這一種人真是泥捏的絹糊的，外面好看，內裏一點兒沒有，必須有點斯文氣，或者有點英武氣，纔算個人，這就是同任三爺要好的時候了。再到十七八歲，就變做專愛才子英雄，看那報館裏做論的人，下筆千言，天下事沒有一件不知道的，真是才子！又看那出洋學生，或者看人兩國打仗要去觀戰，或者自己請赴前敵，或者借個題目自己投海而死，或者一洋鎗把人打死，再一洋鎗把自己打死，真是英雄！後來細細察看，知道那發議論的，大都知一不知二，爲私不爲公，不能算個才子。那些借題目自盡的，一半是發了瘋癱病，一半是受人家愚弄，更不能算個英雄。只有像曾文正，用人也用得好，用兵也用得好，料事也料得好，做文章也做得好，方能算得才子；像曾忠襄自練一軍，救兄於郿門，後來所向無敵，困守雨花臺，畢竟克復南京而後已，是個真英雄！再到十八九歲又變了，覺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還有不足處，必須像諸葛武侯纔算才子，關公趙雲纔算得英雄；再後覺得管仲，樂毅方是英雄，莊周列禦寇方是才子，再推到極處，除非孔聖人，李老君，釋迦牟尼纔算得大才子，大英雄呢！推到這裏，世間就沒有我中意的人了。既沒有我中意的，反過來又變做沒有我不中意的人，這就是屢變的情形。近來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兩個人：一個叫做住世的逸雲。既做了斗姥宮的姑子，凡我應做的事都做，不管甚麼人，要我說話就說話，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攙就攙，要抱就抱，都無不可，只是陪他睡覺做不到；又一個我呢，叫做出世的逸雲。終日裏但凡閒暇的時候，就去同那儒釋道三教的聖人頑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變的把戲，很够開心的了。』

德夫人聽得喜歡異常，方要再往下問，那逸雲生過來說：『今天不早了，睡罷！還要起五更等着看日出呢。』德夫人笑道：『不睡也行，不看日出也行，您沒有聽見逸雲這話好極了，比一卷書還有趣呢！我真不

想睡，只是願意聽。」慧生說：「這們好聽，你爲什麼不叫我來聽聽呢？」德夫人說：「我聽入了迷，甚麼都不知道了，還願得叫你呢？可是好多時沒有喝茶了。王媽！王媽！哦！這王媽怎麼不答應人呢？」

逸雲下了炕說：「我去倒茶去。」就往外跑。慧生說：「你真聽迷了，那裏有王媽呢？」德夫人說：「不是出店的時候，他跟着的嗎？」慧生又大笑。環翠說：「德太太，您忘記了不是我們出岳廟的時候，他嚷頭疼的了不得，所以打發他回店去，就順便叫人送行李來的嗎？不然這舖蓋怎樣會知道送來呢？」德夫人說：「可不是，我真聽迷糊了。」慧生又問：「你們談的怎麼這們有勁？」德夫人說：「我告訴你罷，我因爲這逸雲有文有武，又能幹，又謙和，真愛極了！我想把他……。」

說到這裏，逸雲笑嘻嘻的提了一壺茶進來說：「我真該死！飯後沖了一壺茶，擱在外間桌上，我竟忘了取進來，都涼透了！這新泡來的，您喝罷。」左手拿了幾個茶碗，一一斟過。逸雲既來，德夫人適纔要說的話，自然說不下去，略坐一刻，就各自睡了。

天將欲明，逸雲先醒，去叫人燒了茶水，洗臉水，招呼各人起來；煮了幾個雞蛋，燙了一壺熟酒，說：「外邊冷的利害吃點酒擋寒氣。」各人吃了兩杯，覺得腹中和暖，其時東方業已發白，德夫人環翠坐了小轎，煮了皮斗篷，環翠本沒有，是慧生不用借給他的。慧生老殘步行，不遠便到了日觀亭亭子等日出，看那東邊天脚下已通紅，一片朝霞，越過越明，見那地下冒出一個紫紅色的太陽牙子出來。逸雲指道：「您瞧那地邊上有一條明的跟一條金絲一樣的，相傳那就是海水。」只說了兩句話，那太陽已半輪出地了；只可恨地皮上面，有條黑雲像帶子一樣橫着，那太陽纔出地，又鑽進黑帶子裏去，再從黑帶子裏出來，輪脚已離了地，那一條金線也看不見了。德夫人說：「我們去罷。」回頭向西看了丈人峯搶身殿玉皇頂，到了秦始皇沒字碑上

，摩挲了一會兒，原來這碑並不是個石片子，竟是犄角斬方的一枝石柱，上面竟半個字也沒有。再往西走，見一個山峯，彷彿劈開的半個饅頭，正面磨出幾丈長，一塊平面刻了許多八分書。逸雲指着道：「這就是唐太宗的紀泰山銘，旁邊還有許多本朝人刻的斗大字，如楷一般用紅油把字畫裏填得鮮明照眼，書法大都學洪鈞殿試筆子的，雖遠不及洪鈞的飽滿，也就肥大的可愛了。」又向西走，回到天街，重入元寶店裏，吃了逸雲預備下的湯麵，打了行李，一同下山，出天街，望南一拐，就是南天門了；出得南天門，便是十八盤。誰知下山比上山更屬可怕，轎夫走的比飛還快，一霎時十八盤已走盡，不到九點鐘，已到了斗姥宮門首，慧生擡頭一看，果然掛了大紅彩綢，一對宮燈，其時大家都下了轎子，老殘把嘴對慧生向彩綢一努，慧生說：「早已領教了。」彼此相視而笑。

兩個老姑子迎在門口，打過了稽首，進得客堂，只見一個杏仁臉兒，面若桃花，眼如秋水，瓊瑤鼻子，櫻桃口兒，年紀十五六歲光景，穿一件出爐銀顏色的庫緞袍子，品藍坎肩，庫金領邊有一寸多寬，滿臉笑容，上來替大家請安，明知一定是靚雲了。正要問話，只見旁邊走上一個戴鸞貂皮帽沿沒頂子的人，走上來向德慧生請了一安，又向衆人略爲打了個千兒，還對慧生手中舉着年愚弟宋琬的帖子，說：「敝上翁德大人請安，說昨兒不知道大人駕到，失禮的很，接大人的信，敝上很怒，叫了少爺去問，原來都是虛誑，沒有的事。」已把少爺申斥了幾句，說請大人萬安，不要聽旁人的閒話，今兒晚上請在衙門裏便飯，這裏挑選了幾樣菜來，先請大人胡亂吃點。」

慧生聽了，大不悅意說：「請你回去替你貴上請安，說幾聲吃飯，都不敢當，謝謝罷；能說都是虛誑，不用說就是我造的謊言了，明天我們動身後，怕不指指使使來何道斗學官姑子一頓嗎？既不進我府，我自直道

理就是了。你回去罷！」那家人也把臉沉下來說：「大人不要多心，敝上不是這個意思。」回過臉對老姑子說：「你們說實話，有這事嗎？」慧生說：「你這不是明明當我面逞威風嗎？我這窮京官，你們主人瞧不起，你這狗才也敢這樣放肆！我搖你主人不動，難道辦你這狗才也辦不動嗎？今天既是如此，我下午拜泰安府，請他先把你這狗才打了，遞解回籍，再同你們主人算帳！子弟不才，還要這們護短。」回頭對老殘道：「好的，好的一個人，怎樣做了知縣就把天良喪到這步田地！」那家人看勢頭不好，趕忙跪在地下磕頭。德夫人說：「我們裏邊去罷。」慧生把袖子一拂，竟往裏走，仍在靚雲房裏去坐。泰安縣裏家人知道不妥，忙向老姑子託付了幾句，飛也似的下山去了。暫且不題。

却說德夫人看靚雲長的實在是俊，把他扯在懷裏，仔細撫摩了一回說：「你也認得字嗎？」靚雲說：「不多幾個。」問：「念經不念經？」答：「經總是要念的。」問：「念的什麼經？」答：「無非是眼前前幾部；金剛經，法華經，楞嚴經等罷了。」問：「經上的字，都認得嗎？」答：「那幾個眼面前的字，還有不認的嗎？」德夫人又一驚，心裏想，以爲他年紀甚小，大約認不多幾個字，原來這些經都會念了，就不敢怠慢他，又問：「你念經，懂不懂呢？」靚雲容：「略懂一二分。」德夫人說：「你要有不懂的，問這做錢老爺，他都懂得。」老殘正在旁邊不遠坐，接上說：「大嫂不用寬人，我那裏懂得甚麼經呢？」又因久問靚雲的大名，就想試他一試，就兜過來說了一句話：「我雖不懂甚麼，靚雲！你如要問也不妨問問看，碰得着，我就說；碰不着，我就不說。」靚雲正待要問，只見逸雲已經換了衣服，搽上粉，點上胭脂，走將進來；穿得一件粉紅緞子，却配了一件元色緞子坎肩，光着個頭，一條烏金絲的辮子。靚雲說：「師兄偏勞了。」逸雲說：「豈敢！豈敢！」靚雲說：「師兄，這位錢老爺佛理精深，德太太叫我有不懂的問他老人家呢。」逸雲說

：『好，你問，我也沾光聽一兩句。』觀雲遂立向老殘面前，恭恭敬敬問道：『金剛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德多不如以四句偈語爲他人說，其福勝彼。』請問那四句偈本經到底沒有說破。有人猜是：『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老殘說：『問的利害！一字幾百年註金剛經的都註不出來，你問我，我也是不知道。』逸雲笑道：『你要那四句，就是那四句，只怕你不要。』觀雲說：『爲麼不要呢？』逸雲一笑不語，老殘肅然起敬的立起來向逸雲唱了一個大肥喏說：『領教得多了！』觀雲說：『你這話錢老爺倒懂了，我還是不懂，爲麼我不要呢？三十二分我都要，別說四句。』逸雲說：『爲的你三十二分都要，所以這四句偈語就不給你了。』觀雲說：『我更不懂了。』老殘說：『逸雲師兄佛理真通達，你想六祖只要了『因無所住，而生其心。』兩句就得了五祖的衣鉢，成了活佛。所以說：『只怕你不要，』真正生花妙舌。』老殘因見逸雲非凡，便問道：『逸雲師兄，屋裏有客麼？』逸雲說：『我屋裏從來無客。』老殘說：『我想去看看許不許？』逸雲說：『你要來就來，只怕你不來。』老殘說：『我除了無限劫，纔遇見這個機會，怎肯不來？請你領路同行。』當真逸雲先走，老殘後跟。德夫人笑道：『別誤他一個人進桃源洞，我們也得分點仙酒飲々，』說着大家都起身同去，就是這西邊的兩間北屋，進得堂門，正中是一面大鏡子，上頭一塊橫匾寫着：『逸情雲上』四個行書字，旁邊一付對聯寫道：

「妙喜如來福德相

姑射仙人冰雪姿」

只有下款赤龍二字，並無上款。慧生道：『又是他們弟兄的筆墨。』老殘說：『這人幾時來的？是你的朋友嗎？』逸雲說：『外面是朋友，內裏是師弟。他去年來的，在我這裏住了四十多天呢。』老殘道：『他就

住在你這廟裏嗎？」逸雲道：「豈但在此廟裡，簡直住在我炕上。」德夫人忙問：「你睡在那裏？」逸雲笑道：「太太有點疑心山頂上說的話罷？我睡在他懷裏呢！」德夫人道：「那們說，他竟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嗎？」逸雲道：「柳下惠也不算得頭等人物，不過散聖罷咧！有甚麼稀奇？若把柳下惠去比赤龍子，他還要說是貶他呢！」大家都伸舌頭。

德夫人走到他屋裏看看，原來不過一張炕，一個書桌，一架書而已，別無長物。却收拾得十分乾淨，炕上掛了個半舊湖縐幔子，蓋着兩床半舊的錦被。德夫人說：「我乏了，借你炕上歇歇，行不行？」逸雲道：「不嫌骯髒，您請歇着。」其時環翠也走進房裏來。德夫人說：「借兩盞一盞罷！」慧生老殘進場，看了，看也就退到外間，隨便坐下。慧生說：「剛纔你們講的金剛經，實在講的好。」老殘道：「空谷幽蘭，真想不到這種地方，會有這樣高人，而且又是年輕的尼姑，外像彷彿跟妓女一樣。古人說：『蓮花出於污泥』，就是不錯的！」慧生說：「你昨兒心目中只有靚妻，今兒見了靚妻，何以很不着意似的？」老殘道：「我在省城只聽人稱贊靚妻，從沒有人說起逸雲，可知道曲高和寡呢！」慧生道：「就是靚妻，也就難爲他了，纔十五六歲的孩子家呢！……」

正在說着，那老姑子走來說道：「泰安縣宋大老爺來了，請問大人在那裏會？」慧生道：「到你客廳上去罷。」就同老姑子出去了，此地剩了老殘一個人，看旁邊架上堆着無限的書，就抽一本來看，原來是木大般若經，就隨便看將下去。話分兩頭，慧生自去會宋瓊，老殘自是看大般若經。

却說德夫人喊了翠環回到逸雲炕上，逸雲說：「您躺下來我替您講講子被罷。」德夫人說：「你來坐下，我不睡，我與你赤龍子是個何等樣人？」逸雲說：「我聽說他們弟兄三個，這赤龍子年紀最小，却也最放

醜不醜的，青龍子，黃龍子兩個呢，道貌嚴嚴，雖然都是極和氣的人，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若赤龍子教人看着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嫖賭吃着，無所不爲；官商士庶，無所不交；同塵俗人處，他一樣的塵俗；同高雅人處，他又一樣的高雅；並無一點勉強處，所以人都測不透他，因爲他同青龍黃龍一個師父傳授的，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究竟知道他實在的人很少，去年來到這裏，同大家夥兒嘻嘻呵々の亂說，也是上山回來在這裏吃午飯，師父留他吃晚飯，晚飯後師父同他談的話就很多。師父說：「你就住在這裏罷。」他說：「好！好！」師父說：「您願意一個人睡，願意有人陪你睡？」他說：「都可以。」師父說：「兩個人睡，你叫誰陪你？」他說：「叫逸雲陪我。」師父打了個楞，接着就說：「好！好！」師父就對我說：「你意下何如？」我心裏想，師父今兒要考我們見識呢。我也說：「好！好！」從那一天起，就住了有一個多月，白日裏他滿山去亂跑，晚上圍一圈子的人聽他講道，沒有一個不是喜歡的了不得，所以到底也沒有一個人說一句閒話，並沒有半點不以爲然的意思。到了極熟的時候，我問他道：「聽說你老人家寧子裏頗有相好的，想必也都是有名無實罷？」他說：「我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無戒律，都是因人而施，譬如你清我濁，你濁我也濁，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都做不得，這是精神上戒律。若兩無妨礙，就沒甚麼做不得，所謂形骸上無戒律。……」

正談得高興，聽慧生與老殘在外間說話，德夫人糖記廟裏的事，趕忙出來問：「怎樣了？」慧生道：「這一個東西初起還力辯其無，我兒子弟侍父兄勞，凌逼平民，必要鬧出大案來。這件事以情理論，與強姦閹女無異，幸尙未成。你還要竭力護短。你講講得好，學得人不知，除非已意爲。」問下一定要縱容世兄，我也不必隱言，但看那老殘，其其你的心，是壞壞的官才不瞞你說，我已經寫信告知莊宮保說：「途中聽人傳

說有這一件事，不知道確不確，請他派人密查一查。」你管教世兒也好，不管教也好，我權緊閉口動身了。他聽了這話，纔有點懼怕說：「我回衙門，把這個小畜生鎖起來。」我看鎖雖是假的，以後再鬧，恐怕不敢了。」德夫人說：「這樣最好。」說雲本隨慧生進來的，上前忙請安道謝。

究竟宋少爺來與不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章 斗姥宮中逸雲說法 觀音菴裏環翠離塵

話說觀雲聽說宋公已有懼意，知道目下可望無事，當向慧生夫婦請安道謝。少頃老姑子也來磕頭，慧生連忙搀起說：『這算怎樣呢，值得行禮嗎？可不敢當！』老姑子又要替德夫人行禮，早被慧生抓住了，大家說些客氣話完事。逸雲却也來說：『請吃飯了。』衆人同至觀雲房中，仍按昨日坐法坐定，只是青雲不來，換了觀雲，今日是觀雲執壺，勸大家多吃一杯，德夫人亦讓二雲吃茶飲酒，於是行令猜枚，甚是熱鬧，瞬息吃完，席面撤去，德夫人說：『天時尚早，稍坐一刻，下山如何？』觀雲說：『您五點鐘走到店，也黑不了天，我看您今兒不走，明天早上去好不好？』德夫人說：『人多不好打攪的。』逸雲說：『有的是屋子，比山頂元寶店總要好點。我們哥兒倆屋子讓您四位睡，還不够嗎？我們倆同師父睡去。』德夫人道：『你們走了，我們圖甚麼呢？』逸雲說：『那我們就在這裡伺候也行。』德夫人戲說道：『我們兩口子睡一間屋。』指環翠說：『他們兩口子睡一間屋。問逸雲：『你睡在那裡呢？』逸雲說：『我睡在您心坎上。』德夫人笑道：『這個無賴，你從昨兒就睡在我心上，幾時離開了嗎？』大家一齊微笑。德夫人又問：『你幾時剃辮子呢？』逸雲搖頭道：『我今生不剃辮子了。』德夫人說：『不是這廟裏規定三十歲就得剃辮子嗎？』答道：『也不一定，倘若嫁人走的呢，就不剃辮子了。』問：『你打算嫁人嗎？』答：『不是這個意思，我這些年替廟裏掙的功德錢雖不算多，也够贖身的分際了。無論何時都可以走，我目下爲的是自己從小以來，凡有在我身上花過錢的人，我都替他們念經卷消災延壽經，稍盡我點報德的意思。念完了我就走，大約總在明年春夏天罷。』德夫人說：『你走，可以到我們揚州去住幾天，好不好呢？』逸雲說：『很好，我大約出門先到普陀山進香，

必走過揚州，窺閣下地，名來我去瞻瞻去。」老殘說：「我來寫，您給管筆給張紙吧。」觀雲忙叫書房取出紙筆遞與老殘，老殘就開了兩個地，名遞與逸雲說：「您也替記着看我呀！」逸雲說：「那個自然。」又談了半天話，轎夫來問過數次，四人便告辭而去，送了打攬費二十兩銀子，老姑子再三不肯收，說這還再，始勉強收去，老姑子同逸雲觀雲送出廟門而歸。

這裏四人回到店裏，天尙未黑，德夫人把山頂與逸雲說的話一一告訴了慧生與老殘，二人都贊說逸雲得未曾有。慧生問夫人道：「可是呢，你在山頂上說愛極了他，你想把他怎樣！後來沒有說下去。到底你想把他怎樣？」德夫人說：「我想把他替你收房。」慧生說：「感謝之至，可行不行呢？」夫人道：「別想吃天鵝肉了，大約世界上沒有能中他意的了。」慧生道：「這個見解到也是不錯的，這人做妾未免太貴了，可是我却不想娶這們一個妾，倒真想結交這們一個好朋友。」老殘說：「誰不是這們想呢？」環翠說：「可惜前幾年我見不着這個人，若是見着我一定跟他做徒弟去。」老殘說：「你這話真正糊塗，前幾年見着他，他正在那裏熱任三爺呢，有啥好處，況且你家道未壞，你家父母把你當珍寶一樣看待，也斷不放心出家，到此刻却正是個機會，逸雲的道也成了，你的辛苦也吃够了，你真要願意，我就送你上山去。」環翠因提起他家舊事，未免傷心，不覺淚如雨下，掩面啜泣。聽老殘說道送他上山，此時却答不出話來，只是搖頭。德夫人道：「他此時既已得了你這們個主兒，也就離不開了。」

正在說話，只見慧生的家人連貴進來回話，立在門口不敢做聲。慧生問：「你來有甚麼事？」連貴稟道：「昨兒王媽回來就不舒服的很，發了一夜的大寒熱，今兒一天沒有吃一點什麼，只是要茶飲；老爺車上的轎輓也病倒了，明日清早開車恐趕不上，請老爺示下，還是歇半天，還是怎麼樣？」慧生說：「自然歇一天再

看，驢子叫他們趕緊想法子。王媽的病請鐵老爺瞧瞧，抓劑藥吃吃。」正要央求老殘，老殘說：「我此刻就去看，站起身來就走。少頃回來對慧生說：『不過冒點風寒，一發散就好了。』」

此時店家送上飯來，却是兩分，一分是本店的，一分是宋瓊送來的。大家吃過了晚飯，不過八點多鐘，仍舊坐下談心。德夫人說：「早知明日走不成功，不如今日住在斗姥宮了，還可同逸雲再談一晚。」慧生說：

「這又何難，明日再去花上幾個橋錢，有限的很。」老殘道：「我看逸雲那人灑脫的很，不如明天竟請他來，一定做得到的。我正有話同他商量呢。」慧生說：「也好，今晚寫封信，我們兩人聯名請他來，今晚交與店家，明日一早送去。」老殘說：「甚好，此信你寫我寫？」慧生說：「我的紙筆便當，就是我寫罷。」當時寫好交與店家收了，明日一早送去。老殘遂對環翠道：「你剛才搖頭，沒有說話，是甚麼意思？我對你說罷：我不是勸令要你出家，因為你說早幾年見他，一定跟他做徒弟，我所以說早年是萬不行的，惟有此刻倒是機會，也不過是據理而論，其實也是做不到的事情。何以呢，其餘都無難處，第一條，現在再要你去陪客，恐怕你也做不到了；若說逸雲這種人真是機會難遇，萬不可失的，其如廟規不好何？」環翠說：「我想這一層到容易辦，他們凡剃過頭的不陪客，倘若去時先剃頭後去，他就沒有法子了。只是有兩條萬過不去的關頭：第一，承你從火水中搭救我出來，一天恩德未報，我如果去出家，於心不安；第二，我還有個小兄弟帶着，交與誰呢？所以我想只有一個法子。明天等他來，無論怎樣，我替他磕個頭，認他做師父，請他來生來度我，或者我伺候你老人家百年之後，我去投奔他。」老殘道：「這到不然，你說要報恩，你跟我一世無非吃一世用一世，那會報得了我的恩呢？倘若修行成道，那時我有三災八難，你在天上看見了必定飛忙來搭救我，那纔真是報恩呢；或者竟來度我成佛作祖，亦未可知。至於你那兄弟更容易了。我個鄉下善和老兒，我分百兩銀

子替他置個二三十畝地，就叫和義吳替他管理，撥成人，萬一你父親未死，還有個會商的上。這話聽來，輕輕的人，守得住守不住，我不能知道，是一難，逸雲肯收留你不肯收留你，是第二難，且等回國再商量，再作商議。」

次日八點鐘諸人起來，息澈方畢，那逸雲業已來到。四人見了異常歡喜，先各自講了些閒話，便說到早晨身上，把昨晚議論商酌的話一一告知逸雲，逸雲又把環翠仔細一看，說：「此刻我也不必說客氣話了，鐵皮奶也是個有根器的人，你們所慮的幾層意思，我看都不難，只有一件難處，我却不敢斷承。我先逐條說去：第一條我們願裏規矩不好，是無妨礙的；你也不必先剪頭髮，明道不明道，關不到頭髮的事。我們這後山，有個觀音菴，也是姑子廟，裏頭只有兩個姑子，老姑子叫慧淨，有七十多歲，小姑子叫清修，也有四十多歲了，這兩個姑子皆是正派不過的人，與我都極投契，不過只是尋常吃齋念佛而已。那佛菩薩的經書，他却不甚清楚。在觀音菴裡住，是萬分妥當的。第二條他的小兄弟的話呢，也不爲難；我這做來峯脚下有個回老兒，今年六十多歲了，沒有兒子。十年前把老媽媽勸他納個妾。他說：『沒有兒子將來隨便抱一個就是了。若是納了妾，我們這家人家，今兒吵，明兒鬧，可就過不成安穩日子了。你留着俺們兩個老年人多活幾年罷。況且這納妾是做官的人們做的事，豈是我們鄉農好做得的嗎？』因此他家過得十分安靜，從去年當託我替他找個小孩子。他很信服我，非我許可的他總不要，所以到今兒還沒選着。他家有二三百畝地的家業，不用貼他錢，他也是喜歡的，只是要姓他的姓，不怕等二老歸天再還宗，或是兼祧兩姓俱可。」環翠道：「我家希也姓田。」逸雲道：「這可就真巧了。第三層，鐵老爺，你怕你姨太太年輕守不住，這也多慮，我看他一定不會有邪想的，你瞧他眼光甚正，外平內秀，決計是仙人墜落，難已受過，不會再落紅塵的了。以上三件，是

你們諸位所慮的，我看都不要緊。只是一件甚難。姨太太要出家是因我而發，我可是明年就要走的人，把他一個人放在個荒涼寂寞的姑子庵裏，未免太苦。倘若可以明道呢，就辛苦幾年也不算事。無奈那兩個姑子只會念經吃素，別的全不知道，與其苦修幾十年，將來死了不過來生變個富貴女人，這也就大不算了！到不如跟着鐵老爺，還可講幾篇經，說幾段道，將來還有個大澈大悟的指望，這是一個難處。若說教我不走，在這裏陪他，我却斷做不到，不敢欺人。」環翠道：「我跟師父跑不行嗎？」逸雲大笑道：「你當做我出門也像你們老爺屈着大車同你坐嗎？我們都是兩條腿跑，夜裏借個姑子廟住住，有得吃就吃一頓，沒得吃就餓一頓，一天儘量我能走二百多地呢。你那三寸金蓮，要跑起來怕到不了十里，就把你累倒了！」環翠沈吟了一會，說：「我放脚行不行？」逸雲也沈吟了一會，對老殘說道：「鐵爺，你意下如何？」老殘道：「這事最緊的是你肯提挈他不肯？別的都無關緊。」環翠此刻忽然伶俐，也把他善根發動，他連忙跑到逸雲面前，淚流滿面說無論怎樣都要求師父超度。逸雲此刻竟大刺刺的也不避禮，將他拉起來說：「你果然一心想歸，也不難。我先同你立約：第一件到老姑子廟後，天天學走出道，能把這崎嶇山道走得如平地一般，你的道就根基立定了。將來我再教你念經說法，大約不過一年的苦惱，以後就全是樂境了。古人云：『十月胎前，』也大概不錯的，你再把主意拿定一定。」環翠道：「主意已定，同我個老爺意思一樣。只要跟着師父，誰怕怎樣，我斷無悔恨就是了。」老殘立起身來，向逸雲長揖說：「一切拜託。」逸雲慌忙還禮說：「將來雲山會上我拜的壽星請作陪。」老殘道：「那時你還不知道誰是壽星呢？你大家就罷了。」環翠竟連家裏帶在逃，說了兩道：「樂成就大德。」末後替老殘磕頭，就滾下山去。只見對不住老殘到高處了。老殘道：「這道，」隨笑說道：「恭喜你超凡入聖，幾十年光陰就過，滾出壽會，——這事，」

說：『我傷心就不能像你這樣，將來倘若我墮地獄，還望你二位早來搭救。』逸雲說：『德夫人却萬不會下地獄。只是有一言奉勸，不要被富貴拴住了腿要緊！後會有期。』老殘忙去開了衣箱，取出二百兩銀子交與逸雲設法佈置，又把環翠的兄弟叫來，給逸雲磕頭。逸雲收了一百兩銀子說：『儘够了。不過田老兒處備分禮物，觀音菴捐點功德，給他自己置備四季道衣，如此而已。』德慧生說：『我們也送幾個錢，表表心意。』同夫人商酌，夫人說：『也是一百兩罷。』逸雲說：『都用不着了，出家人要多錢做甚麼？』

店家來問開飯，慧生說：『開罷。』飯後，逸雲說：『我此刻先去到田老兒同觀音菴兩處說妥了，再來回信，究竟也得人家答應，纔能算數呢。』道別一聲告辭去了。

這裏老殘一面替環翠收拾東西，一面說些安慰話，環翠哭得淚人兒似的，哽咽不止。德夫人也勸道：『在旁的人萬不肯拆散你們姻緣，只因爲難得有這們一個逸雲，我實在是沒法，有法我也同你去了。』環翠含淚道：『我知道是好事，只是站在這裏就要分離，心上好像有萬把鋼刀亂扎一樣，委實難受！』慧生道：『明年逸雲朝南海，必定到我們那裏去，你一定隨同去的，那時就可以見面，何必傷心呢？』過了一刻，環翠也收住了淚。

太陽剛下山的時候，逸雲已經回來，對環翠說：『兩處都說好了，明日我來接你罷。』德夫人問：『此刻你怎麼？』逸雲說：『我回廟裏去。』德夫人說：『明日我們還要起身，不如你竟在我們這兒睡一夜罷。本來是他們兩個官客睡一處，我們兩個堂客睡一處的，你竟陪我談一夜罷。你肯度鐵奶奶嗎？逸雲笑道：『那也使得，您這們德奶奶已有德爺度你了。自古道：『儒釋道三教，『沒有你們德老爺度他，他總不能成道的。』』德夫人道：『此話怎講？』逸雲道：『德字爲萬教的根基，無德便是地獄。種子有德，再從德裏生出慧

來，沒有一個不成功的了。」德夫人道：「那不過是個名號，那裏認得真呢？」逸雲說：「名者，命也，是有天命的。他怎麼不叫德當德貴呢？可見是有天命的了，我并非當面奉承，我也不騙錢花，你們三位將來都要證果的，不定二教是那一教便了。」德夫人說：「我終不敢自信，請你傳授口訣，我也認你做師父。」

逸雲道：「師父二字語重，既是有緣，我也該奉贈一個口訣，讓您依我修行。」德夫人聽了歡喜異常，連忙扒下地來就磕頭喊師父。逸雲也連忙磕頭說：「可折死我了。」二人起來，逸雲說：「請衆人迴避。」三人出去，逸雲向德夫人耳邊說了個：「夫唱婦隨。」四個字，德夫人詫異道：「這是口訣嗎？」逸雲道：「口訣本係因人而施，若是有個一定口訣，當年那些高真上聖早把他刻在書本上了。你緊記在心，將來自有個大澈大悟的日子，你就知道不是尋常的套話了。佛經上常說：『受記成佛』，你能受記，就能成佛；你不受記，就不能成佛。你們老爺現在心上已脫塵網，不出三年必棄官學道，他的覺悟在你之先。此時不可說破，你總跟定他走，將來不是一個馬丹陽一個孫不二嗎？」德夫人凝了一會神，說：「師父真是活菩薩，弟子有緣，謹受記，不敢有忘，又磕了一個頭。」

其時，外間晚飯已經開上桌子，王媽竟來伺候。德夫人說：「你病好了嗎？」王媽說：「昨夜吃了錢爺的藥，出了一身汗，今日全好了；上午吃了一碗小米稀飯，一個饅頭，這會子全好了。」

當時五人同坐吃飯，德慧生問逸雲道：「您何以不吃素？」逸雲道：「我是吃素，佛教同你們儒教不同，倒得吃素。」慧生說：「我看你同我們一樣吃的是葷哩。」逸雲道：「六祖隱於四會獵人中，常吃肉邊菜，豈不自創葷葷的素葷葷素？」慧生說：「那自然葷葷，」逸雲說：「六祖他卻算吃素，我們在斗姥宮修日陪年，那能吃素呢？可是有客時吃葷，無客時吃素，你沒留心我在葷碗裏仍是夾素菜吃？」環翠說道：「當

直教個留心的，從沒見我師父吃過一塊肉同魚蝦之類。」逸雲道：「這也是世出世間法裏的一端。」老殘問道：「倘若竟吃肉，行不行呢？」逸雲道：「有何不可，倘若有客，逼我吃肉，我便吃肉，只是我不自己找肉吃便了。若說吃肉，當年濟顛祖師還吃狗肉呢？也擋不住成佛。地獄裏的人吃長齋的，不計其數。總之，吃葷是小過犯，不甚要緊，譬如女子失節，是個大過犯，比吃葷重萬倍。試問你們姨太太失了多少節了，這罪還數得清嗎？其實若認真從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處子毫無分別。因為失節不是自己要失的，為勢所迫，出於不得已，所以無罪。」

大家點頭稱善，飯畢之後，連貴上來回道：「王媽病已好了，轎驢又換了一個，明天可以行了，請老爺示下，明天走不走呢？」慧生看德夫人，老殘說：「自然是走。」德夫人說：「明天再住一天如何？」老殘說：「千里搭涼棚，終無不散的筵席。」逸雲說：「依我看明天午後走罷。清早我先同鐵老爺奶奶這舅頭兄弟到田老莊上，去後同鐵老爺到觀音菴，都安置好了您再走，鐵老爺也放心些。」大家都說甚是。

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老殘果隨逸雲將環翠兄弟送去，又送環翠到觀音菴見了兩個姑子囑託了一番，老姑子問下髮不下呢？逸雲說：「我不主剃頭的，」然佛門規矩亦不可壞，將環翠頭髮打開剪了一縷，就算剃度了，改名環極。

諸事已畢，老殘回店，告知慧生夫婦，贊歎不絕。隨即上車起行，無非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八九日光陰已到清江浦。老殘因有個親戚住在淮安府，就不同慧生夫婦同道，徑一車拉往淮安府去。這德慧夫婦雇了一個三輪大南灣子徑往揚州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二二集跋

劉大鈞

老殘遊記初集已流行幾十年了，而外間甚少知道有續集的。現由從兄弟處覓得手抄本，刊行世間，諒爲一般愛讀老殘遊記者所歡迎。

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上說北平有著名的四大凶宅，其中常常鬧鬼，無人敢住，四宅之中有一所在前門外驢馬市大街板章胡同。（此是家中人傳說，手邊無此筆記，未能詳加「考據」。）先叔鐵雲先生因生性磊落，不以爲意，將此宅租做北平寓所。這本續集就是在此宅內做的。

二十餘年前，我初到北平讀書，因房屋尙未找妥，與母兄姊等在先生寓所暫住了一個月。那時先生正在做遺續集，時常將書中的情節先同我們口頭講說，說得高興，便動筆寫出來，說的時候已經天花亂墜，寫出來後格外活潑生動。原文按天在天津日日新聞內發表。我們天天從報紙上裁下來，保留着。我們搬家後仍繼續這個工作，直至第六回爲止，以後先生即未做下去，報紙上自然也就無可發表了。

續集描寫逸雲，極其生動，極其曲折，其文筆有些地方我以爲比前集還要高出一籌。因爲講一個人心理的變遷是一件極難的事；而講一個女子——尤其是一個半僧半俗的尼姑——對於性觀念的變化，更是難乎其難。此六回差不多完全描寫逸雲一個人，使讀者對她不獨不鄙棄，反而極端的敬愛；逸雲簡直就睡在讀者的心頭上，如他自己對德夫人所說的一樣。我二十餘年前看了此書，至今這逸雲的印象，始終深印在我的腦海中，不能忘記，這是何等的文章！無怪林語堂先生說，一望而知其爲先生手筆了。

我這書讀過幾遍許多年，因其重寫回，又未得從見為等的同意，不便代為介紹出版。去年語堂與我寫先生的信件，因而談到這本書，語堂十分注意，竭力懇請刊行；嗣後鐵孫姪經過許多的周折，在他們家中找到一個手抄本，並徵得從兄弟同意出版。這是本書刊行的經過。

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 二 集 跋

劉 鐵 頁

先祖所作老殘遊記正集廿回，久經風行海內，但是當時署名「洪都百鍊生」，所以真姓名反不爲人所知。自從民國十四年胡適之先生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老殘遊記序裏參攷羅雪堂先生爲先祖所做的傳（五十日夢痕錄二三至二六頁），纔證明出來。但是現在還有一般人，對於先祖的籍貫，有的說是山西，有的說是山東，大概是沒有注意到羅先生書中的丹徒兩字。現在因爲老殘遊記二集出版，約略說一點先祖的事蹟，但是因爲我年歲的幼小，不能詳細。

我家原籍安徽廬州，自我們的廿五世祖劉光世隨宋高宗西渡，鎮守江蘇鎮江府，當時就以鎮江府的丹徒縣（又稱南徐州）爲家。先曾祖（諱成忠字子恕）成豐二年（一八五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來升官幾道監察御史，河南各府道等職，再河南辦黃河，平捻匪多年，著有因齋詩存，河防芻議兩書。

先祖生於成豐七年（一八五七）九月初一日。生的地方，上照先曾祖做官的年代推算（大約不是北京（北平），就是河南）。

先祖行二，有長兄一人（諱孟熊，字味奇），姊三人。

光緒廿六年（一八六〇）聯軍攻進北京，大亂以後，饑民甚多，先祖從上海到北京放賑，當時俄國軍隊佔據太倉，外國人不吃米，先祖設法從俄人手中買米，平價賣給人民吃，救活不少人。但是到光緒卅四年（一八〇八），清朝把舊事重提，說先祖濫賣太倉的米，定了充公行賄的罪名。原因是先祖做老殘遊記，得罪了許

多的清朝人，——尤其是剛毅（正集第十五回所指的剛毅），——他們藉辭報私仇，當時是清朝人的天下，還有什麼辯論的餘地嗎？

老殘遊記正集廿回同續集六回，最初是在天津日日新聞報上按日發表的。先祖稿子從北京寄來，當時家父就在報館做校對的事務，據家父說：「正集第十一回中所談一段，先祖的原文，是引易經革卦象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贊成革命的意思，同上半回所說的十年後文明結實，以至於大同，一氣下來的。當時編輯的人，不敢發表，改用象辭：『澤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並增加一段，同原著的意思大有不同了。」

現在根據先祖的日記，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九月起，在北京爲搜集總申文字的時期。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回南方，在上海蘇州南京一帶。同年七月，因太倉案件到迪化去了。當時兩江總督端方，因同先祖爲古董的爭執，也是陷害先祖的主要份子（已詳家叔在論語發表的文字中）。宣統元年（一九一九）先祖五十三歲，七月初八日因中瘋症卒於迪化。

先祖因爲知道津浦鐵路通車後，浦口一定繁榮，曾在浦口買了一千多畝地皮，其中捐助國家四百餘畝，建築浦口車站和貨棧，餘下五百餘畝，光緒卅四年也被清朝充公了（現在歸南京市政府所有）。其餘的古董字畫，全被充公，大部份是端方「納爲己有」。子孫雖想保存先人數十年心血的結晶，有什麼辦法呢？

民國廿四年二月廿八日

劉鐵孫謹述

## 本書作者劉鐵雲先生軼事

劉大鈞 敬述

先叔鐵雲先生以著老殘遊記及收藏骨董聞於世，而其在清朝末葉提倡維新，則知之者鮮。蓋先生提倡之方式不在作文問世，而在遊說當局；以其長於辯才，故頗得當局信任。當時政府興築鐵路，及以新法採礦，得先生鼓吹之力不少。然以慈禧后極端守舊，近臣如慶王等，對於維新事業終不敢放手進行；而先生則主張徹底辦法，利用外資，從事建設，以開發我國之富源。懷抱既不得抒，遂與保皇黨聯絡，希冀光緒帝得復政權，各種新政皆可實施。不謂保皇黨實力不充，計劃不能實現，而先生反因此招當局之忌，致被於回籍，抑鬱而歿，可歎也。當時

凡提倡新法者，守舊派皆目爲漢奸，故先生壯年在山東佐幕時，卽有漢奸之名。是時張漢仙撫魯（卽老殘遊記中之莊撫台），本屬世交，且愛先生之才，延爲幕賓，乃因提倡新法之故，致遭物議。先生辭職遯京，往謁李鴻章，文忠與先祖有年誼，故以子姪輩待先生。甫晤而，文忠卽謂：『汝尙年少，初出辦事，乃被人罵爲漢奸，將來如何能上進乎？』先生答曰：『小姪被罵爲漢奸，事誠有之。然小姪年幼，辦事尙少，僅一小漢奸耳。老年伯勳績卓著，外間亦呼爲漢奸，是乃老漢奸矣。小姪但能步老伯後塵，豈懼不能上進乎？』文忠爲之莞爾。

先祖子恕公在河南任兵備道多年，與會國荃同事平捻。功成致仕，寄寓江蘇淮安，與先父味青公皆提倡西學甚力。時淮安人尙無學歐西語言者，先父年已三十，獨從天主教士習法文，藉此研習西學，尤稱曉人之術。



# 鐵雲編著書籍目錄

治河五說 附續說二

木刻本

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十卷

光緒十九年石印本

勾股天元章

木刻本

弧角三術 二卷

木刻本

鐵雲藏龜 不分卷

光緒廿九年石印本

鐵雲藏陶 不分卷 附封泥一卷

同上

鐵雲藏印 初至四集

皆秦漢官私各印即有正書局所印之陶齋藏印

鐵雲藏印續集

鐵雲藏龜 不分卷 附鐵雲藏龜之餘一卷龜腹圖文

民國廿年石印本

要藥分劑補正

稿本

抱殘守缺齋遺詩

稿本

抱殘守缺齋題跋

搜集中

先祖收藏三代及春秋銅器數目很多；同鄉饒扶九先生曾與我相見，將所藏銅器拓片，著了一本抱殘守缺齋藏器目，其中計有三代銅器一百一十一件，秦二件，漢唐一件，其餘皆稿，漢瓦，古鏡等，自然不備，這目錄也無法可編了。

民國廿四年二月廿八日

劉澹齋目錄

